日本產經新聞原作連載

中國徵信新聞翻譯連載

柴田鍊三郎 著

追求

徐白 譯

本產經新聞原作連載
徵信新聞翻譯連載

追求

（原名機會）

柴田鍊三郎 著
徐白 譯

生死之道……一
夕陽公寓……一五
孤獨的人……三六
青天和大地……五五
美麗主人……七一
傷痕……九四
一億元……一一四
占風筒……一四二
野心……一六八
華麗的戰場……二一一
夢與現實……二四四
賭博……二六五
人工圖……二八六
鑽石與幻想……三一二

開幕……三三一
也是一段人生……三六六
黑猫眼睛……三八四
光明與黑暗……四一三
微風……四三五
空投……四六〇
靜靜的黃昏……四七三
第三次出發……四九〇
后記……五一六

生死之道

柴田鍊三郎作
徐白譯

所有的窗子，通通拉上了百頁窗。

冬天的太陽，向這三十坪大的空房間裏，射進來無數的斜線，二十幾張空空的辦公桌上，映着許多一條一條影子。

房間裏靜悄悄的一點聲音也沒有。

外面街上攪成一片漩渦的噪音，反倒加深了室內的靜寂。

但是，現在還有一個人，坐在室內的一隅。

他的相貌，和一般日本人不大相同。他在巴黎時，人家曾經錯以爲他是歐洲人。

他就是：黑田修一郎，三十五歲。

到昨天爲止，他還是這家公司的社長。但今天就只剩下他一個人了。

公司破了產，職員們拿到半年的生活費，昨天已經完全遣散宣告結束了。

現在，黑田修一郎，只剩下一件事要辦——就是站起身來，走出房間去，把門鎖上。

他坐在舒之（SOFA）裏，好像是在享受這很短一段時間的靜中情趣，只是抽着香煙動也不動。

想起來，這十年當中，眞够熱鬧的。不管公司的業務是興旺，或是崩潰，這間房間裏，總是充滿了人

類拼命求生求發展的氣息。

「僅僅不過一日之差，現在就要變成這樣死沉沉了嗎」？！

黑田修一郎眞覺得有點奇怪。

「好了好了！現在總算淸靜了」！

他在感慨之中，很奇怪的還帶着一種滿不在乎很鎭靜的死的決心。

只有決心去死的人，纔能有寬裕的心境來反省一下，纔能發現：求生——是何等煩躁而可厭的一件事。

修一郎抬頭看着手裏香煙直昇向上的煙，一面想：

「能像我這樣完全而乾脆地無牽無掛去死的，世上恐怕沒有第二個吧」！

他旣無妻也無子，在田園調布一棟壯麗的住宅，也整個的賠了債權人。現在他是連家都沒有了。

走廊裏響起了脚步聲，房門被輕輕的推開了。

管理這座大樓的老頭兒，伸進頭來：

「啊呀！都……都走光啦」！

「我還在這裏」。

「喲！社長嗎」！

老頭兒同情的注視着他，但是過了好久，修一郎還是動都不動，老頭兒只得輕輕的帶上門走了。

修一郎又坐了半個鐘頭，倏的站起身來。

慢慢地一步步走近房門，手抓到門上的旋把，又回頭向室內留戀似的環顧了一週，然後帶上門走到了

走廊裏。

他是要去死的。』

公司在大樓的七層樓上。

修一郎叫來電梯，搭到樓下。在褲袋裏抓出一張皺成一團的一千元鈔票，給了這替他作最後服務的電梯司機生。

司機對他鞠了一個九十度的躬，眼送他走出電梯，忽然靈機一動，飛也似的奔出大門，拉開停在門外一九五七年型的道奇的車門。

修一郎含着微笑坐上車去：

「你將來想做一個什麼樣人」？

「啊」？司機覺得問的突兀，祇是吧噠吧噠的霎眼。

「想不想像我這樣，坐自備汽車」？

「哦！不」！司機窘得要撓頭。

「假使你要想爬到進一步，可千萬別有老婆孩子啊」！

「是」?!司機眼送着這輛高級汽車穩靜的幌了一下，駛進遙遠的前方車輛的滾滾洪潮中去了。不久

——

車到銀座尾張町，前面亮起紅燈，車子停住。

修一郎無意之中，望着前面橫過馬路的人群，忽然發現了一個熟臉兒——戶森矢須子。

她是一位服裝設計師，現在正走時運，人也長得很美。

二年前，修一郎在酒吧裏認識了她之後，因爲她生性倔强，曾經和她開過玩笑。

「你能脫得祇剩小衣，到銀座八丁跑一個圈子回來，我就輸給你上巴黎住半年的費用」。

一言之下，她立刻把身上的外衣脫光，還先豎了個蜻蜓給他看了看，翻身就奔上了大街。酒吧的配酒師傅，嚇的慌忙追出來，矢須子已經跑得遠遠的了，只見她下身的衣裾飄飄地迎風擺動。

修一郎輸了東道，只好付給她一百五十萬元。

矢須子從巴黎回來之後，有一天晚上，約了修一郎在帝國飯店見面，表示要將自已的身體，貢獻給他：

「我到現在還是處女，就是爲了等你呀」！

她說話時，毫不羞怯，眼睛直盯着修一郎。

可是修一郎祇輕輕吻了一下她的前額，就走出了房間。

纔離開房門幾步，矢須子在後面吧噠吧噠地追上來抓住了他。

修一郎肩膀上被她狠狠的咬了一口，痛的叫出了聲。要不是看見走廊那頭有一對西洋夫婦過來，一定要疼的將她摔倒地下了。

從這次以後，矢須子每一個月總有一次，好像想起了修一郎似的，打電話來約他見面，但是修一郎很少應邀赴約。而一直到今天，兩個人之間，仍然乾乾淨淨，沒有什麽沾染。

「戸森矢須子小姐，再見啦」！

修一郎心中暗暗的向她告別，把車子開過了交叉路口。』

黑田修一郎打算一直將車子駛向輕井澤。他覺得冬天在那高原上寂寞的別墅裏，靜靜的死去，另有一種浪漫的味道。

這所別墅，產權也已歸了債權人了。但是到明年夏天爲止，是不會有人踏進門的。

「等到被人發現的時候，恐怕已爛得只剩一副骨骼了吧」！

這個計劃，從半年之前，就已經打好主意了。

修一郎穿過有樂町高架電車鐵軌下面，在N旅舘大樓的前面，把汽車停下，匆匆地走向地下的街道。

他推開了其中一家荷蘭人開的藥舖。

「請進」！

一位表情明朗兩頰有深深酒渦的少女，笑着走攏來。

修一郎很喜歡這個小姑娘，從一年之前起，他逢到要買藥，都上這家店來。但是，他連這小姑娘的名字也沒有問過。

修一郎告訴她一種特殊安眠藥的名字，要買足以致死的雙倍份量。

胖胖的荷蘭人，從配藥室裏伸頭看看他，用英語問修一郎：

「您做什麽用」？

「自殺」。

修一郎答的很乾脆。

荷蘭人聳聳肩膀：

「您多保重」！

小姑娘懂得英語，也好像不放心似的低低的問道：

「眞的要去死嗎」？
修一郎盯着小姑娘臉上：
「死這個字，對於你們，好像是遠在千年以後的事吧」！
小姑娘低下了頭，輕輕的囁嚅着道：
「我害怕」！
修一郎忽然想到：這位小姑娘幼弱的肩頭上，是不是也挑着不幸的生活重擔呢？
但是，事到如今，也沒有辦法幫助她了。
修一郎把藥包放進上衣的袋裏，還「卜」的敲了一下：
「嘿！準備好啦！和你也再見啦」！
小姑娘聽了，臉上的表情，更顯得難受，看上去似乎馬上就要流下淚來。
本來當笑話對她說的，反而弄糟了。
「說不定，我躺着等死的時候，會想起這小姑娘悲哀的表情來哩」！
想到這裏，修一郎趕快拍拍小姑娘的肩膀：
「傻孩子！這樣漂亮有錢的紳士，好容易就會死嗎！我還會來哩」！
但是，小姑娘臉上的表情，再也明朗不起來了。』
駛出護城河端，彎向大手町方面的途中。
修一郎忽然想起，在這塵世上，還有一件事得辦。
「對了。我只顧了去死，倒忘了自已是男人啦」。

想到這裏，臉上浮起一層苦笑。
把車子一直向新宿開去。
三十分鐘之後，這輛道奇停在淀橋百人町的一條小路轉彎的角上。
修一郎匆匆的走進小路，路的盡頭，有一家小小的旅館，他拉開了格子門。
門燈上寫着「鈴屋」兩個小字，乍一看，叫人還想不到是一家旅館。
修一郎朝裏面叫了一聲，也沒有人答應。
直到叫了第三遍，纔聽見裏面有了聲音。
走出來的，是一個四十歲左右，下巴胖得叠起三摺的胖女人。大凡胖的女子，看上去都像好人，而這個女人的面貌，尤其特別顯得善良。
「哦喲：喝……」
她吃了一驚，瞪圓了眼睛看着修一郎，接着：
「可嚇了我一跳」！
修一郎一面脫鞋：
「幹嗎嚇了一跳」？
「不是呀……黑田先生破了產，應該哼聲歎氣的纔對啊！可是您這樣紅光滿面，連領帶不還是筆挺的嗎」！
「破了產，領帶就該彎了嗎」？
「不，總應該稍微有點沒精打彩纔對吧！要不然，我用什麼話和您寒暄呢」！

修一郎笑了：

「黑田修一郎就是窮的不剩一個子兒，也不致於連對開台基的老板娘都得哭喪着臉兒吧。再不，就是你以爲我倒了霉來討兩文的不是」？

「到您眞不得了的時候，我想把您供養在後邊屋裏」。

「笑話笑話」！

修一郎走進去，在茶間的長火鉢前面，盤膝坐了下來。

有半年沒有來過了。

修一郎也沒有妻子，也沒有愛人，到了生理上有需要時，就到這家旅舘來找出路。已經這樣繼續了三年了。

這家旅舘，是專門介紹眞正的人家人的。

女主人阿瀧，自信這是很好的助人之道。她認爲對於貧窮的女子，想戀愛而不得機會的寡婦們，絕對秘密的使她們得到慾望上的滿足，是一種最上的陰功積德。所以，看時候，看情形，她會很慷慨的不分她們的一文錢。而她若是厭惡了這個女人，那是第二次都不許她上門的。

像她這樣沒有知識，善良，爲男人操盡了心的女人，她對於人生的這種信條，甚至於使人覺得堅强而値得贊賞。』

修一郎不知道阿瀧用什麼方法把這些純粹的人家人的女性拉來的。

他也會提出這個疑問來問過阿瀧。

阿瀧笑着道：

「上全東京的浴室一家一家的找哇！我看中了一個，就想法子說服她打動她」。

「靠不住」！

修一郎不相信。

但是，到這旅舘來的女性，確實每一個都具有水準以上的姿容。其中也有受過很好的教養的。

無論怎樣，對於修一郎這樣的男人，這裏眞是一處很方便合適的地方。

「……給我找一個窮的好吧」？

修一郎一面點上了一枝香煙。

「黑田先生！您這半年，一回都沒有什麼不是」？

「啊啊！把它忘了」。

「那麼，給您找一個有勁兒的吧」。

「不！越窮的越好」！

修一郎到這裏來，一定指明要找貧窮的女性。容貌，年齡，一槪不問。而每次都是給一萬圓。

阿瀧不贊成，說他給一萬圓太多。修一郎不高興：

「我的一萬塊還抵不上她們的十塊錢呢！我使的錢裏面，惟有這一萬塊最有價值」。

「您眞頑固！那就這樣，我給找個一家五口窮的眼瞧就要餓死的來」

阿瀧站起身出去了。

過了一小時。

修一郎在樓上每次常住的這一間房間裏，靠着床間的柱子坐着。看看手錶，心想：

「到輕井澤，恐怕要在半夜裏了」。

樓梯上有了脚步聲。

聽到阿瀧的聲音：

「來啦」

但是阿瀧沒有露面，拉開紙門的，是來出賣自己身體的這個女人。

穿着整整齊齊的縐綢新衣服，這是阿瀧借給她的。不錯，阿瀧把貧窮的女人叫來之後，必定先在茶間裏，叫她把身上穿的通通脫掉，讓她洗過澡，然後把準備好的衣服穿上。好像美容師把新娘打扮好了送進禮堂一樣。

有這麼一次，一個女人裝扮好了，沒往客人房間裏去，而從後門逃走了。

這個女人，穿着一身的漂亮衣服，奔向疾駛而來的省線電車，自殺死了。

這樁悲慘的事件，連阿瀧心裏也大受打擊。差不多一個月，悄不聲的停止了營業。

修一郎對跪在房門口低着頭不動的女人，催促道：

「到這邊來」

女人倏的抬起頭來，兩人的視線碰上了的一瞬間，修一郎猛地一驚：

「艷子」！

十年前，背叛了自己的這可恨的臉，又出現到眼前了。』

但是，這是不可能的事。

艷子現在是城北百貨公司專務的夫人，應該正過着稱心如意的奢華生活呢。

女人的臉色顯着驚訝，修一郎怔住了一會之後，又不覺苦笑：

「想不到我在塵世上想要結一次最後孽緣的女人，竟是和艷子生得一模一樣的……」

這箇遇合諷刺得太厲害了。修一郎賽如被刺了最後的一刀。

修一郎後悔剛纔爲什麼沒有一直把車子開往輕井澤去。自己未免太淺薄無聊了。

女人走近桌子的那一面，跪將下來。修一郎躲開不看她的臉，從身邊掏出一個鱷魚皮的鈔票夾子，隨便的丟了過去：

「這個給你，拿去罷」！

「啊」？

女人似乎突然之間弄不清是什麼意思，向他偏着頭看着。這樣的表情和姿態，越發像艷子了。修一郎受不了：「我說的是這個給你」！

「啊……」

「你收起來就是啦！不過這麼一點小事。七萬塊錢」。

「…………」

女人顯然感覺非常爲難，不知道怎樣纔好。

「拿去」！

修一郎忽然很嚴厲的好像命令式似的。

「自己決定要去死，還帶着七萬塊錢」！修一郎對自己也感覺到憎厭，心裏罵着自己：

「你這個混蛋」！

女人戰戰兢兢的：

「您……您這是爲什麼」？

「不爲什麼！這是給你的！你不願意告訴人爲什麼出賣身體，我也不願意說明爲什麼要把這筆錢給你。祗是有一點你可以放心，收下這筆錢，決不會惹出什麼事來。這是可以保險的」。

「…………」

「拿去吧！我可說了第三遍啦」。

「…………」

「你不要它！要不就在這火鉢裏燒給你看！好不好」？

「那……那麼……」

女子下死勁的盯着修一郎：

「那麼，就謝謝您了」！

修一郎看見女人握着皮夾的手在戰慄。

女人把皮夾放在膝上，還是沒有動。

「去罷！」

修一郎故意冷靜的催她。

女人的臉色越發顯得爲難。修一郎憤憤的道：

「我不要看你的臉」！

女子驚的一震，慌忙叩了一個頭，走出房去。修一郎閉上眼簾，渾身脫力的靠着床間的柱子。肩膀上

感覺到很重的疲勞。」

修一郎正站起身想要出去，聽到重重的脚步聲，有人登登登奔上樓來。

阿瀧雙眉倒豎，手裏抓着修一郎的皮夾子：

「黑田先生」！

「啊」。

「您這到底是幹什麼」？

「我沒有幹什麼壞事，值得你來問罪呀」！

「比幹壞事還厲害哪！這麼多，七萬塊的一筆大款子，平空的送給人——。大爺鬧標勁，也得有個程度吧！黑田先生？您總不會是因爲破了產，得了什麼精神分裂吧」！

阿瀧緊張的抬着肩膀直喘氣。

「給了女人七萬塊，就被人家說是得了精神分裂症，黑田修一郎倒霉到這一步啦」？

「您不是現在公司、住宅都玩兒完了嗎」？

「啊！是呀！乾乾淨淨，輕鬆得很哪」！

「那麼，這七萬塊錢不是很貴重的一筆款子嗎？爲什麼還這麼亂花呢？發了瘋呀……根本，什麼也沒有什麼，就給七萬塊撵人家走……」

「阿瀧」！

修一郎叫她的口吻帶點嚴重。

「什麼事」？

「已經出了手給人家的錢，叫我再收回來，這種小家氣，我是最討厭的，就憑這樣脾氣，也賺過一億元的錢，又弄得分文不剩……事到如今，再想改變作風，也來不及啦！自尊心已經和我的血混在一起啦……沒別的，把錢給她」

修一郎的口吻和表情，顯然的不容阿瀧開口。

阿瀧沉默了一會：

「是嗎？……好吧！」

走下樓去了。

過了兩三分鐘，修一郎下了樓，走進茶間，那個女子坐在一隅，低着頭。

修一郎起初還以爲另是一人呢。

她換了來時的衣服，現在身上穿的，祇是粗製的墨綠毛線衣和一條黑裙子。

「我叫河合賴江，您這回的恩德，一輩子決不忘掉」。

兩手按在蓆上行禮。頸項瘦瘦的，蒼白色的皮膚。引起修一郎的感慨：

「一箇模子的臉兒，爲什麼境遇上就有這麼大的差別呢」？

「背叛了我的豔子，假使一下落到這種悲慘的境界，不知又將如何……」

修一郎立刻打消了感慨，故意裝作高興的樣子，站起身來：

「走嘛」！

阿瀧也趕着出來了：

「黑田先生！下次您來的時候，可得分文不帶的來呀」！

二

栗林久美——在N旅舘大樓地下室荷蘭人藥舖做事的那位少女，每天晚上準八點，在高圓寺下車，由省線電車南面的出口回家。

她風雨無阻的，每天都刻板地實行着這樣的生活時間表。

出了站，先到站前的麵包店，買一斤食用麵包。隔壁肉舖裏，買四十元火腿。再過去幾家，在蔬菜店買兩個鷄蛋，一袋蘋果。這一袋蘋果，逢到別的季節，也會改成豆芽、蕃茄，或是捲心菜。

買完了這些東西之後，就毫不躭擱，一直回夕陽公寓去。

久美在這公寓裏一個人住着一間房。說她一個人，也許不大正確。因爲她還有一位母親在築地的高級料理店當女侍領班，一個月只回來一次、兩次。

但是，久美並不寂寞，這也有原故。我們馬上就可以明白了。

久美從車站走到夕陽公寓，需要十二分鐘。到了只剩兩分鐘的地點，她就要一邊走着一邊開始低低的唱歌，唱的都是民歌（Chanson）。

今天唱的歌題名「枯葉」。

不久，在她眼前，就看見空中高聳着的許多鋼骨——一所正在建築中的大樓。夕陽公寓矮矮的小小的蹲在這未完成的大樓後面。

公寓的房東本來在大門口掛着一面「朝陽公寓」的招牌，但自從這座大樓開始動工以後，朝陽公寓再也得不到朝陽光臨了。也不知道是誰就把招牌上的「朝」字擦掉，改了個「夕」字。

這是戰前蓋起來的一所舊式公寓。
久美走進暗暗的水泥地的走廊，在沒有進自己的房間以前，先敲敲隔壁三號房門。這也是每天的習慣。
裏面有人低聲的答應。
久美推開房門，張開明亮的大眼睛，對坐在窗口矮桌前面的青年背影，凝視了一會。
她眼睛裏含着只有正在戀愛中的人纔具有的光輝。
青年高高的伸着雙手招呼她：
「啊啊……啊啊——」。
久美脫下皮鞋，走進房裏：
「今天泡紅茶？這是佳妃」？
「佳妃」！
青年答應着，站起來坐到矮桌邊上，點起一枝香煙。
這位青年的美貌，只要是年輕的女性，能叫她們誰見了都要震得一怔。前額，眉毛，眼珠，鼻樑，嘴，一切都值得歎異——「怎麼都生得這麼完美」 不僅如此，他眉宇之間和嘴邊的陰翳，更襯出他的美貌有一種神祕性。
話雖如此，可有幾件事和他的美貌太不相稱了，就是他身上襤褸的衣服，和滿臉的鬍碴兒。』
矮桌上，桌子的四週、書架上面，散亂的放着許多書，差不多全是關於美術和建築的書籍。並且一半是蟹行文的。

這位青年——曾田五郎，去年在東大的美學部畢了業。他也不去找職業，祇是埋頭研究商業美術，靠出賣他的嶄新的設計來生活。
不，還不能說是靠這個來生活，祇是想靠這個來生活而已。因爲直到現在，他的設計簡直沒有能賣出去過。
事實上，五郎在半年之前，就已窮得不名一文了。
而在這半年之中，不聲不響地養活着他的，就是久美。
五郎並沒有向久美拿過零用錢，但是他的食糧一切，都靠久美維持着。
雖然如此，兩個人可是連手都沒有握過一次。
久美進房之後，不滿十五分鐘，把晚飯端整了放在五郎面前。
五郎咬了一口烤麵包，無意中看到久美的臉色：
「喂！今兒個有點怪呀」！
「怪什麼」？
「哼！不像久美啦！一臉的心思，老太婆似的」。
「對了」！久美微笑着：
「今天店裏來了一位我素來尊敬的紳士，說是要自殺」。
「嗡」！
五郎不感什麼興趣，不在意的答應着，喝了一口佳妃。
「我想那位先生一定會自殺」。

「什麼原故」？

——久美知道這公司破產，是十幾天之前得到消息的。那天那公司打電話來，叫送感冒藥去。

久美在推開公司的門之前，本已懷着一個重大的決心。叫她送藥的這位紳士，在久美所見到的男性之中，算得最體面，有理智、性情溫和、而看上去又很有錢。因此，久美打算把曾田五郎的情況告訴他，請他給幫忙，做一個援助人。她相信：「像這樣的紳士，一定會支持五郎的」！一面心裏緊張得發跳，一面推開公司的門。

但是，公司裏充滿着嘈雜紛亂的空氣，使久美驚的怔住了。低聲的叫了幾次，誰也不掉轉頭來看她。好容易抓住一個女職員，告訴她，自己是送藥來的，她也不開口，祇向對面房角上指了一指。黑田修一郎坐在那邊的舒乏（Sofa）裏，面對着三個客人，正在不停的咳嗽。

久美把藥送上去，他還當是公司的女職員，叫她：

「來杯水」！接着對客人道：

「又破了產，又傷了風，眞是萬事休矣」！』

久美偷偷的窺視着曾田五郎美得可怕的側面臉兒。

他表情冷峻，簡直沒有把她放在念中。

久美覺得最難過的時候，莫過於五郎沉默無言，而自己也不開口的看着他。

他在想些什麼？完全不知道。五郎的美貌，因此而越發顯得神祕。所以，久美總是追他不上。

久美相信五郎是天才。她覺得這位純眞完美的青年，所缺少的就祇是錢。

久美一向總是想：

「五郎只要有了錢……」

半年之前，久美就下了決心，無論怎樣，非替五郎找錢不可。

那天是禮拜日。

久美在屋頂晒衣服，浴着明朗的日光，正在晾晒衣服，五郎飄飄然的出現了。他遙望着糢糊的富士山，神情蕭索地歎道：

「富士山可惜不能吃啊」！

久美問他：

「你餓啦」？

五郎仰面朝天，把嘴盡量張得大大的給她看。

好像在對天上說：「給我落下些好吃的東西吧」！

「我今天請你」！

久美很高興的說。

本來早就想要請他吃飯。可是自己纔十八歲，對於一位二十四歲的青年，說是「我請你」，覺得有點失禮，總不好意思出口。久美覺得假若碰了五郎的釘子，是比死還難受的一件事。

今天既然斷然地說出來了，久美就覺得無論如何非這樣做不可：

「我昨天剛領了薪水的。前天媽媽回家來，又放下兩萬元。我現在可是財主啦！哪！好不好？上銀座去！我請客」！

久美覺得：只要是爲了五郎，就把現在手裏的錢都花光了也不在乎。不僅請他吃飯，甚至還想替他買襯衫、買西服、買皮鞋。

五郎凝視着久美道：

「你老是這樣請我請下去，脾氣越來越遷就，將來只有落到不幸的路上去」！

「不幸也不要緊呀」！

久美想不出自己會比現在再怎樣不幸。自從懂得人事以來，久美的境遇就始終是不幸的連續。說起來還算現在是最和平的狀態。不，簡直還可以算是最幸福的。

就看現在吧，能够請這位絕世的美少年去吃飯，單憑這一點，不就很幸福嗎。

於是，五郎和久美，一起出了門。兩人並肩在外面走路，這還是頭一回。』

兩人叫一輛太可惜（TAXI），到了銀座。

五郎一到銀座，馬上眼睛裏發了光，對於店舖陳列貨品的窗飾，一家一家的細細的看着走着。

在一家店前，站住看了十分鐘。到另一家店前，祇在鼻子裏嗤的一聲冷笑就走過去了。及至到了百貨店的陳列窗前，就好像身上附了神似的，祇聽見他一面低聲的嘰咕，看着看着老捨不得走開。

東西的大街，和西側的三條後街——將銀座八丁都走到看到，花了兩個半鐘頭。

但是，久美一點也不厭煩。她也隨着瀏覽了許多美麗的衣服、首飾、皮鞋、家具和那些電氣用具，心中描摹出許多愉快的幻想。

「要穿上這件衣服，五郎一定要稱贊我漂亮」！

「假如能够和五郎住在有這樣會客室的房子裏……」

「這種電氣冰箱，裝滿了美味的食品，做來給五郎吃……」

光這麼想着，久美已陶醉得恍恍惚惚的了。

末了走進一家餐廳，五郎一見裏面的佈置便氣憤憤的道：

「要叫我來跟他們做啊……」

言外的意思說：我一定發揮手腕，拿出嶄新的設計，能叫路上行人都瞠目而視。

久美使勁的道：

「現在就要有這一天了」！

久美說過之後，忽然又難過起來了。

「五郎若是一下子出了名，我將要怎樣呢」？

久美想：還是現在這樣的五郎好。

因此連忙又道：

「你若是給那一家店裏設計一下，全銀座的店舖都要學樣，就會變得面目一新了」。

五郎憂鬱地環顧餐廳的內部，低聲咕嚕着：

「這種裝飾，再好的飯菜都會叫人吃不下」！

這時，從那邊角上的座位裏，走過來一位頭戴法國便帽相貌堂堂的紳士：

「失禮的很」！

紳士先打招呼：「恕我沒有經人介紹！可是有一件事要跟您談一談，請原諒」！然後，拿出名片：

「請多指敎」！

名片上印着：

「東洋影片公司製片本部

　室町謙次郎」

「您可以跟我談十分鐘嗎」？

紳士在對面椅子上坐了下來。

室町謙次郎先發問：

「以前沒有人勸過您演電影嗎」？

「沒有」！

五郎無表情地答覆，一點也不感興趣。

「那麽，我還是第，第，第一次咧」？

室町謙次郎下死勁的盯着五郎的臉，說話帶點結巴。

這位有名的電影製片家——但是五郎完全不認識他——有個毛病，只要一興奮緊張，就結巴得很厲害。

五郎有一點詫異，回看了他一下。

「叫我演電影」？

「是，是啊」！

「對不起！我不喜歡電影」！

五郎毫不客氣地回絕了他，低下頭，把侍役端來的湯，咕咕的喝起來了。

久美覺得五郎的態度太不禮貌，直替他担心。

但是，久美的心裏頭，也非常的矛盾。

「五郎成了電影明星」！

頓時，五郎的臉上，好像發出了光彩，久美心中卜卜的直跳。

同時又想到：

「五郎若是成了電影明星，像我這樣的人，恐怕連跟他講一句話都不行了」！

絕望的感覺，又像烏雲似的湧上心頭。

室町謙次郎一點也不着急：

「您也許不喜歡看電影，但是那是另一問題，至於喜歡不喜歡演電影，我還是剛跟您談到，恐怕您自己也不大清楚吧」！

「那是啊」。

五郎很乾脆的承認了：

「但是，我有一件作爲終生目的的工作。在我是比演電影還要有百倍的興趣的。所以，縱使我並不討厭演電影，我也不幹」！

五郎的話。斬釘截鐵。

「那，到底是一種什麽重要的工作呢」？

「裝飾百貨店陳列貨品的橱窗」。

「啊」！

室町謙次郎張開嘴呆住了。

一會兒就笑嘻嘻的道：

「與其去裝飾百貨店的橱窗，您應該把自己的臉兒裝飾到銀幕上去啊！您的臉型，是在百萬人中都找不出一個來的呀」！

「我的臉，是父母沒有徵求同意隨便替我生就的。値不得驕傲，算不了什麼……我可沒打算拿這種先天性的條件去和世上較量」！

「您的話一點不錯，可是演電影這件事啊……」

室町謙次郎把椅子拖近一步正待開口，五郎却颼的站起來，往洗手室去了。』

室町謙次郎對於這種情形，似乎已經司空見慣，滿不在乎，還是很自然的態度向久美道：

「這位青年，非常有趣啊！背脊骨簡直是一根鐵條呀」！

「對不起」！

久美很惶恐地向他鞠了個躬。

「您是他的愛人吧」？

「不，不是」！

久美雙頰發紅，搖了搖頭。

「但是，總也接近是愛人吧」！

「……………」

「把他的住址姓名告訴我好不好」？

「不過……」

「您告訴了我，一年之後，他說不定要感謝您咧！……就算他終於不演電影罷，也沒有什麼損失呀！要不，還是您看我像個强盜頭兒，不敢告訴我」？

室町一面笑，把小冊子遞了過來。

久美把小冊子寫了還給他，室町也不再留戀，站起來回到自己桌旁，叫過侍役，低低的不知道吩咐了幾句什麼，就匆匆的走了。

五郎從洗手室出來，四周看了看：

「走啦」？

「嗯」！

「他問了我的姓名住址纔去的吧」？

久美對於五郎銳敏的直感，倒驚的一怔，臉色尷尬得很。

「你告訴了他」？

「別生氣……」！

久美感到非常的後悔，好像做下什麼不得了的壞事似的向五郎道歉。

但是五郎也並不生氣：

「我剛纔告訴他：沒有人勸過我演電影，說實話，以前是有過一次的。日東電影的副社長纏住了我，死命的勸說。那時也問到我的姓名住址，可是讓我很巧妙的逃過了」。

五郎一面說着，一面大吃其菜。

久美不知爲什麼，也沒有胃口吃菜了，祇是呆呆的望着五郎的臉：囁嚅着道：

「眞的！五郎演電影多好」！

「演戲的才能，我是等於零的。不想笑也得泚牙，不悲傷也得流淚，這種神經，我完全沒有呀。這是需要一種了不起的才能的職業呀。這不是腦子的問題，需要的是特別製造的神經」！

話說到這裏，久美再也沒有插嘴的餘地了。

這時侍役走過來，說是這邊的賬，室町先生已經付過了，還送過很大的一盒奶油蛋糕。

室町謙次郎第二天馬上就找到夕陽公寓來了。

結果當然還是一樣。』

從此以後——

室町每個禮拜之中，必定有一次來敲這個房間的門，到今天爲止，算算至少跑了二十多趟了。勸說的人固然算得有耐心，拒絕的人也眞有個穩勁兒。

到了昨天。

久美仍和平時一樣，一回公寓，先到這邊房間來。只見五郎仰面朝天的躺着，悄然的道：

「沒法子，幹電影吧」！

「室町先生今天又來啦」？

「嗯」。

「到底讓他說服了」？

「不！不是的」！

五郎一個翻身坐了起來，凝視着久美：

「我不是太窮嘛！吃都吃着十八歲的你」！

「那沒有什麼啊」！

「怎樣能沒有什麼呢。至少不是一種正常狀態吧。你也許以爲我是個天才，但是說不定我是一種誇大妄想的狂人。我家祖父輩裏，曾經出過兩個瘋子。而且，我的父親也是自殺的」。

「我是我，我自己願意這樣的嘛。一點也不用介意啊」！

「那不行的……喂！我的臉子，馬上就値五十萬咧」！

「太便宜了」！

久美斷然地說：

「大學的棒球選手的胳膊，還值兩千萬呢」！

久美覺得像五郎這樣的美貌，兩千萬都嫌便宜。

五郎覺得好笑，哈哈大笑着，一面撲通一聲又躺下去了。

「五郎只要有了錢」！

久美心裏又想起這句想過幾百遍的話。

繼而，呆呆地憶起今天到店裏來買安眠藥的黑田修一郎的臉來。

——五郎把烤麵包吃完：

「爲什麼你對那個叫黑田什麼的紳士，這樣放不下心」？

「那位先生，我想他假使不破產的話，一定會援助你」。

「喂！你也別老是給我打算！我可並不一定和你結婚哪」！

「好嘛！我也沒打算要你和我結婚哪」！

「旣然如此，你也該稍微替你自己張羅張羅纔對呀。你西服只有一套，皮鞋只有一雙，手包也只有一個不是！你不想打扮」？

「不想」！

久美從五郎房間裏出來，纔到走廊裏，也不知怎麼的，眼淚直湧。

回到自己房裏，久美忍住不出聲，啜泣了半天。』

差不多快到夜裏十點鐘了，五郎想去散散步。

本來預備約久美一起去，從院子裏繞到她的窗戶前面，由窗簾縫裏看進去。

久美正在矮桌前面，溫習法語。用的是去年五郎送她的巴黎小學校的讀本。

五郎留心不叫木屐有響聲，輕輕地離開了窗前，走了出去，一面想：

「我是不是終於要和久美結婚呢」？

「久美想必可以做一個理想的妻子。一個只爲丈夫打算的妻子」。

「但是，過分被她關心愛護，倒也有點受不了哩」！

雖然知道這是一種利己主義，五郎還是不能不提醒自己。

五郎確實感覺到自己的血液之中，有一種狂性的「自我」，很是可怕。他明白：這將使得周圍的人遭到不幸。

五郎的父親，是一位異常性的發明狂，他家本是備前（地名）屈指可數的山林富戶，爲了研究發明，

把偌大一份家產，花的一乾二淨，結果自殺了。五郎從小就看到母親爲父親吃了千辛萬苦。結果因操勞過度，在父親自殺的兩年多之前死了，還只有三十七歲。

父親並不是不愛母親，他是深深的愛着母親的。這可以從母親死後父親的日記裏看得出來。父親的自殺，也是由於喪了愛妻感到絕望。

可是，父親對於母親，實在使她操盡了心吃盡了苦。這是父親血液裏狂性的「自我」叫他這樣的。而這種血液，也在做兒子的自己身體中流着。

所以，五郎決心一輩子抱獨身主義。

可是偏偏在同住的公寓裏，有這麼一位以助人爲樂的少女久美，不知不覺地就被她的獻身的關切牽惹到現在。

久美和自己的母親，完全是同樣的性格。

五郎不能不感到恐懼了。

「我假如和久美結婚，恐怕也跟父親對母親一樣，我也將致久美於不幸而死吧」？

這種想法，近來愈想愈怕了。

五郎低着頭，在夜裏的路上，緩緩踱着，覺得好像拖着一副前世孽緣的鎖鍊，重重的受不了。

走出暗黑的道路，前面接着就是明亮的店舖街。

在那轉彎角上，有一座警察崗亭。

五郎正要走過去，無意之中向崗亭裏面一望：

「啊呀」？

裏面低頭坐着一個女人，似乎犯了罪被抓來的。她是住在夕陽公寓六號房間的那位寡婦——河合賴江。』

賴江的對面，坐着一位五十來歲的刑警，巧得很，也是五郎的熟人。

五郎和這位姓村方的刑警的兒子，在大學裏是同班。

五郎邁步走進崗亭：

「村方先生」！

「哦哦！曾田君」！

村方刑警笑嘻嘻的招呼這個自己兒子的好朋友。無論怎樣看上去，他祇是普普通通的一位好好先生，決想不到這是全東京的混混兒畏之如虎的脚色。

「她是住在我那公寓裏的，爲了什麼事」？

五郎覺得奇怪，問着村方，河合賴江抬頭略看了看，馬上又低下頭去。

「河合小姐，您怎麼啦」？

「不，沒有什麼……小事」！

村方用小剪刀把一枝新生（香煙牌名）一剪兩段，插上竹煙嘴，點着了火。

五郎回頭又問賴江。

她有一個六歲的女兒，生得非常可愛，普通很難見到這樣惹人憐愛的女孩子，這孩子平時也和五郎最親暱，所以他們倒不是普通隣居，彼此處得很親近。

有時也會偶然想到：

「像我這樣的男人，不如討這種可憐的寡婦做妻子，也許倒還好」？

賴江比五郎要大上六歲。她不大願意提到過去的事，但從她無意中談起的話裏，可以推測得出她是曾經嘗到許多悲慘辛勞的。

賴江被五郎一問，立刻兩手遮上了臉。

雖聽不見她的嗚咽之聲，但哭得肩膀直是抽搐，也顯得怪可憐的。

村方刑警不動聲色，把桌上擺的一箇男用鱷魚皮的鈔票夾拿起來給五郎看：

「她身上帶着這箇，纔請她上這兒來的。裏面裝着七萬塊錢。還有很有地位的人的名片」。

五郎想：一定是賴江的舉動慌張顯得可疑，纔叫村方攔着盤問住了。

「她決不是偷東西的人」！

「只要她說明白，是怎麼來的就行。譬如，是什麼地方檢到的—不，假定是檢來的話」。

「河合小姐！您是檢來的嗎」？

五郎拍拍賴江的肩膀問她。

賴江搖搖頭。

「那麼，是怎麼來的呢？既然沒有什麼虧心，還是說明白了好哇」！

賴江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人家給我的」。

「誰呢」？

村方聽了，笑嘻嘻的把皮夾裏的名片抽出來：

「她說是這個紳士給的。世界上竟有這種特別的慈善家啊」！』

五郎拿起名片一看：

「啊呀」！怔了一怔。

名片上印的是：

「黑田產業公司

社長　黑田修一郎」

這個名字，記得在那裏聽到過的。但是現在一下子想不出來。祇是腦子裏一震，覺得是應該記住的一個名字。

村方從容不迫的道：

「照這名片上面的號碼打過電話了，可是又沒人接」。

他斷定賴江不是偷就是檢來的。這也難怪，無論讓誰來看，也不得不這樣判斷。

五郎皺着眉頭瞪着這張名片，忽然大聲叫了起來：

「啊！對了對了」！

「怎麼了？曾田君」！

「村方先生！這個人破了產了。他爲了自殺，買過安眠藥。有證人」！

「這倒嚇了我一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眞的！絕對沒有錯！……一定是他去自殺，路上碰到這河合小姐，覺得她的境遇可憐，就連皮夾子給了她。對不對？河合小姐」！

賴江張惶無措的抬頭看着五郎：

「眞，眞的？這位先生要自殺」？

「是的！他在久美店裏買的安眠藥。他淸淸楚楚的對久美說的，要去自殺嘛」！

賴江聽到這裏，搖搖幌幌的站起來：

「不，不行！不能讓他自殺！……啊啊！怎麼辦」？

「您鎭靜點兒！他是大公司的社長呀！對於人生要怎樣負責，應該比我們還淸楚，用不着我們操心。倒是這個皮夾子，您說是他給你的，請你把當時的情形說來聽聽。叫我也好明白」。

「現在沒有什麼要遮瞞的了吧」！

村方催她了。

但是，賴江一提到這件事，又噤若寒蟬，死也不開口了。

五郎焦躁着，也從旁勸她，還是沒有效。

村方嘆了口氣：

「眞沒有辦法」！

五郎轉身和他商量：

「村方先生！我負責。這個皮夾存在您這裏，您把河合小姐放了好不好！明天，我去找這位黑田修一郎去，把事實弄淸楚」！

「假使要自殺的話，恐怕他已不在東京了哩」！

村方斷的很乾脆。

「那麼……假使黑田自殺了，這個皮夾子不就可以決定是他給河合小姐的嗎」？

「這樣判斷有點兒欠考慮吧！好罷！看在曾田君的面上，讓一步罷，黑田的自殺見了報，您來領這皮夾。在這以前，我給你保管」！

村方刑警答應了。

出了崗亭，五郎溫和地安慰賴江：

「眞是飛來之禍啊」！

賴江祇是低着頭也不答話。

轉過彎，進了黑暗的路，走過幾十丈之後，賴江停住了脚：

「曾田先生」！

她聲音裏帶着急迫，遠遠來的燈光，照着她皺眉苦臉的表情：

賴江纔說了一句：

「我……」，看到五郎明亮淸澈的眼睛，噤住說不下去了。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賴江已不自覺的愛着這位美貌的青年了。不過，她的心境，從沒有在言語、態度上表現過，也沒有感到過因愛而生的煩惱苦悶。祇是一種思慕之情，而且一向被明知終將止於隣居而已的澈悟抑壓着。

不過，要把今晚自己的悲慘行爲，告訴自己所愛的男子，這件事在女人是比死還難受的。

但是，如若連五郎誤會了自己偷過人家的錢，那更加難受了。

五郎催着她：

「走吧……」！

賴江覺得五郎的臉迅速的離開了自己。感到一陣輕輕的眩暈，同時也給心裏帶來了一種鎭靜：

「曾田先生！……我，今天，到一家旅館去了」。

「…………」

「我需要錢……」

「…………」

「那位黑田先生，就是在那裏遇到的」。

「明白了」。

五郎對她大大的點了點頭。

「回去吧！茉莉一定在等着媽媽呢」！

五郎抓住賴江的手，緊緊握着，向前走去。

走了幾步，這次賴江眞起了强烈的眩暈，似乎全身的血都流空了的一樣。

「您怎麼了」？

五郎把脚步踉蹌的賴江抱住，看到她那暗處都看得出的蒼白臉色：

「啊呀！糟糕」！

也發了慌了。這時五郎發現前面站着一個人的影子：

「喂」！

想不到是久美。

五郎正想叫她，她却一扭頭，轉過身去，吧噠吧噠的奔回去了。

三

太陽下山之後，又過了幾個鐘頭。

汽車在通往高原的大道上，飛也似的直駛着。

半路上曾遇到雨，車身被打得濕淋淋的。

車子爬過高原，鑽過霧層，雨已沒有了。只見前方還有微微的亮光，連天上黑雲舒卷，都可以淸晰的看見。這可以證明當頭的雲層，正有滿月照臨着。

車子裏面很暖，黑田修一郎一面駕着車，眼睛望着兩旁被車燈照出而又迅速向後退去的風景，心裏一點心事也沒有。

修一郎從東京一直到此地，很奇怪的、完全什麼不想，只是一心的把着方向盤。也可以說是盡量開着快車的一種痛快之感，使他來不及想什麼心事了。

不久，車子駛向岔路上去了，穿過矮矮的唐松樹林，車子徐徐地搖幌着，開進一棟別墅的門，停在微微傾斜的二門前舖滿落葉的地上。

別墅靜靜的峙立着，背後是山，山後一片黑夜的天空。

天氣非常的冷。

修一郎由車裏出來，不覺地打了一個抖索。

修一郎伸手抓住二門上的旋把，忽然又苦笑起來。

原來門上的鑰匙已經交給新主人——債權人了。

修一郎撥開樹叢，繞到露台那邊：

「啊呀」？修一郎瞪了眼。

窗戶縫裏，露出會客室的燈光。

「來了小偷兒不成」？

修一郎注視着一隻奔燈光而來的飛蛾，向窗子的玻璃上撞着撲着，站在枯草叢中，怔了半天。

在冬天，這些別墅，是常常會有賊來光顧的。

「唉！也好！在這塵世的最後一夜，和梁上君子乾他一杯，倒也別有風味啊」！

修一郎走上露台，悄悄地拉開了門。這扇門是向外開的。

修一郎踏進會客室：

「喝」！微微地一笑。

房裏雖沒有人影，但是可以看出，剛纔還有人在這裏的。

你看！煖爐裏還有木柴燒得畢畢剝剝的響呢！

修一郎徐徐走近爐火，把放在圓桌上的惠詩客（whisky）和酒杯，兩手拿起，在椅子上坐了下來。

「這情形，簡直是在等我來啊」！

修一郎乾了兩三杯酒，留神聽着，看有什麼動靜沒有。

但是，室內靜悄悄地，絲毫聲音都沒有。

「聽到汽車聲音，躲起來了嗎？還是從後門溜走了呢」？

修一郎獨自淡淡地一笑，點上一枝煙，凝視着爐中的火焰。

……他心裏不覺回憶起從前的事來。

十年之前，修一郎從鮮卑利亞回國的時候。所剩下給他的，只有這一所舊別墅。

母親已經死了，妹妹也出嫁了。

修一郎揹着一個背包，來到這所別墅，準備在這裏住幾天，考慮考慮今後怎樣生活下去。

另外還辦了一件事，發了一封電報給未婚妻豔子，叫她上這裏來。

他覺得豔子的來與不來，將決定他今後的命運。這第一件期待，希望要能達到——在孤獨的被遣歸者的心理上，這是很重大的一樁事。

三天之後，豔子來了。

但是，修一郎看見了走進二門的豔子，一瞬之間，不但不感覺欣喜，反而手足無措起來了。因爲豔子打扮得太華麗了。她的臉，和從前分別時的清水臉兒，完全好似換了一個人，美得叫人看着眼暈。當初分別的時候，豔子正是十八歲。現在又過了四年，女孩子們在這一段時間，當然要像花兒開瓣似的，迅速地變得美麗起來。

但是，修一郎覺得她這種美，和自己腦子裏所想像的美，似乎有點不同。

總而言之，豔子已長成了一個絢爛的美女。她的父親，戰後重返政壇，當了保守黨的議員，很吃得開。女兒自然也在應接不暇的自由之中，稱心如意的展開了她的翅膀。

那時正是晚秋，那天也生起了這個煖爐。這點火，是修一郎唯一所能辦到的歡迎未婚妻的表示。

豔子坐到修一郎今天所坐的這張椅子上。

「車子裏有惠詩客呢」！

這就是她四年不見的第一句寒喧。

修一郎走出二門一看，停着一輛從未見過的美國高級汽車。

車子裏面除了惠詩客之外，還有許多PX纔有得賣的食品。

因此，在這荒蕪的別墅裏，兩人享受了一頓豪華的晚餐。

晚餐完了之後，豔子靠近了修一郎站着。

修一郎正在蝎蝎螫螫地不知怎麼纔好，豔子反而催他道：

「怎麼啦？不會抱着我嗎」！

那天晚上，豔子就睡在這裏沒有走，但她已不是處女了。』

修一郎對於第二天早晨豔子臨走留下的幾句話，直到如今，連她說話的神情，口吻，都記得清清楚楚。

「這樣，欠了您的可都還清啦」！

修一郎被她這突如其來的一句話，錯愕的答不上話來，只是站着不動。豔子却趁此機會，像蝴蝶似的一翻身就走了。

以前，自從戰爭激烈化之後，豔子的父親的事業，幾乎崩潰，曾經接受過修一郎家好幾次的金錢援助——修一郎茫然地坐在煖爐前面兩個多鐘頭之後，纔想起豔子的話原來指的是這件事。

也就是說：豔子用自己的身體，還清了自己家裏所受的恩惠了。現在她家裏已經恢復了昔日的興隆，再來和這走投無路的修一郎結婚，那是談都不要談了。——因此，她祇是爲了給他一次離別的紀念而來，所以，毫無留戀地又像一陣風似的走了。

這一下冷酷的打擊——也不知是幸與不幸——使修一郎燃起了奮起的鬥志。

第二天，修一郎走出別墅，回到東京，拿出全副精力，貫注的到賺錢的事業上去。而居然不折不扣，賺到一億。

……現在又弄得分文不剩，又回到這別墅來了。修一郎凝視着煖爐火焰，自己覺得這眞是一場嚴冷的嘲諷。

「我在這十年之中，究竟做了些什麼呢」？

祇是勞碌，忽忙，一天一天的過到現在，連愛一個女性的機會都沒有，想起來眞是再空虛也沒有了。

修一郎輕輕地歎了一口氣，向爐中投進一根木柴。

這時，聽到裏面有了響動。

「刷」！放水的聲音。

修一郎從回憶中驚醒過來，豎起耳朵聽了一會，又苦笑起來了。

「梁上君子還洗着澡呢」！

他這種幽默感，倒把剛纔的陰濕寂寥的感慨，掃掉不少。

修一郎不慌不忙悠然地等着他出現。

不久——

走廊裏有了拖鞋聲。

修一郎故意維持着凝視爐火的姿勢不動。

修一郎馬上感覺到現在站在房門口的那個人，一定驚得噤住呼吸，瞪着眼睛看着他，他暗暗地感覺有

趣。

修一郎慢慢地把視線轉過去。

這一回要輪着修一郎瞪眼了。

房門口站着一個青年女郎。

而且是一位眉目秀麗帶着異國情調的美貌女子。尤其她那長長的眼毛，又大又黑的眸子，發着野性的光彩，格外顯出美麗的特徵來。

剛剛出浴的肌膚，美的好像塗了粉紅釉的磁器。

長長的手，長長的腿，看上去眞配得完美無瑕。

被此沉默地相注視了幾秒鐘。

修一郎臉上緊張的表情鬆弛了：

「多虧您，屋裏纔這麼暖和，我得謝謝您纔是呢」！

女郎眼裏仍舊發着冷冷的光，但是也不懼怯，走近前來：

「您是別墅的主人」？

「在一禮拜之前的話」！

「您賣了它」？

「是的」。

「那麼，我可以不必對您抱歉和不安吧」！

「大概是這樣」！

女郎坐到旁邊一張椅子上：

「奇怪」！

「什麽事奇怪」？

「不是嗎！——這所別墅，從夏天起一直就空着的嘛」！

「是啊」！

「偏偏今天晚上，好像約好了似的，我來了，您也來了」。

「眞的」！修一郎微笑：

「你是來滑氷的吧」？

「不，先生」。

女郎搖搖頭，接着說道：

「彼此還是不要尋根究底的好。我也不想提昨天以前的事，恐怕您也是一樣吧」！

修一郎覺得句句話都被這二十歲左右的女孩子占先一着：

「你非常聰明啊」！

「不不！我最笨，笨透了的大笨貨。所以纔弄得到這種地方來——喲！剛纔還聲明過不提以往的事的。還是喝點惠詩客吧」。

女郎把兩隻杯子，滿滿地斟上，把一隻交給修一郎，擎起杯來「叮」的一碰：

「祝您健康」！

嘻的一笑。

修一郎想。

「不好！要和這樣活潑灑脫的女孩子喝下去，我漸漸地要不想死了」！又想到：

「能不能把車子送給她，叫她走呢」？

女郎眼珠閃閃轉動，一面看着修一郎的臉上：

「您現在在想什麼，我猜一猜好吧」？

「猜猜看」！

「來了個我這樣面不相識的女人，您覺得很爲難是不是」？

「不！也許還以爲『美人天上落』，正在這裏揎拳擄臂嗏嘴咂舌哩」！

「瞎說！您剛纔看到我出來，眼睛裏的神色，很顯得窘困呢」！

「那是當然囉！我是爲了要孤獨纔上這裏來的呀。你不也是要孤獨而來的嗎」？

「是嘛！所以我看見您來了，也很窘呀」！

「對不起，我還有一點似乎可以進來的權利」。

「我可是順風漂來的。只不過由樹林裏走過來，偶然看到這所古老的房子，就踱進來了。隨便的點上了煖爐，也喝了惠詩客，也洗了澡……」

女郎仰起頭，露着雪白的頸項，出聲的笑起來了。

她的笑聲，乾澀而空虛。

修一郎忽然有一種不吉的預感，但是沒有開口。

女郎閃閃發光的視線，盯着修一郎道：

『倒很浪漫的客哪」！

事實上一點也不「浪漫的客」。她的表情嚴峻而緊張。全身都帶着一種挑戰的尖銳氣息。

修一郎感覺到危險，收回視線，看到旺騰騰燒着的木柴上去：

「我們都不願談過去的事，可是談些什麼好呢」？

「是啊」！

「說眞的，我和你這樣的小姐促膝談心到箇把鐘頭，倒是從來沒有的經驗」。

「因爲覺得沒有意思是不是」？

「不，是因爲沒有這種機會。就是有機會，恐怕也不行。我差不多不看電影。對於時髦的東西，又不關心。什麼文學、音樂、美術，一切人類教養上必需的東西，我都沒有够得上談一小時的知識」。

「這樣的人，纔有魔力呀」！

女郎說時，似乎不在意。修一郎重又看了她一下，心裏想：

「你對於任何問題，倒都看得很輕鬆啊」！

「這樣的容貌，和這樣的談吐，就套住了現代的青年嗎」？一面對她道：

女郎嫣然一笑道：

「除開人生最重大的問題的話」。

接着，站起來，把室內一角的架上的收音機旋開。

響起一片深夜廣播的靜靜的音樂。

女郎走到修一郎身邊：

「跳一會兒舞吧」！

修一郎不做聲站起來，抱着她走了幾步，心想：

「步伐輕得很呀！大概練過芭蕾的吧」！

一面想着，一面擁着她跳起舞來。』

……不知什麼時候起，女郎把頭靠在修一郎的肩上，似乎在享受片刻的安靜。

修一郎常常踏的舞步很大，但是女郎都能跟得上來。

忽然——

修一郎覺得她好像在哭泣，忍不住要想低下頭去看看她的臉。

但是又想到，縱使證實了她是在哭，又有何用！因此還是繼續的舞下去。

不久，一曲終了，女郎迅速地離開了修一郎，走到窗前，把窗簾打開。

她面對月亮已落的暗黑的外面，站在那邊半響沒有動。

修一郎回到煖爐前面原來的位置。他有點疑心：

「弄的不好，這個女孩子，說不定也是來自殺的呢」？

想到這裏，可是這女郎却好像要打消他的疑念似的，嘴裏哼着快活的爵士歌曲，由窗口轉身走了過來：

「您知道『愛我安斯樂派司』是什麼意思」？

「『愛我安斯樂派司』？不知道呀」。

「聽說是『拂曉之人』的意思。也就是人類的始祖——原人」。

「嗡」！

「人類和猿猴，不知是不是一個祖先」？

「那是『比較發生學』和『比較解剖學』的問題了」。

「您以爲怎麼樣」？

「我看，根本就不同。雖說人剛生下來的時候，也和其他動物一樣，渾身都生着汗毛……」。

修一郎覺得：「討論這些幹什麼，眞是無聊」！但是還儘力搜索出有限的知識，證明人和猿猴的不同。

女郎正在正色聽着，忽然「撲嗤」一笑。

「……好笑」！

「什麼事好笑」？

「您的臉，也可以說是日本人，也可以說是法國人、西班牙人、俄國人，那一國都可以。簡直可以代表人類」。

確實的，修一郎在巴黎時，常被人誤認爲歐洲人。

但是，現在突然地被她提出這一點，稍覺有些不愉快：

「我去搬點柴火來」！

把上裝脫去，經過走廊，到後面堆房去了。

浴室裏電燈還開着，玻璃窗上沾滿了蒸氣水珠。修一郎看到，覺得有一種艷秘之感。

修一郎抱着柴火，回到會客室，女郎帶着今晚從未表現出的一種纖弱哀愁的眼光迎着他。

修一郎正向煖爐裏投進木柴，女郎對他背面，低沉哀惻的道：

「原來您是上這裏來自殺的啊」！

「…………」

修一郎一聽之下，不由心裏冒火，轉過臉來，憤憤的瞪着她。

放在上衣口袋裏的「遺書」，被她偷看了。

可是修一郎沒有大聲叱責她，因爲她的表情，出乎意外地很顯得畏怯。

「……請原諒」！

女郎鞠了一躬。

「你也免不了一般女性的通病啊」?!

「我偷看人家的東西，有生以來，這是頭一次」。

「爲什麼要這樣呢」？

「不是呀……」

女郎想回答，又稍稍躊躇了一下，站起身走到放着自己的手包的桌前，從手包裏抓出一封信，又走回來。

她也不做聲，只把這封信交給了修一郎。修一郎接到手上一看，明白了：

「啊啊！果然不出所料」！

信封上寫着：

「遺書」。反面有她的名字：「津賀陽子」。

沉重的沉默，充滿了這間客室。

修一郎點上一枝香煙，看看這冒紅的火頭，獨語道：

「這倒變成陌生人湊攏來雙雙殉情啦」！

跟着向津賀陽子微笑道：

「這樣似乎不能再說是「浪漫的客」了咧」！

陽子臉上僵硬的表情鬆了：

「這眞不是味兒」……

「……？」

「我自己正打算自殺，而發現了您的遺書，又覺得像您這樣體面的紳士，自殺是太怯懦了——雖然不曉得您是爲什麼原因要自殺」。

「我也有同樣的感覺。像你這樣美麗的小姐，還不知道人生是怎麼回事，就把生命拋棄掉，太可惜啦」！

兩個人好像彼此窺測對方的心事似的，互相凝視着：

「但是……」

「不過……」

兩人同時開口，聲音碰到一處。

修一郎說：

「但是，我的自殺決不中止」！

陽子答道：

「我也死啊！還是死了的好嘛」！

但是——

修一郎想：既遇上了這位小姐，在這別墅裏自殺這件事，是不得不中止了。

至少，在死的時候，總想找一處孤獨而自由的天地。像這樣和面不相識的人在仝一箇地方死，自己的自尊心不容許這樣做。

「那麼……先談眼前的事，我們今天夜裏，怎麼辦」？

「………」

陽子沒有開口，又倒了一杯惠詩客，遞給修一郎。

她自己也拿了一杯坐下來，眼盯着煖爐裏的火：

「您無論怎樣，要在今天夜裏自殺」？

問話的聲音，非常的靜穆而溫雅。

「今天夜裏恐怕是不行啦！你在這裏……」

陽子忽然道：「您若是希望的話，今天夜裏，我把身體給你也可以」！

修一郎聽了也並不驚訝。他平靜得好像認爲這句話早就料到會提到的——當然，事實上他並沒有這樣預料過。

修一郎穩靜地說道：

「我可並不打算和你殉情」。

陽子回看着他：

「您以爲得到我的身體，就會變成殉情」？

「多半是這樣吧」！

「會不會這樣一來，您就不想死了呢」？

「那不會的！我已回不了東京了」！

「我也是一樣呀」！

說到這裏，兩個人又沉默下來了。

修一郎覺得僵持得難受，忽然想到倒不如自己先離開這所別墅：

「沒有辦法：雖然冷些，還是上「沓掛」的山裏去找地方吧」！

修一郎站起身對陽子道：

「你一個人請安歇吧」！

一面拿起外套來。

「您上那兒去」？

「我也不知道呀」！

修一郎忽忽地走出大門：

「呵！好冷」！

不禁全身抖索叫出了聲。

坐進車裏，踏動馬達，開始倒車，大門砰的打開，陽子衝了出來，嘴裏不知在叫些什麼。

修一郎不管她，繼續倒着車。

陽子奔了過來，臉貼到車窗玻璃上，使勁地叫道：

「您回來」！

「爲什麼非回來不可呢」？

修一郎在車中也叫着。」

陽子激烈地敲着車窗玻璃。

修一郎沒有辦法，把車窗玻璃旋開：

「你這是怎麼啦」

「不管怎麼樣，您先回來」！

陽子滿臉的緊迫而眞摯的樣子。

修一郎關上馬達，走出車外，陽子握住他的手腕，直向裏面拖。

回到原來的房間，陽子先說：

「您剛纔一走，我忽然覺得寂寞得受不了」。

「…………」

「您沒有來以前，我也是一個人在此地，一點也不寂寞……我在六天之前由東京出來，一直是一個人。可是一回也沒有感到寂寞過」。

「…………」

「可是，您剛纔走出了這間會客室，我就坐立不安地寂寞得不得了」。

「也可以說是：感到寂寞，就是自己還沒有眞正一死的決心的證據」！

陽子率直的點了點頭。

「那是很好的事啊。你回東京去吧！我有車，你自己會開吧」？

但是，這一回，陽子搖頭了。

「你不是不自殺了嗎！旣是如此，還不該早早地離開此地嗎」？

「我不」？

「爲什麼」？

「您也得放棄自殺的念頭，要不我不嘛」！

「自己不自殺了，又來要求我，這有點兒不講理吧」！

「那沒有辦法。您究竟有沒有眞要自殺的決心，也是疑問嘛」！

「我有」！

「眞的有嗎」？

「我不像你這麼年輕。不是爲了精神上的打擊就拋棄自己的生命的。所以，絕對不會因感情上的變化而回心轉意」。

「是嗎」！

陽子點了點頭，指着桌上的兩杯惠詩客：

「這裡面有一杯已放了青酸鉀」。

「…………」？

修一郎皺起了眉。

「您挑一杯！我們賭一下……您假使挑上了有毒的一杯，您死了，我也跟您去。您要拿了沒有藥的一杯，您得答應，再不自殺了」！

「…………」

「哪！我請求您」！

修十郎稍稍躊躇了一下：

「好」！

桌上放的兩隻杯子，在修一郎眼裏看來，立刻好像兩個活東西似的，帶着鬼氣。

陽子輕輕地又走到窗前，眺望着深夜的高原。

修一郎看了她背影一下，自己竭力鎭靜着，心裏嘀咕道：

「這個主意倒虧她想的」！

接着，伸出右手，想隨便地拿起右邊的一隻杯子，可是，又有點迷糊住了。

爲什麼迷糊起來了？自己也不明白。

並不是懼怕這裏面有一杯酒喝下就會死。

勉强地說，可以說是：修一郎想到要奪走自己生命的，竟是這小小一隻杯子裏的液體，覺得有點氣不過。

「死」這一件事，是已經決定了的。也不恐怖，也不後悔。

僅僅是，發生了一點似乎自己護短的感情：「我本不是準備這樣死法的呀」！

但是，一個男子漢，既然和一個青年女子約好了，豈能說了不算。

修一郎還是伸出右手，拿起右邊的杯子。

閉上了眼。

一面想：死到臨頭，連一個值得追憶的臉兒都沒有，不禁發出了一絲苦笑，一面使勁向肚子裏沉下一口氣，一抬手就把酒倒進嘴裏去了。

閉着眼，等了幾秒鐘，嘁？毫無變化。

修一郎睜開眼的時候，陽子站在他面前。

陽子張開她那大大的眼睛，盯着修一郎。

修一郎想要說些什麼，但是找不到什麼話。

陽子徐徐地溫柔地道：

「我可贏啦」！

接着，拿起左邊的杯子，把酒撒到暖爐裏去了。

她順勢就蹲下去，瞪着爐中搖曳的火焰，突然把兩手掩着臉，嗚咽地啜泣起來。

修一郎動也不動，坐在椅上看着她。

陽子橫坐在地下，越哭越厲害。修一郎看她這個樣兒，覺得很艷麗動人。倒不是因爲她掀開裙子露出了大腿。實在，修一郎有生以來，像這樣在眼面前看到年輕女子的盡量哭泣，這還是頭一次。

過了一會。

修一郎輕輕地伸出兩手，扶着陽子的肩膀道：

「好啦！去安歇吧」！

陽子就像發了瘋似的，爬在修一郎膝蓋上，眞和小孩子一樣，「哇」的痛哭起來。

四

晴空無風，溫暖的太陽，照着在直通田園調布車站的大路上走着的曾田五郎，映在地下的人影顯得更濃了。

他照舊的蓬頭散髮，一身破爛衣服，拖着一雙木屐。

五郎一面走路，一面想着心事，忽然感覺到有人在注視他，抬起頭來。

三個好像富家小姐的青年女子，站在他走的方向前面，都很驚訝地看着他。

這幾個姑娘，似乎覺得五郎的美貌太稀罕了，有點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似的。

走到街上，五郎常常會遇到這種情形。對於青年女子們投過來的這種驚訝的視線，他已司空見慣了。

他對於這樣的女人，一向是完全瞧不起的。

因此——

五郎仍然把兩手揷在上衣的袋裏，等走近了，對他們打了個招呼：

「今兒箇好」？

臉上毫無表情。

幾個女子祇是面面相覷，誰也沒有答話。

她們剛發現五郎的一瞬間，都受到一個小衝擊（Shock），就此不作聲的站住了，彼此沒有來得及商

量計議。

女性遇到這種場合，大概都會發出放射性似的神經，壓制住同性。因此，互相牽制，自然形成一種退縮的狀態。

五郎開口了：

「請問這邊有沒有一家姓黑田的？黑田修一郎」！

她們又面面相覷。

五郎見問不出所以然來，點了點頭，由她們旁邊走過去。

走過了兩三丈遠，後面響起了三個人的皮鞋聲。

五郎頭也不回。

其中一個，高聲叫着：

「您等一等」！

五郎轉過身來，看到她們興奮潮紅的臉兒。心想：

「這都是飽享家庭幸福的孩子啊」！

一個長長下巴的女子教他：

「您拐過那個角，一直走去，有一所教會，就在教會的隔壁」。

「謝謝」！

五郎提脚就走。

「對不起！您是……」

五郎回轉身來，看到他們臉上都非常緊張。

「您是不是找黑田先生託他找事」？

圓臉的一個，下了決心問他。

「您看得出」？

「黑田先生有一次，專招了一批考過七家公司都沒有考取的學生，他因此出了名」。

「喝！……不錯」

「所以，我想，您也許是……」

「我呀……是啊！」

五郎覺得人家把自己看作個要找工作的，也是當然之理。』

五郎笑了。

「我倒也很想侍候這樣的人物」。

三個裏面最好看的一個道：

「但是，您可別見怪，您這身穿着，太糟了」。

「太糟嗎」？

「喊」！

她們第三次面面相覷。但是，這一次是已經商量好了，彼此在遞着眼色。

長下巴的先開口：

「我們今天每人都帶了一萬圓出來，我們說好了要把它作最有意義的使用」。

「等到碰見您……我們一瞬之間，就引起了靈感（INSPIRATION）。對了！我們都想，要給這位先生辦一身最出色的打扮」！

「對了！眞的！很奇怪地，我們的靈感，竟不約而同的完全一致」！

「有了三萬塊錢，您就可以變成很漂亮的紳士了」。

女人的嘴，不開口則已，一開了口，就滑溜得沒有個完。

五郎啞然看着這三張紅嘴，滴滴咕咕地以可驚的速度動着。過了一會兒：

「各位的好意，我很感謝」！

鞠了一躬，立刻邁開大步，走了。

「您等等」。

「聽我們說嘛」！

「求求您」

三個姑娘異口同聲地叫着。

五郎回過頭來昂然地還了她們一句：

「我可不是你們的玩具」！

五郎大踏步的走開，渾身感覺到烈火似的憤怒。

「我可絕不演什麼電影啦」！

「要是成了電影明星，還得了？這些女孩子們，一定要嘰嘰亂叫地殺奔前來了」。

「光這麼一想，也就够受了」。

五郎「索」的一抖，把兩腕掄圓了摔了幾下，又做了一下深呼吸。

走過了教會，就是一連高高的種着草皮的土牆，上邊栽着茂盛的喜馬拉雅松，裏面什麼也看不見。

當然，大門是關着的。

五郎順着土牆，轉進小路，到了廚房門口。

外面一層門，很方便的就推開了。

裏邊是洋式門，鎖上了。

五郎敲着，大聲叫着，可是屋裏靜悄悄地一點動靜都沒有。

「大概早已自殺了吧」！

五郎站住躊躇了一會，決心繞到院子那邊去看一下。

他覺得黑田修一郎的屍首似乎就躺在不知那一間屋裏，總得親眼看到纔放心。

五郎走進去的一條路，有一道牆，牆上嵌有透空格扇。走到院門：

「喝！這可相當下了工夫哩」！

也不怪五郎訝異驚嘆。

各色石塊拼起來的一條路，那邊配置着井筒伽藍石，織部石燈籠，各種形態壯觀的樹木。

五郎想起學生時代讀過一本關於茶亭的書，裏面有幾句道：

『庭院以草庵寂寞之境爲尙。……庭院清淨之相，樹石天然之境也』。

『樫葉未紅吹滿地，寂寥山寺更愁人』

「譬如把這樣的庭園，照樣地模仿出來，把它裝到銀座的百貨店三樓上去，那多麼引人注目」！

五郎一面這麼幻想着，對於庭院中的一石一樹，都睜大了眼睛玩賞着。

石橋上面，顯出一個人來了。

一個老頭子，光光的禿腦袋，穿着一件坎肩式外褂。小小的個兒，至多不過五尺高，而眼睛、鼻子、嘴，却都是特造的大號。他這怪奇的外貌，乍一看，能叫人爲之毛骨悚然。

老頭兒瞪了五郎一眼，也沒有做聲，移步就想向住房那邊走去。

五郎趕上幾步

「勞駕！我是來拜望黑田先生的……」。

「不認識」！

老頭兒答話，一點也不客氣。

「您不認識」？

「黑田這個人，見都沒有見過」。

「啊」？

五郎驚的呆了。

現住着黑田修一郎的房子，而他竟說是沒有見過本人，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老頭兒走過去三四步，忽然想起什麼事似的，轉過臉來問：

「你喝過茶沒有」？

「啊——啊」？

「像是沒有喝過。好嘛！跟我來吧」！

老頭兒轉身又回到石橋這邊。

帶着五郎，走到一座柿木茶亭。

老人指着茶亭特有的矮進口：

「從這裏進去」！

五郎沒有法子，只得彎着腰跨進去。」

差不多過了一個鐘頭，老頭兒和五郎，都一言不發。五郎屈膝正坐在蓆上，兩腿麻得幾乎站不起來了。

老頭兒纔讓了一下：

「隨便坐罷」！

五郎賽如死而復生，重行盤膝坐了下來。

「你人長得很漂亮，可是忍耐力倒滿强」！

老頭兒的話，前言不搭後語，臉上笑嘻嘻地。

他若不開口，臉上只覺得驕傲無禮，但是他一笑，就好像換了一個人，顯得很溫和，眞是奇怪。

五郎答道：

「沒有法子，只好屈膝正坐」！

「哼！那是啊。過日子也是這種作風嗎」？

「您是說我的窘况」？

「啊，是的」。

「有人肯出五十萬買我這臉呢」。

「叫你當演員是不是』？

這一句話，可以證明這個老頭兒非常敏感。

「一位電影製片家，到我公寓來找過我二十趟」。

「為什麼不幹呢」？

「我沒有這種才能」。

五郎一面答他，一面心想：和一個剛纔見面的人，談起這些事，似乎有點不大合式。

「對不起……您是住在這裏的吧」？

「不，今天早晨纔來看看的」。

「………」？

「這房子，我昨天買下來的」。

老頭兒接着又埋怨房子太寬闊，一個人住，嫌它太大。

「那麼，黑田先生還是上別的地方去自殺了咧」！

「自殺」？

「是的。現在也許已經是一具屍首了」。

「呵！……」

老頭兒也並沒有驚愕之色，點了一下頭：

「人要死，也沒有辦法的。日本的人太多了」。

「您沒有破過產吧」？

「破過！兩次」！

「您沒有想自殺」？

「沒有哇！我的神經還沒有纖細到被金錢戰敗的程度」！

「那麼您會不會瞧不起黑田修一郎那樣的人呢』？

「不不！有他那樣的人，我這樣的人纔會勝利。假使世上都擠滿了我這樣的人，那可受不了啦」！

老頭兒行若無事的哈哈大笑。』

五郎看這個老頭兒，從腰間拉出一隻古舊的煙絲包，很有味地抽起煙來。心裏想：

「這個老頭兒，一定有好幾億的錢咧」。

「那麼……我要告辭了」！

五郎正要站起來，老頭兒攔着：

「你不是為了錢的事來的嗎」？

「是啊。為倒也為的是一樁錢的事」。

「既然如此，我替他來聽一聽」！

「好的！黑田修一郎先生如若自殺了，有一位女子就會得到七萬塊錢。所以，我闖進這所住宅、也是以為或許會發現他的遺屍」。

「假若他還活着呢」？

「那就只有放棄那七萬塊錢」。

老頭兒盯着五郎的臉看了半天，自言自語的道：

「有意思」！

他叫站起來的五郎，再坐下來。

「你雖年紀輕輕的，倒非常淡泊呀」！

「不！我並不淡泊。我需要錢。我並不願意打扮成這副要飯的窮樣兒」。

「那是自然。但是，像你這樣的，可以說是淡泊啦」！

「是嗎」？

「你想做點什麼工作呢」？

五郎把自已的目的，一一告訴了他。

老頭兒也不搭腔，祗是啣着煙袋聽着，聽完之後：

「你想必有把握，對於這一種工作是有才能的囉」？

「當然有」！

五郎答的很堅決。

正在這時。

遠遠地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像是來找人的。

老頭兒好像沒有聽見，催他道：

「譬如，你剛纔提的要想做裝飾設計，你倒說說看」！

五郎把進來時看到這裏庭院所觸動的理想（IDEA），開始說給他聽。

正說着，女人的聲音，從院子的那邊傳過來了。

老頭兒不耐煩似地對五郎道：

「把她趕走」！

五郎跨出茶亭，走過石路，繞到樹叢那邊。

一個青年的女人，打扮得很漂亮，叫人看了要眼暈，站在石橋上。

五郎還離她很遠，就大聲叫道：

「這裏是空房子呀」！

女子詫異的看着五郎，隨即由石橋走過來了。」

「您是誰？難道是鬼魂」？

五郎被這女子突然地一問，不覺苦笑起來：

「我還活着哪」？

「那麼為什麼待在這裏」？

「我也是來找黑田先生的。他不在這裏了」。

「上哪兒去了呢」？

「不知道。也許已經死了吧」！

女子臉上蒼白了，勃然地道：

「不會的！他怎麼會死啊！他死了怎麼行啊」！

她斬釘截鐵地不承認。

五郎看着她，心想：

「美人怒時，又有怒時的美啊」！一面問她道：

「您是黑田先生的愛人嗎」。

「還沒有把我當成愛人，他就會這樣糊裏糊塗地死啊？那還行嗎」！

「…………」

「好！我告訴你，他跟我打過賭，他說只要我能脫得祇剩一件貼身小衣，到銀座八丁來一次長途賽跑，就輸一筆上巴黎的錢給我」。

「…………」

「因此，我馬上脫下外衣，奔出銀座大街，跑了個來回。讓警察好罵了一通」！

「他眞的笑着給了我一百五十萬元。哪！什麼也沒有什麼，「噹」！就給了一百五十萬呀！你說他笨不笨」！

「是有點兒渾哪」！

「是嘛！大渾蛋嘛！黑田修一郎這個大渾蛋」！

說着說着，女子的大大的眼眶中，充滿了眼淚。

「我雖上了巴黎，每天從早到晚，祇是想着他。以往那麼一心嚮往的巴黎，現在都不是意思了。一心只想早一天回到東京他的面前。不過是約好了的沒有辦法，只得忍耐着住了半年……」。

「可是……可是，我回到東京，在帝國飯店見了他……」說到這裏，女子臉上苦眉皺鼻，嘴唇直抖索：

「黑田修一郎這個大渾蛋！渾蟲！渾球」！

叫着罵着，把手包使勁向地下摜去，「咚」的一下，坐到洗手盆架上。

五郎沒有法子，只好替她把手包裏摜出散了一地的零碎東西，一樣一樣的檢了起來。

這些東西裏，有幾張小小的名片，印的姓名是「戶森矢須子」，住址寫的銀座一家西服店。

五郎對於這素昧平生的黑田修一郎，漸漸覺得是一個非常有魅力的人了。

而對於他這一次的自殺，不由得感覺焦急。

五郎把手包放在她的膝上，戶森矢須子用她濕得閃閃發光的眸子，瞪着五郎，問道：

「您以爲黑田修一郎眞的不在世上了」？

口吻帶着壓迫，有點可怕。

「那……」

五郎不知怎麼說纔好，偏着頭思索：

「我還一回都沒有見過黑田先生……」。

「那麼，爲什麼他已不住在這裏了，你還來幹什麼」？

「爲了證明黑田先生給了一個女人七萬塊錢。那知道這所房子已經換了主人。剛纔就是這新房主留我茶喝來着」。

「黑田先生就是這樣的人。七萬十萬，像發廣告傳單似的隨便就送給面不相識的人」。

「這一點，剛纔聽到您說的這一百五十萬一樁，我也相信」。

「這樣的人，就是自殺，也不致於太煩惱太苦悶吧」！

「那是……不，總而言之，我不認識黑田先生……」
五郎覺得這說下去老沒有完，彎了彎腰，就想走回茶亭去。
「您等等」！
矢須子「砰」的蹦起來，一把抓住五郎的手：
「請您和我一起找黑田修一郎去」！
「……」
五郎看她她上一副拚命的神氣，心想：
「怪不得能脫光了在銀座街上飛跑，看來是有點狂性咧」！
五郎對她道：
「我想，我并沒有非和您一起去找黑田先生不可的義務……」
「不！有！絕對的有！您在這裏碰到我，一塊去找他的理由就可以成立」！
「這是哪兒來的事！……您也許一心戀着黑田先生，我可和他素昧平生哪」！
「靈感嘛」！
「啾？什麼」？
「靈！感！剛纔在我腦子裏閃動的靈感。黑田先生啓示我：矢須子！我叫你在這裏碰上一個漂亮美貌的貧窮青年，你和他一起來找我」！
五郎聽到這句話，憤憤的道：
「這種無聊的靈感，我會信以爲眞嗎？我還不這麼儍吧」！

使勁掙開她抓着的手，轉身正想跑……。
老頭兒從茶亭裏搖搖擺擺地出來了，笑嘻嘻的道：
「曾田君！跟她去一趟好不好！女人的靈感，我倒一向很看得重的」！
「連您也來拿我消遣」？
五郎跟老頭兒也幹上了。
「我沒有跟你開玩笑」！
「您這不是成心嗎！這個女人，脫光了在銀座跑過長距離的呀。這種變態女人的靈感，能相信嗎」！
五郎想起剛纔在路上遇見的三個女子的台詞了。她們也說是觸動了靈感，要給我買西服買皮鞋。
「這班東西都有點痰氣」！
五郎恨得使勁用脚下的木屐踢着石子。
老頭兒很不客氣也直視着矢須子，問道：
「您眞的脫光了在銀座跑過嗎」？
「是啊！就因爲這一來，纔拚命地愛上了和我賭東道的黑田修一郎的呀」！
老頭覺得很有趣似的，笑嘻嘻地對五郎道：
「曾田君！這個小姐不會愛上你的。你所碰到的女性之中，十有八九會看中了你的美貌。但是，她大概不要緊。你和這樣的女性去東奔西走，說不定什麼時候你倒反而愛上了她」。
「絕對，我不會愛上她的。我對於這種派頭的女人，最討厭」！
五郎斷然的說。

矢須子沒有表情，一點反應都沒有。老頭兒說：
「那，不跟她在一塊兒，哪會知道」！
矢須子接下去：
「是啊！現在說大話，將來要後悔的」！
「什麼」！
五郎勃然地瞪着她。矢須子毫不在乎，閉着眼，蹺起下巴向着他，似乎在說：「你要打就打罷」！
「好！看我會不會愛上她，偏跟她走一趟」
五郎自己也沒有想到決心得如此之快。
「哈哈哈哈」！老頭笑道：
「那好！以後給我來箇報告」！
矢須子有點氣憤憤地，看了老頭兒一眼，也沒有打招呼，就想走。
五郎對老頭兒行了一禮，正想跟上去。
「喂！曾田君」！
老頭兒叫住了他。從懷裏掏出個舊式皮袋，隨手由袋裏掏了一疊千元一張的鈔票，交給五郎：
「懂不懂？這個世界上，無論向哪裏去，惟有靑天和大地，會跟着自己走的，不必担心」。
說完這一段好像參禪問答的話，轉過身就匆匆走向茶亭去了。

五

火車在短短的山洞與山洞之間，穿進穿出地駛下了高原。
車廂裏面，暖氣燒得很熱，幾乎叫人有點汗盈盈地。
修一郎靠窗戶坐着，啣着一枝煙，茫然自失地發着呆。
津賀陽子挨着他坐着，靠在修一郎身上，星眼矇矓迷迷糊糊地打着瞌睡。
修一郎感到一般溫溫軟軟的重量壓在身上，但是忍着一直沒有動。
「不應該弄成這麼個局面的呀」。
這種又似感慨又似牢騷的歎息，時時像冬天空中飛過的鳥影，掠過心頭。
修一郎覺得陽子一隻手拊在他的胸前，轉過頭來看看。
陽子睡着了。嘴微微的張着，一副天眞無邪的小孩子相。
「目前，這個女孩子就是支配着我的主人嗎」！
修一郎口問心，心問口，不禁微微地苦笑。
修一郎和她的一場生死的賭博，輸給她了。他端起喝掉的那杯酒，裏面並沒有毒藥。從那時起，他就完全成了聽命於她的奴隸。
——修一郎把倒在煖爐前面哭個不休的陽子扶起來，叫她去睡。
不料陽子對他道：
「不要！您得抱着我上床去」！

修一郎沒有辦法，只好像外國的新郎對新娘一樣，把她橫抱起來，走上樓梯，用脚推開房門，送進寢室。

把陽子放在床上，她還抱着修一郎的頸項不放：

「不行！您不要走開」！

盯着他的臉上，眼都不霎一霎。

修一郎被她抱着頸項，嘴唇和嘴唇差不多要靠上了，問道：

「你不是失了戀，想要自殺的嗎」？

「是……」

「但是既然想開了不自殺，總應該有了拋開失戀的自暴自棄從新做人的決心吧」？

『…………』

「總而言之，我終是和你無緣的」！

修一郎徐徐地把頸項上圍着的陽子的手解開，想要走出房去。

陽子好像被彈了起來似的，一骨碌地翻身起來，跳下了床，猛烈地撲到修一郎身上。

「不行！不行！……您不能下去！下了樓一定又要自殺」！

一面叫着，像扭股糖兒似的，身體直扭，纏着他不放。

「不！你放心！我既訂了約，不會失信的」！

隨便怎樣解說，陽子只是搖頭，不肯相信。』

修一郎沒有法子，只得答應和她同住在這寢室裏不走。讓陽子睡在床上，他自己由牆壁走向窗口，窗

口回到牆壁，來回的踱着。

寢室裏的空氣，異常的冷。但是修一郎並不以此爲苦。

陽子把床讓出半邊：

「哪！睡進來嘛」！

修一郎停住了脚步：

「叫你失了戀的，是個什麼樣的人」？

陽子抬起頭，眼睛睜得大大地看着修一郎臉上答道：

「他也有太太，也有孩子了」。

「現在還愛着她」？

「不知道」！

陽子搖搖頭，接着微笑道：

「我看到您伸手拿起酒杯來，覺得他決沒有這種勇氣」。

「並不是什麼勇氣。我也並不願意喝這杯酒的」。

「可是您居然喝了」。

「那是因爲和你約好了的呀」！

「那個人也和我約好了私奔到外國去的。事到臨頭他悔了約。眞是沒有出息的東西」！

修一郎看見陽子的長長的眼毛，氣憤得發顫，這纔明白了·

「哦！原來她是爲這個氣得自殺的」！對她說道：

「你是個在大資本家的家裏任性長大的小姐呀」！
陽子也不答覆，只是抬看看着修一郎，眸子裏漸漸增加了光輝：
「我已經不愛他了。和您談着話，剛纔纔發現了這一點」。
修一郎忽然想到：
「說不定，你自始根本就沒有愛着他吧」？
「也許是這樣……哪！這麼冷，睡進來吧」！
陽子又催他。
「我可不是正人君子呀」！
「不要緊嘛。我不是向您說過嗎！您要是有這意思，我可以把身體給您」！
「那時你正是一切不顧的時候，完全是自暴自棄的念頭」。
「現在是眞話」！
「我們彼此並不相愛，今天夜裏纔碰到的」。
「可是，就因爲彼此碰到，大家都把自殺取消了……爲了今後活下去，得給自己一種活着的光輝」！
「你還是處女吧」？
「嗯」！
陽子點點頭，頰上有些發紅。
「拋棄掉處女，就能叫自己感到活着的光輝嗎」？
「能！這種東西，老是保持着，多麻煩哪」！

「你既然願意這樣，就這樣辦吧……第一，老這樣站着，太冷啦」！
修一郎說完之後，重行下樓，到會客室裏，把惠詩客和剛纔用的兩隻杯子拿上來了。
修一郎斟了一杯給陽子，自己也滿上一杯，端起來「叮」的一碰：
「爲了我們明日的生命，乾杯」！
一杯喝下，修一郎毫不躊躇，挨着陽子身邊躺下了。
陽子立即投到修一郎懷裏，臉兒貼着他的胸前。
「不應該弄成這麼個局面的呀」！
修一郎就憑這一段慨歎，把抱着年輕美麗的處女的興奮驅走。
他們維持着這樣的姿勢沒有動，十分鐘之後，兩個人都昏昏沉沉深入了睡鄉。在兩杯惠詩客裏，修一郎早已給放進適當份量的安眠藥了。
修一郎醒來時，已過了正午。
陽子已不在床上。
過了一個鐘頭，修一郎走下樓去，陽子正與匆匆地從外面奔回來。
外面正下着大雪，陽子的頭髮上外套上都白了。
陽子也不把身上的雪拂掉，幾步搶到修一郎的面前：
「現在，要向黑田修一郎正式宣告」！
板着臉，正顏厲色地。
修一郎默然地盯着她，陽子好像挑戰似的，聳起肩膀，宣布命令：

「從今天起，你要絕對服從津賀陽子的命令」！

修一郎苦笑道「昨天夜裏起就絕對服從啦」！

「但是，偷着對主人下蒙汗藥，這種叛逆行爲，斷然不能容恕」！

「不，那是爲了保全主人的貞操，不得已的一種手段」！

「渾蛋」！

陽子伸了伸舌頭，然後：

「嗨！收下吧」！

拿出一張支票，和一疊十萬元的千元鈔票，放在桌上。支票上開的「一百萬元」。

「這是怎麼回事」？

「把您的道奇做抵押，借來的」。

「跟誰借的」？

「別看是冬天，在這輕井澤，借得出一百萬的，總還有兩三個」！

修一郎心想：「又輸了一着」！

在「鈴屋」旅館，給了那賣身體的女人七萬塊錢，總以爲自己已經兩手空空了，倒沒想到還剩着這輛車子呢！

「這倒不得不再活下去了」！

——因此，修一郎陪着陽子，搭上這班列車回東京去。』

車到高崎站。

陽子「喲」！的一叫，驚醒過來，一眼不轉地看着修一郎：

「我可吃了一驚！原來沒有事」！

說着還有點喘氣。

「怎麼啦」？

「我夢見您在列車裏失了踪，不曉得跑到那裏去了」。

「那不會的，奴隸對於主人的命令是忠實的」。

「別說什麼奴隸啦！多難聽」！

「把我弄成了奴隸的，是你呀」！

「別瞎說啦！我不過担任了一點監視的責任——不讓您自殺。這樣，以後我活下去也有意義呀」！

「可不得了」！

修一郎一面苦笑，一面覺得就這樣覥顏偷生地鎩羽而歸，心情實在沉重，心口好似胃痛一樣地發疼。

「眞的！我對於自已的生命，也實在太不負責任。要不是被這個女孩子監視着，不定要搞出什麼事來」。

他一面這麼想，一面想起過去認識的那些做走私買賣的人們的臉兒。回到東京之後，假使碰到這批傢伙，說不定很簡單地要加入一份兒。除了幹些走私之外，自己究竟還能做些什麼呢！過去賺過一億，現在再爲了一萬兩萬的零碎錢，去東奔西走，受得了這種委屈嗎！這一次，不就爲了不願意受委屈纔決心一死的嗎。

陽子湊近耳邊問道：

「哪？您要多少錢可以再幹起來」？

「倒還談不到錢。我暫時只想找一處人家找不到的地方讓我躲着」。

「用不着這麽說，我有考慮」。

「不錯……你站在主人的立場，是有這種義務的」。

「什麽主人、奴隸，別用這種討厭的字眼兒好不好」！

陽子瞪了他一眼：

「總而言之，不能讓您老是閒着。無論多大的事業，您都敢接下手來，往前幹去」

「我？我是爲了一點小事業搞失敗了，就想自殺的呀」。

「不是講笑話，您得認眞的把新的工作考慮考慮，不然我可不答應的」！

修一郎想到：

「這個女孩子能有辦法弄到我需要的資本嗎」？

又連忙把這念頭驅走：

「我暫時祇算是一個廢人，給這女孩子做個玩具的。假使要當她一塊肥肉，吃上了她，那眞比自殺還要懦怯卑劣了」！

修一郎責備着自己，合上眼，陽子說些什麽，也不大搭腔了。

黃昏時，列車進了上野站。』

一個多鐘頭之後，黑田修一郎在中央線的東中野站出來，向昭和大街那邊走着。

——兩人走出上野車站時，不知怎麽的，陽子很乾脆地：

「我們就在這裏分手吧」！

拿出一封信來——也不知她什麽時候寫好的，交給修一郎：

「您照着這個地址去找」！

信封正面寫着：

「中野區昭和街二丁目三八

大河原夏枝夫人」

背面只有「陽子」兩個字。

修一郎很隨便地把信塞進外套口袋，對她道：

「還是把你放在東京，顯得活躍啊」！

這是修一郎實在的感想，倒不是客氣話。

兩人就這樣很輕鬆的分了手。

走到暗黑而寬大的昭和街時，淅淅瀝瀝下起小雨來了。

修一郎把外套的領子豎起，加快了脚步，一面留心找着門牌。

走到一家壯麗的新住宅大門前面，正想伸頭看門上的名牌，身旁響起一聲尖銳的汽車喇叭。

一輛高級汽車，已悄然無聲的滑到面前。

修一郎慌的趕快跳開，無意之中向車裏一看，心裏又是「砰」的一跳。

「艷子」！

原來這裏正是城北百貨店專務的公舘。

眼送着汽車開進門去，正想再向前走，雨忽然下大起來了。

修一郎心裏保持着平靜。

剛纔這一瞬間的遭遇，好像什麼通俗小說裏的一幕。修一郎只當它是一次偶然的巧合，不想動什麼感情。

……踢躂踢躂又走了十來步。

近處的狗又叫起來了，其勢洶洶地吠個不休，一定是把自己當了什麼可疑的人，修一郎一股無名怒火，直從肚子裏衝出來，恨不得一脚把牠踩死。

……三十分鐘之後，修一郎找到了目的地的人家。

進了小路，走下一段坡，圍着木板牆的一棟小巧平房。

修一郎推開外面木板門之前，爲了要鎮靜極度的興奮，掏出外套袋裏的小瓶惠詩客，對着酒瓶口喝了一氣。

二門從裏面鎖着。叫了幾聲，電燈亮了。

修一郎一見開門出來的中年婦人：

「啊呀」！

又瞪了眼。

她和陽子的臉生得一模一樣。祗是比陽子更有氣派，上品得多。

「您是那一位」？

她問話的聲音清澈好聽，態度也很謙恭。

修一郎先拿出名片，然後把陽子的信遞過去。

夫人偏着頭道：

「這信……是不是馬上要打開」？

「很坦白地跟您說，這張名片上的銜，是過去的。我現在破了產，連住的地方都沒有……碰巧在輕井澤的一所別墅裏，會到陽子小姐，她叫我送這封信，因此纔找到府上來。當然，不管陽子小姐信裏是怎麼寫的，您要是不方便的話，我立刻就告辭」！

夫人拆開信來看着。

修一郎看着她低頭看信的側面的臉兒，心裏不禁想道：

「像這樣美麗而上品的女性，恐怕福澤很薄哩」。

看完了信，夫人抬起頭來，臉上的表情一點也沒有變化，徐徐地道：

「請進」！

修一郎還不放心，問道

「可以上去嗎」？

夫人微笑道：

「陽子的信上寫看：這位先生，媽媽一定會歡喜他的。但是不許和他戀愛」。

這句話，換了別人來說，可能非常顯得輕浮而具有挑逗性。但在這位夫人嘴裏說出來，只覺輕鬆幽默，一點也不刺耳。

修一郎被引進裏面一間八疊的房，大概是這所房子裏最好的房間。

房子裏靜靜地，似乎除了這位夫人之外，沒有第二個人住在裏面。

但是，過了一會兒，聽見另一個房間裏有咳嗽的聲音，好像是一個女人。

夫人拿來一套浴衣和棉袍：

「請換衣服吧！可惜沒有新的，您也許穿着不舒服……」

「不敢當！謝謝」！

換了和服，坐在桌前，夫人端了茶來，似乎要說些什麼，但立刻轉過視線：

「請用茶」！

修一郎想：老是這麼被人家當客人待，總不是長久寄食之道：

「我是不是暫時可以在府上打擾幾天「？

「是的。陽子信裏是這麼說的」。

「那麼，從明天起，請把我當一個寄食的人。一切都隨隨便便，不要客氣」！

夫人祗是微微一笑，笑得很美。』

東亞毛紡公司社長津賀信造，在他的寬達十坪以上的西式書房裏，手拿高而富球棍，正在不停地揮着摔看。

在平時，這樣的運動，要繼續兩個鐘頭，但今天晚上弄了二十來分鐘，就漸漸懶得幹下去了。

近十來天，信造只覺坐立不安，無論做什麼事，總是焦躁煩惱。

他把球棍擲掉，捺了一下裝在大寫字檯邊上的電氣叫人機（Buzzer）。

下女來了。

「給我來一杯檸檬茶，別多放恵詩客啊」！

下女走後，信造想了想，把叫人機又「嘰」「嘰」捺了兩短聲。

走進房來的，是一位尖尖的下巴而皮膚特白很美麗的女子。去年以前，還在新橋做藝妓，被信造贖身討來的。

信造沒有嫡妻，他抱的一生不娶妻主義。所以這位名叫「朝枝」的女人雖被討進來，她的地位還是似是而非地身分不明。

信造聽到下女叫朝枝「太太」，就非常生氣，罵道：

「『太太』是指的這一家的主婦呀。朝枝不是主婦，她好比會客室裏的一幅畫。叫她的姓！叫姓好啦」！

因此，人家叫起朝枝來，只好叫她「姨娘」。好在朝枝性情好，也不計較。

信造靠着「舒乏」（Sofa），一面擦着高而富球棍，問道：

「還沒有打聽得出來嗎？陽子跑到哪裏去了」。

「是啊！能打聽的都打聽遍了……」。

「沒有都打聽遍。還有北海道和九州呢」！

「沒有上那麼遠去」。

「怎麼知道沒有去？求過籤卜過卦啦」？

「陽子小姐是不喜歡旅行的呀」。

朝枝來了還不到一年，倒把陽子的脾氣摸熟了。信造很意外地望着她。

「你倒很有把握，相信陽子還活着」！

「當然嘛！要說陽子小姐會死，那要比您窮得一文不剩，還要叫人想不通」。

「假使死了，怎麼辦」？

「怎麼會死呢！一定活着歡蹦亂跳地回來」！

「外人總是事不關心」。

「我可沒有把陽子小姐當作外人啊。陽子小姐要是死了，比您死了還要傷心呀」！

「別胡扯了」！

這時，只聽見走廊裏急匆匆奔來的脚步聲音，下女也不先敲一敲門，拉開房門就衝進來，一面喘着氣：

「小——小姐，回來了」！』

朝枝微微一笑，好像在說：

「哪！怎麼樣」！

悄悄地退了出去。

信造站起身來，在房裏走來走去繞圈兒：

怎樣和她見面呢？在這種場面之下，做父親的應該取什麼態度呢？一點準備都沒有。

「眞是！自己的女兒，多麼累人操心哪」！

嘴裏還在嘀咕着，但聽到陽子生還的一種欣喜，已像泉水似的湧上心來。

房門上有人輕輕敲看。

「哦」！

信造故意放寬了嗓子答應。

陽子進來了。臉色比出去之前更加健康了。一定是在各地跑來跑去叫太陽曬的。

信造兩脚跨開站得穩穩地，凝視看自己的女兒，忽然覺得自己臉上的筋肉快要鬆懈，連忙趕近幾步，「拍」！給了陽子一個大耳光：

「這個不要好的丫頭」！

剛罵了一句，下女端了檸檬茶進來了。

信造接過來，遞給了陽子。

他知道陽子不喝佳妃而愛喝檸檬茶的。

父女倆坐下來之後，信造問道：

「上那裏去了」？

「信步所之……」

「你眞打算去死的嗎」？

「噘」！

「糊塗東西！愛上榊原那種輕飄飄的貨……還被他摔掉，不難爲情嗎」？

「難爲情得很」！

陽子答話的聲音，非常的老實，而且怯生生地。信造稍稍放了心：

「你也沒有眞的愛上榊原吧！大概發生了一種錯覺是不是」？

「也許是這樣」。

「我看到你留下的信，馬上就想到這一點。還有，那封信裏有五個錯字。一張信紙，竟寫了五個錯字，怎麼搞的」！

「對不起，那時候氣昏了」。

「氣昏了和寫錯字，是兩件事。不談這些了。居然想開了沒有自殺，感謝感謝」！

信造說着，伸開兩隻手。

陽子投到爸爸懷裏。

信造吻了一下她的圓額，放開了手。

父女倆多天不見，現在又恢復了原來的親愛『價。』

「那，那什麼……」

信造就說了半句，底下的話想不起來，自己急得扯耳朵。這是這位急性子社長的毛病。

有一次，為了一件重要的事，去拜會印度大使，由公司出來時候，女秘書曾忠告過他：

「今天您可千萬不要扯耳朵」！

但等他會到大使，還只談了十分鐘，老毛病又發作了。

因為這次是不用翻譯的直接談話，信造的幾句英語，總不能流利的吐出來，煩躁得不能不拉耳朵了。

信造忽然想起這一點，向大使道歉：

「我很沒有禮貌。但是我不這樣扯耳朵，話就說不出，請您原諒」！

大使聽了，很覺得有趣。這麼一來，彼此之間的氣氛，反而立刻顯得融洽起來，信造來說的一件事，竟順利地達到目的。

「那，那什麼……像你這樣的女孩子，已經下了決心，而居然想開了沒有自殺，總是有什麼使得你不自殺的動機囉」？

「有哇」！

「我倒要聽聽呢。比方，早晨醒來，做了做深呼吸，覺得空氣特別新鮮。或是在路上走着，聽到人家老太婆哄孩子的催眠歌……是不是這些動機」？

「完全不是！我遇到一位比榊原高出一百倍的漂亮男性」。

「什麼」？

信造睜大了眼：

「比爸爸怎樣」？

「喻！這個……」

陽子端相着父親。

「爸爸要比他强上十倍吧」？

「不……還是黑田先生高的多」！

「臉子？態度？還是錢」？

「臉子也好！態度也好……不過，錢可是一文都沒有」。

「你看！一文都沒的男人，連一文錢的價值都沒有」！

信造自以為說得很妙，哈哈哈哈地笑來了：

「那麼，怎麼了？碰到以後呢？……」

「他那時候也正在想自殺」。

「自殺」？

「嗯！公司搞垮了」。

「渾透了！這種人還漂亮」？

「一定是做人漂亮，所以纔把公司搞垮了」。

「嗨！嗨！你還沒有愛上他吧」？

「愛上他不行嗎」？

「你是失了戀纔去自殺的訝！走到那裏，又看中了另一個男人回來，簡直不成話啦」！

陽子把那一夜遇到黑田修一郎的經過，詳詳細細地告訴她的父親。

這位毛紡公司的社長，不斷「唔」「唔」的答應着，聽到女兒說到要把處女的貞操貢獻出去，連忙截住她的話頭。

「等一等」！

眼不轉珠地端相着女兒的臉上。

然後，使勁扯了一下自己的耳朶：

「你有沒有羞耻心」？

「有哇！就因爲有羞耻心，纔想去自殺的呀」！

「可是，那，那個黑田，是你叫他睡到床上去的吧」？

「唦！是我叫他睡的」。

「他問你是不是處女，你回答他說，『保持處女，太嫌麻煩』，是你說的不是」？

「唦！我是這樣說的」。

「假使有羞耻心的人會做這種事嗎」？

「爸爸！您以爲臉上通紅，拘拘束束地，這就是女孩子的羞耻心吧」？

「我和你媽媽相親的那一次，你媽媽把佳妃（COFFEE）潑了一點到桌上，羞的足足半個鐘頭沒有能抬頭來！可是，過了二十年之後，她竟把佳妃向我臉上潑過來」！

「那是爲了爸爸買了一克拉的鑽戒給姨太太吧」！

「你專會打聽這些無聊的事！總而言之，二十歲左右的女孩子，要很自然地，表現着一種羞澁，這纔美麗。男人就被她牽惹得迷迷糊糊的結了婚。女孩子的羞澁，是一種美麗的詐欺啊……像你這樣，再過二十年，還不得把丈夫煎煎炸炸吃掉啦」！

「爸爸的腦筋太舊了！媽媽他們做女孩子的時代，那種羞耻，是由於自己沒有自信，纔那樣表現出來的呀。假使自己有了堅確自己意識，潑了一點佳妃，那算得了什麼」！

「那麼，假使在相親的席上放了一個屁，又當如何呢」？

「髒死啦」！

陽子嗔的叫起來了。

信造站起身，在房裏繞着圈子踱着。

「爸爸」，

「什麼」？

「我呀，那時候，眞想把處女貞操拋棄了的好。我想：丟掉處女，就可以變成大人了。就是現在，還有一半覺得拋棄了的好」。

「可了不得！這些道理，我這種舊腦袋，無論怎麼也想不通。好了好了！你幹你的罷」！

「我和黑田先生約定了。暫時由我來養活他」！

信造愕然，嘴巴吸吸地想說什麼。但是，他這回沒有扯耳朵。因爲他剛纔說過：「你幹你的罷」！

「爸爸」！

陽子黑而大的眸子，更加發光，叫她的父親：

「新興一樁事業，究竟需要多少錢」？

「什麼」？

信造回看着女兒的臉，有點莫名其妙：

「你想做女企業家」？

「姑且這麼說，要多少資本」？

「做什麼買賣呢？開吃茶店？燙髮店」？

「不！不！規規矩矩……在丸之內大廈擺上寫字間，用一百來個職員……」。

「哦唷哦唷……」。

信造的態度，簡直不把女兒的話當眞的聽。

「爸爸！有個五千來萬的，行了吧」？

「陽子！你要知道！『人生』這件事啊……」。

信造說到這裏，忽然想起：

「陽子！你答應了那個——叫什麼的——哦！黑田修一郎，你答應給他籌資本了嗎」？

「爸爸不能給他籌資本嗎」？

「蠢貨！……你的媽媽，也是一動就愛把東西送人，不過，至多祗是一件衣服，一個花瓶，程度還淺。……你這個可是五千萬塊呀！差的太遠啦！趕快上浴室去，打開蓮蓬嘴，用冷水冲冲腦袋！然後，做一次美容體操！化化粧！鑽進被窩，來一個大呵欠，打起鼾來睡覺罷」！

「爸爸！我是懇切地求你呀！黑田修一郎是個什麼樣的人，您見見他，立刻就會明白」。

「沒有見他的必要」！

「那麼，把他介紹給一位大富翁」！

「見都沒見過，知道他是塊什麼骨頭！哪能給人介紹」！

「所以纔求您見見他嘛」！

「不見」！

「既然這樣……把我介紹給一位大富翁」！

「你想給他弄出五千萬來」？

「噘」！

信造還是頭一次看見自己女兒這樣尖銳緊張的表情：

「好！明天爲止，讓我考慮考慮」！

『眞的呀？爸爸！守信用啊」！

「能守信用，纔能當到社長，睡去」！

陽子一笑，站起來：

「爸爸請安歇」！

一鞠躬，走出去了。

信造繼續在室內踱着繞圈兒，過了一會，站定脚，嘴裏咕嚕着：

「爲什麼這孩子沒有生成個男的！我的人生過程中，唯一的失敗，就是這個女兒不是男孩子」！』

陽子走進自己的房間。

房裏的東西，一切和她出去的時候一樣，絲毫沒有動過。

「……我回來啦」！

陽子對窗口棚架上放的法國玩偶說。

她想起來了，走的時候，也沒有向它招呼：

「……我沒有死得了，你要瞧不起我吧」！

她用指頭戮了一下玩偶的嘴巴，走向鋼琴跟前，掀開蓋板。

細而長的纖指，在琴鍵上滑動起來。

出神地望着天空的雙眸，徐徐地湧出了淚珠。

爲什麼要哭？自己也不明白。

出走了，又回來了……就是這件事使得自己要哭嗎？

現在回到自己的房裏，自己這幾天來的行動，都已變成很遠很遠的過去。又似乎這幾天並沒有發生這些事情。自己拚了命出去想自殺，這些行動，給大人們看起來，一定覺得都是天眞任性的擧動。

剩給自己的，是不是祇有這樣彈彈鋼琴的能力呢？

陽子想到這裏，指下越發彈得又高又快了。

房門上有人輕輕地敲着。

朝枝走進房來，笑嘻嘻地：

「嗨！這個……」。

遞過來一封信。

這是陽子臨行之前寫給背叛了她的榊原的信，充滿了無數的憎恨。朝枝找到榊原那裏，把它要回來的。

「謝謝」！

陽子好像自己託朝枝去取回這封信似的，把信接過來，慢慢地細細撕碎、扔掉。然後，向朝枝一笑：

「您給屋子燒煖了的吧！謝謝」！

恐怕自從自己出走之後，朝枝一定每天都把這房間弄得煖煖的等我回來。

這種細心的體貼，對於現在的陽子，覺得最值得感謝了。

「朝枝！我做的事，看起來非常的傻不是」？

「不」！

朝枝仍然微笑着，搖搖頭：

「要做一個大人，就得經過種種的經驗啊」。

「是嗎……我從明天起，就稍微做一下大人吧」！

陽子一面在心裏對自己强調說：

「是嘛！我已做了黑田修一郎的主人了嘛」！

六

一輛車身通紅輕快的跑車（Sports Car），正在由房州勝浦到興津的面臨太平洋海原的道路上，以極快的速度疾駛着。

戶森矢須子駕着車。

她旁邊坐着曾田五郎，嘴抿得緊緊的。

兩個人都像啞吧一樣，並肩坐着，誰也不開口。

矢須子也沒有告訴他「到哪裏去」，把車子開上千葉街道，就一直奔向這裏來了。

對面來了一輛大卡車，矢須子把車子向後倒了幾尺，停在一旁，讓它過去，五郎纔轉頭看着她那似乎生着氣的側面臉兒，問道：

「我們到底上哪兒去」？

矢須子不答。

「你怎麼知道黑田先生在這裏呢」？

「…………」

五郎氣得「咄」的一聲，也不再問了。把上身挫下去，頭靠在座位靠背邊上，哼起舊日的校歌來了。

「嗚呼！玉盞盛春花，綠醲映月影……」。

纔哼了兩句，矢須子「颼」的一下飛快地開動了車子，車身一震，五郎幾乎把自己舌頭咬下半截來。

一會兒，車子爬上了拳頭型的小山重叠着的狹窄坡道，矢須子煞住了車。

五郎訝異地看着矢須子下了車。

這裏完全在山裏面，附近絕不會有人住着呀。

矢須子很嚴峻的眼神轉向五郎，發命令似的。

「下來」！

「是不是這山裏面有黑田的屍首」？

「不要開口」！

矢須子向小山與小山之間的窪地一直走過去。五郎沒有法子，也只好跟她走。

走過去幾十丈遠近，眼前突然展開了蒼茫一片的太平洋。

左首的空地上，有一座石塔，上面刻着：「孝女阿仙之碑」。

這裏就是有名的古蹟「阿仙墮海」之處。從前，有一位名叫阿仙的孝女，爲了母病去買藥，半路上失足在這岩上滾下海去死了。

五郎踮着脚，走到斷崖的邊緣上向下看。

直角切開的絕壁，大概有五十公尺高吧。從上面俯窺海灘邊陣陣打過來的水泡白沫，眞叫人兩腿發軟，不寒而慄。

忽然——

站在一旁的矢須子，用盡氣力拼命地叫起來了：

「黑田先——生」！

五郎驚的沒話可說，只得注視着她。』

叫了一聲，又是一聲。

矢須子繼續地向海那邊呼喚着黑田修一郎。

五郎聽她這樣拼命的絕叫，漸漸地焦躁不耐煩了。等她閉上了口之後，很不客氣地問道：

「你倒是怎麼啦」？

站在海邊，陣陣寒風吹得耳朶都好像要裂，誰也免不了要冒火。

矢須子表情冷冷地：

「您有勇氣打這裏跳下去」？

「獃話」！

五郎毫不躊躇地給了她一個釘子。

「什麼獃話」？

「這也用不着什麼勇氣呀」！

「那麼，要用什麼纔能往下跳」？

「痰氣」！

五郎說完，轉過身就往回走。

「這種事，只有像你這種奇矯的女人，一朝之忿，纔會幹出來」。

五郎心裏這樣嘀咕着，大踏步的走回車上去。

矢須子依然站在那邊，一直盯着海面，眸子裏好像要射出青色火燄似的。

——不記得是幾時了……在銀座的酒吧裏，大家談起自殺的話，黑田一郎曾經說過：

「要跳海自殺，有一處比「熱海錦之浦」還好的地方」。

他說的就是這裏。

那時，有一個因失戀而得了極度神經衰弱的男客，常對大家說要自殺，因此，修一郎笑着把這處地方說出來。結果，那個客人還是服毒自殺了，聽說他的遺書上還提到過，說是曾到「阿仙墮海」的地方去過，但是沒有敢跳下去。

——矢須子記着修一郎這一段話沒有忘掉。

矢須子叫了半響，忽然想起，這一帶會不會有修一郎的遺物呢，因此又開始尋找起來。

五郎回到汽車上，過了二十分，過了三十分，矢須子還是不回來，終於氣得大聲叫道：

「他媽的！這個半瘋的娘們，什麼東西」！

他眞的想把她丟下不管，把車開起就走。

假使矢須子再過十分鐘不轉來，說不定他已抓着方向盤踏動油門了。

矢須子慢慢一步一步地踱來了。五郎看到她這副樣子，「咄」的吐了口唾沫，閉上了眼不看她。要是再看她的臉，簡直要想揍她幾下了。』

汽車在沿着斷崖的道路上，轉過幾個彎，跟着駛過了「小湊」，車經日蓮上人誕生寺旁邊時，矢須子

纔告訴五郎道：

「這裏是黑田修一郎的父母的故鄉」！

她說時好像是在對自己說話。五郎對於這旁人的故鄉，一點興趣感慨也沒有，祗對這一帶靠這古廟爲生的街上的光景，虛無渺茫地眺望着。

車子駛向鄉下，筆直地向「鴨川」方面飛馳着。

兩個人簡像直有深仇宿怨似的，閉緊了嘴，誰也不跟誰說話。

走過「鴨川」狹長而彎彎的街，到了挨着「漁師町」濱邊的一家旅舘門前，車子停了下來。

旅舘的房子相當宏壯，車一停，裏面的下女立刻奔出來，拉開車門，高叫：

「請進」！

她們的態度，好像歡迎預先定好房間的客人一樣。矢須子有點詫異：

「我們並沒有預定房間呀」！

下女笑道：

「每禮拜二正午，在電視的「服裝教室」節目裏，常見到您」。

「哦！是嗎！演電視，有時也有方便的地方啊」！

矢須子和五郎被引到樓上可以遠眺太平洋的大房間。

樓下的庭院那邊，接着就是傾斜的砂灘，海波不停地衝洗着。幾隻烏鴉，好似和海水翻的白泡逗着玩，在水邊飛上飛下。

五郎坐在陽台上的籐椅裏，呆呆地在想：怎樣把這海波砂灘、烏鴉構成的風景，化成一幅設計圖案。

矢須子在房間裏，橫坐在矮桌前面，見下女端了茶來，便問道：

「有一句不相干的話，在這一個禮拜當中，有人在「阿仙墮海」那地方跳海沒有」？

下女臉色緊張了：

「有的啊」！

「噯？有的」？

矢須子臉上馬上變了色：

「什麼樣的人？紳士」？

「殉情的」。

「殉情」？

「是的。他們頭一天沒有住在這一帶旅舘裏，不知道是兩個怎樣的人，事後聽到半路上看見他們的卡車司機說，兩個人穿着打扮都很不錯呢」。

「屍首，立，立刻就撈起來了吧」？

「那，第二天起，就大風大雨，從此再找不着了」。

下女出去之後，矢須子安慰自己道：

「不對：修一郎哪會去殉情呢」！』

五郎故意背對着矢須子，繼續維持着看海的姿勢沒有動。

重重的沉默，繼續了幾分鐘。

突然地：

「求求您」！

矢須子叫起來了。

「我渾身發抖，怎麼辦！求求您！把我抱一會兒好嗎！」

她的聲音也在顫抖着。

五郎回頭看見她這迫切的樣子，起先稍微有些躊躇，但隨即站起來，走到她跟前。伸出兩手，圍到她的背上，抱着一試，果然，渾身像發瘧疾似的抖着。

「還是睡下來好」。

五郎也着了急，放開手，想站起身去叫下女。

「不！抱着我」！

矢須子一面喘氣，緾住他不放。

五郎沒法，只好仍舊抱着她。

「還要使勁！抱緊」！

矢須子邊抖邊說，五郎也就眞的兩腕使勁抱得緊緊的。但是，這一來，她抖得越發厲害了。

五郎聽她牙齒都顫的格格響，眞窘得不知如何是好。

覺得背後好像有下女來了，剛一轉過頭去，紙門又「颼」地一聲拉攏。一定是下女誤會了室內的光景，急忙退去了。

五郎窘極了，只得嘴裏嘰咕道：

「眞糟糕，弄成這個樣兒」！

矢須子還是把臉貼在五郎胸前，繼續喘着氣。

「我無論什麼時候，都得擔着照應女人的一份兒責任」！

五郎不能不自己對自己嘲笑了。

——那天晚上，蒙了偷盜嫌疑的河合賴江，在回家的半路上發了暈，也是五郎把她扶住，抱着送回公寓的。因此引起久美的誤會，連話都不和五郎說了。

「久美一定在家裏擔着心呢，我忽然悄不聲地失了踪……」。

五郎想起久美清純的臉兒，心裏有點發痛。

「謝謝……」！

矢須子低聲地向他道謝。

她的顫抖已經停止了。

但是，五郎也不知放開手的對，還是怎樣，只好還是抱着她。

「對不起……這個衝擊太大了……正在神經一直緊張着的時候受到……不覺就……」。

矢須子說話的聲音，低沉而無力，像換了一個人似的。五郎還是很爽快地道：

「黑田先生決沒有死！剛纔聽到殉情的一段，我反而直覺地感到：他絕對沒有死」！

又過了一個多鐘頭，下女來問開不開晚飯。

矢須子回了不想吃，五郎決定一個人到樓下食堂去。關照下女：

「她不舒服，給她鋪上被吧！剛纔聽到殉情的話，忽然發起寒來了。我抱了她半天，還沒有大好呢」。

一半也是怕下女對於剛纔這一幕誤會，帶便解釋一下。說完，便走出房去。

進了食堂，纔覺得自己胃口也不大好。

回頭一看，食堂的一角上，有一個酒吧，心裏一喜，就走到那邊去了。

一個禿頂的老配酒師傅，正把白蘭地杯子排在櫃檯上，一個一個擦乾淨了歸到玻璃架上去。

「請進！您用些什麼」？

「給我一杯白蘭地吧」！

五郎點上一枝煙，心想：

「今天晚上，喝它個人事不省罷」！

五郎很能喝幾杯。口袋裏裝着在黑田住宅那個怪老頭兒硬塞給他的五萬塊錢。

「要能像這樣，而又是單身一人到這裏來玩玩，我現在倒可以算是百分之百的幸福咧」！

五郎接過杯子，一口氣喝乾了。

「您眞能喝」！

配酒師傅笑嘻嘻地。五郎也笑了笑。

五郎剛端起第三杯酒，闖進來四五個青年，裏面還夾着一個女孩子。

幾個青年，都像什麼私立大學的太保學生，有的是還不需要刮鬍子的孩兒面，有的穿得五顏六色好像妞兒似的，有的頭髮剪的像美軍的GI，肩寬膊闊，像個專練健身運動的。那個女孩子把頭髮染成棕黃色，典型的一身太妹打扮，嘴裏不停的嚼着橡皮糖。

五郎一見這些寶貝，心裏就作嘔。

「好容易一個人在這裏清淨一會兒，又來了這些假充混血兒的猴子」！

心裏恨的直罵，但不甘心走開讓他們，決定還是喝下去，祇當沒有看見。

一會兒，那女孩子走向食堂那邊去，扭開自動唱片機，發出很大的樂聲，又走回來：

「哪！跳舞好不好」？

五郎以爲她總是在約她同來的朋友，當然不理會。

忽然棕黃色的頭髮，拖到自己肩膀上來了。

那個女孩子偏着頭看着他：

「哪！跳舞好不好」？

她找的竟是面不相識的五郎。

五郎上身向後退讓，好像看一隻什麼珍奇動物似的看着她。」

五郎問道：

「爲什麼一定要和我跳舞」？

「爲什麼？爲的就是想和您跳舞嘛」！

「你那邊不是有四個伴兒嗎」？

「已經和他們跳得太多了，算算脚步，够在「東海道」走一個來回啦！」

「那麼，再跳到够上「鹿兒島」來回不好嗎」！

五郎冷冷地給了她一句，那邊幾個青年中有人開口了：

「胡說什麼」！

「哼！自己以爲生得漂亮，什麼了不起……」。

都顯然地含看敵意。
女孩子倒滿不在乎，直視着五郎：
「我總想和您這樣的美少年跳一次舞」！
「祇要是對我的臉兒感覺興趣的女性，我就憑這一點討厭她們」！
女孩子瞪大了眼睛，霎都不霎一下，忽然轉過身：
「阿聰！我們跳去」！
挽了一個青年，匆匆向食堂那邊走去了。
剩下的三個青年，故意要挑起五郎的火來，高聲用下流不堪的話叫罵着，但是五郎沒有理他們。
五郎徐徐地離開圓凳，正想出去。
「溜啦？小子」！
後面又送過來一陣惡聲。
五郎頭也沒有回，走出了食堂。滿心不快，連飯都不想吃了。
也沒有回房去，就這麼拖着木屐，跨出二門，走過一條小路，向砂灘踱去。
寒風從海面吹來，耳邊祇覺嗚嗚的響。
天上沒有月亮，疎疎落落的幾顆星閃閃地亮着，海面好像上了漆似的，黑而發亮。
旅舘的燈光，照着海波打上砂灘翻起的白沫，發着銀色的光。
五郎步下灘頭，忽然一陣孤獨之感，湧上心頭：
「那幾個小鬼東西，回到東京，都有一個溫暖而明亮的家庭在等着他們吧！可是，我就沒有……」。

五郎中學畢業的時候，就已經是天涯孤獨之身了。
他也不倚賴誰，把家裏剩下的一點山林賣掉，帶着這有限的一點錢，上了東京，進了高等學校。
以後，一直一個人渡着公寓生活。準備考大學時候，用功用到半夜，常常自己想將起來，呆呆地向房間裏四面看看，自己問自己：
「我這樣究竟是爲了什麼呢」？
大學順利地考進了，而且成績良好，可是沒有一個人爲他高興，爲他慶賀。」
五郎到東大看榜的那天晚上，繞到上野去，只要碰到一個流浪窮漢，不管是誰，都給了他們一張一百元的鈔票。
直到現在，想起那一天晚上的光景，還覺得很有意思。
接到這百元鈔票的窮漢們，每個人的態度都不同。有的很覺意外而驚訝地端詳着他，有的聳肩諂笑很卑鄙地陪着笑臉，有的好像餓傷了似的一把搶過鈔票就走。
但是，那天晚上五郎撒掉的一萬元，實在算得是一筆貴重的款子。因爲他那時已經很窘，下一個月起，不做點副業就生活不下去了。
家庭教師也幹過，冷藏公司的工人也幹過，大樓的玻璃窗也擦過，高而富球場的球也檢過，也做過「橫濱神戶」間定期卡車的助手，也做過「輕井澤」公共汽車的售票員。
整整四年，只有睡眠算是唯一的樂趣——完全過的味同嚼蠟的枯燥生活。
但是，如果五郎心眼兒活一點的話，他很可以過得滿舒服。在當家庭教師去教那些拖鼻涕孩子的人家，幹短工的公司裏，高而富球場上、港口、避暑地，到處都有看中了他的美貌而表示傾心的女性，簡直是

車載斗量，不可勝數。

雖然如此，他可從來沒有受不了孤獨而和任何一個女性做過不端之事。

他這許多因自己的美貌而刺戟了女性本能的經驗——多得簡直告訴人都不相信——祇有逐漸加强了他對女性的憎厭。

他在城北百貨店幹送貨員的時候，有過這麼一件事。

有一天，送東西到專務的公舘去，一位年輕貌美的夫人，在樓上窗戶低頭看到他，特地自己跑到二門前來，把他讓進會客室，倒出酒來請他喝着。

她含着妖媚的微笑，問道：

「你願意作一次戀愛的冒險不」？

五郎沒有回答。夫人從舒之（SOFA）上站起，走近前來。

「您教會了我：美貌是多麼罪過的一樣東西」！

她攏住五郎的肩膀，閉上眼睛，把微微張着的朱唇送過來。這種姿態，倒眞不輸似外國電影明星的表演。

不幸的是，五郎會經有過兩次這樣被女性求愛的經驗。

五郎不動聲色，鎮靜地說道：

「太太！我肚子餓得空空的，沒有氣力抱您」！

夫人馬上睜開了眼：

「我們出去吃飯好不好」？

五郎搖搖頭，伸出一隻手來：

「給我一張一千元的鈔票可以嗎」？

「只要一千」？

夫人大有掃興之概。

「是的！一千元」。

「您別太妄自菲薄，估價估高些！我買也買的有意思呀」！

「其實要十萬元也不妨，不過，一千元也是一樣的。您給了我就會明白」。

「是嗎」？

夫人吩咐下女把手包拿來，抓出一張千元的票子，交給了他。

五郎捺燃了桌上打火機，把這張鈔票蓋在火燄上面。

馬上火光熊熊地燒了起來，五郎和夫人，都默默地看着。

燒完了鈔票，五郎拔地站起身道：

「您明白了吧」？

說完就想走。

夫人揚起雙袖，張開兩手擋着他：

「既然是一樣的，把十萬元也燒一燒看」！

夫人使勁地瞪着他，語氣很尖銳。

五郎笑笑：

「老實說，我連這座房子都想燒掉它」！

夫人發了瘋似的，撲到五郎身上，吻着他的嘴唇。

五郎由她怎樣，也不抗拒，祇悄悄地伸出一隻手，捺了一下房門旁邊裝的叫人機（BUZZER）。

下女衝了進來，一見這種光景，嚇的噤住了。五郎對下女道：

「向她大大地要一筆保密費吧」！

說完就匆匆地走了。

像這樣的經驗，碰過好幾次之後，五郎發現自己對女性竟已不能發生愛情了。

不錯……五郎認識了栗林久美，雖然明知久美和旁的女人不同，但自己竟沒有應她的愛情的一份溫情。

自己也常常想要撫慰她幾句溫和的話兒，但直到如今，竟一次也沒有實行過。久美這樣地對待他，他祇是好像當然之事似地看着。

現在……五郎感覺到像這樣站在夜裏的太平洋邊，凍得冰冷的身體，這纔是自己的眞實的姿態。

自己重行對自己說道：

「我還是應該孤獨地活下去」！

這時，有幾條黑影，踱着脚步向五郎迫近來了。』

五郎本能地轉過身來，拉開門戶等着，四個學生也同時蹴起砂塵殺到前面。

五郎幹過各式各樣的副業，可是沒有把身體鍊出來。

五郎把奔上來的青年，摔倒了兩個，這還是得力於高等學校時代學的一點柔道，但輪到要摔第三個的時候，已經接不上氣來了。

以寡敵衆的交手仗，必需分秒不停地拳打脚踢閃轉騰挪。五郎沒有這種氣力。

當然，起初原打算拼命死鬥一番，殺開一條血路，就勢如脫兎地逃開，可是背後一個，緊緊地抱着他不放，只剩得仰天長歎：「萬事休矣」！

接着，一瞬之間……。

從旁邊來了一個奇硬無化的東西，鐺的一下敲在自己腦蓋上。同時，正面的敵人揮起一隻手，就只覺得嘴巴上好像搗上了一條冰。

以後……就什麼都不知道了。

等到神智恢復時，睜眼一看，只看到佈滿污痕的天花板。接着鼻子裏聞到醫院特具的藥水氣味。

「我被抬進了醫院嗎」？

五郎剛想動腦筋思索，不覺呻吟起來：

「呵……噯喲」！

頭痛得好像快要破裂。

「曾田先生！五郎！醒了」？

氣急敗壞地伸過頭來望着他——矢須子。

「我只發愁，怕您就此死了過去。好了！好了」！

矢須子說着時，幾乎眼淚直掉。五郎一面望着她，纔發覺自己臉上頭上綁滿了綳帶，只剩下眼睛和嘴。

五郎想說一句什麼，嘴剛一動，就覺得左頰上一陣奇痛。

「不要緊吧？哪！不要緊吧」！

矢須子眼中充滿着歉意，直盯着五郎的眼睛：

「我講話，您聽的懂？哪！聽的懂吧？您打架受了傷，現在住在醫院裏呀」！

五郎心裏想：

「她擔心我腦筋受了傷，變成白癡吧」！

爲了使她放心，眼旁浮起一些微笑，微微點了點頭給她看：

「啊啊！好了！沒有要緊」！

矢須子悄悄地把臉湊近，輕輕地吻了一下他的嘴唇。

五郎閉上了眼睛，又糊裏糊塗地睡着了。

矢須子凝視着他裹滿綳帶的頭部，從心裏道歉：

「原諒我」！

她想：自己假使不硬把他拖到這裏來，何致於受到這樣的傷呢。

她剛纔聽到治傷的醫師說，左頰上受的刀傷，恐怕永遠要留下一條創痕。』

過了幾個鐘頭之後，五郎又醒將過來。只見矢須子坐在床前的椅子上，上半身伏在床上睡着了。

五郎輕輕地轉過臉來瞧：她撩亂地散舖在被上的一頭青絲，就離眼前不遠，一股生髮水的甜香，直衝鼻孔。

「男人和女人，這樣的親近下去，究竟要演變到什麼樣子呢」？

「我和這位小姐，都不是出於自己本意的一起出了這趟門。我祗是爲了替河合賴江證明無罪，來找黑田修一郎。而它是爲了愛他纔來尋他的。說起來，本是交臂而過的路人，碰到一塊也應該分開手各奔前程的。不料，你一言，我一語，各不相下，一賭氣，一起離開東京來找黑田修一郎了」。

回憶起來眞是一樁妙事。

並且還因此受了這樣的重傷。要說不上算，再沒有比這不上算的事了。

但是——

奇怪的很，五郎這樣地躺在醫院床上，被矢須子看護着，一點也不感覺不上算。

好像是：自己的命運，必然地要走到這一步，預先早已知道了似的，心裏很覺平靜。

僅僅是——

彼此素昧生平的男女兩人，像這樣在同一場所，渡着同一的時間，對於這一點，總覺得有些奇妙的感慨。

心裏暗想：這總是因爲自己一向都過着孤獨生活的原故。

房門沒有聲音地開了，看護婦悄悄地走進來。

看見五郎眼睛開着：

「啊」！

臉上浮起安心的表情，走近前來，低聲問道：

「還痛嗎」？

五郎輕輕地搖了搖頭：

「現在幾點鐘」？

「下午八點」。

「那麼我是人事不省了一天一夜」？

「不！兩天兩夜啦」！

「噉？兩天兩夜？我昏過去是前天晚上嗎」？

「是嘛」！

看護婦微笑着，把體溫計放進五郎嘴裏。

「照這樣說來，她兩天兩夜就是這麼坐在這裏的嗎」？

五郎從新又對伏在床邊沉睡着的矢須子端相着。」

看護婦走出房去，矢須子好像專等她出去似的，慢慢地抬起臉兒來。

看見五郎正在凝視着自己，微微地一笑。

「您照應了我兩天兩夜啦」！

「…………」

矢須子不做聲，只看了看他。

「回旅館去睡吧」！

「我熬個兩夜，不在乎的……」。

「不過……」。

「我的神經，有點像瘋子似的，一興奮起來，就不能睡覺，有時候設計服裝，一口氣做下去，常常弄

到天亮」。

「我已經不要緊啦」！

五郎說到這裏，矢須子忽然臉上苦得像要哭出來一樣，搖搖頭不做聲。

五郎不知道她是什麼意思，過了一會纔想起來了：

「你聽見醫生說，我左頰上受的傷，要留下很厲害的傷痕是吧」？

「…………」

矢須子的眼中，淚珠直湧。

「是吧」？

矢須子只得點頭。

五郎轉過視線，望着天花板，自言自語地說道：

「這樣纔好哇」！

「不好啊」！

矢須子抽抽咽咽地說。

「你也像那些女人一樣，對我的臉子感覺興趣吧」？

「…………」

「我可對於自己的臉，說不出地難過。它對於我的人生上，實在是一種障礙。……這樣一來，五十萬塊錢的價值也沒有了。我總可以再不刺激女人們的本能而安靜地活下去了。也就是，我可成了一個普通的人了」。

「美貌會變成人生的障礙，我還是頭一回聽到」！

「事實是這樣，有什麼法子！以後可輪到我來看中女人了。只要有不嫌我的傷痕難看的女性，我就向她求婚」！

矢須子低低地說道：

「我也可以嘛」！

五郎看了看她，好像換了一個人，怯生生地，溫柔得很。

「您不是愛着黑田先生嗎」？

「愛人家愛得太疲乏了，以後要想被人愛了」。

「破鍋配破蓋」？

「說不定倒配得滿好嘍」！

兩人相對微笑着。

七

黑田修一郎寄住在中野昭和街二丁目——門上掛着「大河原夏枝」名牌的人家，過了五天。

在這一段時間裏，修一郎對於這個人家的感想，就是：

「人類過日子，竟能這樣的寂寞嗎」！

早晨、白天、晚上，不管什麼時光，都是靜悄悄地。也不見一個客人上門。連送菜蔬到厨房裏去的商人，也似乎對這家人家的寂靜表示尊重，聽不見他們走路說話的聲音。

修一郎一直住在指定給他的那一間八蓆的房裏，僅僅有時走下那很窄狹的院子裏去看看。他能不感覺無聊，似乎可以說是因爲這裏的寂靜程度太深刻了。

因爲這裏太寂靜了，修一郎對於這位美麗的中年夫人夏枝的動靜，不免被她牽動而展開了種種的想像：

「過去是不是新橋的名妓呢」？

「是不是因爲本宅裏沒有孩子，而硬把陽子從她手裏帶走了的呢」？

「還是，因爲她太文靜了，丈夫反而敬而遠之，終於把她攆出來住在外面的呢」？

不便直接把這些問題去問她，而且，修一郎也不大想打聽這些事。

但是，無論如何，他總覺得把這樣美麗而文靜的夏枝棄而不顧的陽子的父親，是一個很冷酷而糊塗的傢伙。

住進來的第二天，就知道那邊的房間住着一個青年——大概害着結核病睡在那裏，但是他是兒子，還是親戚？直到今天，夏枝也沒有提，修一郎也沒有問。

那個青年，好像也很沉默，除了咳嗽的聲音之外，簡直沒有聽見他說過話。只有半夜裏有時傳過來翻動書頁的響聲，修一郎聽到，心裏想道：

「這位太太，眞是照應結核病人最理想的人」。

也就是說：她是一生都在陰處活着不見陽光的女性——這個看法似乎是正確的。

第五天早晨——

對着飯桌，正掀開晨報，夏枝端來烤麵包、牛奶、香腸，一面微笑着告訴他：

「今天大早，陽子纔有電話來了」。

「她說：請您今天正午，到日比谷的N旅館大樓六樓的會客室見面」。

「N旅館嗎」？

修一郎有點撓頭。

他實在不願意到那一帶去，因爲太容易碰到熟人了。」

「但是，我可是津賀陽子的奴隷咧」！

修一郎終於不得不換上五天沒有穿的西服。

「您走啦」！

夏枝跪在二門裏送她。修一郎有點疑眞疑幻地迷糊。

他在戰後，除了下女之外，沒有這樣被女性送着出過門。

「我破了產，自殺又沒自殺得了，倒反而因此過上了普通人一樣的生活啦！想起來，眞是一樁妙事」！

一面苦笑，走上昭和大街。

順着大路往前走，想叫一輛太可惜（Taxi），站在對面轉彎角上，看見了城北百貨店專務的公館，脚步自然地停下來了。

想起五天之前，下雨的那天晚上，被艶子坐的那輛高級汽車衝將過來，嚇得慌忙跳開的慘況。

對於艶子本人，早已是很遠的過去了，縱然想要感慨一下，也感慨不起來了。但是，修一郎仍然不能平心靜氣地由那宏壯的住宅前面走過。

「人窮了，就這樣抬不起頭來嗎」？

修一郎一面自嘲，抬起一隻手來，叫住了一輛駛將過來的太可惜（Taxi）。

車子經過這所公館前面時，修一郎爲了不轉頭回顧它，很費了一番忍耐工夫。

但是，現在還有一件比這個更要緊的事，就是修一郎必須細心提防到了日比谷之後碰到熟人。當然，碰到之後他必須卑鄙地逃走的熟人，是一個也沒有的。差不多所有的債權人，都承認了他的破產，把借據文件收了……

確實的，修一郎當解散公司的時候，是以誠意的紳士立場，正正堂堂地處理的。當然，被他拖累了，謝罪道歉都嫌不够的來往商家，也有個五六家，他對於他們是無論如何抬不起頭來的。但是他總還能問心無愧，就是因爲自己的行動，自信決無卑鄙之處。

也正因爲如此，修一郎更加自己想要放出謙恭的態度來。

要是讓他們背地裏指指戳戳說一句：

「這小子還在這兒大搖大擺吶」！

他就受不了啦。

話雖如此，要叫他卑躬屈節躲躲藏藏地，他的自尊心倒又不答應哩。

修一郎一面自言自語，在N旅館大樓前面下了車。

「人類這東西，眞是難辦」！

神經不由的緊張起來，看到這依然如故的商業中心的匆忙雜沓，直覺得眼暈。」

走到電梯前面，修一郎忽然想起一個要自動地去看她一下的人。

重又轉身出來，走下地下街道去。一直邁步走進那荷蘭人的藥舖裏。

四面一看，不見那表情明朗雙頰有酒渦的那位少女。

「呵！蜜司忒黑田」！

荷蘭老板從裏邊出來，伸出右手：

「您沒有自殺啊，蜜司忒黑田」！

「很慚愧，沒有勇氣」！

「我店裏的那個女孩子很替您擔心。對了！她每天都要憂慮地埋怨我一次，說我不該賣安眠藥給你」。

「沒有看見她嘛」！

「剛纔出去有事，馬上就回來，您等一回兒吧」！

修一郎向老板要了一個信封。

信封拿來了，修一郎裝了一萬元在信封裏，交給老板：

「請把這個交給那位小姑娘好嗎」？

「好好好」！

「她若問起來，你就說我沒有自殺，這就是表示慶祝的一點意思」！

「是是！她一定很高興」！

修一郎走了還不到五分鐘，久美回來了。臉上沒精打彩地。

老板大聲叫她：

「久美！你今天可交了運啦」！

拍拍她的肩膀。

久美抬起頭來呆呆地望着這位熱烈、急性而又是好人的老板。

「哪！這件東西要叫你高興得跳起來了」！

久美莫名其妙地接過信封：

「什麼東西」？

「你天天担心的那位蜜司忒黑田來了，滿有精神地——她留下這個，叫送給你」。

「哦」！

久美打開信封，一見裏面裝的是錢，不禁叫起來了：

「五郎這個糊塗蛋」！

正要走向裏面去的老板，轉過頭來：

「你說什麼」？

「不！沒有什麼」！

久美忍着要流出來的淚，趕快走出去，進了洗手室。

站在鏡子前面，對着鏡中的自己的臉兒，禁不住嗚咽起來。

「五郎？您上那裏去啦？黑田先生沒有死呀，他回來啦！您是打算去自殺的不是」？

五郎走的時候，一句都沒有對久美提起過，忽然地失踪了。

久美打從那天晚上起，就沒有能好好地睡過覺，她一心認爲五郎是上什麼地方去自殺了。

「五郎，求求您！求您活着回來吧」！』

N旅館六樓的會客廳，極其寬廣，修一郎站在進門的地方，爲了找尋陽子，必須把視線從這一角到那

一角，椅子、舒乏(Sofa)地挨次看過去。

好容易纔在南邊的一個角落裏，發現了她的臉兒，修一郞慢慢地走了過去。

不知怎麼的，陽子的眼睛，睜得圓圓的，連霎也不霎一下，盯着一個方向不動。

等到修一郞站到她的眼前，纔看見了，笑了一笑，站起來招呼：

「剛纔我還在自己打賭：看您來還是不來」。

「您的忠實的僕人，是一定要來的」！

「我決定了：等您來了的話，斷然地要幹他一下」！

「幹什麼」？

「您給我看着」？

「看着吧」！

陽子馬上變了一臉的嚴冷之色，直向她剛纔凝視着的方向走過去。

那邊的舒乏(Sofa)裏，坐着一個看上去很摩登的紳士，和一個從頭頂到脚尖沒有一處不打扮到了的胖胖的中年女人，很親密地正在並肩談笑着。

紳士無意之中，轉過視線，看見陽子走近前來，臉上馬上變了色。

陽子僵硬而無表情地向他招呼：

「久違了」！

紳士很尷尬地站起來鞠躬：

「眞是……」。

胖胖的中年女人感覺到這兩個人之間，迸着無形的火星，把畫得濃濃的眉毛皺起來了。

陽子裝作平淡的口吻道：

「我現在只有一件最後的要求」。

「什麼事」？

「要請您丟一下人」！

「哽」？

紳士似乎一下子會不過意來，很覺詫異。

陽子又說一遍：

「請您就在此地丟人……」

「你說什麼」？

紳士眼光中，露出了畏怯之色。

就在這時……

陽子飛起了右掌。

紳士左頰上，「拍」的一聲，響得很清脆而爽快。

「幹什麼」！

「您準備再把那一邊嘴巴伸過來嗎」？

陽子冷笑着，一骨碌地轉過身，走回修一郞這邊來。

那個胖女人瞪着這邊，嘴裏不知道還在說什麼，紳士却催着她，一起走出去了。』

等陽子坐到對面的椅上，修一郎就微笑問她道：

「找我來，就爲的看這一齣嗎」？

「不，那裏！這不過是一點餘興」。

陽子似乎餘怒未息，鎮靜不下來，把手包叭嗒叭嗒地開開關關撥弄着。

「看不出這種人物會使得你自殺啊」。

「所以我沒有死，回來了，得揍他一下」！

「現在總算出了一口氣了。但是心裏一定不是味兒」！

「男人家碰到這種時候，大概就要喝酒了」。

「有興趣的話，我可以奉陪」。

陽子搖搖頭。

這時，侍應生過來報告：

「您的老太爺，在綠屋（Green Room）那邊等着」。

陽子催修一郎：

「我們去吧」！

修一郎心想，這丟掉陽子的母親的，一定是一個冷酷寡情的傢伙，因此脚下不免有點躊躇。

陽子鼓勵他：

「您去見一見」！

「見了，又怎樣呢」？

「那就看爸爸有沒有眼光看得出您的爲人囉」。

「就是他看合了，我也沒有辦法呀」！

「不！爸爸是個急性人，只要看出了您的爲人，一定要立刻想辦法的」。

陽子的話裏，很有把握似的。

修一郎重行又關照自己：

「我是這位小姐的奴隸呵」！

兩人走進房間時，津賀信造正叫住侍應生，大聲嚷着：

「日本人不會看日文嗎？日文」！

大概爲的菜單子上面全是英文，他不高興了。

「是！不！我跟您說明報告」！

侍應生慌忙想把菜單接過來，信造扯着不放，又找碴兒：

「你以爲我看不懂英文」？

侍應生不曉得如何是好，看見修一郎和陽子走進來，好像來了救星。

信造不管他們，接着嚷下去：

「你看！這是怎麽拼的？掉了一個E字！E字」！

「抱歉得很」！

「所以我叫你們要印日文的啊！牛舌就是牛舌，鷄屁股就寫雞屁股，豬脚就印豬脚！馬……馬沒有呀！你大概不知道，馬的睪丸纔好吃哪」！

陽子忍不住要攔擋了：
「爸爸」！』
信造纔看到修一郎：
「喲」！
自己覺得臉上的神氣不大和藹，急忙乾咳了幾聲。
陽子故意不替他們雙方介紹，只管向侍應生點菜。
信造只好自己報名：
「我就是陽子的父親——津賀信造」。
修一郎也自己通了姓名。
「您是……」
信造說了半句，底下接不去了，想要扯耳朵，又覺得有礙威嚴，放下手去，正色道：
「聽說是您救了陽子的命」。
修一郎微笑答道：
「不！是陽子小姐救了我」。
「總之是你救了我，我也救了你囉」！
「可以這樣說」。
「請問：陽子倘是沒有碰到你，是不是眞的自殺了呢」？
侍應生聽說「自殺」，吃了一驚，看看信造，又看看陽子。

「那……那我也不敢說一定怎樣」。
「您自己呢」？
「我大概是要自殺了」。
「喝」！
信造又向修一郎端相着。
侍應生走出去了。陽子道：
「爸爸，自殺的話，不要再提了」！
「有什麼要緊！你們兩個不是都想自殺的嗎」！
「過去的事，已經乾淨痛快地結束了呀！至少，我是……」
「哼」！
「剛纔在會客廳裏遇到那匹輕飄貨」。
「喝」！
「揍了他一個嘴巴」！
「…………」
「唉！現在的女孩子眞變了！黑田君！你覺得怎樣」？
修一郎只是微笑。
「這孩子眞沒有辦法！簡直自己在宣傳她不配嫁人嘛」！
「我再不出什麼嫁啦」！

「打算彈一輩子鋼琴」？

「爸爸！您見到黑田先生了，該有什麼話您說呀」！

「用不着急！我已空出時間來了，到下午兩點爲止」。

信造說着，還伸了伸腰。

「且等我們吃過了飯再談。這一向，肚子一餓，腦袋就亂七八糟的……黑田君你打高而富不」？

「不打」。

修一郎一面回答，心裏想着：像這樣的爽快好人，爲什麼會把陽子的母親拋棄掉？眞覺得奇怪。」妙得很，這位毛紡公司的社長，吃飯的時候，一句話也不說。

祇見他，一言不發，沉默地，從容地，把端上來的菜，一盆一盆，乾乾淨淨地完全吃光。修一郎還是頭一次看到這樣仔細而好啖的人。

最後的水果——洋西瓜（Melon）上來了。信造也不用匙勺，雙手抓起，正想啃上去，脚上被陽子使勁踩了一下：

「哦……」

好像驚醒了似的，信造看看陽子和修一郎，不覺笑了一笑。

信造用桌巾（Napkin）擦了擦嘴：

「我說，那，那什麼……」

陽子看見父親又在扯耳朵，心想：

「這次見面成功了」！

「噢……黑田君是破了產吧」？

「公司搞垮了」。

「怎麼搞垮的」？

修一郎把經過情形擇要的說了一遍。信造「哼」！「嗡」！地應着。聽完之後：

「黑田君！照你這麼說來，並用不着破產嗎！有好幾個方法可以閃的開呀」！

眼睛緊盯修一郎。和剛纔吃東西時完全換了一個人，一副尖銳而緊張的實業家的臉。

「當然，方法是有的。但是，那麼一來，我完全要變成一個壞蛋了」。

「要幹事業，就有做壞蛋的必要哩」！

「我也很冒過險，但是沒有幹過自己對不起良心的事。假使有一天非這樣幹不行，我想就是我自己應該下台的時候了」。

「那，你一開始就註定了要失敗的」。

「也許是這樣……不過我想：我已把自己能力的限度試驗過了。大概在日本的實業界裏，像我這樣的人，是不會讓我再上台的……」

修一郎從容地說到這裏，陽子搶着使勁地說道：

「不會有這樣的事」！

信造輕輕踢了女兒一脚，報了剛纔被踏之仇，然後道：

「黑田君！你很輕易地把公司垮掉，是因爲你有一椿很大的缺憾啊」！

「您這話是指的……」？

「哼」信造微笑：

「就是因爲你沒有家庭。也沒有父母，沒有妻子啊」！

陽子心裏叫着：

「對了」！』

修一郎答道：

「這也是一個原因」。

信造大大地搖頭：

「什麼『這也是』！應該說『這纔是』！就因爲這樣，你纔滿不在乎地想結束自己生命。這並不是什麼了不得的悲壯的決心。你身爲男子，身爲實業家，而過的是殘廢人的生活。那些半瘋子的藝術家、怎麼想法，我是不知道。至少，從事賺錢的人，先得有個家庭。也就是說，必需負担一批毫不知道主人怎樣的在外面辛苦而祇會舒服享受的家族。順便也不妨養活個把兩個——也是只會花錢住在小公館裏的動物。換句話說：得養上一班假使沒有我明天就得討飯的可憐的人們。這麼一來，不管怎樣，你就不得不像拉車的馬似的一直往前幹去。也就沒有時間想什麼『我與其做一個壞蛋，不如死的好了』……你連一個愛人都沒有是不是」？

「沒有」。

「不行不行！……你沒有娶老婆，我不曉得是什麼原因——當然，一定總有個原因的囉！——這却是一個錯誤。你應該娶老婆，不管是一年一個，三年一個，生它幾個孩子就好了。我一生最大的失敗，就是只生了一個女兒」。

修一郎聽到這裏，聯想起那美麗的夫人大河原夏枝來了：

「但是，津賀先生！我對她不能發生愛情的女人，怎能娶她呢」。

「老婆這東西，你還……」

說了半句，覺得陽子在一旁臉色很緊張，馬上轉過話頭：

「總而言之，有老婆的好！假如死了的話，自然不必再娶了……」

又想了一下，問道：

「你是打算再幹一下吧」？

修一郎很老實地答道：

「還不一定」。

「怎麼樣，先娶個老婆好不好」？

「…………」

修一郎覺得話來得太突兀，倒怔住了。

「娶了老婆，然後再把事業幹起來，這多好」！

「我又沒有房子，又沒有工作呀」。

「是呀。所以纔要先娶老婆。這個女孩子，不也很好嗎」！

信造很輕鬆地，一面笑着，手指着陽子。

修一郎也一面笑着，搖頭道：

「我說的是眞話」。

「眞的！我也不是開頑笑。我答應我的女兒，和你見面，也是爲了叫你再幹起來呀」。

「感謝您的好意」！

修一郎輕輕鞠了一躬，一點也不露卑屈，陽子看着，心裏想：

「我一定能愛他」！』

「要想叫你再幹起來，相當需要一筆錢。你的主意怎樣，不能不問問清楚。我對於一個完全的外人，不能那麼幫忙。如若祇是一位我女兒的救命恩人，爲了這種感傷性的理由，就把好不容易積聚起來的錢吐出去，自己這麼忙，還抽出時間來會面，那，我辦不到」！

「您說的一點不錯」。

「但是，若是做了我的女婿，又當別論」！

「您稍等一等」！

修一郎擋住了信造的話頭：

「我的話很失禮。我跟您見面還沒有到一個鐘頭。您就想要我這樣的人做女婿，似乎太快了一點。是不是一時的高興呢」？

「笑話」！

信造作色搖手：

「面對面坐了一個鐘頭，還看不出對方的爲人，能當得了社長嗎」？

「但是，這不是小事哩」！

「黑田君！你瞧陽子的眼睛」！

「啊」？

『陽子的眼睛，發着愛你的光哩。從前她看着榊原那匹輕飄貨時的眼睛，也帶着似乎愛他的光，但是，我馬上看得出：那是一種被欺騙着的光。……可是，現在陽子盯着看你的眼睛，完全是眞摯的。我是她的父親呀。對於女兒的眼睛裏的神氣是眞是假，一看就明白」！

「我很明白」。

修一郎看到坐在一旁，低着頭，渾身都含着羞澀的陽子，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處女的嬌羞可愛。

「黑田君！不管我怎樣看中了你的人品，如果你並不愛她，我也不勉強你和她結婚」。

「也可以說，你是個精神上的廢人，連眞正愛着自己的女人的眼睛是怎樣的神氣也看不出來」！

「這可了不得啦」！

修一郎只得用苦笑來掩飾自己的窘態。

信造不放鬆，又追緊一步：

「你這方面，怎麼樣呢」？

「什麼怎麼樣」？

「簡直不能愛陽子嗎」？

「這個，我想不是非立刻答覆不可的問題……」

「不錯！這句遁辭很好，哈哈！哈哈」！

信造看看手錶，站起身來：

「我要先走了」。

陽子一驚，叫道：

「爸爸」！

信造從上衣裏面的口袋裏，拿出一封信來，交給修一郎：

「你去見這個人去」！

這封信是信造寫好了，準備先觀察觀察修一郎的人品，等看的對了再交給他的。』

陽子眼送着這位匆匆走出去的毛紡公司社長，心裏想道：

「還是我的爸爸偉大」！

轉過臉兒，看見修一郎正在詫異地看着桌上放的這封介紹信。

「您怎麼啦」？

「不………」

修一郎抬頭看看陽子，微笑道：

「我倒沒想到令尊是這樣的人，眞出乎我意料之外」。

「您多原諒，他一向就是這樣的人，這樣旁若無人地，還認爲這種態度是自己最大的武器」。

「了不起！像我這樣的人，眞抵不上他一點兒」！

兩人走出會客廳。

陽子從手包裏拿出一把小鑰匙來：

「嘿！還你」。

「什麼？這是」？

「您忘啦」？

「想不起來」？

「您開上輕井澤那輛汽車的鑰匙呀」！

「………」？

「那輛車子，我祗把它押給上輕井澤滑冰的朋友，借了一筆錢，所以回到東京之後，叫他把車子還來了」。

陽子很平常地說明着。

「那麼，我拿的一百萬元，究竟怎樣辦呢」？

「您隨便花好啦」！

「你已把錢還了那位朋友吧」？

「噉！還啦」。

「向爸爸要來的錢」？

「不是」。

「你的零用錢就有一百來萬嗎」？

「是的」！

「你眞會花錢，太浪費啦」！

修一郎驚訝得瞪大了眼看着陽子。

「那裏的話！哪！您看！我沒有耳環，沒有項練，連手錶戒指都沒有哇」！

「不致於是把這些首飾賣了一百萬吧」？

「嗡！不是！爸爸給我有一個銀行存摺，存着有二三百萬元。可是，我對於衣裳首飾都沒有興趣。我纔不浪費呢」！

修一郎把香烟點上火，眼望天空，半天沒有說出話來：

「這個女孩子，眞愛上我了嗎」？

修一郎不由的又有點迷糊了：

「我去自殺，結果檢到一個女人的愛情回來了嗎」！

修一郎覺得彼此比較起來，自己寄住在大河原夏枝家裏的五天，差不多沒有想起過陽子，未免顯得冷淡，倒有點不好意思了。』

陽子看着修一郎冷靜而低沉的半邊臉兒，猜不出他到底在想些什麼。

以前，她和剛纔挨嘴巴的榊原見面的時候，從來沒有這樣的經驗。榊原殷勤得叫人討厭，對於察言觀色先意承旨的工夫，是非常到家的。陽子從來沒有爲榊原的沉默而操過心。而是認爲榊原費心勞力爲當然之事的。

但是，現在正站在相反的立場。

修一郎一開始沉默，陽子就不能不感覺到一種被他丢下不理的不安。

「道奇在地底停車場裏」。

陽子畏怯地告訴他。

好像自己多管了閑事，使修一郎爲難似的。

可是，陽子自己花了一百萬，見人家不開口，還要担心，她並不覺得這件事不上算。

「您要去找這個人，要商量資金的事不是？所以我想：還得坐汽車去纔好呀」。

修一郎一眼不轉珠地看着她。

陽子覺得心裏發疼，也不遮掩心裏愛着他的表示了。

修一郎的凝視再繼續幾秒鐘下去，陽子一定不顧旁人嘲笑，要抱住修一郎哭出來了。

修一郎很難過似的皺了皺眉，指着信造的介紹信問道：

「你認識這個相馬雷太嗎」？

「不」。

「不認識」？

修一郎站起來：

「車子我借了去」。

「是您的車嘛」！

「我還不致於那麼皮厚」。

「不！您的東西，當然還是您的」！

修一郎溫和地微笑着道：

「我並不見得一定和你結婚哪」！

「好嘛！車子是您的，這件事和結婚沒有關係啊」！

「也許是這樣的……不過你會經失過戀要自殺的呀」。

「下一次，我要殺那叫我失戀的人了」。

陽子笑着回答他。

修一郎想要走，又想起一樁事來：

「我在大河原家，住到幾時纔好」？

「您幾時住膩了，隨便幾時搬出來好啦」。

兩分多鐘之後……

修一郎又駕着這輛自己坐過一年的車子，在街上駛着。

目的地是田園調布。

奇怪得很，介紹信上開的地址，和自己原來的住宅，是同樣的門牌號碼。」

一小時之後……

車子慢慢地停在自己原來的住宅門前。

修一郎抬頭看門上的名牌，寫的是「相馬雷太」，這種巧合，怎麼解釋呢？又感覺迷糊了。

「津賀信造是調查了我的房子的買主故意叫我來找他的呢？還是偶然的巧合呢」？

不管怎麼，這件事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厲害的命運的諷刺。

大門開着。

修一郎把車子開了進去。

站在二門前，一面按門鈴，想道：

「假若從前是和家族一起住過的房子，恐怕就不能這樣的平心靜氣了吧」？

對於這所住過兩年多的住宅，修一郎一點沒有難捨之意，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感慨。

「津賀信造責備我：說我沒有家眷，不行。眞的！像現在這樣，來到原來的自己家裏，還是不發生什麼感慨，怪不得人要說我是殘廢人了」，想着只有苦笑。

開門出來的，是一個還只有十六七歲鄉下人似的少女。

修一郎也沒有說什麼，把介紹信交給了她。

一會兒……

修一郎被請到會客室，看見一切和自己住着的時候一樣，又覺得房子裏也是一片寂靜：

「說不定，這相馬雷太也是個孤獨的人呢！大概也是這所房子的風水關係吧」！

修一郎抬頭看着壁上掛的那幅馬爾寇畫的賽諾河，嘴裏這麼嘰咕着。這幅畫是假的。買下之後纔發現了。但是修一郎還是照樣掛着它。「新來的房子主人，知道不知道這件事呢」？

一個光頭小個兒形容古怪穿着無袖外掛的老頭兒，走將出來，修一郎一看到他，就直覺地覺得自己剛纔的猜想沒有錯。很謙恭地向他行禮：

「我就叫黑田修一郎」。

老頭兒祇是：

「啊啊」，點了一點頭，就坐下來了。

也不再開口，祇是盯住修一郎看着。

修一郎先說：

「津賀信造先生的介紹信，內容怎樣寫的，我不知道，我想，大概是請您給我出資本……」

老頭兒祇是：

「啊啊！這個呀……」

態度看來很冷淡，叫人談不下去。

當然，修一郎對於這種態度，是看慣了的：

「很坦白地跟您報告，我並沒有拜託津賀先生請您幫忙出資本。也就是說，這是津賀先生獨斷地寫上去的」。』

修一郎還想接着說下去，可是想不出什麼話來。只好住了嘴。

老頭兒依然不開口，一直盯着自己。一雙很大的眼睛。

他這樣盯着自己，心裏在想些什麼？簡直猜不出來。

津賀信造凝視着對方的時候，大概是要對方接受他的話的一種準備。所以，修一郎一點也不感覺威脅和壓力。

可是，這個老頭兒的凝視，帶着一種說不出的難受的壓迫，叫人受不了。

修一郎漸漸地有點不耐煩了。他想：

「向這種老頭兒低頭，眞受不了。再讓他這樣瞪下去，恐怕連我的身體都要溶化了」。

忽然，完全是忽然地，老頭兒開了口：

「您以爲『正直』好嗎」？

「正直」？

修一郎起初倒出其不意地怔了一怔，但立刻就緊張反問道：

「您的意思，是不是說：我應該照介紹信上的話，坦白地說『我旺燃着再起的雄心，請您借錢給我！』」？

「介紹信上，沒有一個字提到錢」！

修一郎覺得茫然了：

「那麼怎樣寫的呢」？

「介紹小婿奉訪，敬乞賜教」。

「笑話」！

修一郎憤憤的道：

「我不是津賀信造先生的什麼女婿。我是這所房子原來的主人，破了產的。再說得詳細些，我是自殺沒有死得了，老臉厚皮地又跑回來的一個可憐的流浪漢」。

「所以我問你以爲正直好嗎」！

修一郎也豁出去了，大聲答道：

「正直，好哇」！

「你還是這所房子的主人的時候，在這間會客室裏，對於所有的客人，是不是都正直的呢」？

「您問這個做什麼」？

「因爲你是正直的，所以現在你自己做了客人，就這樣的焦躁不寧」。

「焦躁？可是，一直到今天落得這樣，我沒有扯過謊」！

「別人也不見得會稱讚你一聲了不起吧」！

「那也許是那樣。但是……」

修一郎說到這裏，忽然渾身汗毛凛凛噤住了。

他看見老頭兒懷中，有一條蛇探出頭來了。』

老頭兒抬起一隻手來，把蛇頭「拍」的敲了一記。

蛇挨了打，又鑽進懷裏去了。

修一郎越發覺得這老頭兒是個不可思議的大怪物，問道：

「您養着這個」？

「您厭惡蛇」？

「我沒法兒歡喜牠」。

「我也不喜歡」！

老頭兒到這時，纔破顏一笑。

「您既然討厭牠，爲什麼還養着呢」？

「我的父親，是捕蛇爲業的。專找那些蝮蛇，捉了來賣給葯舖。可是，我這個做兒子的，無論如何，不歡喜弄蛇。我的父親生氣，把我和五條蝮蛇一起關在一間屋裏，三天不讓出來。饒是這樣，我還是和蛇處不來。……結果，我溜了。跑到大阪，幹過許多事業，臨完，搞到一敗塗地，走投無路。那正是我的父親去世的那一年。六神無主地在「心齋橋大街」走着，忽然看見蝮蛇店窗子裏蜿蜒蠕動的許多蛇。我下了決心，買了他一條。我要試一試，把牠放進懷裏，牠要咬了我，就此完蛋大吉。要是不咬，而我能把牠養

馴了，我就能走運……」

修一郎聽到這種原始性的命運占卜法，只覺得毛骨悚然。

「……從打那次以後，我就養着蛇。不過這一條不是蝮蛇，是青蛇」。

「您已經沒有再養蛇的必要了」！

「不，有必要！遇到要趕快和客人結束談話的時候，只有叫牠伸出頭來」。

修一郎沒有話再接下去了。

兩個人又沉默了一會。

老頭兒仍舊凝視着修一郎，忽然，第二次開口：

「幹事業的話，幹什麼呢」？

修一郎刹那之間，想道：「給他說大些」便答道：

「百貨店」！

——後來纔想起：因爲背叛自己的女人，做了城北百貨店專務的夫人，由於這個潛在的意識，就無意之中說出「百貨店」來了。

「百貨店嗎？喝」！

老頭兒不知爲了什麼，欣然一笑：

到此爲止，又沒有話了。

修一郎一面心裏自嘲：

「今天恐怕就祇是碰到一個養蛇的怪老頭兒而已吧」！

一面站起來鞠躬：

「告辭了」！

老頭兒開口了：

「日金一億元整」！

「哽」？

「讓您使一億元看看罷」！

八

久美還是和昨天一樣，午後準八點，從高園寺車站南邊出口出來了。

但是，出來之後的行動順序改變了。低着頭，臉上無精打采地，經過麵包店、肉舖子，都過門不入一直走過去。

自從五郎走了之後，久美已沒有買麵包，買火腿回公寓的必要了。而且，久美自己也一點胃口都沒有，不想吃東西。

走進青菜店，買了少數一點橘子和香蕉。這就是久美今天的晚飯。

走出青菜店，聽到有人叫她：

「久美」！

回頭一看，原來是母親阿芳，打扮得整整齊齊，好像什麼大家人的太太一樣，對自己笑着。

阿芳在築地的高級料理店當女侍領班，已經五年了。環境把她陶鎔得脫俗而漂亮，從前認識她的人，

現在和她對面走過，恐怕都認不得她了。

本來容貌生得不錯，性格又很明朗，做這種茶樓酒菜舘的生意，眞是再適當也沒有。從前一直沒有踏進這個地界，反倒叫人覺得是一件奇怪事。

她在清瀨的結核療養所當了十幾年的看護婦，經過療養所事務長的介紹，嫁了給一個運送店老板做續絃。那時，她身邊有一個九歲的女孩子——就是久美。

結過婚之後，纔發現她的丈夫好酒好賭。阿芳異常後悔，但是又沒有馬上就跑開的勇氣，大不了祇有對久美歪聲邪氣地發發脾氣。一天天地混下去，當看護婦時積蓄的一點錢，差不多都被丈夫的賭博花淨了。

等到丈夫在後樂園的賽車場裏，發了腦溢血死掉的時候，連住的房子都抵押又抵押的轉了兩道手了。從這以後的兩年多，眞正過的是地獄生活，阿芳好幾次想要把久美丟掉逃出去。結果，阿芳叫久美晚上到銀座賣花去。

這是久美最痛苦的一段回憶。

自從進了料理店之後，阿芳如魚得水地顯然生氣蓬勃起來，同時，對於久美，也變成一位相當慈愛的母親。

「怎麼啦？這樣板着臉」？

「沒什麼……」

久美微笑搖搖頭，和打扮得很華麗的母親並肩走着。

阿芳開始絮叨了。她生來說話就說得快，加上在料理店學了應付客人的一套，舌頭越發滑溜了。

久美對於母親在說什麼，差不多沒有聽。

阿芳的嘴，直到回到夕陽公寓，一點都沒有停止。

不問久美在做什麼，阿芳祇管說自己的，說了這樁，又是那樁，材料無窮。

阿芳忽然住了嘴，倒不是說話說累了，而是想起一件心事，開始端相着久美的臉：

「久美！你眞長得美啦」！』

久美正要收拾桌子，阿芳擋住她：

「眞的長得漂亮了。爲什麼不化化粧打扮打扮？要打扮起來，就在銀座，像你這樣漂亮的姑娘，也不容易找到嘍」！

「我就是不歡喜打扮」！

久美也不明白母親爲什麼提到這些話上來，無表情地呆呆低頭看着地面的蓆子。

阿芳壓低了嗓子：

「五郎還是那麼窮嗎」？

「……」

關於五郎的事，久美對母親並不隱瞞。

阿芳心想：「久美能嫁給一個東大畢業的青年就不錯」，倒也很高興。

「哪！你和五郎，已經……什麼了吧」？

阿芳纔問了半句，一見久美眉毛皺起不高興，忙道：

「……就是這麼了，也不要緊啊！年輕的人兒嘛！沒有什麼」！

不料，久美悻悻地瞪着她：

「沒有什麼呀！我和五郎」。

胸中一股熱氣要向上湧，久美使勁壓着，說話的口吻反而顯得不在乎似的。

「眞的？……連親嘴都沒有親過」？

「我不要聽這些話」！

「不！眞的沒有什麼，自然是最好囉……不過，你是愛五郎的吧」？

久美也不答話，站起身來，走到窗口桌前去。

阿芳稍稍有點怫然：

「媽媽是認眞地在問你呀！平常又不住在一塊兒，難得回來一趟，這種問題，哪能不弄弄清楚呢」！

「我歡喜五郎的」！

久美臉向着那邊，答的很清楚。

「五郎呢」？

「……」

「他還瞧不上你？……吃飯還吃着你的！眞是！男人這種東西……」

「媽」！

「什麼呀」？

「您別說五郎的壞話」！

「你正迷着五郎呢，也許因此覺得我的話中帶刺，不過，對於一個不愛自己的男人，老是這麼盡忠報

國的下去……你自己不太可憐了嗎」？

「………」

「有你這樣的容貌，又是這麼溫柔體貼的心腸，那不來愛你的五郎，簡直有點莫名其妙啦」！

久美雙手撐着雙頰，低低道：

「五郎已經不在這裏了」！

「噉？不在這裏了」？

阿芳吃了一驚，眼睛瞪得大大的，接着輾然一笑：

「哦！不在了！你就是爲了這個，無精打彩的」！

久美汪着眼淚，背向着母親。

「旣是這樣……反而倒好了！也許不應該這樣說。眞的！今天有一件夢想不到的消息回來告訴你的啊！不管怎麼，你聽着」？

阿芳把瓦斯火爐移過來向着久美，接着說下去：

「眞是夢想不到的事……料理店那邊，有一位客人，一個月大概來兩趟，年紀已老了，平常總不大開口，臉板板地，就像從前教劍術的老師傅似的，教人看着害怕。每次來，都是我招呼他，前兩天來了，突然地託我給他找一個養女」。

阿芳因爲這個老頭兒從來不講頑話，所以也很當眞地問道：

「您爲什麼託到我這樣的人呢」？

老頭兒道：

「你像吃過一番辛苦的人，所以一定會給我找一個心地善良而貧窮的姑娘」。

「要窮人家的女孩子嗎」？

「啊！最好是過過三四天沒有一粒米下肚的悲慘生活的女孩子！還要一點也不羞貧妬富鬧彆扭，性情溫柔的……」

阿芳聽到這一段話，腦子裏馬上閃出一個影子——那就是自己的女兒久美。

當然，她並沒有立刻就說：「有啊！就是我的女兒」。

第三天，來了一位客人，某大公司的董事，和那老頭兒是熟人。阿芳悄悄地打聽那老頭兒的底細。

「那個相馬老頭兒，是日本第一個怪物呀！很有錢，手裏差不多有個三十來億吧」！

阿芳聽了，驚得噤住說不出話來了。

而且，據說這個老頭兒六親無靠，天涯孤獨，他的私生活，不讓任何人窺探干涉的。

——「眞的啊！……聽說他若決心幹一件什麼，不管旁邊的人怎麼說，一定貫徹到底地幹下去，他就是這麼樣的一個人……養女的話，決不是一時高興，一定是老早就考慮了的。不過他竟來託我，豈不是夢想不到的事嗎」！

久美回過頭來，看到母親興奮發紅的臉兒：

「媽！您眞的想把我送給他做養女」？

「是啊」！

久美微笑道：

「夢想不到的事！夢哪！到了早晨醒過來，就會忘掉的呀」！

這時……

房門上有人敲着，久美一怔：

「不要是五郎吧」？

趕快站起身，過去拉開房門，又驚得噤住了呼吸。

賽如鷄窩裏飛來一隻鳳凰！這汚糟暗黑的走廊裏，站着一位鮮艷盛裝的美貌女子。

「貴夫人」！

在久美眼中看來。這三個字是最適當了。

久美做事的藥舖那條地下街道裏，也排列着好多高級商店，像這樣的富家婦女，久美是每天看慣了的並不稀罕。但是，在這另一世界的貧窮的公寓裏，忽然出現了這樣一位，倒是做夢也想不到的事。久美雖是一個商店的店員，覺得自己這種窮苦的環境被人家看到了，不免湧起一股屈辱之感。

這個女人，一定在那條地下街道裏，走過好幾回。全東京，窓子裏擺着五克拉的鑽石，兩萬元一打的手帕，六萬元一雙的皮鞋的，也只有那條地下街道。

「請問：曾田五郎先生，是住在這公寓裏吧」？

貴夫人——城北百貨店的專務夫人都城艷子開口了。

久美覺得渾身發着受了寒似的戰慄。

「是，是的，不過……」

「哪一間房間」？

「那，那個……」

艷子看出久美顯然地含有敵意，高壓的道：「告訴我是哪一間房就得啦」！

「五郎不在」！

久美發自女性的本能，强硬地回答了她，覺得很痛快。

「出去了嗎」？

「不！失踪了」！

「…………」

艷子美麗的眉毛稍稍皺了一皺，盯了久美一眼，命令式地：

「不管他！告訴我是哪一間屋子」！

久美指了指那邊。

艷子點點頭，但是她一直由那間房間的門前走過，向二門那邊去了。

站在房門口的久美，好像看着一隻有猛毒的蛾飛走了似的，「砰」的一下關上了房門，心裏叫道：

「這種驕傲的女人，五郎最討厭的」！

但是，艷子並沒有回去。

過了幾分鐘，又帶着公寓的管理人走回來了。

這個管理人——艷子大概對他使了點小錢——手拿着那間房間的鑰匙，兢兢業業地走在頭裏，領着艷子進來了。』

——艷子對於那個幹百貨店送貨員副業送東西來的學生，他那稀有的美貌，和那目空一切的態度，始終忘記不了。

他那美秀的臉兒上，浮着冷峻的微笑，滿不在乎地把一千元的鈔票燒給她看，那種沉着勁兒，是多麼動人的魅力啊！

要怎麼舒服，就怎麼舒服，要怎麼講究，就怎麼講究，每天每天只覺得悶得發慌的艷子，碰到五郎，可算發現了一個最適當的消愁解悶的青年。

絕世的美男子，貧窮，有點虛無性，而背脊骨又硬硬地挺得起……這樣的青年，可不容易碰到。

自從那一天以後，艷子也曾和許多青年，幹過「玩火」的遊戲，可是比起曾田五郎來，就好比名犬走失了，養着雜種的狗一樣，總不能滿意，祇覺得反而增加倦怠。

因此，最後終於下了決心，要來捉這隻掙斷了鎖鍊逃走的名犬了。

爲了調查他的姓名住址，也相當費了些日子。

找到此地一看，果然，生活是很窮苦的。

一面叫管理人開房門，艷子心裏獲得了把握，想道：

「不要緊，一定可以抓着他」！

艷子走進房間，四面一看，微笑起來了。

她看見：桌子上、書架上，堆着、散擺着的許許多多的美術和建築的書。

牆壁上貼着大概是他自己畫的室內裝飾的構圖。矮桌旁邊，放着美國的商業美術的專門雜誌。

艷子在自己丈夫的書房裏，也曾看見過同樣的這些東西。

「原來如此」！

艷子後悔：爲什麼沒有早一點找到這裏來。

旣是專研究商業美術的青年，自己又是經營百貨店的專務的太太，那要釣他上鈎，香餌眞是太多了。

艷子把矮桌上面的設計簿拿起來，一面翻着，發着含意深長的笑，不料房門口出現了久美，厲聲斥責道：

「隨便衝進別人的房間……不失禮嗎」？

管理人臉上有點掛不住，反駁道：

「房錢欠了四個月啦！正想請他搬家呢」！

艷子連忙接着道：

「這裏的房租，由我替他付啦」！

久美勃然大怒，全身都覺得冒火。但是，臉上的顏色反而蒼白了：

「五郎不要您去付……付什麼房租」！

「嗑嗑嗑！您幹麼這麼興奮？我和五郎約好了這樣的呀」！

「胡，胡扯！不會的」！

「您不承認也不行啊！總而言之，房錢是我付，從今天起您纔不許進這屋呢」！

久美眼睛裏汪着淚：

「從來就沒有聽見五郎提、提過您，您這樣，女人的話」！

「嗑嗑嗑嗑！五郎爲什麼非把我們的祕密告訴您不可？您不是五郎的太太吧！要說是愛人的話，怎麼糊裏糊塗地會讓他失了踪呐？虧了您還住在一個公寓裏哪！也就馬虎得够瞧啦！再說，如果連愛人都不是，祇是害單相思呀，我勸您頂好還是掐斷了這股腸子，您要明白！我是强而有力的敵人」！

艷子伶牙俐齒，連損帶罵地捲了一通，久美氣得話都說不出來，渾身如同火一般發熱。祇有睜圓了含着滿腔的憎恨憤怒的眼睛瞪着她，索索地發抖。

艷子關照管理人：

「那麼，就這麼辦吧！好吧」？

從久美身旁「颯」的一下穿過，走到走廊裏去了。

「什麼東西」！

久美好容易纔掙出一句話來，向她的背影吐去。

艷子一面「嗤嗤」冷笑，走到二門口。

正在這時，有個女人低着頭，走將進來——河合賴江。

賴江見這暗暗的走廊中，出現了鮮艷的色彩，驚的抬頭一看，不由悚然地站住，渾身的血液都像凍了一樣：

「啊呀」！

艷子也瞪了眼：

「姊姊！您住在這裏呀？可吓了我一跳」！

裝腔作勢地表示了一下，接着就上上下下地打量着賴江窮困的服裝。

賴江的表情，好像被一根一根的針在戳着，痛苦得很。

「您是一個人……哦！還有個叫茉莉吧……您和孩子在一塊兒吧？您既住在這種地方，何不來找我給想想辦法多好……」

艷子的聲音，帶着冷酷而得意的勝利者的誇耀。』

賴江和艷子，是異母姊妹。

但是，同時，她們兩人又是寃家對頭。

賴江是大太太生的，而艷子是庶出。照普通常識來講，應該是賴江可以侮蔑艷子，縱使落魄了，也應該有一種人窮志不窮的自尊心。

可是，她反而被妾生的妹妹壓倒，一句話也不能反擊。所以造成這種慘境，實在有一段說不出的悲劇在裏面。

提起「本堂」家，是「莊內」地方一帶第一家大地主。並且還經營着許多大規模的事業，釀酒、木材、鑛山、漁業，規模都很大。在戰前，雜誌刊物上登起全國富豪名單來，總被列在前十名之內。

賴江就是這大家庭的一位獨生女兒。提起「大山町」來，就在山形縣裏數起來，也是封建色彩最濃厚的地方，加上又是具有幾百年傳統歷史名酒「千代鶴」的本店，這位小姐，簡直是天上的仙女一般。

到了賴江懂得人事的時候，祖父——本來是招贅進來的養子——去世，實權抓在祖母手裏了。祖母是明治時代繼承家業的嗣女，過去的生活，眞是除了不能叫月亮從西邊昇起，不能叫「最上川」的河水倒流之外，可算是享盡了榮華，受盡了富貴，沒有一件事不如意的。賴江是祖母領大了的。而賴江的母親，只像一個影子似的，一切都退縮着。賴江從來沒有聽見母親發表過自己的意見。

對於父親的印象，很空虛，祇知道他是差不多不住在家裏的。偶然看見父親在家，賴江也怯生生地不敢去和他親近。

祖母去世時，賴江已經進了女子中學，但是，父親一旦手裏抓到家中的實權，他公私兩方面的生活，

簡直搞得一場糊塗。

當然，一棵大樹倒下來，決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

到了賴江在女中畢業的時候，決定性的崩潰來了。

而且，父親已經跑上東京不露面了。一切全由律師替他們解決。也就是說：一方面破了産，同時，賴江母女也被動地和父親脫離了關係。

那時，在東京的「本堂」家裏，已經有了艷子母女兩個了。

賴江和母親上了東京，在「下北澤」租了一所小小的房子，開始過着窮困的生活。雖到了這一步，母親還盼望丈夫有一天會回心轉意找到這裏來。事實上，賴江也曾看見櫃子裏、壁橱裏，準備着有父親來時的衣服被臥。

可是，父親竟一次都沒有來過。

賴江碰到父親，是她到銀座一家珠寶店做事不久之後的事。

那時，正是日本戰瘡已復，街市上剛開始新時代的華麗裝飾的時候。』

賴江看見父親邁步走進店來，「啊」的一聲噤住了。

父親除了頭上白髮增多了之外，好像倒顯得年輕了，氣色很好，動作也很有勁。高高的個兒，淸秀的面龐，本來就很惹人注目，而且似乎是這家珠寶店的老主顧，店裏的經理，連忙趕出來迎接。

賴江移了位置，躲開不讓父親看見。

「這回您當選啦，恭喜恭喜」！

經理向賴江的父親道賀——這一次衆議院總選舉的當選。

「哈哈哈哈！那裏那裏！慘勝慘勝！性命交關，這不是好常幹的」！

父親嘴裏這麼說着，臉上到底掩不住高興。

大概先有電話關照過的，經理馬上就從匣子裏拿出好幾隻鑽石戒指擺在玻璃櫃檯上。

經理一隻一隻的說明着，父親似乎沒有多大興趣來聽，祇是「嗡」！「哦」！的答着腔。

然後，隨手拈起一隻半克拉的道：

「這個差不多吧」？

這時，外面走進一個打扮華麗惹人注目的小姐，叫道：

「爸爸！新當選的議員先生的面子要緊，今天買東西可不能小家氣啊」！

一副旁若無人的派頭。好在她生得非常美麗，叫人看了還不覺得她的態度可厭。

賴江恨不得掩耳閉目逃出去。可是，雙脚好似被釘在地上一樣，不得不使勁地瞪視着父親和這異母妹妹的舉動。

她覺得好像以前就曾經有過預兆：總有一天要碰到這樣的場面。

愈覺待不下去，反而愈是湧出一股力量來，鞭策着自己絕對不叫走。

「到了這種時候，我正該直視着他們。已做了可憐的犧牲的我，爲什麼要胆怯逃走！應該悄悄逃走的，是他們啊」！

賴江就靠這種反感，支持着僵硬似冰的身體。

「這一隻好！爸爸！我要這一隻」！

艷子挑中了一隻一克拉多的戒指。

「不行！這個太貴啦！得有你媽媽那樣的歲數纔配的上。你戴了人還以爲是玻璃的呢」！

父親攔着想叫她不要買，但是艷子祇是搖頭：

「我不」！

結果，父親勉勉强强地答應了，拿出支票簿子來。

經理要配一下戒指圈口大小，叫道：

「河合小姐」！』

賴江聽到叫，全身一陣戰慄。

但是，這一陣過去之後，反倒鎭靜起來了。

賴江臉色蒼白，一點血色都沒有，硬挺着脖子走過去。

父親無意之中轉過視線來看見了賴江，臉上的表情，好像看到了什麼怪物似的。

賴江恭恭敬敬地向父親鞠了一躬。

父親似乎喉嚨裏有痰隔着，咳嗽了一聲，纔開口道：

「你，你在這裏做事嗎」？

賴江眼睛看着地下：

「是的」！

一面答應着，幾乎要掉下淚來。

「唔……」

父親似乎還想接下去說些什麼，但是又轉過念頭來，催着艷子，一齊走了。

經理問起賴江，賴江只說自己和「本堂」家是遠親。

第二天，父親打電話到店裏來，叫送一隻座鐘到他的「虎之門」事務所去。

經理叫賴江：

「河合小姐！指名要叫你送去嘍」！

賴江惶惑得不知怎樣纔好。結果只得鼓起勇氣去了。

父親在事務所裏見了她，旁邊並沒有外人，態度還是很冷。

賴江不明白，父親爲了叫我來，纔託詞要買鐘，爲什麼見了面還是這樣冷冰冰地？如若是受了良心的責備，反而表面上故意裝出冷靜來，那倒有點可憐了，賴江心裏對於父親，簡直有點輕蔑了。

「母親現在怎樣」？

連問這麼一句話，父親都好像經過了一番躊躇。

「很好」！

賴江覺得自己答話的聲音，含有對父親冷酷態度的生疏的抵抗，心裏感覺痛快。

父親沒有再說什麼，賴江也始終保持着一個珠寶店員的舉止態度，站起來告辭。

「這給你零用」。

父親拿出相當於賴江薪水幾倍的錢給她。

賴江連自己都沒有想到，忽然想刁難父親一下：

「沒有經過母親允許，不知道應該拿不應該拿……」

她不肯收錢。

「有什麼要緊，不要告訴母親好了！在銀座做事，服裝也得講究一點不是？……以後需要零用錢，隨便什麼時候，打電話到這事務所來好了」！

父親纔溫和地撫慰了自己幾句。

賴江由於另外的原因，沒有把這件事告訴母親。』

從這次之後，有半年多，父女兩個沒有再見過面。

一天，賴江快要下班了，忽然來了一輛高級汽車接她。司機說是她的父親在「築地」的料理店裏等她。

但是，及至走進房間一看，等着她的，不是父親而是艷子。

很親切地一臉的笑：

「請原諒！把您騙了來……」

讓賴江坐在上首。

賴江事後不知道多麼後悔：爲什麼沒有馬上翻身就走！

被艷子的笑臉騙着，也就坐下來了。

「您是賴江姊姊，那一次我立刻就看出來了。以前在照片上也看見過，而那一次爸爸的驚訝的神情，也顯得不同尋常啊……今天請您上這兒來，不爲別的。我們不是姊妹嗎！何必像戲台上悲劇裏那種樣子，彼此不敢相認，大家抬不起頭來呢。我想總要明明朗朗地往來纔對。您和我若是並肩走着，誰看着也是姊妹呀……今天我們一定要喝一杯，作爲姊妹見面的紀念。無論怎樣，請您答應我」！

艷子說話的態度，看起來似乎是由衷的希望。

但是，賴江怎能馬上就接受她的請求呢。

「這件事，不能由我隨便給您答覆。要是不和母親商量……」

「啊呀！您是您，母親是母親呀」！

「不！惟有這件事，母親和我，不能分開來考量……我想：母親大概會謝絕您的好意的」！

「是嗎」！

艷子的眼神裏，立刻就顯然地露出敵意：

「既然這樣，也不勉强……您既是這樣的意思，順便我也告訴您：請您不要把我的爸爸，當作您的父親。也就是說希望您不要再向爸爸要零用錢」！

艷子的話，像刀刺着心一樣，賴江氣得渾身抖戰，勉强忍耐住：

「我要告辭了」！

賴江走出房間，覺得自己一生再沒有受過這樣的屈辱。

但是，沒有想到，十年之後，還有比那一次更厲害的屈辱在等着她。

——現在。

艷子從手包裏拿出幾張千元的鈔票來給她：

「給茉莉買點什麼吧」！』

賴江的心理狀態，正像一種將要大爆發的炸藥。

她對於站在面前的這個一身華麗嫣然如花的異母妹妹，憎恨到極點。

賴江全身都拒絕着接受這幾張鈔票。

並且心裏衝動着，恨不得瘋狂地撲上去，把她這一身漂亮衣服，撕它個粉碎。

艷子也不是不覺得她憎厭自己。

不，正因爲艷子感覺到這一點，所以格外裝作和藹的樣兒：

「姊姊！不要客氣……這是我給我那唯一的姪女兒的嘛」！

一邊說，一邊把鈔票塞進賴江挽着的籃子裏。

賴江像泥塑的一樣，動也不動。

「爲什麼沒有抓起這疊鈔票向艷子臉上摔去」？

「爲什麼沒有向她怒叫『我不是要飯的』！」

艷子走了。

賴江的一雙眼睛，呆定了像玻璃珠似的，看着那輛高級汽車開走。

「我成了乞丐了！不！縱使拿乞丐的錢，也不應該拿她的錢哪！可是，我竟接受下來了」。

籃子裏多了幾張千元鈔票，賴江覺得重得手腕都要發麻。

賴江偏偏倒倒好像失了魂似的進了走廊，看見久美在暗處站着看着這邊，連忙走進自己房裏。

「媽媽」！

茉莉和媽媽做給她的紙人兒正在乖乖地玩着，看見媽媽回來，站起走過來，手裏拿着一封信：

「哪！郵差送來的」。

平時，從來沒有郵件送來過，所以茉莉覺得很興奮，而且這封信的信封上，是寫給茉莉的哩。

茉莉對於自己的名字，已經認得了。

「媽媽！誰來的信」？

賴江接過來一看，知道是曾田五郎寫來的，很覺奇怪。信封上也沒有寫他的地址。

「五郎哥哥寫來的」。

「啊！多好哇！媽媽快些唸給我聽」！

「好！寫的什麼吶」？

賴江定了神，把信拆開：

信紙裏夾着十張五千元一張的鈔票，倒吃了一驚。

信很簡單。

『茉莉！

馬上快到你的生日了，請媽媽給你買一套美麗的西服吧！

五郎哥哥』

賴江一面唸給茉莉聽，雙眸眼淚直湧：

「早知道有這封信來……」

「對了！早知道有這封信來，一定毫不躊躇把幾張鈔票摔還艷子了」！』

豔子與匆匆地，繞到銀座，拿了定做的春和服、草履，再上N戲院後台，找到她所捧的爵士歌手，看看她上次做給他登台用的西服合不合身，順便悄悄地接了個吻，然後回家。

一路上，她哼着那個歌手常唱的歌，直到車子開到家裏二門口。

出來開門的下女告訴她：

「老爺已經回來了」。

「啊呀！這麼早就……」

豔子覺得有點奇怪。

她說「這麼早」，實在已是夜裏十點鐘了。

她的丈夫——都城宗之助，很少在夜裏十二點之前回家。

他在外而過夜的事是沒有的，但絕對不在自己家裏吃晚飯。豔子也知道自己丈夫外邊有三個以上的女人。每天晚上總要到其中的一個那裏去一下。

「幾點鐘回來的」？

「十點以前」。

「是嗎！……明天要下雨啦」！

豔子一直上樓到丈夫的房間去。

宗之助在這十蓆的起坐間裏，對着放在當中的矮桌，正在看什麼文件。

豔子最不喜歡這樣站着看她丈夫的背影了。

因爲宗之助的後腦上頭髮已經禿了。

豔子每次看到這塊禿頂：

「哦！眞惡心」！

都免不了厭惡得微微發抖。

第一次會面的時候，豔子發現了這個，曾經爲之毛骨悚然。

宗之助和豔子，年齡相差在二十歲以上。

豔子在丈夫的對面坐下來，直看着他：

「怎麼啦？回來這麼早」？

「嗡」！

宗之助抬起頭來看了他這年輕的太太一眼，立刻又避開視線，問道：

「這個月你用了多少零用錢」？

宗之助問起這件事，今天還是頭一回。

「那，倒記不大清了……」

「用了三十萬多吧」！

「哪來的事！……頂多大概二十萬吧！」

「唔」！

「您問這個做什麼」？

豔子繼續注視着丈夫的臉。

他顯得非常的頹喪。

戰後，把一所粗造房子的雜貨市場，發展到去年年底推定賣貨收入二十億以上的堂堂第一流的百貨店，這股實力，就靠他的手腕發揮出來的。』

城北百貨店的發展，確是值得驚異的。

它位置在「池袋」，先得了地利。

戰後的東京，發展得最活躍的是「池袋」。助它發展的，是東横、三越、西武、以及城北這幾家百貨店。這些百貨店也跟着地區的發展而擴大了。

其中，尤其是西武和城北，都是新興的「終點百貨店」(Terminal Department Store)，目前正在磨拳擦掌演着激烈的競爭戰。

池袋的特長，靠的它背後地區的廣大。從東京的城外一帶起，琦玉、羣馬，這些占領地後面的未占領地(Hinterland)，對於經營百貨店的人，是一股無上的魅力。

東京，每一秒鐘都在膨脹着——這句話決不是誇張。但是，從西到南，已達到飽和狀態。而從北向東，却還落後得多。也就是，只有池袋背後的西北面一片，正是目前發展最快的住宅區域。

現在，白天聚集到這市區來的人口，算起來一天平均有九十萬。這些由國鐵、西武鐵路、地下鐵路、都電、公私營公共汽車運來的人口，還有繼續增加的可能。

而且，今年「池袋、銀座」間的地下鐵路通了車，住在這兩地中間的「文京、豐島」兩區的客人，不是市中心方面吸過去，就是山手地帶奪過來，這裏又引起了一種競爭。

總而言之，近年來的百貨店會戰的焦點，表現在池袋。

和西武百貨店站在競爭中心的城北百貨店，從今年春天起，正開始着擴展三千坪面積的建築。

而這城北百貨店的專務——都城宗之助，今晚這樣異乎尋常的頹唐萎縮，一定是受了重大的打擊了。

豔子見她丈夫始終沉默着，問道：

「您今夜有點兒什麼吧」？

「嗡！是有點兒什麼」！

宗之助坦白地承認。

豔子又微笑着問道：

「是不是白丸百貨店的事，有了什麼啦」？

在池袋，現在又有一家一萬坪以上的百貨店要開張。這是大阪的白丸百貨店打進來要開分店了。地點就在城北百貨店的正對面。

但是，在城北百貨店方面，應該早已規畫好了作戰計劃呀。

是不是探聽到了敵方有什麼意想不到的戰術呢？

豔子對於這些事，並沒有什麼興趣，不過看到丈夫這種不同尋常的樣子，不能不問：

「有了什麼事沒有」！

「什麼也沒有」！

宗之助搖搖頭。』

「既然沒有什麼，爲什麼這麼垂頭喪氣的」？

「預兆啊！不好的預兆」！

「嗑嗑嗑嗑」。

豔子高聲地笑了：

「像您這樣的人，還會怕什麼預兆……」

「所以，我自己也覺得太什麼了」。

宗之助苦笑，馬上又臉色又陰沉起來：

「我覺得這次的預兆要成爲事實」。

「什麼預兆呢」？

「那不簡單呢！那不是普通的白丸分店。而是一個持有可怕的資本力量的怪物，借白丸的名義來幹的」。

宗之助好像把心裏的一塊痞塊吐了出來一樣。

「怪物？什麼樣的人」？

「相馬雷太，那個老傢伙」！

「沒聽說過呀」！

「你們不懂的」。

「他那麼有錢嗎」？

宗之助不答，站起來，在房裏踱了一圈，走到豔子身邊，抱着肩膀，接了一個吻。

豔子也盡量拿出愛的技巧應付着他。

「你今天晚上特別漂亮啊！又和年輕的男人幽會過了吧」？

宗之助的眼神稍微有點尖利。

「別說這些了……假使那個叫相馬的老頭兒，大擧地攻過來，要弄成什麼樣呢」？

「唔」！

宗之助臉上又恢復了憂鬱：

「去年年底和西武交手，已經是一敗塗地了。再要被白丸打下了馬，我也不幹專務了」。

「不幹專務，做什麼呢」？

「你不願意過窮日子吧」？

「誰也不願意呀」！

豔子立刻覺得凜然：

「不要談這些話了吧！犯不着爲了害怕預兆，自己頭髮愁白了呀」！

「人生總有上坡、下坡的時候，現在恐怕正是爬到坡頂要向下去的光景了」！

「啊啊！不談不談」！

豔子站起來，走出丈夫的起居室，經過一段暗而冷的走廊，進了自己的起坐間。在三面鏡的鏡台前坐下，不經意地端相着自己的臉兒。

美麗得很！三十多歲，一點也沒有蒼老。

「貧窮，好不好」？

偏着頭，問鏡子裏面的自己。

「與其受窮，還不如死了的好呀」！

豔子想的出了神，忽然聽到不知從那裏傳來的響聲：

「格啦！格啦格啦」！

怔了一怔，纔明白是屋脊上裝的占風筒旋轉的聲音。覺得像自己這樣的女人，倒似乎有點像占風筒。

九

戶森矢須子坐在K大醫院第二外科的一間病房裏，呆呆地看着窗子外面發怔：

「那些梅花，快要開了吧」！

心裏這麼叨念着，一方面感覺到非常的陰沉孤獨。

病床上空空的。

曾田五樣到診療室解綳帶去了。

今天，五郎要看到自己傷後的臉兒了。

矢須子從把五郎自鴨川送到這個醫院來以後，一直貼身服侍着沒有離開過。

矢須子直到今天，心裏只是發愁，不知道五郎臉上將要留下什麼樣的傷痕。矢須子生來性格激烈，只要有一件事抓住了她的心神，旁的一切事物，就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了。現在春天在眼前，她必須趕着要做的事堆積如山，而她却一點也沒有動手。

房門外邊，有拖鞋的步聲走到門前停住，矢須子猛地一震，跳起身來，心裏頓時像小鹿直撞似的發跳：

「天哪」！

她心裏充滿了恐怖，只怕五郎帶着一副不堪正視的奇醜的面貌出現，兩手握着拳，揑得緊緊的。

但是，等她看到走進來的不是五郎，而是平時和她合作做服裝事業的佐賀，矢須子反覺得意外，不禁有點冒火：

「你來做什麼」？

「還問我來做什麼？您也太什麼啦」！

這位溫和的紳士——佐賀，一面苦笑着，走近前來，看着矢須子臉上：

「究竟怎麼回事？矢須子小姐」！

佐賀現在主持着一所相當有名的洋裁學校，又是新型服飾模特兒 (Fashion Model) 會「葵花集團」的經理。

他很器重矢須子設計服裝的技術，同時，心裏也深深地愛着她。當然，直到現在，一次都沒有向她明顯表示過求愛……。

佐賀目前正在銀座的百貨店，辦着春季服飾表演會，準備等這個會一完，立刻就到大阪的百貨店，開辦特選衣料會，來月又要在新宿的百貨店，參加尼龍服飾表演。

如若矢須子不參加工作，他簡直毫無辦法。

「前兩天我不是在電話裏對你說過了嗎！暫時丟開我，不要理我」！

「笑話！那種說法，我不能當眞話來聽」！

「對了！現在就正在發瘋，說着瘋話呢！您還是躲開一點的好」！

「矢須子小姐！假使是您叫這位青年——指着那張空的病床——負了傷的話，那倒又當別論啦。不過僅僅是偶然碰到的……」

「不不！叫五郎受傷的，正是我」！

矢須子叫起來了。』

佐賀見了矢須子這般聲勢，倒吃了一驚，但仍儘力用平靜的口吻問她道：

「你愛着他嗎」？

矢須子臉上有點惶惑，答道：

「就是結婚也可以」！

「這是由於你的責任感吧」？

「當然！責任感也有。但是，不知不覺的，好像已愛上他了」。

「好像？究竟怎麼樣也沒有弄清楚就想結婚，這可不像你平日的爲人了」。

「…………」

矢須子臉上，漸漸顯着苦痛之色。

「您聲明過要愛黑田修一郎一輩子的啊」！

「…………」

「我不相信您就會這樣簡單地變了心」！

矢須子對於佐賀的責難，還是沉默着不做聲，過一會，忽然開口道：

「哪！求求您！佐賀先生！今天您請回吧」！

佐賀聽了，眼中的光變得尖銳起來了：

「矢須子小姐！忍耐也有限度的啊！看情形，我也許決心今後和您一切斷絕往來。希望您也好好考慮考慮」！

「明白了」。

「我等您來電話，到明天爲止。您若是沒有答覆，彼此的緣份，就到此爲止啦」！

佐賀宣佈了決心，緩步走出去了。

矢須子也覺得，難怪佐賀要生氣。

但是，又不承認自己的行動有什麼錯誤。

「我除了這樣，另外還有什麼辦法呢」？

矢須子轉臉向着窗戶，對玻璃上呵了一口氣，伸出食指，在玻璃上寫了兩個字：

「熱情」。

十幾分鐘之後，五郎搖搖幌幌地回了病房。

矢須子嚥了一口唾味，一眼不霎地凝視着他的臉。

確實地，從眼梢到鼻邊，拉着一條傷痕像一隻肉紅色的蚯蚓，還看得出剛拆過線不久的痕跡。

可是，怪得很，在矢須子的眼中，反因有了這條傷痕，更襯托出他的美貌，越發顯出光彩來。這種帶着凄豔，增加了男性的魅力的印象，不是誇張形容，一瞬之間，竟叫矢須子看得發了怔。

五郎笑嘻嘻的道：

「以後可以叫我「刀疤老五」了吧」！

「眞帥」！

「…………」

矢須子兩腿無力地走到五郎跟前，一把捉住他的手：

「您比以前更吸引女人啦」！

「別說怪話好不好」！

「不！有了這一條傷痕，您的臉兒格外刺戟女人們的本能了」。

「胡扯……」

五郎想推開矢須子。

不想這一來，矢須子反像瘋了似的，撲到五郎身上，縋着他不放。

五郎對於女性的這種奇怪的心理狀態，簡直有點莫名其妙。

五郎任她縋着，低下頭來，看着他那燙得彎彎的黑髮下面淡紅櫻色的耳朶，自己問自己的心：

「我受了這位小姐衣不解帶的親切看護。唯一報答的方法，是不是用愛來酬謝她呢」？

五郎在接受她的看護的期間中，對於矢須子烈火一般的個性，已經澈底的明瞭了。

五郎把她和自己身體裏面父親遺傳下來的狂性血液試一比較，就不能不想到：

「若是這樣性格的兩個人，弄到一塊兒，結果要變成什麼樣兒」？

也就是，五郎由於明瞭了矢須子的性格，而覺悟到若是選擇配偶，像久美那樣的姑娘，是何等的合適。

雖然覺得對不起矢須子，但是男性的「利己主義」（Egoism）是難以動搖的。

「爲了報答她的親切，是不宜於結婚的」。

五郎對於她這看到傷痕反而更迸發了熱情的強烈個性，不得不想到這一點。

矢須子過了好半天，纔發覺五郎站着像一根木頭似的，對於自己的熱情，一點反應表示都沒有。

她倏地離開了五郎的身體，扭轉身背對着他：

「先生怎麼說的」？

「他說，這傷痕慢慢地會長好了的」。

「是嗎！……這就好了」？

不知不覺地，兩人都沉默下來。

但是，這一段沉默，使他們感到含有一種決定性的成份。

矢須子轉回身，微微一笑道：

「我們終於要分手啦」！

「………」

「您說過，在公寓裏，有一位久美小姐在擔心等着您。得趕回去見她纔是……」

「………」

「我從明天起，又要去埋頭工作了」。

在這幾秒鐘之中，兩人使勁地彼此對盯着不動。

突然……

五郎伸出兩腕，把矢須子拖了抱過去。

矢須子瞪大了兩眼，目背幾乎要裂開，把身體的重心，完全靠在五郎的胸口。

五郎徐徐地把嘴唇合到她的嘴唇上去。

兩個人就維持着這樣的姿勢，好像木彫泥塑的一樣，動都不動了。

四片嘴唇，合的緊緊的，也不開一開。

一會兒，矢須子閉攏了的眼簾裏，淚如潮湧，一道一道的由雙頰滾將下來。

還是矢須子先悄悄地縮開了身體：

「您……您走罷」！

五郎點點頭，也沒有什麼行李物件要帶走的。

矢須子掏出票子：

「嘿！您帶了零用吧」！

五郎苦笑，搖搖頭：

「用不着」！

「您不是兩手空空的嘛！還充好漢……」

矢須子知道五郎已經把所有的錢通通寄給一個可憐的孤女了。

「不！我還有地方可以借」。

「眞的」？

「噉！……噢，對了！就是買了黑田先生住宅的那位老先生」！

「是嗎！……」

矢須子伸出右手。

五郎緊緊握着她的手，微笑道：

「再見！……總有一天，我會報答你」！

矢須子道：

「再過三十年，我去找您討進養老院的費用吧」！

矢須子脫了力似的一下坐在病床的一端，兩手托腮，彎着腰，低頭沉思。

想起來，自從在黑田家碰到五郎之後，直到今天，這一天一天的光陰，過得是多麼快。

頓時覺得，疲勞的感覺，重重地壓上了肩頭。

「我已經不中用了」！

這種好像四十歲女人的寂寥的歎聲，在心裏湧起。

門外走進一個看護婦，催她道：

「新來的住院病人等着要這間房呢！你快走吧」！

看護婦臉上一點表情都沒有，冷得像一塊石膏做的臉型。

矢須子想起了，五郎為了這個看護婦對病人的態度冷淡，曾經氣的要揍她一頓。

矢須子拔地站起身，徐徐走到她面前，笑嘻嘻地道謝：

「一向多麻煩您啦」！

剛說完，不等她答話，向她臉上「拍」的摑了一個大耳光，飛風似的跑出去了。」

五郎由中央線，換了山手線的車，到了澁谷車站。

跨上東橫線的月台，剛巧又有一趟車到站，湧出一陣人潮，向這邊過來。

五郎忽然覺得對於這許多人的眼睛，感到一種畏怯，避向月台的一端。

從醫院裏出來的時候，就發生了一種觀念：自已臉上的這一條傷痕，不願意叫人瞧見。

自己也明白，這樁事是不容易避免的，但是等到自己面對着潮湧而來的羣衆，不由的就變成畏怯的卑

屈心理。

一面偏着臉躲着，同時又對於自己這種態度，感覺到嫌惡：

「我一向不是這樣的啊」！

「我對自己的臉子，從來沒有當作什麼了不起呀。常常嫌它多惹事端倒是有的。受了這一次的傷，反而擺脫了這些牽累而放了心，這是不會錯的呀！」

「既然如此，爲什麼現在我反而卑屈地這樣躲躲藏藏呢」！

五郎不能不感到一種形容不出的激烈的焦躁。

正在這時，一個人走過來拍了拍五郎的肩膀。

東洋影片公司的製片家，室町謙次郎。

五郎回過頭來，室町一見他的臉，不覺地叫出了聲：

「啊呀」！

可是，五郎一見是室町，剛纔的焦躁，反倒頓時覺得寧靜了。

五郎對他嘻嘻一笑。

室町直霎眼：

「會田君！我找了您那麼多趟，您就這麼不願意答應嗎」？

「五十萬元落了空啦」！

「眞是的」！

室町很傷心地搖着頭：

「一百萬個人裏也找不出一個的臉子，您這是怎麼搞的」？

「現在要是扮演兇手壞蛋，不反而正合用嗎」？

「胡扯！壞蛋有壞蛋的臉型的。你的臉，生成是爲了叫全日本的小姐們發迷的呀」！

「看這樣子，我總算和室町先生是無緣的了。再見吧」！

五郎向他一鞠躬，告辭走開。這一回，可就昂然挺胸，大踏步地由月台當中走過去了。

室町目送着他走去，嘴裏直是叨唸着：

「亂來！簡直的！眞是亂來」！

五郎坐進了電車，已經絲毫也不怕人家注視他了。

不錯，比了沒有受傷以前，注意看他的視線是更加多了，可是，五郎不在乎了，他覺得忍耐這些注視，是一種磨練，似乎可以鍛鍊自己。」

這時……

在田園調布那棟邸宅的會客室中，相馬雷太和修一郎第二次見面。

相馬老人照舊的悶聲不響，祇向修一郎眼光炯炯看着。

但是，修一郎今天可一點也不畏縮，也擡起頭睜大眼睛對老頭兒盯着。

「您上回說是想幹百貨店的吧？」

「不錯，是的」！

「是偶然想起的吧」？

「我覺得若是對您談那些半小不大的事業，也沒有用處」。

「這倒巧啦」！

老頭兒說到這裏，嘻的一笑。

「啊」？

「剛巧我也正在想開一個百貨店試試」。

「哦」！

修一郎倒稍微有點窘了。

「您對於百貨店的門檻知識，有沒有」？

「完全沒有」。

老頭兒沉默了一下，又凝視着修一郎，然後：

「東京有十七家百貨店」。

「啊」！

「支持一家百貨店，必需三十萬人口。十七家，就是五百一十萬。現在東京的人口多少」？

「有八百五十萬左右吧」。

「也就是說，還可以再成立十一家百貨店」。

「算起來應當是這樣」。

「在大阪，百貨店有七家。人口可只有二百幾十萬。所以，無論怎樣犧牲競爭，各家店裏都沒有增加顧客的希望。因此，大阪的百貨界，就向東京來找出路了」。

「……」

「『大丸』把分店開到東京車站，『莎歌』到有樂町，『阪急』到有樂町和大井町，京都的『丸物』到新宿和池袋，都把分店展開了」。

「……」

「他們各家，好像成績都還不壞」。

「對不起，請問老先生，您過去有過經營百貨店的經驗嗎」？

「沒有。我是個外行。……我不過調查了一下，搜集了一些資料」。

「……」

修一郎重新對老頭兒的風貌端相着，心裏想：

「眞是個怪物」！

老頭兒接着把百貨店學的ABC，教給修一郎。

在東京都內，根據百貨店法，開一家百貨店，規定至少要有八百坪。若是像銀座的小松 Store 那樣特，占着地利的店，又當別論，普通要新開一家，如沒有一萬坪以上，就沒有辦法和別家競爭。開一家一萬坪的百貨店，建築費必須佔到四十億元，陳列的東西，需要五十億。』

相馬雷太講到這裏，開顏一笑：

「怎麼樣？你想要幹的這樁事業，不有點太大嗎」？

「太大」。

修一郎答話時，雖是嘴裏儘量裝作鎮靜，心裏却不能不佩服：

「我輸了！沒想到老頭兒調查得這麼淸楚」。問道：

「那麼，一萬坪的百貨店，銷貨的數額究竟有多少呢」？

「是啊……去年十二月份，東京的十七家店，大概賣了二百三十億。占全國百貨店銷貨數的四成。日本全國是五百八十億。……算起來，一坪的賣貨收入是十八萬元」。

「……」

「哪！你聽着！在銀座的百貨店，洗手間的衛生紙，一個月要十二籮，也就是，要消耗一百萬人的衛生紙。如若號召不到這麼多的顧客，就賺不了錢」。

「……」

「我要開一家一個月消耗二百萬人的衛生紙的百貨店」。

「……」

「現在，這個百貨店，正在池袋建築着」。

「噉」?!

修一郎吃了一驚。

這時，下女進來報告：

「有一位叫曾田五郎的年輕的客人來了」。

老頭兒點點頭。

五郎一進會客室，老頭兒一眼看到他臉上創痕猶新的傷：

「呵……」

輕輕地歎了一口氣。

這位目空一切的大阪老商人，也很承認五郎的美貌大有價值。

「您來了客人哪。那麼我到院子那邊去等着吧」！

五郎正想轉身退出。

「不！不要緊。這位就是你要找的黑田修一郎先生」？

「哦」！

五郎驚得瞪大了眼睛，端相着修一郎。

「黑田先生！這位青年和一位叫戶森矢須子的美麗小姐，不知上哪兒去找你的，找您沒找着，倒弄了這麼一道怪磕滲人的傷痕回來了」。

「你找我有什麼事嗎」？

修一郎問五郎。

五郎把河合賴江那一次的事告訴了他。

「啊！那位小姐嗎！不錯，我是連鈔票皮夾一齊給了她的呀」！

「是嗎！那可好了。這樣，河合小姐可以到那刑警那裏取回那七萬塊錢了」。

五郎笑嘻嘻地向修一郎點頭爲禮。

老頭兒在一旁看着他的臉兒，開口問道：

「倒是你自己臉上弄了這麼一大道口子，不覺得怎樣嗎」？

五郎轉過頭來，對着相馬老人：

「對了！我還忘了沒有報告。黑田先生！您也請聽一聽！……老伯伯！您不是說過的嗎，『戶森矢須

子不會看上我』。的確，我要不負這次傷，她是沒有一點看中我的意思的。可是，爲了這一條傷痕，她倒看中了我。我也看上了她」。

五郎一口氣說完。

老頭兒不做聲，修一郎也不開口。

老頭兒板着臉，眼望着天花板，修一郎含着微笑，凝視着五郎臉上。

五郎有點窘，但是還接下去說道：

「可是我們分了手。……接了一個吻就彼此離開了」。

說完了，會客室裏還是一片沉默。

修一郎爲了打開這片沉默，指着壁上掛的這幅馬爾寇畫的賽諾河：

「相馬先生！這幅畫是假的呀」。

老頭兒向修一郎看了一眼：

「您當它眞的買下來的嗎」？

「教人騙了」。

「以後，轉到騙人的這一邊來好啦」！

「我不大想轉呢」。

「我正想讓您使個一億元試試看。有了一億元，相當地可以騙騙世上的人了」。

修一郎明白：相馬老人所說的「騙人」，意義是指的百貨店開張時的華麗的大宣傳。

「剛巧正好，有一個適合做您的助手的青年在這裏」。

老人說到這裏，把他的一雙大眼睛轉向五郎：

「你抱負的野心，和分配給你的工作，能不能配合起來呢」？

「什麼工作」？

五郎心中立刻躍動起來。

他的預想要實現了——他相信到這裏來了之後，老頭兒一定會有什麼工作交給他去做。

老頭兒也不答覆他，轉過臉來又盯住修一郎：

「這個青年，大概想要做一個商業裝飾設計家。上回到這裏來，我聽他說過他的構想，大胆突出而不落俗套，很有意思。您用他試試好嗎」？

「相馬先生看中了的，總不會錯吧」。

修一郎轉向五郎，問道：

「那個學校畢業的」？

「東大」。

「畢業之後呢」？

「盡玩着，沒有做什麼」。

「靠家裏寄錢來」？

「不！父母都不在了。……不過，就是一個錢沒有，也總能活的下去」。

修一郎點點頭，心裏想：

「有這樣清澄好看的眼睛的青年，恐怕十萬個人裏也找不出一個來吧」！

十

又過了一個多鐘頭之後，相馬老人和修一郎、五郎的會談，在大致滿意的狀態之下結束了。

修一郎對五郎道：

「曾田君！我們告辭吧。……今天初次見面，咱們上銀座的酒吧喝一杯，留個紀念」！

一面說着站將起來，忽然想起一樁事：

「我還忘了，現在我就寄住在這個人家」。

把寫了地址的名片交給相馬老人。

老頭兒看也沒看，接了放在桌上，把修一郎和五郎送到二門口。

他站在上面，看着修一郎套上皮鞋，問道：

「您完全不想要津賀的女兒嗎」？

修一郎轉過身來：

「津賀先生責備過我：實業家若是家裏沒有需要撫養的家屬，就不合格。但是我看到您的情形，他這句話又似乎並不一定對」。

修一郎的話，好像是答覆，又似乎不能成爲答覆。

「我是另一回事。我又不是什麼實業家不實業家。雖然運用着金錢，但是並沒有開什麼公司」。

老頭兒的話，也很含糊。

修一郎和五郎走了。

老頭兒回到走廊裏，下女已把會客室收拾好了，將修一郎留下的名片帶出來交給了他。

老頭兒不在意地接過名片，瞥眼看到名片上寫的住址，臉上忽然緊張起來，嘴裏叨念道：

「不行」！

連忙走進書房，拿起桌上的電話撥號碼。

電話打到東亞毛紡公司的社長室。

接電話的是祕書，說是社長現在在霞山俱樂部。

老頭兒立刻又把電話撥到霞山俱樂部，叫津賀信造講話。

「喂！是我啊」！

祇說了這一句，信造馬上就聽出來是相馬老人：

「您把股票拉的這麼高，可不行啊」！

信造拿着話筒，在那裏發急。

「不是我在買」。

「不，一定是相馬先生！猜不出是誰的時候，必定是您幹的」。

「這件事，等我們見了面再談」！

老人拒絕不談買賣上的事：

「黑田修一郎這個人，很得用啊」！

「是嗎！那太好啦……做我家陽子的丈夫，配得上吧」？

「沒說的」！

「拜託您做媒」！

「他似乎想要學我哩」。

「那不行？再要添上一個不養老婆而專養蛇的人，我們可受不了啦。相馬先生！請你勸勸他：『要是不娶老婆，就得變成我這樣的怪物』！」

老頭兒也不回答這句話，忽然道：

「喂！他不是寄住在大河原夏枝家裏嗎？不行！絕對不行」！

「什，什嗎」？

信造的語氣也變了。他似乎完全不知道修一郎寄住在夏枝那裏，從他的聲音裏可以揣想到他吃驚的表情：

「那不行！絕對不行」！

他把相馬老人的兩句話，衝口而出地等於複述了一遍，接着道：

「那是陽子莫名其妙地把他帶了去的，一定」！

「你給想個辦法，叫他搬到別處去好吧」？

「好的！……咳！陽子這個丫頭，眞叫做老子的出冷汗，眞是」！

「出冷汗的是我」！

「是的！是的！老年人出冷汗——還是喝冷水來着？總而言之，衛生有礙」！

老頭兒苦笑了一下，把電話放了。

又過了二十來分鐘之後，老頭兒坐上了五十七年型的蓬蒂克。

兩腕抱在胸前打了個結，閉着眼睛，這個姿勢，到車子停住爲止一直沒有改。

司機打開車門，他也纔張開眼睛。

車子停在中野的昭和大街二丁目向裏面去的一段坡路的中間。也就是大河原夏枝家的門口。

老頭兒跨進二門，也不等夏枝露面，就要踏上地板去。

「啊！請進」！

夏枝慌忙迎了出來見禮。

老頭兒上這裏來，大概是三個月裏一次。也不預先通知，忽然地來了，不過半個鐘頭又走了。

他不是來找夏枝的。

「沒有什麼變動吧」？

「是！沒有什麼」。

兩人祗短短的說了這兩句話，老頭兒就穿過走廊，跨進朝南的房間。

這是一間十舖蓆的日本式房間，但是屋裏放着一張床，床上仰面睡着面目清癯鼻梁高高的一位青年。長得長長的一頭黑髮，更襯出他的臉色蒼白，教人看了很替他難過。

他慢慢地把視線轉將過來，看到了老頭兒，但是臉上的表情，毫無變化。

相馬老人的態度，和對修一郎，五郎們說話時完全好像換了一個人，笑嘻嘻地：

「宏爺！找到一所您最合適的房子了。第一是園子好，園子」！

「……………」

「地點在田園調布。空氣可和這裏中野不同啦。……園子的一邊，還有一棟茶室呢。我也鬧不清楚，

聽說叫什麼『書院式茶室』，裴璜可精緻咧。……您和夏枝都一塊兒搬過去好不好？我在那裏住了一嚮，很舒服嘍」！

老人熱心地勸駕。

但是，青年似乎一點不感興趣，眼光轉向天花板，悄然道：「這邊好」！』

相馬老人怕觸犯了青年尖銳病態的神經，也不再硬勸他搬家。

繼續談了十幾分鐘的閑話之後，很不在意的說道：

「池袋的白丸，到開店爲止，差不多得七十億哩！宏爺的錢，已經花進去六億啦」。

青年聽了也毫無反應。態度冷淡得很，似乎錢雖被花去六億，但對於自己這樣躺在病床上的病人，完全沒有關係一樣。

青年的姓名叫櫻木宏，他是大阪白丸百貨店創辦人櫻木幸左衛門的孫子。而且是獨子單傳，現在既無父母，也沒有兄弟姊妹。目前的白丸百貨店的社長，由櫻木宏的叔父担任着，但這僅是替櫻木宏代理而已。

櫻木宏病倒下來，已經八年了。在這以前，他是京都大學的哲學科的學生。他絕不想做一個實業家。當然，他一躺下來，照理那些想抓白丸百貨店實權的本家親戚，就該有一場明爭暗鬥。可是很奇怪，居然平靜無事。那些董事們，雖然勉勉强强地不願意，却一個個老老實實地照舊守着職位。這都由於有這個可怕的怪物——相馬雷太當着監護人，站在櫻木宏背後，目光炯炯地看着這份產業。

相馬雷太能够成爲一個怪物，在經濟界發揮力量，全靠的櫻木幸左衛門的提拔。所以，說起來，相馬雷太可算是忠心耿耿保佑幼主的一位老臣。

簡直和古時的故事一樣，爲了保護將來的主公，不被奸臣們陰險策謀暗算，需要悄悄地把他隱藏在市井的一隅之內。因此，相馬雷太和好友津賀信造商量了，將櫻木宏寄在信造過去的愛妾大河原夏枝家裏。

櫻木宏本人，受着夏枝比親人還要周到的照應，在這小小的住宅裏養病，也似乎很滿意。

「琊，白丸分店開幕的時候，得盛大華麗地給東京的人們開開眼呢」！

老頭兒笑嘻嘻的說着，很有把握似的。

櫻木宏淡淡的道：

「雷太叔總是想着要打勝仗」。

「人琊，祇要想着打勝仗就行了。宏爺對病打勝仗，我在金錢上打勝仗」。

「可是打過了勝仗，接着又得和第二個對手打下去了。美國打勝了日本，下一回就不得不和蘇聯打了」。

「再對蘇聯打個勝仗這不結啦」！

「這樣一來，下一回恐怕就得和宇宙間的那一顆星星打下去啦。……不，也許在這以前，兩敗俱傷，地球又回到石器時代吧」！

櫻木宏說到這裏，發出一陣無力而乾澀的笑聲。』

相馬老人走了之後，還沒有到十分鐘，陽子來了。見了夏枝：

「媽！又叫您多受累啦！您照應着一位宏爺，我又給您添了一個寄食的人」。

陽子對於津賀家亡故了的嫡母，叫「MA MA」，自己的生母夏枝，叫「媽」。

陽子五歲的時候，被帶回津賀家去。不過，信造答應：陽子想母親的時候，隨時都可以去看夏板。當

然，夏枝是從來沒有上津賀家去過……。

母女倆在茶間對面坐了下來，陽子恭恭敬敬地磕了個頭：

「好久沒有跟媽來請安」！

夏枝溫和地微笑道：

「你能平安無事地給我回了東京，媽也放了心」。

「媽！您是聽到黑田先生說的吧」？

「對了。一切都是他告訴我的」。

「我離開家的時候，留了有一封信，叫他們瞞住媽的」。

「媽要早知道了，恐怕在你沒回來之前，每天都不能睡了」

「我要自殺死了呢」？

「媽眞要傷心得發瘋了」。

陽子很幸福地，用孺慕的眼光，望着自己這位美麗的母親。

這時，從對面的房間裏，送來櫻木宏的一陣咳嗽聲音。

「對啦！還得去看看宏爺……」

陽子忙站起身來，拿起今天帶來的一個細長包裹，想走出茶間。

夏枝問道：

「陽子！這是什麼」？

「喲！這倒還不便宜呢！老早以前，宏爺託我給找的」。

陽子也沒有說清楚，就匆匆走向病室去了。

櫻木宏見是陽子進來，眼中顯出明朗之色，和剛纔對相馬老人的神態，好像換了一個人。

「今兒個您好」！

「啊啊」！

櫻木宏點點頭，一眼不霎地盯住陽子。

「香水不衝鼻子吧？沒留神，搽了一點來了」。

「不，並不衝人」！

櫻木宏搖搖頭，又道：

「爲什麼你的臉這麼美麗呢」？

「臉上美麗？……還不是和以前一樣的」！

湯子今天連口紅都沒有塗，被櫻木宏一稱讚，反覺得有點奇怪。

「不不！和上次來的你，完全不同。太美麗了！大概眞的在戀愛吧」？」

陽子被他一語破的地說中了心事，羞怯地看了櫻木宏一下，「嗤」的一笑，把帶來的包裹拿出來：

「嗨！給您帶來的」！

「………」

櫻木宏沉默地看着包裹。

「可找了不少的地方呀。這一把雖貴一點，發了個狠把牠買來了」。

陽子一邊說着，把包裹打開。

裏面一把很漂亮的佩刀。

以前，櫻木宏會託過陽子：

「給我買一把刀來好吧」？

陽子問他：

「什麼樣的刀呢」？

他指定要買「青江」「刀（註：青江係有名刀匠之姓）。

「他們說這一把是「青江恆次」打的。可是柄上並沒有「銘」，沒有銘，怎麼知道是「青江」呢！要不，也許是假的吧」！

「花了多少錢」？

「二十萬元」。

「哼」！

櫻木宏盯着陽子，看她在使勁拔刀。

刀身由鞘內露出，白刃一閃，陽子好像自己要被砍着似的，握着刀柄刀鞘的兩手，「砰」的一震。

「唷！怕人！這種吓人的東西，有什麼好處」？

戰戰兢兢把刀遞了過去。

櫻木宏接過來，「刷」的一下，拔出了刀鞘。

他還是仰面躺着，把刀擧在臉的上面，儘是凝視着這青霜似的刃色。

陽子在一旁看着他的表情，心裏開始後悔，不該買這種怕人的東西回來的：

「好啦！收進去吧」！

等到櫻木宏把刀收進了鞘，纔放了心。她很担心地問道：

「宏爺總不會用這個來切腹吧」？

櫻木宏笑嘻嘻的答道：

「那可說不定呀」！

「唷！怕人」！

陽子縮了一下頭頸：

「我帶回去罷」！

「收音機、電視機，我都討厭。別的又沒有可以玩賞的。因此想到，率性買一把刀來看看！如此而已」。

「眞的？祗是看看」？

「啊！我祗是看看罷了！刀也祗看看，你也祗是看看啦」！

櫻木宏自嘲地說。

「玩賞美麗的風景不好嗎」？

「我對於『自然』這件東西，沒有興趣」！

陽子覺得櫻木宏盯着自己看的眸子，熱而發光，就站起身來，低低唱着「葡萄牙的洗衣女」，走近書架，從法國剛寄來的幾冊書裏，也不看書名，隨手抽出一本來，用裁紙刀把牠連綴着的書頁裁開。』

陽子繼續裁着書，不由地就想把牠裁完爲止。

因此，她就沒有留意到櫻木宏起身下了床。

忽然，覺得有人從背後摟她的雙肩，驚的一哆嗦，回過身來，看到櫻木宏變貌變色的一副形相，嚇得幾乎發抖。

她打算不開口的就閃開，但是意外地，櫻木宏兩腕很有勁的抱攏來了。

「宏爺！不行！不行的」！

陽子祇想盡量的用冷靜的態度躲開。

「我喜歡你呀」！

「您剛纔還說來着，刀也祇是看看，我也祇是看看的」！

「我說了這句話，你的臉色頓時就冷起來了呀」！

陽子對於櫻木宏身上發出來的特別的熱氣，感覺到難受的嫌惡，一面着急想怎樣掙扎出去。

使出渾身的氣力來抵抗，是使不得的。對方是個不斷吐着血的病人。

要是高聲喊起來叫「媽」，陽子的性格又不肯這樣做。

櫻木宏地發出這樣激烈的動作，陽子覺得他的胸口正在極迅速地哮喘着。陽子不能不害怕，怕他馬上要「哇」的一下大吐其血。

只好打算輕輕地推開他：

「宏爺？求求您！您鎮靜點」！

櫻木宏像瘋了似的，伸過頭來，要找她的嘴唇接吻。

趕快轉過臉躲開，櫻木宏的嘴落在她的頸子上了。

櫻木宏也不管，祇是使勁的吻着她的脖子。

陽子覺得好像渾身被蛇纏住了，直打寒戰。

這樣的狀態，大概繼續了一分鐘吧。

陽子突然勃然大怒，猛烈地掙扎起來了。因爲櫻木宏的一隻手，侵犯到她的下身來了。

櫻木宏仰面倒下去了。

陽子一面喘着氣，瞪眼怒視着他的臉。

櫻木宏躺在席子上閉上了眼。

陽子看見他眼角流下來一股眼淚。

「……我教你……做我的遺產繼承人……」

櫻木宏閉着眼睛，用乾澀的嗓音說：

「你接着就可以做……白丸百貨店的女社長」！

「我不要」！

陽子滿含着輕蔑，遮斷了他的話。

「我……現在的我，對於世界上的東西，祇需要你啊」！

「說這些蠻不講理的話，有什麼用」！

「我也沒有法子不這樣想呀」！

兩人說完這一段以後。

一種形容不出的沉重而難受的沉默，在這間病房裏繼續着。

突然，櫻木宏一骨碌地翻身站將起來，抓起放在邊桌上的佩刀，「刷」地拔將出來。也不開口，倏地把刀尖指到陽子的鼻前。

爲什麼這一瞬之間，自己沒有叫出聲來逃走？事後，陽子想起來，也覺得莫名其妙。她反很鎮靜地，坐了下來，抬頭看着櫻木宏的蒼白的臉。

兩個人對瞪着，大概經過了十秒鐘。

櫻木宏收回了刀，插進刀鞘，把她抛在陽子面前，自己倒到床上去了。

陽子想要站起來，但是手脚都發了硬。恐怖沒有侵犯到她的心，却使她的四肢都僵化了。

這時，櫻木宏發出一種空虛的聲音說道：

「你在愛那個黑田修一郎了吧」？

陽子心裏砰的一跳：

「他怎麼會知道的呢」？

母親是不會多嘴把自己和修一郎的事說出來的。修一郎又不致於和櫻木宏見面哪！

陽子只好不做聲。櫻木宏仰面看着天花板道：

「昨天早晨，看見他站在院子裏，我問你的媽媽！哪兒來的這麼個人？纔知道是你介紹了來的……」

那時候，櫻木宏尖銳而淸晰的病態神經，一定很敏感的感覺到了。

陽子好容易拿刀當手杖撐着站了起來，低聲道：

「這把刀，我拿回去」！

櫻木宏閉上了口，不說什麼。

陽子纔一踏上走廊，就聽見病房裏一陣摔東西的猛烈的聲音。

陽子像夢遊病人似的，怔怔地走回茶間，夏枝憐憫地盯着她臉上看着。

夏枝一定已偷看到病房裏的這段光景。陽子把沒有焦點空虛無神的眼睛，低頭看着席子上：

「媽」！

「什麼事」？

「黑田先生，您明天就叫他走罷！」

「是啊！……不過，照他那樣子，就是搬去住公寓什麼的，明天起生活就發生問題了」。

「不能到我家裏來嗎」？

「那……不行吧」！

「唉！眞討厭」！

陽子歎了口氣，又對母親勉强一笑：

「我又想要死了。就用這把刀，「哽」的一下戮進心臟去罷」！

「陽子」！

夏枝緊緊握住了女兒的手。』

陽子沉思了一會，忽然悄然道：

「世上有沒有眞正完全幸福的人呢」？

夏枝也答不上來，倒了一杯茶放在陽子面前。

陽子彷彿想起，在一本書上讀過一段幸福論：

『……據說：一般的人，誰都在追求幸福。幸福不是人追求的。是人應該具有的。……幸福這樣東西，如若袖手不動，只等着接受牠，是毫無意思的——倘是自己不幹的話。只要理解了這種辛苦，所有一切的辛苦，都可說是幸福的一部份。庭園如不是自己造，就無趣味。如不是下工夫追求來的女人，也是無味的。對於不費事而得來的力量。不久就會厭煩了。賽跑的選手，是使出氣力比賽而獲得桂冠的，所以纔顯得美麗。獲得幸福的人，不是追求幸福的人，而是具有能獲得幸福的價値的人』。

——是的。大家都在追求幸福。但是幾萬人之中，只有一個兩個能抓住牠。

陽子想到自己周圍的這些人：

祗看現在眼前的母親，也就可以明白了！

這麼美麗，這麼賢淑，在女人中可說是美玉無瑕，而她就不能不一輩子過着這種陰山背後的生活。這是何等矛盾的人生啊，相貌醜陋，性格陰險嫉妒，奢侈浪費的女人，却嫁了很好的丈夫，做着夫人太太，過着自由奢華的生活，而自己的這位母親，就不能不甘受這種寂寞的命運嗎？

陽子想到這裏，眞覺得不服氣。

「媽完全具備着能抓住幸福的條件，但是沒有抓住牠的氣力啊」！

陽子盯着母親清純上品的臉兒，心裏這麼叨念着。

夏枝很不放心地問道：

「怎麼啦」？

「嗡！沒什麼」。

陽子搖搖頭：

「媽！您看黑田先生怎麼樣」？

「怎麼樣？非常好哇」！

「我愛他」！

「…………」

夏枝臉上稍微有點惶惑。

「我不管怎樣，也得和他結婚」！

「那……你一個人這麼片面決定了也是……。」

「我覺得黑田先生在事業上一定還要失敗一次。到那時候，他就眞需要我了。我這種預感，不會錯的」！

陽子說着，眼睛好像看着遠處，很有把握似的。』

修一郎帶五郎去的西銀座那家高級酒吧，就是以前矢須子脫光了膀子奔出去的那一家。

這裏是會員制度，來的客人，差不多都是熟臉兒。

老板娘（Madam）以前是大阪的名妓。長長美麗的瓜子臉上，浮起微笑，走近前來：

「您怎麼啦？黑田先生」！

修一郎故意很乾脆地答道：

「沒有怎麼呀」！

每次碰到熟人，都要問起他破產、失蹤的事。修一郎曉得這是無可避免的，因此，反裝得滿不在乎的接過話頭來就閃過去。

「各位先生眞給您担心呢！……不過，現在好啦！您比以前反而精神好的多啦——」

老板娘一面斟啤酒；對五郎淒艷的美貌，瞥了一眼。

五郎又有五郎的想法。他必須要看一看：在這種場合裏，自己的面貌，對於女人們會發生什麼影響。爲了修練，使自己能够平心靜氣地不在乎，到這種地方來是最相宜的。

修一郎和五郎，可以說都是在心裏懷着相同的緊張，走進酒吧來的。

兩個人都盡量裝出明朗輕鬆的態度來，但是陪坐的女人們很敏感，馬上就嗅出這個座兒的氣氛，和別的桌上完全不同，祇坐了很短的時間，就又換了人。

「走罷」？

修一郎到底還是熬不住了，抬起了身。正在這時，侍應生走過來，告訴他有電話。

修一郎站起來，纔拿起話筒，對方就道：

「你在那裏等我來好不好？黑田君」！

「哪一位呀？您是」？

「我呀！陽子的爸爸」！

「哦」！

修一郎苦笑：

「是您哪！您眞會找，怎麼會知道我在此地」？

「蛇鑽的窟窿蛇知道呀」！

信造答的好像不在意似的。其實，他對於修一郎的家世、經歷、性格、行動，都老早調查得淸淸楚楚了。

「好吧！等着我」！

「那……好久不上這兒來了，今天來了總是坐不住，現在正想走呢……您有事，我明天上您公司去吧」！

「不：我的事急於要解決」！

「那麼，您另外約一箇地方好不好」？

「哼……咳！太麻煩啦！電話裏解決罷」！

「啊」！

「你寄住在大河原夏枝那裏，不大合適。突然地提起這件事，很對不起，我想請你明天早晨搬出去」！

修一郎稍稍有點傍徨，但立刻就回想到叫自己住到那裏去，是陽子一個人決定的；

「好！就這麼辦」！

「很抱歉！帝國飯店也好、別處也好，請你挑合意的地方暫時住一住！一天祇要不超過五千元就行」。

「那您不必操心」！

修一郎放下話筒，回到坐位上，催着五郎，一齊出去了。

兩人都沉默着，走到尾張町角上，修一郎開口道：

「那麼，就在這裏，再見罷」！

「您上哪兒去」？

「那，那正是現在要決定的問題」！

「……」

五郎訝異地看看修一郎臉上。

「我是個沒有宿處的流浪人哪！……改天再見」！

點了點頭，修一郎走過去了。

五郎站在那裏看着修一郎的後影，忽然叫道：

「黑田先生」！

一面追將上來：

「您要是不嫌棄的話，到我的公寓去好不好」？

「那，怎麼可以」！

「公寓是又舊又髒。但是很自由很隨便。您住我的房間好了」。

「那麼你怎麼辦」？

「我有房間好睡。您一定去吧」！

修一郎躊躇了一下道：

「也好！去打擾你罷」！

坐上了太可惜(Taxi)，五郎高興得很，頓時以興奮的口吻，談起他要做一個商業裝飾設計師的抱負。

修一郎對於這青年的熱情，也含着微笑和他一唱一和的談着。但是漸漸地想起自己明天以後的生活發展來了。

「那個怪物答應讓我運用一億……我就用這一億元和城北百貨店打一仗嗎。也爲了對豔子報仇……」

但是，修一郎又覺得這種感慨之中，似乎哪裏有點空虛之處。

「我已獲得了運用一億元的地位，爲什麼還是這麼發呆。簡直好像一個廢人似的，沒有感動了」！

五郎叫車子停下，指着道：

「就是這裏」！

而修一郎這孤獨的念頭，還在繼續着。

五郎發現了修一郎板着臉的一副陰暗表情：

「硬把您請了來，是不是反叫您爲難吧」？

「不不」！

修一郎連忙搖頭：

「對於一個自殺未遂的破產的窮光蛋，再沒有比你這樣不計利害損益的好意更值得感謝的東西了」！

五郎把修一郎讓到房間裏之後，自己看到房裏這樣的雜亂，也覺得難爲情。

修一郎倒認爲這間房裏的情形，和這位青年很相配，微笑道：

「我就沒有過過這一段爲了自己而生活的青年時節」！

修一郎當學生的時候，正是大戰的當中。被徵入伍之後，在中國東北和鮮卑利亞，被迫過了五年的奴隸生活，遣歸回國，不到十天，就變成一個專顧賺錢的魔鬼。

「黑田先生爲什麼到現在還是獨身呢」？

「也不過不知不覺地就這麼盪了下來」。

「說實在話，我也想一輩子不討老婆就這樣過下去」。

「那似乎是不大好嘍。獨身的人，爲了事業的成功，什麼冒險的事，都能滿不在乎地去幹。可是失敗的時候，又能乾乾脆脆地摔開不管。有了這種不在乎的勁兒，就容易自殺。我雖是自殺沒有死得了，但是那怕是明天，想自殺還是照樣就自殺。這種態度，對於好心送我們託生到這世界上來的神佛，也對不住呀」。

五郎看着修一郎說話時這樣鎭靜自若到極點的神情，心裏想道：

「也怪不得戸森矢須子拼着性命的要愛他了」！便說道：

「我的父親，也是破了產自殺了的。但是，上吊的時候，差不多已成了個瘋子了。……我似乎整個繼承了父親這種狂性的血統呢」。

「既然如此，更加應該娶一位溫柔的太太，組織起一個和平的家庭，躲開這狂性不好嗎」！

「我也不是沒有想到這一點，但是看到相馬先生和您這樣不怕孤獨而奮鬥過來的人，這種值得羨慕的魅力……」

五郎說到這裏，忽然看到矮桌上放着一張信箋。

這是公寓管理人寫了留在這裏的：

「這間房間的權利，已經移轉給都城艶子夫人了。因爲您好久不交房租，不僅六個月房租的押金已經扣除完了，另外還欠了有四個月。現在都城夫人已經都替您還清，並且又新付了一年的房租。因此，以後您要打算住這個房間，必需先得都城夫人同意。希望您回來之後，馬上到都城夫人那裏去一趟」！

五郎皺起眉毛，咕嚕着道：

「都城艶子？都城艶子究竟是誰呢」？說什麼也想不起來。

修一郎倒聽見了這個名字，便着：

「那不是城北百貨店的專務的太太嗎」！

「啊」！

五郎頓時想起來了：

「黑田先生和那位夫人認識吧」？

「嗡」！

修一郎點點頭，對於這個巧遇，忽然發生了一種諷刺的預感：

「這不是艶子自己送上門來，接近了我嗎」！便問五郎道：

「你怎麼認得這個女人的呢」？

「我上學的時候，幹過副業，當過城北百貨店送貨員」。

「啊！對了」！

修一郎嘻嘻地一笑：

「一定是你到專務公館去送什麼東西，那個女人看上了你的美貌，就想來誘惑你。對不對」？

「這是個乾脆痛快的有閑夫人。那回我倒沒有感覺不愉快」。

五郎祗說了這兩句，又拿起管理人寫的這張信箋來，偏着頭道：

「爲什麽現在又忽然想起我來了呢」？

「那個女人，有的是金錢和閑工夫。一個一個地挨次的找年輕的愛人。但是比較起來，都差不了多少。大概她明白了：還是你出人頭地吧」！

「笑話」！

五郎站起來道：

「我去找我睡的地方去……」

踏進走廊。

正要向久美的房間去，忽然想起一件事，敲了敲河合賴江的房門。

「唷！曾田先生」！

賴江滿臉呈現出高興，但一見五郎臉上的傷痕，頓時又驚的發了怔。

五郎很明朗地對她一笑：

「七萬元算了你的了」！

「………」

「那個錢包是人送給你的，現在有了證明了。可以給你作證的人，現在活着回來了」。

「噉？那麽，那位黑田先生，沒有出事嗎」？

「是的！現在在我的房裏」！

「哦」！

賴江臉上不覺有些發青。

「我還沒有告訴黑田先生你住在這裏。因爲你也許不願意見他」。

「我……」

賴江又害羞又惶惑，對五郎看着，眼睛裏似乎向他求救。

「我覺得你還是決心和他見一面的好。黑田先生眞是一位體面的紳士啊」！

「………」

賴江低倒了頭。

「不要緊！去不去，隨你的便罷」！

五郎移步走開，賴江纔想起他寄錢給茉莉的事來，慌忙向他道謝。』

五郎走到久美的房門前面，心裏覺得很躊躇：

「她一定在生氣哩」！

出門之後，連一封信也沒有寄給她過。

「要能一見面就搧我一個大耳光，倒也銷了賬……」

心裏嘀咕着，正想抬手敲門。

正在這時。

房門自動地向裏開了。

他不由地悚然一驚。房門裏站着久美，不知爲什麽，眼睛俯看着地上，站在那裏動也不動。

五郎一時也找不出什麽話好說，跨進一步，反過手在背後把門關上。

久美已經知道他回來了。

五郎低頭看着她白晰的前額，低聲道歉：

「原諒我」！

話剛出口，久美也不做聲，就把臉伏到五郎胸前來了。

五郎抬起雙手，悄悄地抱着她的背撫摩着，心想：

「眞瘦啦」！

五郎把她這嗚咽顫抖着的小巧身軀，漸漸地抱緊起來。

就這樣經過了幾分鐘。

「好啦！好啦！不哭了」！

五郎輕輕地拍拍她的背，久美還使勁扭着身體不依。

五郎只得硬將她抱起來，送到房間當中坐下。

久美由他怎麼，還是不抬頭。

五郎故意粗聲大氣地叫她：

「抬起頭來看看我的臉」！

久美撅着小嘴：

「不要」！

「爲什麼」！

「我怕」！

說着就一骨碌掉轉身向了後面，從桌上抓起一封信交給五郎。

這封信是戶森矢須子寫給久美的。

『突然地寫這封信來給您，很是失禮，請您原諒。我假使告訴您；我是一個女子，近來一直和曾田五郎先生在一起生活着，恐怕您要吃驚，而且要生氣吧！但是，請您放心！也不要生氣！曾田先生和我，是爲了某一件事，一起出門旅行的，但是始終是處在兄妹一般的正大光明的狀態之下，這一點，我們可以質諸神明的。現在寫這封信給您，是因爲在旅行之中，曾田先生遇到意想不到的災難，他美麗的面龐上負了傷。因此，他要遲幾天纔能回公寓。……我怕您事先毫無所聞，忽然看見了他臉上的傷痕要意外受驚，還是預先告訴一下的好，所以纔提筆寫這封信。……』

矢須子的信，故意用男人寫文章的筆調，把五郎的傷痕，具體地說明了之後，末了還加上一段道：

『但是在我的眼中看起來，曾田先生的美貌有了這條傷痕，似乎更增加了妖怪似的魅力』。

五郎看完了信，笑道：

「喂！你倒是抬起頭來仔細地看看！看這條傷痕給我臉上增加了魅力沒有」！

久美戰戰兢兢地抬起了頭。

眼睛一霎也不霎，一直盯緊看着，明眸中的眼神漸漸地好像看向遠處，並且慢慢地濕起來了。

「我找你有事哩」！

「……」？

「能讓我住在這間房裏嗎」？

「哦！管理人已經告訴了您吧」？

久美馬上恢復了自己平日的表情。

「你說的是那個有閑夫人買了我那房間權利的事嗎！那個沒有什麼。……我今天帶了客人回來啦」！

「歐」？

「你也認識他的」。

「誰呢」？

「對你說要去自殺的那個人」！

「喲！啊！那位黑田先生」？

「對啦」！

久美臉上頓時發了亮：

「好了！我的預感還是中啦」！

「什麼預感」？

「哪！我不是說過的嗎！假使黑田先生沒有破產，他一定能夠支援您的」。

「但是，現在黑田先生投奔到我這兒來啦！變成個流浪人了」。

「不過，最近他還找到店裏去，給我留下一萬塊錢呢。他一定還會再站起來，幹出什麼事業來的」。

五郎嘻嘻的笑，握着久美的兩隻手：

「告訴你罷！一個大富豪的老伯伯，要開一所百貨店。黑田先生是他的助手。我也被他們約定了去幇着做事啊」。

「呀！那太好啦」！

久美情不自禁撲到五郎身上去。

這一次，五郎和久美，一切念頭都拋開了，只是互相擁抱着。

經過一個長長的接吻之後，久美纔輕輕問道：

「戶森矢須子小姐，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第一流的服飾設計師，美麗、好勝；……她快要愛上我了，又忽然把我從醫院裏撵出來」。

五郎故意很粗暴地回答她。

這時，在五郎的房間裏，修一郎和賴江正對面坐着，靜靜地談着話。

十一

一個終日晴朗的禮拜天的黃昏。

街上簡直是人山人海。這股洶湧的人潮，在這裏——池袋——的車站和百貨店的門前，匯成漩渦，然後向四面八方流去。

鄰接着開間有一百八十七公尺寬的西武百貨店，是九十七公尺的丸物百貨店。在牠們的對面，聳立着一百〇七公尺開間的城北百貨店。再隔一條街，有一棟四面圍着板牆的大樓，好像一個其大無比的行李，這就是預定來月開幕的白丸百貨店。

白丸開始建築的時候，把鋼骨架好之後，就完全把外面遮蔽起來。因此，裏面怎樣在建築裝修，外人一點也窺測不到。

近代的建築，已經把普通人所想不到的摩登樣式實現出來了。銀座的松屋，蓋起了一棟沒有窗戶的大

樓，使銀座的人們都爲之一驚。白木屋和莎歌，也見人學樣，照樣模仿了。

建築物的裏面，電梯改爲自動扶梯。在伊勢丹和莎歌，還裝了昇降兩種的自動扶梯。

那麼，在這池袋最後出現的白丸，將以什麼樣的摩登姿態出場呢？——這個問題，對於並非競爭對手的一般人，也是非常足以引起興趣的。

建築工事，一切都在極秘密的狀態之下進行着。

修一郎和五郎搭的汽車開到城北百貨店門前，正是店裏剛點上燈，人潮開始洶湧起來的時光。

從夾在四家百貨店之中的人行道、車道噴出來的噪音，一天之中，以這時候爲最高。

「就是那個嗎」？

五郎仰面看着那矗立在夜空之中黑黑地怪物似的行李包建築物。

「相馬老人正在想一種人家想不到的裝備呢」！

修一郎說過之後，就匆匆地走進城北百貨店。

修一郎先到賣領帶的地方，也不挑選，隨便地買了一條。

接過發票來，看了一下，就塞進褲袋去了。

發票上的號碼，是「241」。

所以，修一郎是今天在城北百貨店買第二百四十一條領帶的客人。

領帶占百貨店洋雜貨銷售總額的一成。因此，把領帶的平均價格加上二百四十一倍，再以「10」來乘，就可以知道今天洋雜貨一共賣了多少錢。

在百貨店裏，洋雜貨、衣料、綢緞、食品這四個部門，要占全店銷貨總額的六五%。

修一郎只買了一條領帶，就可以推算得出今天城北百貨店賣了多少錢。」

修一郎帶了五郎，到每一層樓仔細地視察。

無論那一家百貨店，配置大概都差不多。

樓下是：洋雜貨、帽子、包袋。二樓三樓是：婦女衣服、婦女用品、皮鞋、男子衣服。四樓是：綢緞、被褥、零碎雜貨。五樓六樓是：鐘錶、珠寶、文具、書籍、玩具、攝影機、樂器、運動器具。七樓是：電氣器具、家具、家庭用品。八樓是：特賣場、會場、美術工藝品、食堂、美容室。地下室則是：食品、廚房用品、園藝品等等。

配置大概如此。

當然，各家百貨店，由於他們的傳統和所在地的關係，貨物各有特徵，因此，陳列的分配，也就不同。

例如：

三越，高級家具和綢緞最齊全。高島屋，職業婦女和小康之家的主婦們所喜愛的東西，陳列得很多。樓下還闢有婦女內衣的賣場。銀座的百貨店，煽惑銀座人的虛榮心。上野的百貨店，對鄉下進京的人獻媚。而終點百貨店（Terminal, Department）呢，爲了薪水階級的家庭的飯菜着想，當然要搜羅陳列出形形色色的食品，引動顧客的饞涎。

修一郎走到七樓的時候，心想：

「啊呀呀！這個買賣可了不得」！

他覺得經營百貨店這件事，無論怎樣拼命的調查、構想，單靠一個頭腦來動腦筋，要想產生出壓倒競

爭對手的手段，似乎是不可能的。

譬如，就拿店裏的寬度來說吧，當然，越是寬廣，銷貨越多，這是自然的道理。但是如若太寬闊了，客人在裏面走的覺得疲乏，又反而不合要求了。美國的「美兮」百貨店，聽說就是因爲太寬闊了，經營很覺費力。

修一郎回過頭來，叫五郎：

「怎麼樣？會田君」！

五郎臉上有點呆呆地出神，答道：

「走累了」！

「到那邊去聽聽音樂吧」！

「啊」！

「你愛聽爵士。還是『古來稀客』」？（Classic 古樂）

「我想聽聽『華姑奶』。近來覺得還是『華姑奶』最高級」。

「嗡！你的鑑賞水準很高呀」！

兩人走向樂器部。

他們自從進門以後，一直在注意着：樓梯的寬度，規定要一公尺以上，樓梯與樓梯，必須相距在五十公尺之內（也就是，無論客人在那裏，總在五十公尺之內可以走到樓梯口）。客人和百貨店面積的比例，是一坪四十個人……諸如此類，這些乾燥而味同嚼蠟的事項，一邊想，一邊視察，走到七樓，再不聽聽音樂，眞有點吃不消了。』

五郎兩腕抱在胸前，閉着眼。

奏的曲子是，杜司凱尼涅指揮的紐約音樂愛好家的「華姑奶」名曲集。

五郎眞想就這樣下去——聽它幾個小時。

他過去是一個貧窮而孤獨的學生，唯一能找到一些安慰的祇有音樂。他祇有在音樂名曲吃茶店和百貨店的樂器部，聽聽音樂，滿足心靈上的饑渴。

這時聽到好久沒聽過的「華姑奶」雄渾壯麗的名曲，耳目爲之一明，陶然地沉醉於忘我之境了。

突然，打烊的鈴聲，四處高響起來，五郎皺起眉毛，不快地睜開眼睛。

女店員也看出他不是眞想買片子的顧客，趕快把電唱機關上了。

五郎本想要斥責她，繼而自己苦笑了一下，也就站起身來了。

不想正在這時候，身旁有人說話了：

「您要從容地聽『華姑奶』吧？我領您上最好的沙龍（Salon）去好不好」！

五郎轉頭一看，美得叫人看着眼暈的都城艷子就站在旁邊，倒一時找不出什麼話來回答她。

眞的，像艷子這樣，在衆人之中，容姿耀眼引人注目的女性，倒是稀有的。她無論在什麼時候什麼地點，人家都會一齊把視線集中到她，性格稍弱的男子和她一起走路，都會被人家看得不好意思起來。而艷子的性格，却驕慢得滿不在乎能在這衆目環視之下悠悠前進。

至於在這城北百貨店裏，她更是不折不扣的一位女王了。

五郎想起來了：雖然是偶然的巧遇，但是在這裏碰到這個女人，是沒有什麼奇怪的，於是，故意的把臉斜了向着她，恨不得想說：「你看看這條傷痕罷」！

但是，艷子不爲所動。並且還催他：

「時間也剛剛正好，去吧」！

五郎把嚴冷的視線對着她，却被滿含美貌自信的微笑招架住。

「我並不想陪您聽『華姑奶』嘍」！

一點不客氣的，給了她一個釘子。但是，艷子的微笑並沒有因此而消失。

「您要一個人聽，我就讓您一個人聽嘛」！

「您帶我去聽，不敢領教」！

「不管誰帶了去，『華姑奶』不還是『華姑奶』嗎」？

「那麼，倒要請教：新婚旅行在車上眺望着富士山，和接了母親病故電報奔喪回家的火車上看見的富士山，一樣不一樣？富士山可是同一個富士山哪」！

五郎說過，冷笑了一聲。」

這時——

修一郎正在離得遠遠的書籍部櫃前，注意窺伺着艷子。

修一郎一見艷子發現了五郎而走近前來，他就迅速地閃開身躲過。艷子全神貫注在五郎身上，所以完全沒有看見修一郎。

他對於自己能冷靜地欣賞她的美麗，覺得很滿意。

「我似乎沒有什麼非向她報仇不可的理由呀」！

十年之前，艷子到輕井澤別墅來給了我一次別離的紀念，第二天就像一陣風似的走了。可是她這冷酷

的打擊，不是反而激起了我的鬥志，賺到了一億嗎！倒還應該謝謝她咧！

「不過，她現在是這家百貨店專務的夫人，這一點對於目前的我，倒有相當的魅力呢」。

修一郎想到這裏，五郎已經對艷子點點頭，走開了。

修一郎在樓下出口處等到五郎，並肩走上人行道，似乎毫不在意的問道：

「都城艷子約了你吧」？

「約我的」！

五郎恨恨地回答：

「叫我後天下午五點，到駿河台的潑令守斯旅社去」。

修一郎輕輕地點點頭：

「唔」！

沒有說什麼，兩人在映着夜間光彩的人行道上，靴聲禿禿地走着。

一會兒，他們走進一條小路上的小料理店，在一間房裏對面坐下之後，修一郎忽然問道：

「你和那個叫……久美的姑娘，打算結婚嗎」？

「不，還沒有考慮到那麼遠……」

「也許我問得露骨些……你和她的感情，不是已經能不客氣地住在她屋裏了嗎」？

「您不要誤解！我和久美是沒有什麼的」！

「沒有什麼」？

「是的。沒有什麼」！

修一郎苦笑起來了：

「那麼，是我的想法太齷齪啦」？

五郎惶惑地連忙搖頭：

「不，您這麼想，是當然的。實在是我有點古怪啊」！

修一郎住在五郎家裏，已經六天了。也就是五郎和久美已並枕而睡的過了六天。

儘管如此，直到現在，五郎連指頭都沒有碰過久美一下。

五郎知道，自從自己睡過去之後，久美就沒有好好地睡過覺。她好像一個敏感的小動物似的，五郎睡着翻一個身，她也要驚的一哆嗦。』

久美對於這件事，當然也是預料到了的。

對於將要降臨到自己身上的這件事，她覺得有莫大的欣喜，和處女的本能的懼怕，夾雜在一起，使她的神經極度的緊張和興奮。

五郎對於這一點，也有切迫不容騰挪的感覺，但仍以一個冷淡的做哥哥的態度對付着她。

第一夜，一宵無話。久美終於沒有能睡着，到她悄悄地起床之後，五郎也睜開了眼，第一句就道：

「黑田先生的飯，也在這邊開，你給準備着」！

接着就很快地起來，把從相馬老人那裏領來的錢交給了久美，就出去散步了。

五郎不知道，他出去之後，剩下久美，她却孤獨地對影飲泣，流了半天的眼淚。當然，五郎就是知道了，也不會改變態度的。

五郎現在，實在也沒有閑心在久美身上用工夫。

爲了裝飾這所新出現的大百貨店，現在正需要發揮自己才能。要怎樣纔能構想出一個新奇而能吸引大衆的方案——他心中正充滿了這一般蓬勃的野心呢。

修一郎對他說過：

「法國話裏面有一句話：「愛痛吶」（驚人的意思）。我覺得這句話對於百貨店這種買賣是必要的。美國的旅館大王司達托萊說過：人生就是服務（Sorvice）；我想再加上「愛痛吶」，這就是百貨店的信條了。……這一回白丸的「愛痛吶」要請你担任」。

這段話的意思，就是儘量發揮出種種的構想（Idea），把白丸百貨店裝飾起來，哄動羣衆，吸引顧客。

五郎聽了，覺得全身的血液都沸騰起來了，咬牙答道：

「幹」！

所以——

五郎現在的心裏，眞沒有餘地來容久美了。

修一郎在這小料理店房間裏，面對着這位和愛慕着自己的姑娘六宵共枕而坐懷不亂的青年，沉默了半天，然後纔悄然地說道：

「有一件事要託你」。

「什麼事」？

「希望你上瀫令守斯旅社去」！

「…………」？

五郎突然之間，摸不清修一郎是什麼意思，祗是瞪眼望着他。

修一郎眼光陰鬱地望着空處：

「我希望你去接受都城艷子的誘惑」！

「爲了什麼呢」？

「因爲她是城北百貨店的專務夫人」。』

修一郎堅決地說着，五郎被他震住了開不得口。

「也就是，希望你從專務夫人那裏，把城北百貨店吸引顧客的統計弄來」。

「…………」

「都城宗之助的手邊，必定存有去年一年的服務（Service）具體結果的備忘錄。也就是公佈的參考資料之外的祕密手冊（Memorandum）」。

「…………」

「譬如說：辦了這麼一次新式表演（Show），因此衣料的推銷增加了幾成。拉攏了許多名店開了一回「名店之街」，究竟繫住了多少客人的脚步。每日特選品和大衆品的比例——。總而言之，顧客的眼光現在非常的高了，所以經營的人對於怎樣的向他們服務討好，眞是煞費苦心。城北百貨店自從添蓋房子增加設備之後，相當的困苦，這一點，我們已有了基礎的資料（Data）。所以，今後又將拿出什麼 Service 辦法來？都城宗之助心裏必有腹案。這個可以由去年一年的 Service 具體的結果推算得出來。……站在白丸百貨店的立場來說，第一得把牠弄來檢討研判一下」。

也不知修一郎在那裏調查了來的？他接着又把百貨店的現狀，詳細地說明下去。

據說：百貨店的銷路，和經濟界的景氣的動嚮，相差有半年的距離。因此，縱使現在的客人人數沒有減，但是銷貨數額還是要漸漸地落下去的。去年，全國的百貨店的販賣場所的面積，因爲添蓋增建，增加了十四%，而銷貨總額只多了九%。所以，服務競爭，已到了更趨激烈的時節。

這裏可以舉出一個例子來：

今年一開始，市面上傳出一陣纖維品暴跌的消息，有一家百貨店就看準了這一點，舉辦了一次衣料殘品的廉價傾銷，獲得異常良好的成績。

而且，在他們的特賣場中，必定夾着有眞正便宜引人入勝的商品在裏面。內行都叫牠「眼珠子」，但是，頭一天，只有這個「眼珠子」通通賣光了。這件事就可以證明顧客變得如何的聰明了。

同時，百貨店對於流行的速度，也非極敏感地表示出反應來不可。否則客人馬上會掉頭不來光顧。百貨店的使命是：把流行的東西叫客人很便宜的穿上身。不，不僅是衣料和裝飾品，連家具、用具，以至於生活用品，流行的速度（Tempo）也都變快了。廠家、批發商、百貨店，祗要稍微落後一點，就只有自招毀滅。

眞可說是可怕的華麗的戰場。

「我已跳上了戰場。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爲了要打勝仗，就不能不放間諜出去偵探敵人的戰術。因此，我連你的美貌，也要利用」！

修一郎雖是這樣說着，臉上却稍稍泛着寂寥之色。』

一段長長的沉默。

修一郎話說得太多，累了，靠着床間的柱子，閉上了眼。

「黑田先生」！

五郎一叫，他答應了一聲，還是原來的姿勢沒有動。又過了一下，聽到五郎很低的聲音道：

「說實在話……我，我還是童男子」。

修一郎睜開了眼睛，凝視着五郎。

五郎好像自己做了什麼壞事似的，臉上露着自嘲的表情：

「我並不是性的無能者。我本有猛烈的性的要求。到現在爲止，也曾有過無數次需要發洩的衝動。也曾和異性踏到過最後一條線的邊緣。但是，終於保全了童貞直到如今，都由於我自己害怕。我怕的若是和女人一發生關係，也許我會因此而變成一個不可收拾的浪子、色魔。也許您聽了覺得這是我裝腔作勢的强辯，但是，這是眞的。……我每遇到女人對我獻媚，總努力的輕蔑她們。我自己向自己說：『被這種東西纏住了枉費時間，太不上算了』」。

修一郎一面聽着五郎的自白，不由地把他和自己以前對女性的態度，做起比較來了。

修一郎也是輕蔑女性，逃避戀愛，渡過了這十年。但是，同時，對於自己本能的要求，總是用藝妓，或是到百人町的鈴屋旅舘找不相識的人家人女性，來作適當的處理，而並不感覺到這是什麼罪惡。祇玩這種用金錢可買的女性，雖是一種企圖良心無愧的利己主義，但總認爲是男性的當然處置。

「假使我是這個青年，大概不致於爲了這種自我意識而煩惱吧。迷上了我的美貌而倒進懷裏來的輕薄肉體，玩過一次就扔掉她，大概心裏不會有什麼難過。恐怕要越發輕蔑女人，而一面拿她們做墊脚石，向自己的事業邁進了」。

修一郎沒有打算把五郎的童貞當作一回大事，心裏湧起了惡魔的念頭。

他等五郎住了嘴，故意冷靜的道：

「你的意思是不是不願意把童貞斷送在都城艷子這種淫蕩女人身上」？

五郎也不回答。

修一郎斬截地說道：

「你今天夜裏乾脆和那久美姑娘衝破這道關好不好」？

「哽」？

五郎吃了一驚，看着修一郎。

「她愛着你，等着你呢！……縱使不附帶一定和她結婚的條件，恐怕她也決不致於後悔。自然更不會恨你」！

十二

那天夜裏，五郎十點鐘之後，纔回到久美的房間裏。

今天晚上，久美在矮桌上攤開巴黎小學校的讀本，正在繼續用功，當然，根本心就不在書本上。

「唷！您回來啦」！

跳起身來，迎着五郎，含着媚態問道：

「肚子不餓嗎」？

樣子非常不自然，也嫌露骨，五郎受不了。

久美坐在矮桌前面溫書，腦子裏拼命在思索，對於五郎應該取怎樣的態度？

在她這沒有經驗的幼稚腦子裏，所得到的結論是：死命的裝出打動男性的媚態。她想起：曾在什麼婦女雜誌上看到這麼一段：『要想把動輒易被外面女人誘惑的丈夫牽挽在家裏，妻子有時也得學習學習這些女人的技巧』，久美就很天眞而可憐地想實行起來了。

五郞冷淡地道：

「累了，讓我睡吧」！

「好！馬上就……」

久美趕快從壁櫃裏取出被褥，舖將起來。又抬頭問道：

「今天晚上冷哪，要湯婆子不要」？

她這裝出來的嗓子，偏着頭的表情，五郞看了反覺得背上發寒。

幾乎衝動得想大聲叫駡：

「別跟我來這一套」！

可是他沒有開口，祇是轉過身背向着她，拉開領帶。

五郞一睡下去，久美自己也換上花睡衣，蹲在房裏的角上。

五郞見她老是那麼蹲着，轉過頭來一看，原來久美正對着鏡台，化着粧呢？

五郞知道：到現在爲止，久美的化粧品祇有洗面膏一樣。

但是，現在鏡台上擺着一套化粧品了，這一定是今天買來的。

久美覺得五郞在看她，轉過臉向他嗤的一笑。

塗得通紅的嘴唇，使五郞冒了火：

「爲什麼扮成這妖怪樣兒」？

話來得像個錐子似的戳人。

一瞬之間，久美化粧得很好的臉僵硬了。

五郞一骨碌翻了個身，臉衝那邊睡了。

久美用一種說不出的悲哀眼光，看着鏡中的自己的臉兒。

眼看着眼淚直湧，從化粧得很美的雙頰流將下來：

「……原諒我」！

她低聲的賠不是，但是五郞不動，也不說什麼。」

久美把脂粉洗刷乾淨，恢復了淸水臉兒，把檯燈關掉，悄悄地鑽進了被窩。

她被五郞一聲怒斥，纔知道自己一番苦心，完全弄巧成了拙。

沒精打彩地把化粧的脂粉洗掉，心裏搖幌着恨不得想死的寂寞。

「我是得不到五郞的愛了」！

心灰意懶，胸口直發疼。

在黑暗之中，久美睜開眼，凝視着孤獨的自身。

又不曉得過了好多時間。

忽然，五郞翻身向了這邊。

因爲這房間很狹窄，舖就靠着舖，五郞一掉臉，呼吸就直呵到久美臉上來。

到昨天的第六夜爲止，五郞絕對沒有臉對這邊睡過。假使掉過臉來，恐怕久美要感到心裏直跳，不知

不覺地撲過去緾着他了。

久美現在剛把愚笨獻媚的舉動抛棄掉，所以五郎雖翻身朝了這邊，心上並不發跳，祇是靜穆地在暗中睜着眼。

這眞是一樁矛盾的事。

久美期待着，心靈肉體都興奮戰慄着的時候，五郎却像個哥哥似的，冷淡得很。

現在久美正浸在深沉絕望的悲哀中，五郎却下了決心。

五郎悄不聲地伸出一隻手，來摸索久美。

碰到她的柔軟的頭髮，輕輕地愛撫了一會，接着，撫摸到她的額前頰上。

久美儘讓他摸着，好像玩偶似的，動都不動。很奇怪，一點也不感覺衝動。

「他並不是眞愛着我而這樣的」！恐怕是這種敏感的處女本能，擋住了不讓「官能」燃燒吧。

所以——

忽然，五郎使勁把久美抱到他的被窩裏去了，她雖很柔順地聽他怎樣，但是絲毫也不覺得興奮。

五郎也意識到自己的這樣行爲，包含着一種痛苦，所以他的愛撫動作也是蹩蹩蹩蹩地不自然。

唇和唇合上了。

但是，若是作爲青年男女的定情的前奏來說，這未免是一種太文靜的接吻了。

五郎這時，感到一陣不可名狀的焦躁。

焦躁使得五郎大膽而殘忍起來了。

他使勁地抱緊了久美的身體，騰出一隻手來，摸到豐滿柔軟而有彈力的下肢上去。

久美的肌膚，火也似的發燙。」

五郎的行動，是對久美的侮辱，同時也是對自己的侮辱。

「不對！這不對」！

心裏面發着激烈的否定的叫聲。

「這不是愛情！這是暴力！久美正在害怕呢！我明白，久美祇是忍耐着，她並沒有燃燒起一點熱情」。

五郎一面感覺到極厲害的自己嫌惡，但並不停止他那一隻手的殘忍的動作。

越是感覺自己嫌惡，越不能不繼續這種殘忍動作，這種矛盾的狂暴，在五郎身體裏面充溢着。

正當那薄絹卜的一下裂開了的瞬間，他的狂暴性已達到頂點了。

五郎渾身使勁，把這死人似的癱軟了的裸體，抱得緊緊地，心裏叫道：

「久美！你是個糊塗蟲！我也是個渾蛋」！

正在這時候，走廊裏響起急促的步聲，走到這間房的門前停住：

「久美！久美」。

聽到母親阿芳推門叫着，久美纔像還了魂似的，飛快地從五郎下面掙扎出來。

「久美！起來！是我呀」！

阿芳以爲久美睡沉了，敲着房門，高聲叫道。

久美把散亂的睡衣理好之後，像石像似的站了幾秒鐘沒有動，忽然蹲到五郎枕邊，低低地道：

「您就說我們……已經結了婚！哪！求求您」！

五郎沒有答話，祇是凝視着久美緊張的表情。

久美合起掌向五郎拜着：

「求求您！五郎」！

阿芳的叫聲更高了。

五郎閉上了眼。

房門開了。

阿芳看見久美異常僵硬的臉兒，接着又發現了她背後的光景。

阿芳也不做聲，推開了久美，跨進房來，坐在屋角的火盆前面，從手包裏拿出香煙來，抽出一枝。點上了火，手指頭微微的發顫。

她也不看五郎，背轉着臉，冷冷地催促道：

「五郎！你還是起來罷」！

五郎沒有起身，視線對着天花板：

「大嬸！我和久美，現在正在要結婚呢」。

久美雙肩砰地一震：眼睛瞪着五郎，好像是在說：

「不對！那麼求你，叫你說一聲已經結了婚，你都不肯嗎」！

阿芳等五郎起身之後，正色問道：

「五郎！你從幾時起，住到這裏來的」？

「六天之前」。

阿芳一聽，眼中滿含着猜疑，看着五郎：

「那麼……你是說：一直到今天夜裏，你們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呀」！

「爲什麼呢」？

「我不過是我的房間讓給一位朋友住了，暫時借住到這裏來的，沒有別的意思……」

「五郎」！

阿芳好像開談判似的：

「老早以前，就知道久美愛着你。我也曾希望過——你能娶久美，我也同意。……不過，像你這樣：也不把目的地告訴久美，突地就失了蹤；把自己的房間留了客人，滾到久美這裏來借宿；這種作風，我不能承認你是愛着久美，你不是簡直在利用久美嗎！把久美的純潔的愛情，踏得粉碎……」

「媽」！

久美想攔住她，但是阿芳不管，一向說話特別快，還是滔滔不絕地數說下去：

「別瞧我這樣！我覺得我做母親的够寬大啦。並不是久美是我領來的，或是什麼，這是因爲我相信久美這孩子，不管把她擱在哪兒，都放得下心。所以，只要久美想要怎樣，我總讓她自由。我認爲，如果久美眞的喜歡五郎，不管什麼時候，都不妨和五郎走到這一步。我一回也沒有問過久美，『和五郎怎樣了』？因爲我相信五郎你如果是個誠實的人，到了那時候，你自然會向我開口的呀。……但是呀！五郎！你倘若是並不愛久美，而想要蹂躪她的純潔的愛情，我做母親的可不能袖手不管哪。……嘿！五郎！瞧你現在這氣呼呼地滿不在乎的樣兒，我看你恐怕一點點都不愛久美吧？是不是？五郎」！

「……………」

「久美！你看！五郎答不上話來啦！……剛纔還說是預備結婚哪！眞是！偷了東西還充好漢咧！說笑話也別說的太漏啦」！

「媽！我愛五郎！就讓他拋棄了也不要緊」！

「渾蛋」！

阿芳揚起右手，久美頰上「拍」的一響。

久美「哇」的一聲，伏下身去大哭。』

五郎站起身，默默地換上西服。

挪動脚步，就想走出房去。

正在這時，久美像被彈起來一樣，跳起來縋住他的手腕：

「等等我！五郎」！

五郎浮起寂寞的微笑道：

「是我不對。……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怎麼回事」。

久美使勁地搖頭：

「我決不想說，要您愛我。只要我愛着您就好！這樣就好」！

「久美」！

阿芳怒叫。

久美握着五郎的一隻手，一骨碌地轉回身來：

「我明白，媽今天夜裏到這時候跑回來的原故」！

「那是當然！有原故纔趕着回來的呀」。

「還是上回說過的，想帶我到那有幾億財產叫人害怕的老頭兒那裏去吧」？

「什麼叫人害怕？胡說！相馬先生是日本第一個紳士！祇是不裝紳士面孔。所以，這纔是紳士中的紳士呀」！

「我只有害怕。祇聽這麼一說，就够打哆嗦的。那麼有錢，家裏會沒有一個家族——就憑這一樁，就叫人害怕嘛。不說別的，他只是一個人，居然會有幾億的錢，又不是那個大公司的社長，不做壞事，那裏弄來的」？

「久美！糊塗東西」！

阿芳氣的又想抽久美的嘴巴子，拔的跳將起來。

五郎趕快踏進一步，用身子擋住：

「大嬸！那！老爺子，是不是叫相馬雷太呢」？

阿芳倒吃了一驚：

「你怎麼知道的」？

「這裏面稍微有點曲折呢」！

五郎笑嘻嘻地轉臉對久美道：

「不錯！他的確是個有點叫人害怕的老頭兒……」

「胡扯！你們知道什麼」！

阿芳焦躁地瞪着五郎。

五郎又問久美：

「為什麼要帶你上那老頭兒那裏去呢」？

阿芳翹起下巴，聳着肩膊，替久美代答道：

「他要久美做養女咧」！

阿芳臉上的表情好像在說：

「怎麼樣？嚇了你一跳吧？你這腰無片文的窮哥兒！』

阿芳的最後一句話，倒的確是天外飛來，足以使五郎茫然失措。

「真的嗎？久美」！

阿芳看得出，五郎問着久美，臉上的表情是非常惶惑的，阿芳冷笑道：

「五郎先生！您明白了吧？所以我纔冒了火。要讓你這種人把久美當了玩具那還了得」！

「久美！喂！真的嗎」？

「不對」！

久美激烈地搖頭：

「這是媽一個人決定的，硬要把我送給那個老頭兒」。

但是阿芳很平靜：

「對啦！是我要送上去的。相馬先生並沒有看見過你呀。連面都沒有見過，他也不會來要你嘛。……不過，我並沒有詐騙誰呀！祗是相馬先生託過我：『我相信你，託你給我找一個養女』。……因此，我看看自己的四周，認為自己的女兒最好，就推荐了她呀」。

「我沒有答應！我拒絕過的」！

「沒有拒絕的理由！你就拒絕，我也不答應哪！這不是為了你自身的幸福嗎。……又不是我要想把你做搖錢樹來算計你！任憑誰來說，有人會像你這樣得福不知嗎！……今天晚上，相馬先生來了。我把你的照片給他看了。你瞧！他說啦：帶來見見面吧！……我呀，當時我只說了這幾句：『這孩子也曾窮得在銀座賣過花，但是性情直爽，生得又很溫柔』。此外並沒有說一句兜攬的話呀！……我做的事，有什麼不對呢？五郎！你也好好地給想想看」！

「不過……媽當時並沒有說是自己的女兒吧」？

「沒有說呀！那又怎麼啦？相馬先生不是胡猜亂想的人，但是，我的誠意不能讓人家胡猜錯了，所以，先不做聲，且叫他看看你這個姑娘。然後再告訴他你和我的關係也不遲呀！……你以為我這種苦心是欺騙了誰還是怎的」？

阿芳說着說着，又興奮得自己控制不住了，滿臉的「歇司的里」相。

久美斬釘截鐵地道：

「不管他是多大的富豪，我就是不當養女去」！

阿芳畫得濃濃的眉毛豎起，向前迫進了一步。』

久美被母親抓住肩膊，立刻反射地把她的手腕摔脫，尖聲求救：

「五郎！求求您！您怎麼說，我就怎麼樣！五郎！求求您！您說一聲：叫我怎麼樣」！

久美好像鬼附上了身，眼裏發着異常的光抬頭看着五郎。五郎被她盯着，一陣衝動，恨不得跑上去就把這小巧身軀抱起，風也似的衝出去。

但是——

五郎沒有這樣做。他把久美推開，自己一個人走出房門。

聽到後面久美哭着叫着追出來，五郎走過自己的房門前，到外面去了。

朦朧的滿月，掛在中天，深夜的街道，白白地好像下了一層霜。

慢慢地，踏着自己短短的影子，無目的地向前走着，五郎感到空虛的疲勞，只是發怔。

人跡已經都絕了，剩下這寬寬的道路，對於現在的五郎的神經，不知怎的只覺得不安。

因此，陰處忽然有一條狗猛烈地向他吠叫，五郎就赫然大怒，拾起一塊小石頭，用足氣力向牠摔過去。這塊石頭扔到一隻汽油筒也不知什麼上去，發出很大的聲音，盪散到夜空之中，五郎就像犯了罪似的，脚步踉蹌地趕快跑開了。

一會兒，走到小學校前面。

五郎搖搖幌幌地走進校園。

奇怪得很，寬廣的校園裏月下的光景，使他鎮靜下來了。

看見園角豎着的鐵槓子，走近前去，「叭」！跳上去抓住鐵槓。

翻了一轉，上了槓子，挺起胸膛做了一下深呼吸。接着，不知不覺隨隨便便不成節拍地，唱起北原白秋的民謠起來。

「今天風送着我，
明日又向何方」？
「後面陣陣的風吹過，
人在風裏心意徬徨」！
「獨自一個走天邊，
寂寥的人兒有誰憐」！
「你看遠遠的天空下，
只見我一人的笠兒影」！

五郎一面唱着，看見一條黑影，走進校門。

這條黑影，一直朝這邊走將過來。

五郎明白，一定是久美，就更高聲的唱起來了。

「今日過了又明天，
這山爬過了爬那山，
也不知何時纔走到，
前面的道兒永不完」！』

久美站定在砂坑的那一邊，靜靜地擡頭來看五郎。

五郎接着唱「月夜之海女」，又唱了「北山時雨」。

唱完了，好像鳥兒中了槍一樣，撲的落在砂上。

就此仰面朝天倒着，如同死了似的，不動了。

久美跟着就悄悄地走攏來，擡起五郎的頭來，放在自己膝上。

也不曉得經過了多久的沉默。

除了遠遠傳來貨物列車的鈍重響聲之外，就祇有一片深深的靜寂，連黑沉沉的校舍的斜影，都看得出牠徐徐的移動。

久美小聲的唱起歌來了，聲音很美：

「啊！耳聽着鐘聲在響，眼望着萱草的山，

山上是寒冷的天空，遠遠的茜草紅似火燃；

一顆星星也會霎眼，

却爲何，

今天不見他閃閃地露容顏」？

聽着聽着，五郎閉着的眼角裏，流出一股淚來。

像這樣靜寂而潔美的感傷，有好幾年沒有了。

「久美」！

「唔」！

一個叫，一個答應，又過了幾分鐘都沒有講話。

五郎一骨碌坐起，從上衣口袋裏摸出煙來，點上了火。

久美怔怔地看着這滲在月光中的火燄，覺得美麗極了。

五郎突然說道：

「相馬雷太這位老頭兒，你知道？把生存希望給了黑田先生和我的，就是他呀」！

久美一驚，視線移到五郎青而發白的臉上來。

「前幾天我不是告訴你過了？有一位大富豪的老頭子，要開百貨店嗎！那就是相馬雷太呀」。

「……………」

「事情經過就是如此。我們受他的雇用，和你去做養女可並沒有什麼關係……」

「……………」

「你去見見他好不好？你去了，那老頭兒一定會中意」。

「……………」

「現在的我，祇有這樣說法」。

久美不答話，把兩手放在五郎背上，把臉兒貼上去。

五郎覺得久美流出來的淚，浸透了上衣的襯衫，心裏實在說不出的憐愛，也坐着動都不動。

就在同一天夜裏。

在中野的大河原夏枝家裏，也發生了異常的事態。

櫻木宏把夏枝叫到病室裏，還是仰面朝天無表情地發出了宣告：

「我明天到田園調布相馬叔那裏去。請你今天夜裏就準備好」！

但是，夏枝沒有馬上會意過來：

「啊？……是，您是去玩玩去」？

「不，搬去」！

「噯」！

夏枝愕然，說不出話來了。

前一次和陽子的那回事，在櫻木宏的心境上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從他那悶悶地靜靜地仰臥的姿態，

就可以看得出來。夏枝知道：不久會發作到表面上來，偷偷地擔着好幾天心事。

夏枝先是只愁櫻木宏的病狀，恐怕要惡化……

「宏爺」！

夏枝臉上很困惑地道：

「黑田先生，已經搬走不在這裏了。陽子也說，還要照常的來問候您……」

「不！搬家另外有原因」。

櫻木宏冷冷地擋住夏枝的話，輕輕地咳嗽了二三聲。

「要是有什麼您不合意的事，我可以改正過來……」

「住在這所房子裏，沒有方法改正」。

「那麼……」

夏枝稍微躊躇了一下，但馬上決了心：

「把這裏結束起來，我上那邊照應您去」！

「那，請您不必了。受您這幾年的照應，也不知道怎麼道謝纔好。我想就此也讓您解除了責任罷」！

「不，沒有那些……我照應宏爺，不知道多麼有意義。您還叫我照舊照應下去罷」！

櫻木不答，仰望着天花板半天，倏地視線轉向了夏枝。

蒼白的臉上，佈上了一層奇妙的微笑：

「我把搬家的原因告訴您罷」！

「是」！

「我調戲了陽子小姐。但是，並不是因爲愛她而這樣做的」。

「那麼是……」

「陽子小姐是您的女兒。也就是，因爲她的臉生得和您一樣」。

「…………」？

「再換句話說吧！我喜歡您。我愛您。認眞地，糊裏糊塗地，一向祗是想着您」！

「宏爺」！

夏枝臉上血色都褪了，想要攔住話頭，但是櫻木宏還繼續凝視着她，接着說下去。

「……並沒有誰規定過，不許愛比自己大二十幾歲的女性哪。我愛您，是我的自由呀。不過，您這方面，能接受我的愛的可能性，是萬分之一都沒有的……所以，我怕您受窘，纔自己壓制着沒有叫您覺察出來。明白了吧？我對於這個愛情，已經再受不了啦。因此，想由這裏搬出去。剛巧，相馬叔來說，在田園調布找到一棟合適的房子。我不能不製造一個搬出去的動機。……我就調戲了您的替身陽子。果然，不出所料，我被她很痛快地摔掉了，這一來，萬事俱備，我可以搬家了」。

夏枝一邊聽着櫻木宏訴述，但一點也不感覺嫌惡。淡淡的口吻，說着這些經過，好像與自己無關，而是遠處的旁人的事。

祗是，對於從櫻木宏一眼不霎睜開的雙眼裏，發出深光的妖性熱氣，沒有勇氣正面的去和他對看。

夏枝低眉看着抱在膝蓋上自己的一雙手，僵得像石頭似的不動。

櫻木宏恢復了原來仰臥的姿勢：

「我住到這裏來，大概過了一個月之後，就開始想：在我死以前，那怕是一回呢！我總想和您接個吻

！對了！這個念頭一直想到今天。哈哈哈哈……」

空虛的笑聲，攪動了病室的空氣。

夏枝一言不發地走出了病室，櫻木宏坐起身，眼珠出神地茫然望着空中：

「我剛纔爲什麼這麼胡說八道」？

從心底湧起一陣後悔之念，震得心裏發疼。

櫻木宏所愛的，還是陽子。

眼前，在他的鴨絨枕底下，就藏着有陽子的照片。

「我被陽子拒絕了，就侮辱她的母親來出氣嗎」！

自己告訴自己：這是已經喪失痊癒希望的病態神經，突然發作了惡性的瘋狂。

「不應該！這太不應該了！你想：她比親人還要眞誠體貼的照應你！你不報恩，反吐了她一身的骯髒汚血」！

另外的一顆心，對這億萬富豪年輕的病人，激烈地叱責着。』

第二天，櫻木宏搬家了。

相馬老人接到電話，帶了下女和搬場公司的人來了。

老人看到夏枝——她昨天一夜沒睡收拾搬家，臉上一點血色也沒有——說道：

「上回來，我就提過搬家的話……他說這裏好，現在忽然想搬啦。您也是到那邊去住的好哇，房子好得多咧」！

夏枝搖搖頭：

「不，我留在這裏了」。

「呵……看護病人，難道已經幹厭了嗎」？

夏枝低着頭答道：

「不是的。我想大概是宏爺厭了吧」！

老頭兒的大眼睛更加發亮的看着夏枝，沒有再開口，走向病室去了。

所有的東西都整理好了，櫻木宏也像一件行李似的，躺在床上。

「宏爺！爲什麼不要夏枝了？我覺得她倒是個理想的看護，什麼地方不合意呢？告訴我！可以叫她改正過來」。

「水淸則無魚呀」！

「唔！水淸……唔」！

老頭兒的表情，似乎明白，又似乎不明白。

一個鐘頭之後，老頭兒陪着櫻木宏搬走了。

夏枝送出大街，看着車子開走看不見了，背後聽到一聲：

「媽」！

纔恢復了知覺。

不知什麼時候，陽子來了。

一瞬之間，夏枝的臉上，像雲影過空似的，掠過一陣微妙而複雜的陰影。

陽子看出來了：

「媽怎麼啦？簡直像個病後纔起來的人一樣」！

夏枝也不馬上回答。走過坡路一半，纔叨念着告訴她：

「宏爺走了」。

「噢」？

陽子皺起眉毛：

「宏爺？……爲什麼」？

正想問下去，馬上又生了好勝的反撥力：

「自作主張地走的吧？太沒有禮貌啦……啊啊！上了當！爸爸還把黑田先生攆出去……」

恨恨地用高跟鞋把路上的小石頭踢掉。

陽子曾聽到父親告訴過她：

「已把黑田君從中野的家裏趕走啦」！

那正是陽子和夏枝商量要想叫修一郎搬走的那天晚上，所以陽子聽了也沒有說什麼。

「媽！黑田先生來過吧」？

「嗽！來過」。

「沒告訴您搬到哪裏去了」？

「沒有。祗說是以後再決定」。

陽子聽了，覺得全身都脫了力。』

在田園調布的邸宅裏，樓上的寬大的西式房間，已經準備好了做病室。

相馬雷太買下這所房子的時候，就決定了這樣做，爲了準備櫻木宏來住，曾經周密地改造、裝修過。房間完全隔音，開關房門，也一點聲音都沒有。採光和照明，尤其特別用心下了一番工夫。壁上糊的花紙，色彩、花樣都很上品。天花板是茶亭式的。牀和地毯，都好像是法國皇室時代的東西，富麗堂皇。浴室洗手間，設備又完全，光線又明朗。這些地方，都可以看得出，一定請了好幾位專家，費了許多腦筋努力纔調和得這麼好。

這間房裏，所缺少的，就是牆壁上一幅畫都沒有。

但是，櫻木宏一進房間，也沒有說是中意不中意，就仰面躺到牀上去了。

到了午後，陪伴照應的中年女人和看護婦來了。

相馬老人又打電話到築地的料理店「花喜樂」去，找阿芳講話，叫她明天早晨，把預定做養女的女孩子帶來。

老頭兒要養女，並不是照料自己，而是爲了給櫻木宏。是的！作爲櫻木宏的玩具。

阿芳依約在午前準九點，帶了久美來了。

老頭兒在會客室見了久美，什麼話也沒有問。

阿芳見老頭總不開口，覺得不放心，自己於是尋出話來說，越來話越多。

阿芳一住嘴，就覺得老頭兒和久美好像在比賽沉默的道行似的，看着叫人發僵，於是，連忙又找新的不傷脾胃的題目，再說下去。

但是，這樣下去，總有個限度的。

到了阿芳感覺到絕望的疲勞，向久美使眼色：

「差不多我們可以告辭了罷」！

老頭纔開了口：

「這孩子借給我」！

阿芳倒反而出乎意外地愕然一驚。

老頭站起來對久美道：

「跟我來」！

久美站起身來，意識茫然地好像要去做肉身供神的犧牲一樣。

一點不錯，正是肉身供神的犧牲。

老頭兒帶久美到了樓上病室，叫她走近櫻木宏牀前。

「這一位是我們的主人。你行個禮」！

久美以爲「我們的主人」一句話，就是做養女的意思，一面向櫻木宏鞠下躬去。

櫻木宏本來仰面朝天睡着，沒有把老頭兒和久美放在眼裏。

久美抬起頭來的一瞬間，病人的深處發光的眼睛正射着她，不覺打了個寒戰。

久美有生以來，被這樣冰冷的虛空的眼睛看着，還是第一次。

十 三

禮拜天。

津賀信造六點鐘起床，在寬廣三百坪的庭園的草地上，一氣打了五十隻高爾富球，洗過熱水蓮蓬浴，

然後坐在露台籐椅上休息。

不到兩分鐘，權堂朝枝端了盛着荷蘭芫荽、黃瓜、冬葱的大盆子和焙茶來了。

「唔」！

信造抓起大大的荷蘭芫荽正要一口咬上去，擡頭看看朝枝：

「你不喜歡西服」？

朝枝無表情的反問道：

「可以穿嗎」？

「看你的小腿粗細如何」。

朝枝想起了：信造一定是看見盤裏的荷蘭芫荽，聯想起女人的小腿了，臉上稍稍有些發紅：

「我想穿了總還合身」。

「你倒很有把握啊」！

「至少不會像這荷蘭芫荽一般，露筋露骨的」。

「掀起來給我看看」！

信造視線移向朝枝的膝蓋附近。

朝枝沒有理他，祗把冬葱蘸上醬，拿到信造嘴邊餵給他吃。

信造咬下一口，嚥了下去，好像很不好吃似的，自言自語地道：

「看來我不能算是好色的咧」！

朝枝不做聲，他繼續說道：

「我連你的腿都沒有能看淸楚，你一定不滿意吧」！
「不，一點也不……」
「別撇淸！……總而言之，我所愛的女人，都太嫌貞淑」。
「你別太挑剔啦」！
「不！太貞淑，有的時候比不貞淑還可怕。……你看！死去的那一位，夏枝，還有你，都是這樣，在我的面前，連一箇呵欠都沒有打過」。
「沒有打呵欠的工夫嘛！伺候着您這樣的忙人，哪還有時間來得及打呵欠」。
「心裏頭都在瞧不起我吧！唔」！
「眞要瞧不起您，倒可以不在乎地擄起小腿來給您看了」。
這時，樓上響起鋼琴的琴聲。
兩人都偏着耳朵聽起來了，忽然，信造開了口：
「這支曲子不行」！
「您知道這首曲子」？
「不知道！雖然不知道，可是不行」！
「那沒有辦法！這是德法哩啊的『戀愛是魔術家』……不……『恐怖的舞蹈』呀」！
「你看！這個不良少女一到精神狀態險惡的時候，一定要彈這支曲子」。
朝枝覺得究竟做父親的對於自己的女兒關心，連這種小地方都留意到，心裏倒佩服起來了。
「喂！陽子這個傢伙，近來沒有和黑田君會面嗎」？

「你不是把黑田先生從中野的家裏攆走了嗎」！』
「啊啊！不錯！我確實是把黑田君攆走了。因爲有攆他的原因纔攆的。但是，我並沒有叫陽子『你也把黑田君丟掉』呀」！
朝枝對這位老少年，微笑地看着：
「不要緊的」！
「什麼不要緊」？
「陽子小姐這一回眞正的愛着黑田先生呢」。
「旣然眞正地愛着他，爲什麼不去找找看他搬到那裏去了，倒在這裏彈什麼『恐怖的舞蹈』」？
「啊！您聽！換了曲子了」！
「這也是什麼德法……」
「不是！這是多比錫」。
「唔」！
信造擡起頭來看看她，心想看不出她這藝妓出身的，對於音樂，居然這麼內行：
「這不是失戀的曲子嗎」？
「嗑嗑嗑嗑」！
朝枝笑得很明朗：
「這是一枝多比錫的『兒童的國土』呀」！
信造擡起一隻手來摸着下巴：

「茶冷啦」！

朝枝走開了。信造仰起面來，大大地伸了個腰：

「血壓也低了，捐稅也清了……唔！剩下的就是不良少女的結婚典禮了吧」！

又過了大概一個鐘頭，來了一個客人—都城宗之助。

信造和他對面坐下之後，看見這位聰明能幹的城北百貨店的專務，臉上有些憔悴。

兩人談了差不多二十分鐘的閒話之後，都城提起了白丸百貨店：

「那是相馬雷太幹的吧」？

「不知道哇！一點都沒聽見說」。

信造裝不懂。

「何必遮蓋呢」！

「不是，近來和那老頭兒沒來往。去年夏天，拿五千萬的期票去找他貼現，誰想他懷裏放出兩條蛇來啦。以後，我就離他遠遠的了」。

「津賀君！你也是城北百貨店的股東呀」！

「啊！是股東哪！股票是你硬塞給我買下來的啊」！

「既然如此，也該少許供給我點情報吧」。

信造盯着都城的臉看了一會，然後問道：

「爲什麼？你就困難到這樣嗎」？

都城苦笑：

「喂！我可不是來供給城北的情報讓你送給相馬雷太的呀」！

信造高聲大笑起來了。』

信造和都城宗之助，談了一個鐘頭。

兩人在二門口分別時，彼此交換着很親善的微笑，可是門一關上，立刻各人恢復了各人的表情，而且是兩極端的對照的態度。

信造吹着口哨——吹的前三天看的電影「桂河橋」裏主題歌「桂河行進曲」——一面搖頭擺腦很開心地走過走廊，進了書齋。都城宗之助這邊呢？纔走出二門外，就臉上苦得要滴水，「咄」的吐了一口唾沫，跨進自己的汽車。

司機問他：

「現在上那裏去」？

宗之助都懶得作聲，祇覺得不痛快、煩躁，把嘴抿得緊緊的。

從前幾天起，在宗之助的環境裏，公私兩方面，不斷地發生不愉快的事。但是一樁一樁的分開來看，又並不一定都是非煩惱不可的事。

不過，在宗之助的心裏，隨着這些事的陸續發生，一種不安的預感，像烏雲似的湧起展開來了。

想要換換空氣，出去走走吧，在他所到的地方，一定又要碰上一件不愉快的事。

譬如——

柳橋的一個藝妓，以前就希望宗之助招呼她的，這回想起：「好吧！給她弄一棟房子罷」！可是跑去一看，前後差一脚，已被別的客人討去了。而且，這位客人是某銀行的董事，宗之助從前吃過他的大苦

頭的。

諸如此類，宗之助的行動，沒有一樁順利的。

宗之助在車中想起津賀信造那副裝懵懂的神氣，氣得自言自語道：

「裝他媽的蒜」！

司機聽了，以爲他要到什麼地方去，馬上問道：

「啊？您要上那兒」？

「回家！快！趕快」！

「是！……」

宗之助抱起兩腕，閉上眼：

「相馬雷太，什麼東西」！

挺起胸，低低地自言自語：

「老子是房州打魚人家的兒子。小學校也沒有好好讀完。一面當徒弟，通過了中學程度的檢定考試，一面做着下水道的工人，在大學的夜間部畢了業的呀！把一箇臨時搭蓋的市場，發展成城北百貨店，都是老子的力量。……哼：老子到了今天，要是敗在大阪的這個怪物老頭兒手裏，那還了得」！

「好得！堂堂地幹一仗，相馬雷太！放馬過來罷」！

想不到，就在他叫出這句話的一瞬間。

司機一聲驚叫，一個緊急煞車，宗之助的身體受了這一急震，砰的一下，撞向前座的椅背上去了。

「他媽的」！

宗之助氣得紅蟲似的叫罵着。』

司機像夢遊病似的，跳出去了。

宗之助看到司機從地面上抱起一個小女孩子，感覺絕望了：

「媽的！又是一個」！

四面八方湧來了看熱鬧的人，宗之助恨恨地道：

「看你怎麼辦」！

氣憤憤地靠向後面座椅，剛纔胸口狠狠碰了一傢伙，還在發痛。

司機抱着垂手垂脚撞昏了的孩子，驚惶失措地向四週圍攏來的人，打聽這孩子的父母在那裏。

誰也不知道。

宗之助受不了左右窗口射進來的敵視的眼光，跨出車來了。

司機帶着滿臉的爲難和哀懇，告訴他道：

「只壞了一隻腿」。

宗之助向看熱鬧的問到最近的外科醫院的地址，叫司機帶了這孩子去。

正在這時，宗之助背後，一聲悲痛的絕叫。

宗之助轉身一看，後面站着一個驚愕過度失了神的女人。

宗之助在這樣的場合之下，居然還看得出這個女人失了神的臉兒，生得很美。

她搖搖幌幌地走近前來，默默地把孩子抱過去。

「實在抱歉！簡直沒有話來向您賠罪」！

宗之助的話，她好像沒有聽見。

「喂！馬上開車送上醫院去」！

司機把她們母子攙了送進後面座位上。

宗之助坐在司機旁邊，扭轉頭向她說道：

「怎麼樣賠償都可以！我一定想盡方法，把您孩子的脚治好」！

一面說着：

「啊呀」！

另外的一顆心又動了：

「她有點像艷子呀」！

想到這裏，再仔細端相找她們倆的相似之點，發現她們的鼻子和嘴，簡直是一個模子印出來的。

宗之助轉身向前，心裏想道：

「要是艷子有了孩子，碰上這樣的事。她要怎樣呢」？

「假若是艷子的話，一定要像發了瘋似的吼叫起來了。而這個女人不對我們發怒，倒似乎在向自己的孩子賠罪呢」。

這個女人沉默不言，祗是盯着昏厥過去的自己女兒的臉，宗之助不能不感動了。

到了一家相當規模的外科醫院，眼看自己的女兒送進了手術房，她纔抬起雙手掩着臉，哭得蹲做一堆。

她就是河合賴江。』

宗之助走到手術房的前面，好像動物園鐵欄裏的熊似的，在走廊中走過來，走過去，踱了半個鐘頭之後，纔看見手術房裏走出一個看護婦，向她問清了受傷的孩子的情形。

連忙趕回候診室，拍拍還在嗚咽着的賴江的肩膊，告訴她：

「請放心罷！聽說令愛的脚可以恢復原狀」。

「是嗎？……」

賴江向他鞠躬。

「還算是不幸中之大幸咧！假使不能恢復，一輩子的殘疾，這不是物質上可以賠償得了的嘍！是位女公子呀……好了。這樣，您也可以不必怕您的先生埋怨了」。

賴江輕輕搖頭，告訴他：就只有母女兩個相依爲命。

宗之助心想：「果然不出所料」，起初就看出她們好像是寡婦孤女。拿出名片來給她：

「我姓都城……」

賴江一眼看到上面的姓名，震的一怔，死命的端相着宗之助的臉。

宗之助還以爲是這個窮女人，見了自己名片上的銜頭，對自己的社會地位震驚：

「您的姓名住址可以告訴我嗎！從此彼此相識了，如有什麼我力所能及的事，也許可以給您幫幫忙」。

賴江不做聲，眼看着地板上，一動都不動。

這位頑強地沉默着的可憐的女子心中，盤旋着什麼念頭？當然不是城北百貨店的專務所能窺測的。

一會兒，賴江下了決心，把姓名住址告訴了她。

「哦！您住在公寓裏！……還帶着令愛，您的生活很吃重吧」！

賴江貧窮的裝束，使宗之助說出這幾句話來了。

「這個女人生得像艷子，而她的性情却不像艷子，似乎很安份守己而又堅强。……我也許可以拿來做一回有趣的實驗」。

宗之助心裏，已經轉起另一種念頭來了。他想：

「她和日夜渡着虛榮浪費生活的妻生得同樣面貌，我若把她弄上手，看看她們怎樣的不同，這一定是一個有趣的實驗」！

看護婦來說：已把茉莉送進病房去了，賴江正要趕去，宗之助叫住她，從皮夾裏抽出大約二萬元，硬交給了她：

「我明天再來奉看。回頭派我的秘書來，有什麼需要，儘管吩咐他好了」。

賴江謝了他，向病房去了。

宗之助走出醫院：

「唔」！

獨自點頭一笑：』

宗之助覺得近來身邊不斷發生不愉快的事，最後闖了這麼一次大禍，看上去似乎可以一轉而變成自己艷遇中的一個收穫。

一個鐘頭之後，宗之助回到城北百貨店，走進社長室。

枯瘠瘦弱的社長，兩手背在身後，站在窗口。

前方正是那完全掩蔽着的十層大樓，沉重地蟠踞在那裏，好像向這邊示威似的。

自從這個四角方方像個包裹的百貨店建築物在近處出現之後，這邊社長室裏，就常時沈澱着一股沈重苦悶的空氣。

社長回頭看見宗之助，就嘆息似的道：

「你看！白丸的出手，似乎比我們想像的還厲害哩」！

「不要緊！太厲害的刺激，顧客馬上就會厭倦的」。

宗之助嘴裏雖這麼硬，但每次看到這座建築物時的不快之感，現在也抑制不住了。

究竟外裝怎樣的奇特呢？店內怎樣設備呢？各樓怎樣配置呢？任他如何刺探，對方嚴守秘密，竟完全打聽不出，叫人那得不焦躁。

恐怕那外面的掩蔽撤開的時候，嶄新的設計，一定能叫市民刮目相觀，壓倒一切而成爲一處新的東京名物。

店裏面的一切設備，也將把顧客們引入疑眞疑幻的夢境。

白丸的池袋店長，就會公然地這樣說過。

市民們對於一家一家百貨店表現出來的華麗的開幕改裝，已經漸漸看慣了。

新宿的伊勢丹，改裝的時候，用了五千個彩色燈泡，把整個的建築物粧飾起來，但是它這輝煌耀目的照明，還不到一個月，在客人們的眼裏，已不覺稀奇了。

百貨店裏裝自動扶梯，已經成爲常識之一，把橱櫃的玻璃撤去改爲開放式（OPEN），也漸漸地普通了。什麼什麼中心（CENTER），什麼什麼表演推銷，無論怎樣的服務（SERVICE），顧客們一點也不驚訝了。

美國旅館大王司達托萊的標語說：『人生就是服務』，這句話再沒有像日本百貨店這樣忠實而全面的奉行了。

城北百貨店的社長和專務，對面坐在舒乏（SOFA）裏，臉上都是背着一副共同的重包袱的表情。社長問：

「丸物開店的頭一天，進了多少客」？

丸物是去年年底，排在西武百貨店肩下出現的。它的正式名稱是「池袋 STATI ON BUILDING」。

「他們自稱是三十五萬人」。

「賣貨收入呢」？

「三千五百萬元。當然，那一天，我們和西武的銷數也增加了……」

「這回白丸開幕，能不能做到這樣，倒是問題呢」！」

戰後十幾年之中，這位社長和專務，在百貨店的經營上，嘗遍了辛苦。

他們和具有數十年傳統的百貨店不同，競爭起來，眞是不容易。

兩人對於傳統這樣東西的可怕，澈底地嘗到了滋味。三越、松坂屋、高島屋這些百貨店的傳統之堅强，使他們感覺得好像一座高大的城牆擋在面前一樣，不知道對牠歎過多少次的氣。

同時，今天的近代設備，明天就覺得陳舊了，面臨着這樣迅速的轉變，資金的不足，最是苦惱。

但是，總算這些山頭都爬過來了，現在擠上一天銷售一千萬元的大百貨店之列了。

不過，比了其他的大百貨店，銷售總額還是少得多。

同是終點百貨店（Terminal. Department）的西武百貨店，一天是一千五百萬元，澁谷的東橫，一

天要賣到三千萬。

因此，城北擴充了三千坪的面積：

「我們城北，到今年夏天，要以二千萬元爲目標」！

正在這個當兒，近鄰來了這個白丸百貨店，披着謎一般的外衣出現了。

社長道：

「現在不是聽說在大阪，百元一件的特別廉賣，已經不够號召，正在弄七十元一件的『均一』嗎」！

「那是在大阪，纔能這樣幹啊」！

宗之助苦笑着說：

「，大阪的職業小姐們一個人一個人的分頭上各家百貨店去，打聽一種同樣的衣料的價錢，在吃茶店會齊，彼此報告出來——那怕便宜十塊錢——然後一起到那家便宜的百貨店去買。東京的小姐們就不這樣幹了。她們都以穿着比人家貴的衣服爲榮呢。……您只看大阪井池筋那樣的批發店街，東京就沒有，就可以證明性格顯然不同了」。

「唔……」

「大阪的高島屋，設了高級綢緞部，裏面舖的通紅的地毯，但是，也難說是一定成了功。因爲要東京的女人纔對於這種豪華設備感覺高興呀」！

「提起來呢！這回到大阪去，看到那邊的百貨店，在進門的地方，設了特賣場咧」。

「是呀！……我們下一回應該着手的，是怎樣辦特選品 Service 啦」！

「喂喂！都城君！你有點兒不顧一切吧？我正覺得連上下的自動扶梯也沒有設兩個的必要咧。我看還

是把店員澈底地訓練訓練，倒可以博得顧客的歡心……」。

「不！不行！特選品 Service！特選品」！

宗之助斷然地說過之後，瞪着窗戶那邊的那座怪物。』

就在同一天，那個時候——

五郎還睡在被窩裏，叨着煙捲兒發呆。

剛纔睡醒，懶得動彈的孤獨之感，還在身體中搖幌着。

黑田修一郎已在昨天搬走了。久美昨天夜裏也沒有回來。

五郎正在考慮着都城艷子約他今天下午五點到潑令守斯旅社去的約會。

黑田修一郎命令他，叫他接受艷子的誘惑。說是：

「因爲她是城北百貨店的專務的夫人」。

五郎回憶起修一郎說這句話時的嚴冷表情，自己也不知不覺地答應了，自己對自己引起了一種嫌惡。

「爲了白丸百貨店要戰勝城北百貨店」！

因此，個人的意志和感情，必須完全抹煞掉。

鉅大的資本的齒輪，對於什麼個人幸福，一點也不躊躇地滾將過去，向前邁進。

五郎現在纔知道自己正站在社會的壯烈的戰場上。

自己接受都城艷子的誘惑，和藝妓倒在官吏的懷裏，有什麼兩樣呢？自己爲了什麼，把童貞頑强地保持到今天的呢？決不是爲了要等着貢獻給這個淫蕩的有閒夫人哪！而且還不是出於自己的本意，而是奉命非這麼幹不可！這些都是在昨天以前做夢也想不到的事。

假使發命令的不是黑田修一郎，五郎恐怕馬上就會拒絕不接受。但是，五郎對於修一郎的一種奇妙冷雋的魅力，是非常傾倒的。

修一郎深深知道這是件殘酷的事——而他堅決地下了這個命令，他這種漂亮的態度，使得五郎沒有法子拒絕了。

雖然如此，下命令的實在不是修一郎，而是白丸百貨店的鉅大資本，借修一郎的嘴來命令他的。

五郎也明白這一點。

「這就是現實呀」！

他不得不用這種青年人幼稚的解釋，說服自己。

爲了要在這家新開的大百貨店裏，獲得實現自己一向抱負的工作，就不得不接受這個現實。

「對了 我還不僅答應了接受都城艷子的誘惑呢。一聽說想要久美做養女的是相馬雷太，也就立刻失去了反對的勇氣了。那個怪物老頭兒，究竟要久美做養女的用心何在，我還沒有弄淸楚，就勸久美去做養女了。

鉅大的資本，就這樣逐漸地把個人的意志和感情犧牲掉，而建築起壯麗的宮殿來」。』

「到白丸百貨店富麗堂皇地開幕爲止，到底要累積起多少的犧牲呢」？

五郎繼續想着：

「像我抛棄童貞一樣，像久美去當養女一樣，在人家眼睛看不見的去處，有各種各樣的犧牲。……而當它開幕的時候，誰最享受幸福的滋味呢」？

五郎覺得：似乎誰也得不到眞正的幸福：

「相馬雷太雖看到華麗的開幕盛况，恐怕那副無表情的臉還是不會鬆弛開的。黑田修一郎吧，大概那時他又要考慮到第二步的作戰了。我自己呢？只怕看到盡心竭力設計出來的裝飾，祗有對於自己的才能缺乏，剩下無限的羞慚吧」！

也就是說：

費了異常的努力和忍耐，做成了一件東西的人，當他做成功的一瞬間，就被逼着又要把頭埋進下一個工作裏去，也沒有一點工夫可以讓他的心靈，欣賞欣賞這一次的成功，享受一點滿足之感，休息休息，馬上又得接着幹下去，他們的命運，不就生成是這樣的嗎！

幹着，繼續幹着……不久，死神來臨，他的人生就完結了。

「只有鉅大的資本，被下一批的人們繼承下去」。

五郎想像着白丸百貨店輝煌耀目的開幕的光景，覺得就像鉅大的資本張開嘴在那裏大笑一樣。

「爲了生活呀」！

五郎自己對自己說着，站起了身。

他打算到設在大塚的白丸籌備處去找修一郎，請他指示，用什麼方法，利用都城艷子，拿到城北百貨店的重要資料。

五郎正要走出公寓。

這時，河合賴江低倒着頭，踉踉蹌蹌地走回來了。

五郎看見賴江蒼白的臉色，吃了一驚，問道：

「你怎麼啦？那裏不舒服吧」？

賴江無力地搖搖頭：

「茉莉叫汽車壓了」。

「噉」？

五郎渾身一震：

「媽的！又是那些吃人的太可惜（Taxi）吧」？

「不」！

賴江好像已站立不住了，一隻手撑在牆壁上：

「很漂亮的自備汽車」。

五郎義憤塡膺恨恨地問道：

「總不致於闖下禍就逃走了吧」？

話沒說完，賴江頭朝後一仰，順着牆壁，就倒在走廊裏了。」

五郎把賴江抱起，送進她的房間。

把她放了躺下來，賴江神志恢復，張開了眼睛。

但是，她的雙眸，和痴人一樣，發着空虛之色。

「河合小姐！醫院在那裏？我替你去照應」！

五郎不想上潑令守斯旅社去了。

但是賴江不答話，祗是茫然地瞪着天花板，忽然，自言自語道：

「我要死」！

五郎又是一驚，看着她那蒼白的臉兒。
他害怕，要是把她丟下不管，恐怕她眞的要死。
賴江兩眼睜得大大的，痛淚直湧。
五郎不知道要怎麼纔好，焦躁得很，抱着手膀發悶。
這時，賴江突然地：
「啊啊！不要！什麼都不要」！
歇司的里地叫着，兩手掩着臉，五郎反射地伸出手去把她的身體抱將起來。
他一面在心裏的一角自嘲着：遇到不幸的女子發肝風的時候，自己總得擔任抱住她的職務……
賴江被他一抱，立刻垂頭攤手的癱了。
這時，有人來敲房門了：
五郎輕輕地把賴江放在被上，過去開了門。
一箇中年的男人，卑躬屈節地站在走廊裏。
「我來接人的」。
「接人？接到那裏去」？
「上醫院。……這位太太回來取行李，我們老爺叫我開車來接她」。
五郎馬上想起：
「闖禍的就是這個傢伙吧」！
心上直冒火：

「是你呀！撞了茉莉的」？
怒容滿面地瞪着他。司機嚇的退後一步。
五郎創痕猶新的臉兒，足以使司機打哆嗦。
「實在對不起！怎麼賠償都可以。……我們老爺也說：想盡方法，使她恢復原狀」
「你家主人是誰」？
司機躊躇着不答。
他本聽說受傷的孩子，只有母女兩個，想不到現在又有這個年輕的男子在一塊。
「問你的主人是誰呢」！
五郎恨恨地叫着，恨不得要咬他一口似的。」
司機沒辦法，終於把主人的姓名說出來了。
五郎倒反驚的呆了。
要說巧，也未免太巧了。這簡直是老天在這裏開玩笑。
自己正想上潑令守斯旅社去接受都城艷子的誘惑。而她的丈夫——城北百貨店專務的車子，却撞傷了茉莉。
「這是怎麼回事！老天爺究竟是什麼意思，造成這種巧合呢」？
五郎惶惑着，叫司機在外面等着。
賴江坐起身來，雙肩無力地怔怔地說道：
「茉莉不要緊」。

「是嗎！可以恢復原來的樣子吧」？

「噉」！

「像我這樣留下傷痕可不行哪」！

「五郎」！

賴江臉上浮起女人心境最慘時的微笑：

「都城宗之助……是我的妹壻」。

「哽」！

五郎又好像兜頭淋了一盆水。

「您認識的那個艷子，和我是異母姊妹」。

「……」

五郎簡直噤住開不得口了。

「說起來都是家醜。我的父親，把我的母親和我遺棄了。……在戰前，我和艷子的立場，因此而顚倒的反過來了。……母親和我，眞是慘哪！……父親當選了議員，艷子奢華地在銀座穿來走去……」

「……」

「那時候，我在銀座一家珠寶店做事，也碰到過一次父親和艷子。……我一生之中，受到最大的侮辱的，就是那一次」。

五郎張大了眼睛，追問道：

「您恨他們吧？大概不承認她是妹妹吧」？

賴江不做聲，把活得筋疲力盡的視線，俯看着蓆子上：繼而說道：

「我……上回艷子來找您的時候，我接受了她的錢」。

「那爲什麼原故？我給您寄來的錢，應該寄到了呀」！

「那時沒有想到您會寄錢來。我像個要飯花子似的，把艷子硬塞給我的錢受下來，回到屋裏一看，您寄來的錢已來了。……我想，我竟落得這樣的淺薄、無恥，更覺得自己可憐了。……與其接受妹妹給我的錢，還不如那回上旅館賣身去，要强到多少倍呢！……」

賴江一面訴說着，淚珠滾滾地直流。

十四

白丸百貨店籌備處，設在大塚仲町一條極不惹人注目的街上。

新加入當宣傳部長的黑田修一郎，在上午的董事會議席上，簡直沒有開口發言。

那些董事們，都對他不能不抱着相當的懷疑：

「這個傢伙，究竟有點什麼本領呢」？

由於相馬雷太命令式的提名保薦，他們勉勉强强地讓他當了宣傳部長，但是他們對於修一郎的認識，只知道他是一個公司搞垮了自殺未遂的人。

他們在背地裏都竊竊私議：

「相馬老頭兒大概是越老越糊塗啦」！

因此，在會議席上，誰也不來徵求修一郎的意見，大家都對他敬而遠之。

修一郎自己也早看清楚了這一點，他把莫大的野心，深藏在胸中，始終一言不發。

會議散了，大家正要陸續走出去的時候：

「大須先生」！

修一郎叫住了其中的一位董事。

「什麼事」？

這位董事轉過身來。他究竟在外國住過多年，對於修一郎，表面總保持着相當的禮貌，態度也還表示得親熱。

「大須先生在戰爭期中，是住在巴黎的吧」？

「是的。住在巴黎」。

「那時在納粹勢力占領之下，生活還自由吧」？

「總算還自由」。

「那麼，您和納粹的高級官長，來往的很親密吧」？

「只有兩個人，都是瞧不起希特拉的知識份子」。

「您沒聽到希特拉對於巴黎的美術品是怎麼處置的」？

大須心裏想：

「這個傢伙問我這些閒話做什麼」？

他很訝異地向修一郎打量了一下，答道：

「這一點，我到沒有打聽過。大概希特拉只忙了把自己的照片到處掛起，沒有功夫管那些魯布爾的名

畫什麼了吧」。

「……………」

修一郎想一想，又問道：

「但是，您還記得巴黎的日本大使館裏，掛的是些什麼畫不」？

大須心想：

「這些問題，和白丸百貨店的宣傳工作，有什麼關係呢」！

想到這裏，不由的覺得有點好笑：

「好像是……是藤田嗣治的作品」。

「藤田嗣治的？畫的什麼」？

修一郎的表情，頓時顯出活色來了。

「請等一下」！

大須向旁邊的椅子坐下，開始從舊的記憶中思索：

「啊！對了。想起來了！畫的一隻猫」。

「猫」！

修一郎好像發現了什麼重大事件似的，眼睛發了亮：

「什麼樣的猫呢」？

「那……那倒沒有細看……似乎記得是一隻純黑的波斯猫，眼睛瞪得很大很亮的……您打聽了，想要找那幅畫還是怎麼樣？現在的大使館裏，早已沒有這幅畫啦」！

「不……」

修一郎似是而非地搖搖頭，向大須道了謝，就急急走出去了。

大須偏着腦袋：

「眞是個怪人啊」！

繼而又想道：

「像這種怪人，幹出一套出人意表的宣傳來，說不定誤打誤撞，倒能大大地成功哩」！

修一郎準備了車子，開到街上，陽子從對面走過來了。

修一郎和她好久不見，也很是高興。想道：

「結果我還是要和這女孩子結婚嗎」?!

陽子奔了過來，修一郎還是一點表情沒有，只向她說道：

「坐上來好吧」？

兩人並肩坐着，陽子一眼不轉珠地端相着修一郎的臉。

修一郎被她看得不耐煩了，問道：

「怎麼啦」？

「您的氣色太好了，生氣蓬勃，充滿着幹勁」。

「我覺得和從前一樣呀」。

「不不，虛無的陰影，都消去了」。

「我本來就不是抱虛無觀念的嘛」！

「那麼，也可以說是死的陰影消失了」。

「我可從來沒有露出死的陰影給人看過，要說是在輕井澤別墅裏頭一次夜裏碰到的我，和現在的我，看上去有什麼不同之處，那可以說是津賀陽子的精神狀態有了兩樣的關係」。

「也就是說：我已經愛上了您吧」？

「一個沒有被人愛過的男子，也看不出什麼態度是愛着我呀」！

陽子一聽，臉上露出一種銷魂蕩魄動人的微笑，接着又馬上變了很誠懇的表情，靠近了修一郎耳邊，低低地用英語說道：

「把我的處女貞操接受下來罷」！

「那天晚上，你也是這麼說過的」！

「那天夜裏，是爲了自己想活下去而說的。今天可是爲了愛您纔說的」。

但是，修一郎還是冷冷地答道：

「現在的我，所需要的，不是你的處女貞操，而是一隻黑猫咧」！

「您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陽子瞪着修一郎問着，眼中閃閃有光。

「我不是說了嗎！黑猫，藤田嗣治畫的一隻黑猫」！

「藤田嗣畫的？您要了作什麼用」？

「這幀畫要弄到手，就能拉得到好幾萬人到白丸百貨店來。這是一隻招財進寶的猫」！

修一郎說着，臉上板板地，笑也不笑。

「您說詳細點給我聽好不好」？

「就是這麼多」！

「您這人眞壞」！

車子到了銀座，修一郎不知道想起了什麼，拉了陽子，向那些珠寶店的橱窗，一家一家地看過去。

「您找什麼」？

「鑽石。十克拉以上的……」

「那麼大的，人家店裏會不會擺出來呢」？

陽子走到一家店前，匆匆走進去，問他們有沒有十克拉以上的鑽石，店員詫異地祇是搖搖頭。

陽子走出店來：

「不行！除非找印度的國王去，這裏沒有那麼大的金鋼鑽」！

「是嗎！……看起來，銀座也有不便當的時候啊」！

修一郎嘴裏嘰咕着，也看不出他臉上表情是說的眞話還是笑話，一面向對街的餐室走過去了。

走上二樓，在臨街的窗口坐下，修一郎俯瞰着剛纔兩人走過來的這一條街，說道：

「由上向下俯瞰，是一件痛快事。騙得群衆起鬨，這件事更加痛快」！

「什麼事」？

「希特拉的事」！

陽子聽了他這種沒頭沒腦突如其來的話，心裏眞有些悲哀：

「看他這樣子，簡直一點也沒有把我放在眼裏啊」！

修一郎看了看陽子的寂寞的表情，但仍毫不介意：

「你的爸爸認不認得藏有十克拉以上的鑽石的珠寶商」？

「您眞的想買」？

「當然想買」！

陽子驚得呆了：

「到底做什麼用」？

「用來哄騙群衆，叫他們大大地起鬨」！

「…………」

「你別誤會，我可並沒有發瘋啊」！

說到這裏，修一郎纔露出溫和的微笑。說道：

「這次賭博若是成了功，就把這鑽石算我個人的東西送給你也可以！作爲訂婚的戒指……」

陽子一聽，也綻開櫻唇笑了：

「我就把牠賣了，到歐洲去密月旅行」！』

眞巧……

正當修一郎和陽子相對微笑的時候，戶森矢須子走過這家餐室的門前。

無意之中，抬頭一望，矢須子渾身一震，血都幾乎凝凍起來了。

以爲他已自殺了的人，仍然瀟洒自如地，和一位美貌如花的小姐對面坐着，臉上露着從來沒有對我表示過的滿足的笑容！

矢須子一瞬之間勃然大怒，奔進餐室，一口氣跑上了半節樓梯。

忽然「呀」的一下，停住了脚，因爲五郎的影子在她的腦裏閃動起來了。

「我也曾有一段時期，忘記了修一郎的呀！我曾經愛過五郎的呀」！

這位好勝而熱情的服飾設計師，對於自己護短這件事，是最不擅場的。

「我已經沒有干涉修一郎戀愛的資格了呀」！

矢須子悄然地回身走出來了。

過了一會，矢須子走到京橋的後街上，走進新型服飾模特兒會的「葵花集團」辦事處。

經理佐賀，正在對這些新加入的模特兒們訓話，抬頭看見矢須子，便告訴她道：

「決定來月五號上大阪去啦！」

大阪的T百貨店，要開一個特選衣料即賣會，同時辦一個矢須子設計已宣傳很久的新娘衣裝表演。因爲T百貨店增築的新房子裏設了有一座豪華的結婚禮堂，所以想舉辦一次模擬結婚式。

矢須子走進裏面的經理室，四肢無力的靠在舒乏之上。

佐賀跟了進來，詫異地問道：

「發生了什麼事嗎」？

像矢須子這樣喜怒哀樂完全形諸顏色的女人，倒是很少見的，所以佐賀一眼看到她這副神情，心裏馬上有數。

矢須子悄然地道：

「我碰到了黑田先生」。

「喝！……那麼，他是平安地回到東京啦。後來……怎麼樣了呢」？

「我祗是老遠的望見了他……」。

「爲什麼沒有叫他呢」？

「他和一位美麗的小姐在一起……」

「不過，好容易碰到他……」

佐賀說了半句，沒有接下去。

他想起了：矢須子曾經決心要和一個叫曾田五郎的青年結婚的。雖然她結果還是和那青年分了手，回到工作上來了。……

佐賀想，還是不要惹她發毛吧！正想輕輕地走出去。

「佐賀先生」！

聽得矢須子叫，轉過頭來，看見矢須子兩眼發着空洞的光，瞪着空中：說道：

「您把我撕碎了罷」！

「看這樣兒，又得發一陣瘋啦」！

佐賀心裏嘀咕着，覺得這位小姐眞叫人不好對付，祗是光着眼瞧着她。忽然想起跟進房來的來意，向矢須子道：

「T百貨店的專務已到東京來了。住在潑令守斯旅社。我們要去拜望他一下纔好啊」。

矢須子也不答話，氣冲冲地站起來，走過去把房門打開，看看在那邊休息的一堆模特兒，冷冷地批評了一句：

「都是差不多的貨」！

雖然如此，等到佐賀打電話到潑令守斯旅社，和那專務約好了之後，矢須子總算乖乖巧巧地跟着佐賀去了。

到了那裏，剛巧那位專務另外有客人來了，佐賀和矢須子就在洋台旁邊的會客室等候。

「啊呀！她……」

佐賀發現了坐在對面舒之上一位引人注目的美麗女性，連忙向她奔過去。

佐賀本來就是個殷勤客氣得過了份的人，而這次對於這位女性，格外卑躬屈節，簡直是侍衛伺候貴夫人的態度。

矢須子皺起眉毛望着他們，等到佐賀走回來，就唾棄似的道：

「多難看」！

「什麼」？

「您那樣磕頭蟲兒似的，自己不覺得太自輕自賤了嗎」？

「不覺得什麼呀！她是城北百貨店的都城專務的夫人哪」！

「所以就無論對她鞠多少躬都可以」？

「禮多人不怪呀！總不會有人嫌人家對他鞠躬鞠得太多吧」！

「我說的是您自己的自尊心」！

「自尊心？自尊心當然有的啊！不過我還不致於爲了廉價出賣鞠躬就失掉自尊心咧」！

矢須子心想：

「開洋裁學校的，就是這種人哪」！

剛纔悲憤之餘，底乎想要委身於他，現在回頭一想，倒有些不寒而慄了。

雖然如此，矢須子對於都城夫人的美貌，和她穿着打扮的脫俗而考究，不能不暗暗佩服：

「但是，她這種態度，多麼驕傲啊！簡直滿臉上寫着：你們看，我多麼美」！

矢須子覺得自己的眼神，漸漸地變得尖銳凶狠了：

「快給我滾開罷」！

她正想到這裏，來了一個侍應生，向那夫人深深地鞠了一個躬，不知說了幾句什麼。

夫人輕輕地點了點頭，飄然站起，也不和佐賀們招呼，走出洋台去了。

矢須子瞪眼看着，視線隨她看將過去。

正在這時……

她看見一個人站在洋台上，使她幾乎驚得「啊」的叫出了聲。

站在那邊的，竟是曾田五郎。

不僅如此，剛纔對佐賀態度傲慢到極點的這位都城夫人，竟好像換了一個人似的，裝出嫣然的媚笑，向五郎迎上前去。

「今天究竟是個什麼日子」?!

矢須子簡直有點茫然了。

她在幾小時之前，親眼看見修一郎和一位美麗的小姐共餐。現在，眼面前出現的，又是五郎和艷裝的有閑夫人幽會。

受了這種衝擊之後，生出一種空虛厭世的寂寥之感，矢須子自己對自己說道：

「人生在世上，就會碰到這些事的」！

都城夫人帶了五郎，跨進電梯裏去了。

矢須子轉過視線來，佐賀臉上的表情，證明他也看見了這一幕。

兩人都悶聲不響，祇剩下一段沉重苦悶的沉默。

一會兒，T百貨店的專務來了。彼此談了一回完全事務性的話。

會談不過十分鐘，但佐賀一直擔着心，只恐連這十分鐘也保持不下去。

因爲矢須子完全像失了魂一樣，兩眼發着遙遠空洞的光，始終盯着屋角放的一架電視機上，一言不發。

「那麼，一切拜託了……」

專務匆匆地站起了身，明顯地表示着對矢須子抱着不愉快的表情。佐賀就不得不比對都城夫人還要加上幾倍的向他卑躬屈節地鞠躬。

專務要出門，佐賀把他一直送到車上對他行最敬禮的鞠躬—腦袋幾乎要彎到褲襠裏。等到他走回來，矢須子還是原舊的姿勢坐在那裏。

「究竟要怎麼樣嘛」?!

佐賀心裏實在有點生氣：

「是不是戸森矢須子已經垮了」？

「……」

「讓你一個人在這裏清淨點好吧」？

「……」

矢須子抬起眼來看了佐賀一下，好像啞吧一樣，還是不開口。

這時，侍應生走過來：

「只有一間小房間，您若是可以將就的話……」

佐賀皺起眉毛，問道：

「你要在這裏住下嗎」？

矢須子慢慢地站將起來，跟着侍應生走了出去。

到了電梯前面，回過頭來，看着佐賀。

她臉上的表情好像在說：

「你爲什麼不跟了來」？

佐賀沒有法子，站起來，走近前去。

在開始上昇的電梯裏，佐賀又問道：

「究竟要怎麼樣呀」？

矢須子還是啞吧似的不答話。』

都城艷子和五郎走進四樓的三〇七號房間，對他說道：

「哪！那邊有海菲電唱機。你聽「華姑奶」吧」！

唱片是艷子預先派人送了來的。

五郎也老實不客氣地放上了「華姑奶」唱片，開動起來。

艷子坐在靠椅上，疊起腿來。也不知她是有意還是無意，衣服的下擺岔開，露出了撩人情思的緋色內裳。

她第一句問道：

「臉上的傷是怎麼回事」！

「和人打了一架」。

「喲！你也打架呀」？

「我是男人哪」！

「你生得太美了呀。一定是人嫉妬你……要不就是被你拒絕了的女性恨上了你，使出流氓來下毒手的。倘是這樣的話，倒富有戲劇性呢……」

「要是都城太太的話，就會來這一手嗎」？

五郎含着冷冷的微笑問她。

「我？我纔不會被你拒絕呢！眼前，你不是應了邀請來了嗎！你已經不會再離開我了」！

「你倒滿有把握似的」？

「對了！充分的有把握。像我這樣的女人，若是再不能把男人俘虜過來，還有誰能辦得到呢」？

也無怪艷子這樣的說嘴，像她這樣的美貌和豐滿的肉體，就連五郎也承認她確有魅人的魔力。

「你一向不肯向我認輸，總是拚命的硬充好漢，拉着空架子。我看着格外覺得可愛。你一定是想引動各種的女人來誘惑你，養成了這種拉空架子的習慣」。

「不是空架子。這是由於對於女性的嫌惡感，養成這樣的臉色和口吻的」。

「可是，女人祗有更一相情願地愛上你啊」！

「換句話說，因爲她們是雌的，對嗎」？

「對了……因爲是雌的」。

艷子好像開心得不得了似的，儘是微笑着。

「太太！你究竟誘惑過幾個青年」？

「沒有記過賬啊！不過要和我所結交過的青年們比較起來，你可是特別出人頭地的優秀，這是事實」！

「什麼地方優秀呢」？

「第一，因爲你是絕世的美男子……。雖說美男子現在已經不行時了，但是那僅是那些半吊子的美男子的話。要是像你這樣，一百萬人裏也找不出一個來的美男子，那是沒有話說的。……第二，你是個絕世的美男子，而却簡直像個犯過重罪的犯人似的，帶着黑暗的陰影，說話，舉動，沒有一樣不別扭」。

艷子解說完了，突地站將起來。』

五郎頓時覺得心頭好似小鹿亂撞。

因爲艷子已經自己動手寬衣解帶了。

唱片已經停止了。

五郎又換上了一張。但是，「華姑奶」的雄渾壯麗的名曲，在他耳朵裏聽起來，已經變成了一片遙遠的海潮洶湧的聲音了。

艷子脫得只剩一身貼肉的長襦袢，仰臥在床上，通紅的緋色襦袢，好像一團旺燃的火光。

五郎扭過頭來看着她。

艷子閉着眼簾，兩手左右攤開，雙膝斜斜地豎起着。

這種姿勢，五郎覺得似乎在什麼電影的宣傳照片裏看見過的。

就這樣……五郎像一尊石像似的站着。

艷子睜開眼，看到五郎的這副樣子：

「怎麼啦」？

「…………」

「不來抱着我」？

「………」

「我的舉動太露骨了」？

「太太」！

五郎趕向床前，亂七八糟地拉過毛毯把她蓋起。

「我們非得這樣簡單地變成一雙雄對雌的局面不可嗎」？

「哦！你覺得缺乏情調，不滿意」？

艷子鼻子裏嗤的一笑。

五郎眞恨不得把這驕傲的有閑夫人，率性剝光了從床上拖下來，拳打脚踢的蹂躪她一頓。心裏憤憤的道：

「瞧她這臉子，還挺有把握似的咧」！

艷子接着說道：

「你過來抱着我就行了！你一抱上我，就要發迷糊了」！

「我知道」！

「你知道就好了」！

艷子把兩隻豐滿的光光的手膀子伸過來了。

五郎反退後了一步，自己咕嚕着：

「這不對！這是錯的」！

一面無意義地咕嚕着，同時感覺到好像在演戲。

正在這時候，電話機救了五郎，鈴聲大振。

拿起電話聽筒，纔湊上耳邊，那邊就叫起來了：

「混蛋」！

女人的聲音。

「五郎你這個混蛋」！

「你是誰」？

「你管我是誰！大混蛋！混蛋！混蛋！混蛋」！

五郎「呀」的一下想起來了：

「矢須子小姐嗎」？

「你告訴那驕傲的娘們！把曾田五郎臉上刺傷了的女人，就住在這旅社裏」！

「…………」

「你明白不明白，我把你臉上的傷治好了，可不是爲了叫你做這種娘們的玩具的呀」！

句句話尖銳得像一把刀，但是，沒等到說完，已經嗚咽不能成聲了。』

五郎慢慢地放下了聽筒。

艷子問道：

「誰啊」？

「您的敵人」！

「敵人」？

「把我臉上刺傷了的那個女人，現在就在這旅社裏，我們被她看到了」。

「她恐嚇了您」？

「恐嚇了我」。

「您怕嗎」？

「……至少，事實上已經無意擔任『雄』的脚色了」。

「房門上着鎖咧。叫侍應生來把着門也可以呀」！

「太太」！

五郎好像一個放蕩盡致的中年紳士似的，很鎮靜地說下去：

「我曾經幾乎要愛過她。就是現在，對她也並不討厭。……她刺傷了我，這是句謊話。我受了傷之後

，她通宵不睡地看護過我。我臉上紮滿了繃帶的時候，她想到，恐怕我要變成一副奇醜不堪的面貌，因此決意想和我結婚。……我應該遵從她的忠告」！

「這倒好像那些通俗小說裏的故事一樣」！

「太太！順便我坦白的告訴您罷！我接受您的誘惑，跑到這裏來，並不是向您的魅力投了降。我是另有野心纔來的」！

「您說」！

「您認識黑田修一郎吧」？

「噉」？

艷子的臉，頓時僵硬了。

「我是奉了黑田修一郎先生的命令、來接受你的誘惑的」。

「爲，爲什麼」？

「因爲您是城北百貨店的專務夫人——黑田先生說的」。

「…………」

「我不過是奉命而來的」。

兩人經過一陣沉重沉默之後、艷子開口問道：

「黑田先生現在在幹什麼」？

「白丸百貨店的宣傳部長」！

艷子「呀」的一聲，驚的呆住了。

五郎看到艷子驚訝的樣子，不同尋常，直覺的想道：

「黑田先生和這個女人，從前一定有一段淵源哩」！

於是，又悟到自己剛纔等於出賣了黑田修一郎的一段坦白的告白，也決不是沒有意義的。

「太太！我忠告您，您趁此機會，還是應該回到您那貞節的妻子的崗位上去」！

艷子冷冷地一笑，說道：

「您是想要城北百貨店的各種資料吧？只要您想要，我給你」！』

五郎板着臉，嘴閉得緊緊的。艷子突然瘋了似的，變了一副惡狠狠的表情，拔地跳起來，抓住五郎的手：

「我不考慮明天的什麼問題？我只考慮目前！我對於世界上的一切，最珍惜的就是我自己的自尊心。倘是自尊心受到傷損，還不如死了的好。……與其被您拒絕，不如把城北百貨店的資料全部給您。……我需要您。我的目的希望就是這一件。其餘的，隨便怎樣都不要緊！您得買我一個面子，別叫我丟人……」

但是，艷子愈是拚命，五郎倒反越發冷靜起來了。

「太太！您從前是黑田先生的愛人吧」？

「這些問題，對於現在的我們，有什麼關係」！

「他要向你報仇哩」！

「他要報仇，讓他來報好啦！我現在只是需要您！……明天的事，我管不了許多！現在，只有您這一位男性，占領着我的一切」！

艷子緄着五郎，臉向上仰着，朱唇翹起。

這時，房門上有人敲着門。

五郎想要推開艷子。艷子緄着他不放。

五郎硬將她摔開，走過去打開房門。

門外站着的是佐賀。

「矢須子小姐在三樓二〇四號房間等着您」。

他只說了這一句，轉身便走了。

五郎把房門由牠開着，走回床前：

「太太！我能替您做的事，只有一樁」！

「…………」

五郎從旁邊桌上，拿起艷子的手包打開。裏面裝着十幾張五千元的鈔票。

五郎把牠統統抓了出來，擦上火柴，點上火。

騰騰旺燃着的高價的火燄，五郎、艷子，都沉默地看着。

五郎手指覺得發燙了，便把燒成白色的紙灰，團了掬在掌心裏。

過去，五郎燒那一千元鈔票的時候，艷子說過：「要燒就燒個十萬元看看」！

五郎現在把這句話實行了。

「太太！您的美麗也像這樣……」

說到這裏，把手中的灰向艷子臉上撒去：

「……不久就要消失的呀」！

五郎說完了，慢慢地走出房去，背後一隻原來放在桌上的花瓶，向他背上扔將過來，玫瑰花飛了滿地。

十五

今天——

櫻木宏還是照樣躺在床上，仰面對着天花板。

自從搬到這邊來以後，已經一個多月了，但是櫻木宏對於這間病房，還覺得不習慣。

他只覺得：中野的那棟粗房子，住着是多麼舒服！

可是，事到如今，再也沒有辦法搬回去了。

「我爲什麼幹出那樣笨事來」？

心裏祇是後悔，好幾天沒有能够好生睡。

爲什麼要調戲陽子？自己覺得自己這種舉動，簡直是發瘋。不！調戲陽子，還在其次，好好地又爲什麼對她的生母夏枝說：

「我愛你」！

這樣無中生有的信口胡扯，眞是見了鬼了。

「我還想回到那裏去。還像從前一樣，讓她來看護我。陽子呢，也祇要她常常來探望探望我。只要這麼多就行了。我可以忍耐！……啊啊！竟沒有法子再恢復那時的環境了嗎」！

心裏發着無聲的狂叫，被病菌侵蝕着的胸中，好像綳緊了似的，祇是呻吟。

房門無聲地推開，久美走進來了。

戰戰兢兢地走近床前，說道：

「宏爺！給您換睡衣吧」！

「不要」！

櫻木宏冷冷地拒絕了她。

「不過……」

久美站在那裏不動，不知道怎樣纔好。

夏枝在中野家裏擔任的工作，現在完全由久美繼承着。久美一直盡心竭力的服侍着他，但是，櫻木宏和久美，一點感情也沒有。

櫻木宏除了必需要說的話之外，絕不開口，這種情形，本是不足爲奇的現象。久美也自然不肯努力拿明朗的心情來對付他。

久美祇是來當一個看護，不過盡量地不厭其煩地工作服務而已。

當然，櫻木宏不會歡喜久美了。

久美又催促着！

「讓我給您換睡衣罷」！

「太囉嗦了」！

櫻木宏好像要將她攆出去似的，給了她一個釘子碰。

這時，從大開着的窗戶那邊，聽到樓下有人談笑的聲音。

在這棟房子裏，是很少聽到笑聲的。
「來了什麼客人」？
「是黑田修一郎先生」。
「什麼」！
櫻木宏一聽，眸子頓時發出尖銳的亮光。』
「這個傢伙，上這裏來幹什麼」？
櫻木宏覺得心裏憎厭的情感直湧。
「他媽的」！
不由地，低聲的哼了一聲：
「黑田這個混蛋東西……」
久美聽到他開口就罵，驚得眼睛瞪得大大的。
「宏爺！您認識黑田先生嗎」？
「認識他！就是這個傢伙叫我搬了家的」！
「宏爺」！
久美想解釋櫻木宏的誤會，很懇切的道：
「黑田先生是個好人哪！是一位體面的紳士，我很知道他」！
櫻木宏眼神險惡地看了久美一下，心想：
「連這個女孩子也看中了黑田嗎」？

想到這裏，心中旺燃起嫉妒的火燄。
「吠！你到這裏來是做什麼的」？
「…………」
話頭突然地一轉，久美不曉得怎樣回答纔好。
「你是來做我的奴隸的」！
「不……不會……」
「不會錯的！那個相馬老頭兒，是我家管事的。我叫他怎樣，他就怎樣。我命令他殺人，他也得去殺！……他收你做養女，就是爲了給我做奴隸！明白了嗎」？
「…………」
久美臉色蒼白，向後退縮了一步。
櫻木宏臉上浮起殘忍的微笑：
「但是，現在二十世紀，奴隸制度不能存在了。不過，我們可以賭一賭。……久美！怎麼樣？賭一下罷！賭你自己的身體……」
久美祇剩下胸口喘氣，嘴唇直發顫。
「五郎叫我來的啊。五郎好容易纔抓住了發揮才能的機會。我是爲了五郎而來的呀」！
心裏好像做禱告一樣地叨唸着。
櫻木宏一骨碌地坐將起來，抓起床邊桌上的撲克牌：
「你若是贏了……」

說到這裏，稍微想了一下，很決斷的說道：

「把這所房子，再加一百萬塊錢給你」。

「我約定了決不撒謊。……來！洗牌」！

久美手脚都好像變了石塊，動都不能動。

「叫你洗牌，你就洗牌，聽見了沒有」！

櫻木宏使勁地叫着。』

久美戰戰兢兢地洗了牌。

櫻木宏命令她：

「從這裏面，把6和5432抽出來」！

久美照他說的做了，櫻木宏接過牌來，五張五張的把牌發在自己蓋的被面上。

櫻木宏的賭法，是法國古來的一種鬪牌方法。

第十一張牌，翻過來放在被上。是一張老K。

「哼」！

櫻木宏一笑。

這張翻出來的牌，若是King，發牌的人就得一分。

「明白吧？現在敎你一遍，好好記着」！

但是久美腦子裏祇剩下一片空白，怔怔地聽着。

漸漸地……

久美看出來了：櫻木宏這樣詳詳細細地解釋着，他臉上的神情，仍然是一位穩靜的大家公子。心裏想：

「他實際還是一個心地溫良的人啊」！

櫻木宏抬起眼來，問道：

「好好聽着沒有」？

但是口吻裏並不帶嗔怪。

這一下，久美開始用心聽了。

鬪牌的方法，很簡單。

各人看自己手裏的五張牌。旁家假使不滿意，不妨換牌，甚至於五張牌通通換過都可以。不過，莊家也有權可以拒絕換牌。牌換好之後，如若旁家手裏有一張King，就可以叫出來，得一分。但是，這要在開始鬪牌之前就聲明，或者鬪牌時頭一張把King打出來。莊家手裏有了King，規矩也是一樣的。頭一張牌，一定要旁家先出。至於第二張以下，假使手裏有的話，一定要把有名堂的牌接着打出來。

牌的等級，King最大，其次是Queen、Jack、S，接下去是10、9、8、7。等級大的吃小的。五張牌之中，吃了人家三張，叫做「碰」，得一分。五張通通吃了，叫做「華爾」，得兩分。贏了四張，和三張一樣，還是一分。

假使旁家一張牌都不換，又不能「碰」，就輸給莊家兩分。如果做成了碰，就可以加一翻，得兩分。同樣的，莊家假使不換牌，又吃不到旁家三張，就得輸給旁家兩分。

一副牌的輸贏，先得了五分的算贏家。

「明白了吧？輸贏就只賭這一副呀」！

櫻木宏叫久美換牌。

但是，久美不換。』

「你倒眞沈得住氣！不換牌就得做成『碰』纔行囉」！

櫻木宏帶着殘忍的表情說。

「好的」！

久美靜靜地答應。

「哼」！

櫻木宏瞪着久美看了一會，沒有再說什麼。

久美旣然不換牌，做莊家的櫻木宏，也就不能換牌了。

現在開始鬪牌了。

久美出的頭一張牌，是 Jack。櫻木宏出的一張A，輸了。

第二張牌，久美出9，輸給櫻木宏的10。

但是，接着下去，久美連贏了三張。

久美得了一分，櫻木宏最初翻出來的一張是 King，也得了一分。但是久美沒有換牌就「碰」了，所以變了兩分，一共得了三分。

重新洗了牌，各人發了五張，久美還是不換牌。

櫻木宏想要開口說什麼，又閉了口。

這時，下女仲進頭來：

「相馬老爺說，有點事想和宏爺商量」。

「現在不行」！

櫻木宏毫不客氣的回斷了。

第二回，櫻木宏做成了「碰」，得了一分，久美又反輸給他兩分，一共贏得了四分。

第三回，久美還是沒有換牌。櫻木宏的臉上，也料定久美是不換牌的，倒也不顯得詫異。

牌鬪完了。

贏家是久美。

櫻木宏臉上，開始露出溫和的微笑。

「痛快痛快！……但是，這一局，最初似乎是我要贏的啊」！

「爲什麼呢」？

久美放了心——自己可以不做奴隸了，所以也微笑着問他。

「不，有點漠然的預兆……總而言之，你保住了你的貞操啦。你還是處女吧」？

久美羞得低下頭去。

那天夜裏受五郎愛撫的回憶，又活生生地在腦子裏反映出來了。

「我把這所房子和一百萬塊錢輸給你了！哈哈哈……」

「不不！沒有那回事！……我，我不想要」！

久美慌忙拒絕。

「約定了的！我說過：約定了就要遵守」！

「不過……祇鬪了幾副撲克，就賭這麽大的輸贏……」

「嘟！久美！告訴你吧！要是我贏了的話，今天晚上，你的身體就是我的啦」！

「宏爺」！

櫻木宏仰面躺了下去，久美莊重地叫他：

「宏爺太虐待自己了」！

「…………」

「這不行哪！宏爺！……請您把心境放明朗些！求求您」！

久美對他鞠着躬，櫻木宏瞪了她一下，問道：

「你有什麽願望」？

「多得很，各種各樣的」。

「說說看」！

「…………」

久美躊躇着。

「說不出口的願望嗎」？

「不……」

「你有愛人嗎」？

「有」！

久美下了決心地承認了。

「是黑田修一郎嗎」？

「不，太遠了！那樣體面的人物，我那裏配」！

「你的愛人，他也愛你嗎」？

「不知道」！

「不知道？你不是說『有願望』嗎」？

「不能結婚就不結婚也不要緊。只要他想幹的事業能幹下去……」

「你當眞的有這種意思」？

「是的」！

櫻木宏沒有想到現代的小姑娘，竟懷着這種舊式婦女片面的自我犧牲的心情，倒有些出乎意外的驚愕：

「哦！所以你纔答應做相馬老頭的養女，就是想得一筆錢，給你的愛人，讓他去幹他的事業，是不是」？

久美對於這一問，沒法兒說得清楚，只得低下頭不做聲。

「剛纔鬬牌你贏了我。已經得到這所房子，還有一百萬塊錢。……你和愛人一起搬來過日子不好嗎？你的愛人一定也高興的啦」？

「宏爺」！

久美很悲戚地看着櫻木宏：

「您把心放寬些！明朗起來！這是久美不好。久美一向總覺得宏爺可怕。從今天起，久美一定改過來！我不怕宏爺了。雖然萬萬比不上以前照應您的那位夏枝夫人。但是祇要是久美做得到的……」

「出去」！

櫻木宏被久美眞摯地懇求着，聽着受不住了，好像要把她摔出去似的叫起來了。

「宏爺」！

「討厭！快出去」！

久美悵悵地走出房門，櫻木宏就一骨碌地翻身伏在床上，嗚咽起來了。

一種形容不出的孤獨寂寥的感覺，把櫻木宏全身包圍着。』

這時，在樓下的會客室裏……

修一郎決定了上大阪走一趟，正由舒乏椅站將起來。

修一郎在東京找遍了，沒有找到二十克拉以上的鑽石，今天來和相馬雷太商量辦法。

相馬老人聽修一郎說明了鑽石的用法之後，居然很愉快的破顏一笑，替他寫了一封介紹信，給大阪的一位富豪。

在大阪，另外還有些必須要辦的事，所以修一郎決定明天就動身，站起來，行了一個禮！

「那麼，就這麼辦，回來再見」！

告辭走了。

「哼」！

剩下相馬老人一個人，他又得意地笑了一笑：

「我看中的人到底不錯。相當有一手。照這樣子，可以放得心了」！

過了幾分鐘之後，老人拿着一疊文件，上樓去了。

櫻木宏仰面躺在床上，臉上像戴着面具一樣，毫無表情。

「宏爺！白丸就快開幕啦！您看這幅圖」！

把一幅彩色的白丸百貨店全景圖打開：

「您看如何？單從外觀說起，到現在爲止所有的百貨店……不，連日本全國，還沒有這樣的建築咧！哪！附在周圍的這四個圓形露台（Terrace）這裏面的講究大着呐！我們在這 Terrace 上面，將要有特別出色的裝置……」

「不！我聽了，一點興趣也沒有」！

櫻木宏冷淡得很，表示不要聽。

「這店是宏爺您的呀」！

「對於現在的我，所需要的不是這些東西，我需要能够到園子裏散散步的氣力」！

「我明白！先養好氣力……然後是體力」。

「剛纔在樓下的那個人叫黑田修一郎吧」？

「喝……宏爺認識他」？

「在中野的時候，聽到過他說話的聲音」。

「現在請他當了宣傳部長啦！這是個又沉着又聰明的人，這一回，他想出了一箇異想天開的奇特的宣傳方法」。

櫻木宏皺起眉頭，一直仰望着天花板，聽到這裏，攔住問道：

「相馬叔相信他嗎」？

「我自信老眼無花，沒有看走了眼」！

「…………」

「宏爺對於他，有什麼意見嗎」？

「…………」

「下一次他來了，帶來見見您好不好？您要見到他，也可以幫助您增加氣力」。

「我討厭那個傢伙」！

櫻木宏語氣斬截的很。

這一來，要輪到相馬老人皺眉毛了。』

這一天，修一郎過了半夜一點鐘，纔回到世田谷代田二丁目的那家相當高級的公寓來。

修一郎自從搬到這家公寓來暫住之後，向來沒有在十二點以前回來過。

他開始上樓，向三樓走去，今晚喝的酒，在身體裏發作起來，頓時覺得手脚發軟，心裏想道：

「看這樣子，我也似乎漸漸地需要一個等我回家的人了」。

這種感想，像浮雲一般在腦子裏掠過去。

走到三樓，站在走廊的一端時……

修一郎皺起了眉毛。

「咦！那邊不是有個人在等我嗎」！

坐在自己的房間門前，頭上蒙着一件綠色的外衣。

衣裙邊下，露着長長的纖腿，顯得異常突出而美麗。

修一郎起初還以爲是住在三樓哪箇房間裏的酒吧女郎，喝醉了回來，靠在那裏睡着了。

但是，走近前一看，纔知道是等自己等的倦了，纔靠住房門坐下睡着了的。她並不像喝醉了的模樣，坐在一隻化粧箱子（Vanity Case）上，房門的旋鈕上，掛着手提包，包下面，整整齊齊擺着一雙高跟鞋。

修一郎輕輕悄悄地把外衣揭起來一看。

她頭靠在房門上睡着，不是旁人——戶森矢須子。

「不錯，這種登門訪問的格式，正是這位小姐的作風」！

修一郎微笑了。

「喂」！

一隻手扶在她肩膀上，低聲一叫，矢須子「叭」的睜開了眼。

奇怪的是，矢須子毫無表情。祇是睜着一雙大大的眼睛，抬頭盯着修一郎，一瞬也不瞬。

「怎麼啦」？

「…………」

矢須子正想要回答，忽又閉上嘴，站了起來。

「你怎麼知道我住在這裏」？

「五郎告訴我的」。

他說話的態度，規規矩矩，好像秘書對社長一樣。

修一郎掏出鑰匙，開了房門。

這是一間洋式房間，裏面只有公寓設備的床和桌、椅、衣厨。看上去像修一郎帶進來的物件，一樣也沒有。

房間占有相當的坪數，所以只覺得空空洞洞的，冷落得很。

矢須子四下裏看了一轉，說道：

「破了產的人，就非得過這樣枯燥無味的生活不可嗎」！

修一郎只有苦笑。』

矢須子忽然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寒戰：

「睡醒過來……冷得很」！

「房門的那邊是厨房，那裏有惠詩客」。

修一郎教了她，她到厨房裏去了。

「您每天吃些什麼呢」？

矢須子拿着惠詩客酒瓶出來，詫異地問道：

她看見厨房裏一點吃的東西也沒有，連碗筷都看不到。

「總不致於淨喝惠詩客吧」？

「爲什麼關心這些問題呢」？

修一郎覺得：這位小姐，居然有這種家庭性的心思嗎?!倒對她有點刮目相看。

矢須子也不回答，仍是背着臉，說道：

「前幾天，看見您和一位極漂亮的小姐在銀座」。

「哼」！

他滿不在乎就承認了，這種態度，煽起了矢須子的妬火，轉過臉來看着修一郎：

「您和那位小姐要結婚吧」？

「也許結婚，也許不結婚」！

「要結婚的，一定」！

「爲什麼」？

「直到現在，沒有看見您和那樣的美麗的小姐在一起過。自殺沒有死得了，回到東京，倒反悠然自在地，和人家小姐白天逛銀座，這不像您的作風了呀！……黑田修一郎變了。一定是那位小姐使您變了的」。

「雖不中，亦不遠吧」！

修一郎笑起來了，聲音有點發乾。

矢須子把酒杯裏倒滿了惠詩客，一口就喝乾了。

修一郎冷冷地問道：

「對於一個已經不感魅力的男人，爲什麼又找他來了」？

矢須子的眼睛豎起來了，好像要挑戰似的：

「憑我的力量，能不能再把黑田修一郎恢復過來呢……」？

「我的本質，一點也沒有變哪！……你是不是以爲我自殺沒有死得了，連根性也變成卑屈了呢」？

「我已經沒有上您這兒來，質問這些問題的資格了」。

矢須子回答的很支吾，接着又向酒杯裏倒滿了惠詩客。她的動作，似乎是一種無意識的舉動，樣子很顯着煩悶。

「聽說你曾經想和曾田五郎結婚的」？

「噉」。

矢須子點了點頭。

「這是你，所以因爲曾田受傷，受了刺激，就想到這一層，這是當然的。……因爲你也曾因爲拿了我一百五十萬，就一直爲我保持着處女貞操的呀」！』

矢須子喝完了第三杯酒，靠在椅子上，眼光好像看在遠處，自言自語地：

「我……爲什麼到這裏來的」？

修一郎冷淡地答道：

「不過是想起要來，就來看看的吧」！

「對！……想起要來，就來看看……」

矢須子像鸚鵡學舌似的，低低地叨唸着，驀地變了尖銳的表情，正視着修一郎：

「黑田先生，您命令五郎，叫他和城北百貨店的專務夫人去幽會的吧」？

修一郎很驚訝的看着矢須子：

「曾田爲什麼非得把這些話告訴你不可」？

「那一天，我剛巧也在瀫令守斯旅社……就是看到您和那位小姐在銀座的那一天。我另外有事，和葵花集團的佐賀經理到了那家旅社，看見五郎和那個帶着『全世界只有我最美』的神氣的夫人，走進房間。我勃然大怒……」

「呔」！

修一郎也勃然大怒了：

「你攪亂了都城艷子和曾田的幽會吧」？

「…………」

矢須子見修一郎這樣的怒氣冲冲，嚇得噤住了。

「誰叫你多管閑事」？

「…………」

矢須子搖搖幌幌地站起來，撲到床邊，伏在床上，全身抽搐着痛哭起來了。

修一郎憮然地看她哭了一陣，也不做聲，祇是喝惠詩客。

矢須子的哭聲，漸漸地低了下來，修一郎頓時感覺到深夜的寂寥，侵襲着身心。

「她，還是愛着我的啊」！

自己向自己叨唸着，但是並沒有什麼感動。

「我是不是已經不能眞正地愛女人了呢」？

修一郎自嘲着。突地站起來，走近床前。

矢須子的身體，毫不客氣地被翻轉過來，臉向上仰着。

修一郎把她掩在臉上的兩手拉開，一面低頭看着她兩眼緊閉淚痕未乾的臉，問道：

「你，還是，處女嗎」？

矢須子像小女孩子似的，點了點頭。

修一郎輕輕地把臉貼上去，唇和唇合起來了。

矢須子聽他怎樣，乖乖巧巧地，像一個玩偶一樣。」

掌管命運的神，也常常和人開個小玩笑。

矢須子睡在修一郎公寓裏的……第二天早晨。

津賀家裏，信造在園裏草皮地上，做完每晨的運動——打了五十個高而富球，走回露台的時候，忽然感覺到輕微的眩暈，右手發起痲來了：

「不好」！

陡然引起腦出血的恐懼，覺得自己的臉發了青。

朝枝走來，看到信造不去淋浴，詫異道：

「您怎麼了」？

信造坐在籐椅上，像木頭菩薩似的動也不動。

朝枝見他臉色不對，馬上奔去打電話給常替信造診治的醫生。

「那邊舖了被了……」

朝枝勸他去躺着，但是信造閉緊了嘴，也不答話。

二十分鐘之後，醫生來了。替他診察完了，一面笑道：

「沒有什麼呀」！

信造還似乎不服，抬起眼來瞪了醫生一下，然後伸出右手，把五個指頭握起放開的試驗着。

「不痲了吧」？

「不，感覺還沒有正常哩」！

「心理作用嘛」！

「先生！您到了要緊的時候，冷淡得很哪」！

「如果醫生也發了慌，病人不是絕望了嗎」！

「唔！這倒也是……我早晚要碰上這個吧」？

「沒有發現這樣的危險信號呀」！

醫生走了之後，信造想要掩飾剛纔自己發慌的難爲情，向朝枝問道：

「你信仰什麼」？

「並沒有什麼信仰啊」。

「藝妓不是都有一種信仰嗎！三業地（註：料理店、藝妓屋、待合）的當中，必定供着狐大仙。沒有一家藝妓屋不供着神龕吧」？

「但是，我並不信仰什麼」。

「你以爲瞧不起迷信，就是新派嗎」？

「是誰吓唬您說：院子裏不供上五穀神就得中風還是怎麼啦」？

「胡說！……我不過是並不輕視信仰」。

「不過，您以前從來沒有迷信過」。

「從今以後，要迷信啦！……你看見人家摸摸地藏神石像就相信能治眼病，也許認為是獃事，但是，迷信這件事，在精神統一和生活秩序上，却大有功效呀」！』

事實上，信造的母親，是極信仰日蓮宗的信徒。因此，信造養成一種反感，直到今天，一直是沒有宗教信仰的。

這一次，偶然碰上腦出血的恐怖，頓時想起二十年前母親的一段話。

「我們家，已經一連五代，家主都是中風去世的，惟有你的爸爸，六十多了，血壓還能這麼低，這都是媽天天禱告日蓮上人的結果啊」！

不錯！父親去世，是狹心症死的。逃脫了一躺幾年的中風的定數，發病祗有三分鐘，就與世長辭了。

信造也想：如若可能的話，還是情願像父親一樣，與其長期作戰，不如速戰速決的痛快。

無意之中，想起了母親這一段話，心裏念道：

「信仰，似乎還是必要的咧」！

居然，膽子也變的小了。

因此，信造捉住朝枝，說出下面一段話來了：

「我上歐洲去的那一回，纔知道不管那一個國家，都有他的迷信，因此大大地放了心。無論那個國家的旅館裏，都沒有第十三號房間。十三個人同時坐在一起吃飯這件事，絕對避免」。

「恐怕變成了最後的晚餐是不是？重要的集會上，短了一個，就不好辦咧」！

朝枝笑嘻嘻地回答。信造嫌她說話沒忌諱，狠狠瞪了她一眼：

「總而言之，我從今天起，要迷信了。燈花爆了，茶杯裏的葉子豎起來了，都是兆頭。枕頭放東邊，還是放北邊，全要注意。唔！以後三個人一起照像的時候，決不站在當中」！

「以後，您出門的時候，在二門口打火送您好不好」？

「啊啊！就這麼辦！這要比洋鬼子抱着接吻，風雅多啦」！

朝枝看信造漸漸高興起來了，把早餐端將過來。

信造沒有挑剔一句，吃得乾乾淨淨，然後吩咐道：

「呔！叫陽子來」！

「鋼琴的功課還沒有完呢」。

「再彈德法什麼恐怖的舞蹈，我的手又要發麻了」！

朝枝走上了二樓。

陽子正在做美容體操。

朝枝對她說：

「爸爸在叫你吶」！

陽子兩脚分開跨得大大的，腰彎下去，脚與脚之間，露出她倒垂着的臉兒：

「我啊，今天早晨醒來，想到一樁事，以後，我叫您媽媽罷」！

朝枝聽她這麼一說，倒不知道怎麼纔好：

「爸爸不答應的呀」！

「我叫他答應」！

陽子抬起上身，轉過臉來，嫣然一笑。

臉上紅紅的，映在早晨的陽光中，美麗極了。』

陽子披上一件通紅的上衣（GowN），走下樓來，信造似乎還有些不安的樣子，又在那裏伸出右手，五指屈屈伸伸的試着。

「爸爸，做什麼？這個動作」？

「喂！不良少女！爸爸假使忽然死了，你打算流幾升眼淚」？

「要看爸爸的死像如何」。

「死像」？

「嘅！要是死像很安靜的，我就慢慢地流淚。假如是一副很痛苦難過的樣子，我就不哭」。

「不孝的東西」！

「唔唔！不是這個意思。我先不忙哭，我要拼命地用兩隻手替爸爸臉上按摩，把痛苦的形像摩消了。然後，過了三天之後，一個人，偷偷地，哇哇的哭上一個鐘頭……」

「唔」！

信造好像滿意了，笑了笑：

「假使不一下子就死，得了個全身不遂，躺上五年六年，大小便都得旁人照料，恐怕連你也久病無孝子了吧」？

「爸爸！怎麼啦？到底！為什麼淨問這些話」？

「不！也沒有什麼……倒是，你說前幾天和黑田修一郎在銀座吃飯的是不是」？

「嘅，對了……吃過飯，上舞廳的。和我跳過舞的男人之中，黑田先生跳得最好啦」。

「情人眼裏出西施！你和他跳起舞來，就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了吧」？

「爸爸」！

「那一次，最要緊的話，談過了嗎」？

「結婚的事」？

「是啊」。

「他說等白丸百貨店辦成了功以後」。

「我忠告過他呀，叫他先娶了老婆，然後再熱心工作」！

「他一定會成功的」。

「失敗的時候，需要一個能安慰他的老婆哩」！

朝枝不知什麼時候由樓上下來了，一面微笑着插嘴道：

「爸爸希望陽子小姐明日就結婚纔好呢」！

陽子道：

「那要看黑田先生如何了」。

信造又問：

「你知道黑田君住的地方吧」？

「知道」。

「既然知道，何不趕快找他去訂了婚約來」！

陽子靠前一步，閉上眼，把臉送過來。
信造在她白嫩的額上，輕輕地吻了一下。
陽子奔上二樓去了。朝枝道：「打火送她出去吧」！
信造點點頭吩咐道：「你也順便上百貨店去，買箇神龕回來」！
「我是睡在黑田先生的旁邊啊」！
睡了幾個小時之後，將醒未醒，矢須子在朦朧之中，對自己說着。
「我把處女貞操獻給他了。這是眞的。不是做夢。現在我正這樣地睡在他的旁邊嘛」！
矢須子覺得這樣半醒半睡的狀態，眞是無上的幸福。
這樣又過了幾分鐘……矢須子忽然覺得床上顯得很寬。
「呀」的吃了一驚，睜眼一看，睡在床上的原來只有自己一個人。
「到那裏去了呢」？
坐起來四下一看，修一郎脫在椅上的襯衫西服都不見了。
矢須子跳下床來，看見桌上放着一張信箋。
上面一行草字：
「赴大阪」。
就只寫了這麼多。
全身都脫了力，矢須子撲通一聲坐到地板上。
「赴大阪」！

心裏像鸚鵡學話似的，反覆地唸着這幾個字。
等到淸醒過來，慢騰騰地拿起自己的衣服想要穿上，纔覺得男人的這種冷酷，刺得胸口發疼。
自己睡得糊裏糊塗的時候，男人却悄不聲地，穿上衣服，走啦！
又羞又惱，矢須子的身體，好像打擺子似的戰慄着。
房門上有人敲着。
矢須子也不答應。
房門卡擦一響，旋把轉動了，矢須子還是沒有則聲。
房門悄悄地推開了。
矢須子雙睛像瘋女似地轉過去，看到站在門外這位服裝整潔的小姐，頓時發了女性殘忍的本能。
來的客人，正是朝枝打火送出門的陽子。
矢須子盯緊了陽子驚得發怔的臉上，說道：
「黑田出去了……」
陽子看到這位蓬頭散髮只穿了一件貼身小衣的女子，又聽她說了這句話，祇剩下驚訝得呆住站在那裏出不了聲。
矢須子慢慢地走過去，把房門關了。
過了兩分多鐘，纔聽見高跟鞋聲在走廊中走遠了。
矢須子四肢無力倒在椅子上，眞像一個瘋女似的，拿過信箋來，摺了一隻飛機。
矢須子打開窗子，從三樓望下去，看見下面路上陽子正要走過去。

她對着陽子，把紙摺的飛機俯衝轟炸似地扔了下去。

十六

趕十點三十分飛往大阪的日航機的幾十位客人，到了羽田機場。今天既沒有風，又沒有雲，一片晴空，大家都很高興，候機室裏的氣氛，也顯得明朗而融洽。

這裏有著名的實業家，腦滿腸肥，一見就知道他是擁貲鉅萬的大腹賈。有戴着寬邊黑框眼鏡正在看書的美國女軍官。有旁若無人高聲說着東京的魚不及大阪好吃的大阪商人。也有服飾豪華一眼就看得出是影劇界藝人的女性，和好像是她的經紀人（Manager）的青年。而修一郎也坐在這些人的中間。

修一郎看着對面座位上和經紀人講話的女藝人裝出來的笑容出神，心裏想起丟在公寓裏床上的矢須子的睡態：

「她一定在那裏生氣了」！

心裏也有些後悔，但是立刻又打消了。

「已經幹啦！後悔也是無益！我和矢須子的命運，總不能因此而改變路程吧」！

心中決定：這是僅此一夜孽緣的一個夢，應該把牠忘掉！

忽然面前站定了一個人，叫道：

「這不是黑田嗎」！

修一郎抬頭一看，也大出意外：

「是你呀！你回到日本來啦」?!

他叫小松崎，和修一郎在中學、高等、大學都是同班，也是好友。彼此環境性格都不同，也許因此反而使兩人的友情繼續得很長。

小松崎和修一郎不同，有點藝術家風度，言語舉動都奇獨別扭與衆不同，常常鬧得幾乎被學校開除掉。到了大學一年級的時候，小松崎見日本和美國風雲險惡一觸即發，趁他伯父正在柏林當正金銀行分行的行長，就跑到德國去了。

從此之後，大戰期中，戰後，一直沒有得到他的一點音信。

小松崎坐到修一郎旁邊，修一郎重新再對他端相着。

「啊呀！眞吓了一跳！沒想到你竟在日本……」

彼此雖是同歲，但是看起來小松崎顯然地要比他大上四、五歲。本來臉上凹凸很深，從前就常有人以爲他是混血兒，再加上在外國生活了多年，更加不像個日本人了。而且，從他的臉上，很容易看得出他在外國的生活是並不正常的，眉宇之間，重重地刷上了一層陰慘的暗影。

「前年年底回來的。簡直是魯濱孫絕島生還啊！日本的水，恐怕已洗不清我身上四海爲家流浪人（Cosmopolitan）的塵垢啦」！

「現在怎麼生活着」？

「妹夫在大阪開着三家酒場（Caboret），我就靠他們養活」。

小松崎說到這裏，「哈哈哈哈」的笑起來了，可是笑聲裏帶着一股空虛之感。』

候機室裏的擴音機響了：

「各位旅客！躭誤各位等候了好久，抱歉得很！現在，十點三十分起飛飛往大阪伊丹的飛機，已經準

備好了，請各位旅客按照剛纔拿到的牌子號碼，在進口的地方排好，準備進場」！

修一郎是第三號。小松崎還在後面得多。

修一郎交掉號碼牌，走出了候機室。

面向着銀翼高張機身巨大蹲在那邊的日航機，修一郎慢慢地走過去，一面心裏感到一種實在感覺：自己又成了一個拼命工作的魔鬼。

修一郎過去曾有一段時期，每週要在這條航線上來回兩次。

「久違啦！今天剛剛捲土重來，就碰上了小松崎……」

修一郎獨自嘻嘻的一笑。

跨上飛機，在自己座位旁邊，替小松崎留了個位置。

小松崎也視若當然，不客地坐下，說道：

「打了敗仗，又這麼繁榮起來，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修一郎笑笑道：

「這是螞蟻啊！螞蟻……我也是這裏面的一隻螞蟻」！

「我可不敢說這話……我只有驚愕得不知所措」！

兩人說着閑話，飛機已在大島的上空，轉了一個大彎，駛上了由伊豆半島到御前崎的直線航線。

富士山從白雲裏露出來，一直不動，好像嵌在對面那扇圓窗框子裏的一幅畫。

修一郎一面接過空中小姐送過來的糖果，不在意地問道：

「你一直住在巴黎的嗎」？

「啊啊，一直……到戰後一兩年爲止，很好！一個日本人也沒有。……可是，戰後五、六年起，巴黎就變了，滿是日本人」！

小松崎很不滿似的說着。

「喂！小松崎！你能不能寫一篇故事，你作主角，把一個日本人也沒有的巴黎做背景？我知道你是很有文才的呀」！

「平空地忽然提到這個……你是怎麼個意思」？

「我現在正在想，要把一個非常奇特的幻想，利用到現實的賺錢事業上來。因此纔飛往大阪去的。剛巧就遇到你，這是意外的幸事。不，我想要把碰到你的這件事，使牠成爲意外之幸」。

「唔！……像我這樣等於廢人的魯濱孫，你打算怎麼用法呢」？

「有！有最有效果的用法」！

修一郎先把自己現在的職務，說給他聽。』

小松崎先是一面「唔唔」的點頭聽着，然後很不解的問道：

「那麼，我要編出怎樣一段假內幕新聞來，纔能成爲百貨店的宣傳呢」？

「那等到大阪，再慢慢研究」！

修一郎嘻嘻地笑着。

「黑田！你變了一個神秘不可測的怪物哩」！

小松崎端相着修一郎的臉，感嘆地說。

「怪物」？

修一郎聽到這個名稱，馬上就聯想起相馬老人：

「做了怪物的下屬，連我也有了怪物氣味了嗎」！便答道

「世界變了，人也變了嘛」！

修一郎一面從圓窗俯瞰着下面展開着的伊勢灣彎曲的海岸線，說出了心中的感慨。

到了伊丹機場，有白丸本店的宣傳部長來迎接，修一郎和小松崎約好後天見面，坐上了汽車。

這位宣傳部長姓江原，是相馬老人的親信。一位生在大阪，長在大阪的地道關西商人。

對於江原的才能手腕，修一郎記得以前曾在什麼經濟雜誌上讀到過。

這是幾年以前的事。

白丸百貨店登出一幅叫大阪市民同吃一驚的廣告。

廣告占了一張報紙的整個一個版面，刊上一個大標題：「大廉價！純毛毛毯！僅售八百元」！還附了「張價值幾千元的毛毯的照片。並且註明出品者是「大阪府毛織物技術競賽會」。

大阪的毛毯批發商同業公會見到廣告，大爲吃驚，提出了抗議：

「八百元一條的，是用「再生毛」織的毯子呀。報上登的照片，不是一條六千元的貨色嗎！這樣的欺騙顧客，連我們做毛毯生意的信用，都受到影響了」。

但是，江原的答覆，說的很妙：

「我們並沒有指着照片說這樣的毛毯只賣八百元」！祇是表示：純毛的毯子，從八百元的起，到照片裏這種六千元的爲止，我們都有得賣」。

當然，這是一種詭辯。但是能叫這種詭辯行得通，這就是大阪商人的根性。

把純棉絨布的行市，做成六十元一碼的，也是江原。

當時，大阪棉絨同盟會的約定，批發價一碼是八十到八十三元。江原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一家快要破產的批發店的貨物，殺價殺到五十六元買了下來，標價六十元賣出。這一次的特別大廉價，顧客人山人海殺奔前來，以致於有四五個客人擠的受了傷。

江原決不放過機會，第二天馬上在報上登出道歉廣告：

「盛況空前，以致顧客負傷，無任歉疚」！

受傷的顧客，又是他的極妙的宣傳資料。』

看上去，江原是一個瘦瘦的小個兒，態度很溫和，好像還有些神經質，決想不到他有這樣敢作敢爲的商人鬪志。

到了旅館房間裏對面坐了下來，修一郎提起到大阪來的目的，江原祇是笑嘻嘻的聽着，也不提自己的意見，聽完，說了一句：

「計劃很有趣啊」！

馬上拿起電話來，叫通了相馬老人介紹的那位富豪。

說好明天去拜望，約定了鐘點，向修一郎道：

「這位先生，二十克拉以上的鑽石，他一定有的。但是，開出來的價錢，恐怕不小咧」！

說着，搖了搖頭。

接着又問道：

「那個，藤田嗣治畫的猫，還沒有弄到嗎」？

「還沒有」。

「那也歸我來辦罷」！

江原很乾脆地接受下來。

酒來了，江原一面向修一郎勸酒：

「宣傳費用上幾百萬，做的却是六十元均一的生意，想想眞是有些不划算啊」！

修一郎微笑，江原接着說道：

「百貨店這種買賣，就得這樣多裏掏摸的幹。高島屋的川勝先生，有一次在座談會上說過：『對一個客人，花一百二十元的費用，然後來賺他二十塊錢』。想起來也眞是，客人在洗手間用的便所紙，他以爲是不花錢的，殊不知這筆紙錢，還是加在貨色的賣價裏頭。滑頭得很吶！哈哈哈」！

「公司裏被人順手偷去貨物的損失，也打在裏面吧」！

「對了對了！……可是，黑田先生！相馬老頭兒賞識了您，動機是怎樣的」？

江原問到這一點，目光頓時變得銳利了。

「並沒有什麼動機」。

修一郎不在意地閃過了話頭。

「唔！但是那老頭兒，可輕易不肯相信一個人的呀……」

「江原先生」！

修一郎繼續微笑，說道：

「我是一個外來流走進白丸的。我準備把開幕做的成了功就引身而退了」。

「喝！……那……」

江原裝出一副莫名其妙的表情。

修一郎的微笑之中，帶着幾分嘲諷：

「也就是，把我的一點小小的手腕，讓相馬老人看一看，那時，纔能獲得他的信用……我打算到那時候，請他拿點錢出來，幫助我做我所想做的事業」。』

第二天，修一郎和江原坐着汽車，在連結今津、寶塚的今津線上，向仁川駛去。

江原在車中低聲哼着謠曲，忽然好像想起來似的，問道：

「黑田先生，您還是獨身是不」？

修一郎答道：

「是啊」。

江原接着道：

「老婆這樣東西，沒有她不行，有了又麻煩得受不了……眞不好辦」！

「這位眼中無敵人天下無難事的商人，也怕老婆嗎」！

修一郎想着不覺有點好笑。問道：

「江原先生的太太，也是大阪人嗎」？

「相馬老頭兒替我給找的，可沒有想到是這麼一匹不得了的悍馬啊！二十年來，一直的吵嘴打架。而且，我這裏討了小，她那邊也找了年輕的姘頭」！

江原說到這裏，哈哈哈的笑起來了。

「您就容許太太這麼放蕩」？

「還有什麼容許不容許！我這裏有了三處外宅哩！她也就『彼此彼此，你幹我也幹』啦！不過，四個孩子都像我，這一點倒還不用疑疑惑惑……眞是，照這樣兒，我們兩個之中不死掉一個，吵嘴打架還得繼續下去咧」！

「……………」

話說到這裏，修一郎也沒法插嘴了，只好看着車窗外面。

江原接着又再三忠告修一郎：相馬雷太在生意買賣上，雖然具有鬼神莫測之機，但是對於女性的觀察力，却等於零，所以他如若向您保媒介紹老婆，可千萬得注意！

等到江原再哼起謠曲來的時候，車子已到了仁川站前。

這裏好像那些溫泉地一樣，隔着一條河，一直是兩邊栽樹的散步道路，靜靜的住宅區。關西學院就在附近，路上走來走去的，大半是學生。

江原道：

「我這個老婆，四十多了，還很起勁的和這些年輕的孩子們在一塊玩」！

修一郎聽了，想起艷子來，悄悄地苦笑。

不久，車子爬上一段陡峻的坡道，在一連的大住宅之中，開進一棟特別壯麗的大邸宅裏。門上的牌子，寫着「藤倉」兩個字。

這裏是藤倉製藥公司前任社長藤倉增兵衛的別墅。

修一郎和江原在豪華的會客室裏，沒有等到兩分鐘，主人就搖搖擺擺地出來了，一位七十來歲鶴髮童

顏的矍鑠老人。』

藤倉增兵衛笑嘻嘻地聽完了修一郎的來意，很惋惜的道：

「您來遲了一天啦！黑田先生」！

「您是說……」？

「一顆二十六克拉的，昨天讓給神戶的一個叫玉造的珠寶商了」。

「……………」

修一郎大失所望。

但是，江原坐在一旁，不動聲色，馬上單刀直入的向藤倉道：

「那麼，就拜託藤倉先生和那珠寶商接洽一下好不好」！

「您一定要這麼辦，我通知一下也未嘗不可……可是，玉造也必定是人家託他找的，恐怕輕易不肯出手哩」！

「答應他的條件好不好？將來白丸的珠寶部和他做往來」？

「那，他一定高興囉！……好嘛！白丸的事，我總儘量的從中幫忙」。

增兵衛馬上站起，出去打電話給玉造去了。

他一走，江原嗤的一笑，向修一郎耳邊低低的道：

「這個老狐狸！聽說是白丸要買，他就拿你一把啦！鑽石在他自己手裏吶」！

「啊啊！對了」！

「當然，他也明白：這些過門，瞞不過我江原泰治，可是他居然當面表演這齣戲給我們看」！

增兵衛回到會客室：

「玉造今天早晨上博多去了。……也許是去賣這顆鑽石的……」

「請您打個電報到博多去好吧」？

「不，那不行。我不能這樣限制玉造的行動啊」。

「那麼，我們就祗有空盼着希望他博多的買賣談不成嗎」？

修一郎想剛纔江原的話是不是神經過敏呢，心裏有點不安起來了。

「黑田先生！二十六克拉的買賣，不會那麼簡單地成功的」！

增兵衛說到這裏，笑容更加深了。

「聽說後天下午，在名古屋的八勝亭，全國的大珠寶商在那裏聚會，有一場大買賣要做哩。玉造一定也要去的。您二位早點去到那裏等他，好不好呢」？

增兵衛異常親切關心地向他們勸駕。

兩人走出大門，江原大大地伸了個懶腰，大聲說道：

「這個老狐狸精！多嗒「梆」的整他一下，那纔痛快哩」！』

第二天，在心齋橋的雜沓人群中，出現了戶森矢須子，穿着天青色的衣服，一手拎着旅行皮包。

剛巧是正午下班的時候，人像潮水似的湧向街上，大家都注目看着矢須子的臉兒和姿態。

矢須子祗是發怔出神，並沒有感覺到大家對她的眈眈注視。

葵花集團本來預定是後天到大阪來。但是矢須子也沒有關照一下佐賀經理，昨天夜裏就神魂不定地出新橋站上了火車。

她是來追趕修一郎的。可是，矢須子現在在心齋橋大街上這樣走着，實在並沒有找得到修一郎的把握。

她祗是在腦子的角落裏，有這樣一點漠然的期待：也許剛巧修一郎從對面走過來……

「您好！馬多馬走兒（Mademoiselle）戶森」！

忽然，身後有人打着法國話和她招呼。

回身一看，在巴黎認識的小松崎，呆呆地站在面前。

「啊呀」！

矢須子覺得好像他鄉遇故知似的高興。

矢須子在法國時曾經和小松崎上摩那哥玩過，小松崎帶她上輪盤賭場，她曾贏到五百美金而喜心翻倒。

「小松崎先生！您回到日本啦」？

「自殺的預定表，在摩那哥搞亂啦！我在那裏贏到一筆回日本的旅費了啊」！

小松崎把矢須子請到一家漂亮的吃茶店樓上。矢須子道：

「這裏的氣氛，倒有點像巴黎」！

小松崎笑道：

「拼命學法國的銀座，沒有巴黎的氣氛，反是大阪的心齋橋有了巴黎味道，這眞是一種諷刺啊」！

「假使是酒吧的話，在銀座倒有很多可以叫人想起巴黎的」。

「提起酒吧來呢！您不是在銀座酒吧，和一個客人打賭，脫剩一件小衣把銀座八丁跑一個來回，就叫

您上巴黎，您居然贏了東道的」！

「……………」

矢須子低倒了頭，想起這次到大阪來的前因後果，胸口突然發疼。

「後來怎麼樣了呢？您和那位客人……」？

小松崎在摩那哥的旅舘裏，曾向矢須子求過愛。當時，矢須子坦白地告訴他：她爲了打賭的那位紳士，必須保持處女貞操，小松崎也就乖乖地丟開了手。

小松崎那時沒有問過那位紳士的姓名。

矢須子見他又提起往事，還問她「後來怎樣」，便硬裝出笑容反問道：

「您以爲後來怎麼樣了呢」？

小松崎還是四海爲家的流浪人的神氣，嘻嘻一笑，舉起檸檬水的杯子讓了一讓，嘴裏哼出一首詩來：

「啞謎兒，到了這時光，
　已不必向我再包藏！
我要抱住吹過的風，抓住閃過的光！
　不管那神秘世界和深淵裏，
玄微奧妙的道理有多少樣！
　要從那「夜」的嘴唇裏，
　聽他低語訴衷腸」！

這是莫利司羅莉娜的「淚之味」裏的一節。矢須子聽了，輕輕地歎了一口氣，視線投向窗下的街上：

「前天夜裏，我纔把處女貞操給了他。第二天早晨一睜眼，他已經走了。只留了一行字給我，說是上大阪」！

「……………」

「因此，我就迷迷糊糊地到了這裏」！

矢須子視線轉向小松崎：

「假使我在摩那哥獻給了你……不知道又是怎樣啊」！

「應該是結了婚吧」！

「以後呢」？

「我大概也就洗心革面，好好地幹起來了」。

「以後呢」？

「你就先開花，後結果，生下一男一女了吧」！

「就祇有這麼多」？

「就祇有這麼多啊！就這麼一點點，我們還都沒有能做到，跑回日本，還是這樣寂寞地，到這裏吃茶店來，喝着檸檬水不是」！

矢須子聽到這裏，忽然幾乎要落淚：

「小松崎先生還眞是個好人哪」！

「這話聽了，更叫我寂寞！……這且不談，您的生活好像還富裕啊」！

「別瞧不起人，我還是第一流的服飾設計師哪！銀座八丁，可以輪到我大搖大擺咧！就靠脫了衣服跑

了那一趟……」

「既然這樣，您就不應該鬧這些眞鎗眞刀的戀愛！玩玩罷！玩玩……處女也給了人了！輕鬆點」！

「您回到日本來，做些什麼呢」？

「我？……我，對了！我做什麼呢」？

小松崎抱着膀子，顯出很深刻的表情，過了一會兒說道：

「我要做一個說謊大家」！

「撒謊」？

「嗡！欺騙日本全國的『謊成山』」！

「什麼意思，這是」？

小松崎不答，轉過頭來看看壁上的掛鐘。

「喲！到了鐘點啦」！

站了起來，說道：

「有一位奇特的人，等着要買我這說謊大家呢」！

假使矢須子知道這個人就是黑田修一郎，她一定要跟着小松崎走了。」

修一郎在疊屋町的一家相當有名的天婦羅店等小松崎。

「喲！來晚了！剛纔在心齋橋，偶然碰到我在巴黎時單戀過的那位小姐……」

小松崎一邊說着，坐到修一郎旁邊的座位上，嘆道：

「那麼美麗而有魅力的女性，日本居然有這樣的勇士，一夜之後，就扔掉了她」！

修一郎看了看小松崎：

「什麼樣的女人」？

「她的魅力，倒不是三言兩語表現得出的咧！……根本，她籌措上巴黎的費用的手段，就已經够奇突了。你看！在銀座的酒吧裏，隨便向她開開玩笑，叫她脫……」

「這些話回頭再談罷」！

修一郎很性急地擋住了他的話頭。

小松崎還似乎不服氣似的，看了看修一郎不高興的表情，便說道：

「既然談買賣，還是我先提出酬報條件吧」！

「好哇！你想要多少」？

「這個工作完成之後，我想一筆錢回巴黎」。

「你歸化了法國籍嗎」？

「我是四海爲家的流浪人哪！Comopolitan 呀」！

「機票，再加二十萬日元，好吧」？

「好的」！

修一郎開始說明自已的計劃。

小松崎熱心地傾聽着，等到修一郎說完了，纔「唔」的哼了一聲：

「百貨店的宣傳，竟需要這麼深刻的戰術嗎」？

「任憑用什麼新戰術，只嫌少，不怕多」！

修一郎答的很乾脆。

「你說的這個宣傳方法，確實有趣」！

「盡你的全智全能，編一個『浪漫的客』而現實的故事起來」！

「好」！

彼此舉杯敬着酒，但小松崎還是頻頻地沉思出神。

一會兒，嘴裏咕嚕着道：

「希特拉！希特拉和鑽石！唔……」

「怎麼樣？編得起來嗎」？

「唔！……」

小松崎一杯又一杯的喝着，漸漸地緊張，漸漸地興奮起來了。

又過了一會兒：

「好得！不壞」！

大大地點了一下頭，伸出右手來，和修一郎握手。

「有把握了嗎」？

「有啦！……但是，鑽石弄得到手嗎」？

「一定弄到」！

修一郎也滿有把握似的。』

第二天早晨，修一郎和江原動身上了名古屋。

在名古屋郊外的八勝亭，是一家擁有一萬多坪的大料理旅館。

在這旅舘深處，聽說天皇會經住過的獨立房屋，這個大廣間伸出來有兩間闊的寬廊，今天、連天花板和三邊，都圍上了白布。

連寬廊前面園子裏的樹木，也用白布遮了起來。

因爲：

今天從日本各處來的大珠寶商，要在這寬廊的台子上，做寶石交易，所以要遮蔽起來，使周圍的各種色彩不致反映到寶石上去影響光彩。

修一郎和江原一到這裏，馬上走出房間，從園子裏轉過去，站在一棟古舊的茅屋——據說是由飛驒的高山上搬來照原樣再蓋起來的——的後面，隔着樹木，眺望這邊買賣的光景。

那眞可以說是一種壯觀。

譬如：一顆鑽石，放到檯子的中央，叫出底價：「三十萬元」。

二十幾個珠寶商，都目光炯炯地注向這顆鑽石。

一個先叫：

「三十一萬」！

「三十一萬！哪！三十一萬！三十一萬」！

管事的流水般翻來覆去地替他叫着。

「三十一萬五千」！

另一個叫了，可是，間不容髮地又是一個人叫出：

「三十二萬」！

接着再來一個人蓋住了他：

「三十二萬五千」！

「三十三萬」！

「三十三萬七千」！

這麼競買起來，彼此的叫聲，好像「吧！吧」！的要碰出火星來。還不到兩分鐘就抬高了十萬塊。

「唔！這個眞厲害！這個買賣祇要做過一次就捨不得丟啦」！

江原看了，似乎大感興趣。

到了中午休息的時候，修一郎和江原把神戶的這個叫玉造的珠寶商叫到房間裏。玉造也說：藤倉增兵衛已經招呼過了！很隨便地，從皮包裏拿出那顆二十六克拉的鑽石來。

修一郎還是有生以來第一次見到這樣大的鑽石，看得發了呆。

江原把鑽石托在手心看了看，馬上就和玉造談價錢。

江原和玉造，兩人打着大阪話，虛虛實實地，討價還價，這一段對話，聽着倒滿有意思。

結果：

鑽石終於到了修一郎的手。

玉造從江原手裏接過支票，走了出去，修一郎問道：

「江原先生！和您預想的價錢，有相當的距離吧」？

「兩三百萬算得什麼，來一個六十圓均一的特賣，轉瞬之間就撈回來啦」！

江原說着，很豪爽地高聲大笑。

十七

季節正將由暮春向初夏跨進，眼看着幾天之中，天氣頓時熱了起來，商店的橱窗，和路上的行人，都換了清涼的白色服裝。

黃道吉日……

白丸百貨店的池袋分店，在一夜之中，脫掉牠那龐大的灰色外套，全身出現在炫目的陽光裏面了。

牠的外觀，確是日本從所未見的，奇特而又壯麗。

這所八層樓的建築，完全是圓型，好像是把大大小小的油炸麵包圈（Doughnut）交互疊起來的。沒有窗戶，用的是一種特殊的採光窗，攝入自然的光線，從外表看上去，眞像小孩子們夢中所見的童話裏那種糕餅城堡。

這個環型的城，周圍又有凸出的四個圓型露台（Terrace）。題名爲「黃金檯子」（Golden Table）。客人的進口大門就各設在黃金檯子的正面之下，整片玻璃的橱窗，彎彎地好像皮帶似的圍在橱窗上，異常壯觀。

「黃金檯子」的屋頂上，用圓錐型强力的空氣幕（Air Curtain）保護着。所謂空氣幕，是一種眼睛看不見的空氣的天幕。走進這層天幕，街上的噪音、風、寒冷，就完全被隔絕開，可以在裏面舒舒服服地進餐，或是欣賞時裝表演。

八層樓的屋頂上，是直昇飛機的機場，免費載客在東京上空作十分鐘的空中遊覽。在這屋頂的一邊，

還聳立着一座圓塔，上面設有展望台，高度距地面有一百公尺，裏面用電梯上下。站在這展望台上，關東平野盡在一望之中。

此外還有……

一到夜裏，就要從這展望台上，向天空射出象徵人類對宇宙示威的七彩閃光出來。

在開幕的前兩天下午……

相馬雷太和修一郎，和負責設計建築的「翼建築公司」的主人，一起站在敵方大本營的城北百貨店的屋頂上，眺望着對面自己的建築物。

「唔」！

相馬老人凝神注目地看了半晌，只哼了這麼一聲。

「翼建築公司」的主人加藤寬治，還只有三十幾歲，是一位懷抱野心剛剛獨立開業不久的少壯新銳的技師。東京車站八重洲口的國際觀光大樓，就是他的設計，不過，對外是用他當時服務的某建築公司的所長出名的。所以，這一次相馬雷太找了他這無名英雄來擔任這件工作，可說是相馬老人的慧眼識英雄，賞識無虛。

「如何」？

加藤含着勝利的微笑，問老人的感想怎樣。

老人道：

「唔！到底是名父之子，家學淵源！老人家在地下有知，一定也要含笑九泉哩」！

加藤的老家，在庄內地方，是世傳的大釀造鋪，和本堂家號稱雙壁。在昭和初年破了產，一敗塗地，

整個地垮了。』

當這全國富豪名單上名列前茅從未落後的加藤家破了產的時候，相馬老人曾替白丸百貨店的創始人櫻木幸左衛門到庄內去，把加藤家拍賣的無數的骨董，買下來一大半。

三十年之後，偶然聽到這沒落名門的兒子做了建築技師，獨立開了公司，又聽說國際觀光大樓實際就是他設計的，老人馬上就找到加藤寬治，把這次白丸分店的建築設計委託了他，使他充分表現了智能。

生在貧賤之家的相馬老人，對於名門世家，抱着一種被壓迫的複雜感情。不過，他並沒有歪曲地變成報復心理，而是很正確地自己發覺了這一點，知道這是自己感情上的一個死角，利用這一點的鼓勵，而造成了事業上的勝利。

老人眺望着對面這所壯麗的建築，重新又自己告訴自己：對於名門世家遺傳血統的估價，並沒有錯誤。

「到內部去看看吧」！

老人對加藤說了，舉步要走。

修一郎道：

「我還在這裏待一會兒」。

老人想：修一郎大概要留在這裏考慮用什麼宣傳方法配合這種建築，自管帶了加藤走了。

剩下修一郎一個人，重新又向對面凝視着，動也不動。

他腦子裏眞像噴水池一樣，湧出無數今後的宣傳方案。

他看淸楚了：他這聳動東京都民——不，足以震動日本全國的決定性的宣傳方法，由於找到那個二十

六克拉的鑽石，準備工作已經完成了。現在眼前看到在設計圖上所想像的建築物已變成一座現實的房子，更覺得自己的構想是何等的合適了。

自己的幻想，將要在那第一「黃金檯子」下面大門旁邊的橱窗中實現，而每天將要有幾萬人從各方面殺奔前來看熱鬧了。

他想起那一天對陽子說過的那兩句話來了：

「由上向下俯瞰，是一件痛快事。騙得群衆起鬨，這件事更加痛快」！

心裏的一角，也有些微微的自嘲的感慨：

「一個想要自殺的人，又變成拼命工作的魔鬼，現在在這裏扔下賭注要作這異想天開的賭博了」！

正在這時……

覺得背後好像有人走近前來了，修一郎反射地緊張起來，「倏」地轉過身來。

兩人經過十二年之久，現在又對了面。』

站在面前的，是艷子。

艷子的表情僵硬，一瞬之間，就好像渾身都凍了似的，動也不動。

修一郎也想說一兩句什麼，可是急切之間，找不出適當的話來。

還是艷子先開了口：

他走近修一郎旁邊，眼看着映在斜陽之中的這座嶄新的建築，說道：

「簡直是我被報了仇啦」！

修一郎靜靜地答道：

「也許是這樣」！

艷子聽了，漸漸地恢復了平時裝出驕傲微笑的力量，視線轉向了修一郎：

「這樣說起來，對於您，我是一個值得報仇的女人哩」？

「祇要你是城北百貨店的專務夫人」！

修一郎也回了她一個冷冷微笑。

稍稍沉默了一會，艷子凝視着這昔日的愛人——他和十二年前完全換了一個人變成一位體貌堂堂的紳士——對他說道：

「您能不能和我一塊兒吃晚飯去」？

修一郎答應了她。

三十分鐘之後，艷子引着修一郎，到了四谷的一家專用西洋侍應生的高級法國餐廳。

兩人對面坐下來，艷子和剛纔的表情完全不同，裝出媚態十足的微笑：

「對於您，我已經是一個不值得報仇的女人啦」！

「…………」

「都城宗之助已不是城北的專務了」。

「…………」？

修一郎雙睛亮亮地一閃，但是沒有說什麼。

「五天之前，打專務的椅子上滾下來了。對了！滾下來啦」！

「你那位先生，不是那麼簡簡單單地滾下來的人哪」！

「猴子失了脚，還會打樹上滾下來呢」！

艷子說着，似乎毫不在意，她美麗的臉兒上，添了一重殘忍之色，修一郎感到一陣微微的戰慄。

「怎麼一回事」？

「說給您聽了，您今天晚上，一定能很愉快的睡着」。

「倒也並不硬要打聽這件事，因爲我並不鬧失眠」！

「我忍不住要告訴您，纔約您上這兒來的」。

「如果你是爲了氣忿之餘，想通通倒出來，我勸你還是不要說！……我們並不是你恨我我恨你而分手的。雖然現在好像變了雙方對敵的情勢，這也不過是偶然碰巧」。

「修一郎先生！我是不是一個氣頭上不顧一切的女人，您應該知道！……我是瞧不起我的丈夫，纔想告訴告訴您的啊」！』

修一郎譏諷地說道：

「像都城宗之助這樣的人物，一旦失去了地位，也會被太太瞧不起嗎」？

艷子搖搖頭：

「宗之助倘是在事業上失敗了滾落下來，做妻子的當然應該趕快盡心盡力地看護他纔是呀！……可是，他是想把一個女人硬弄上手，讓她用水果刀戳瞎了一隻眼睛的啊」！

修一郎也聽得發了呆，說不出什麼來了。

「有一天，宗之助因爲許多事不如意，坐在車上心裏焦燥。他有個毛病，心裏不痛快的時候，喜歡叫司機開快車。……那天，司機開得太快了，撞傷了一個小女孩子。巧得很，那孩子的母親生得很像我。但

是，那位母親並不埋怨宗之助，祗是對自己的孩子，自怨自艾地引咎，宗之助看到，大爲感動。他發現了一個面貌和我相似而性格完全相反的女人。……他斂起魔爪，假裝出一副紳士的樣子，對那女人，無微不至地賠罪接濟。……那個女人起初也很提防他，可是因爲他這樣的親切，漸漸地也就鬆懈了。……後來，宗之助覷着空隙，撲到那女人的身上去了。……那個女人急昏了，順手抓起一把水果刀，戳傷了宗之助的眼」。

艷子說着，好像背誦報上的新聞故事一樣。

「這種事情，新聞記者不會放過的呀」！

「沒有鬧到讓警察知道。知道這件事的，除了兩個當事人之外，只有司機和我。出事是在那女人的公寓房間裏。宗之助拿手帕掩住那隻血淋淋的眼睛，逃出來竄進了汽車。……司機把他送進醫院，纔搖電話給我」。

「你就饒恕了那個女人嗎」？

「還有什麼饒恕不饒恕……」

艷子說了半句，忽然又顯着一種說不出的黯淡的神情。

沉默了一會兒之後，艷子繼續吐出了一句話，更使修一郎驚愕得目瞪口呆。

「那個女人是我的姊姊呀」！

「哦！你有姊姊的」?!

修一郎一面反問着，一面心裏想：像艷子的父親這種人，一定和好幾個女人生過孩子。

侍應生端過菜來，艷子就不大開口了。

修一郎心裏想：

「她告訴了我，現在又後悔了嗎」？

心裏這麼解釋着，但是修一郎也不另外找話和她談，祇是沉默着低頭吃菜。』

如果河合賴江把刺傷都城宗之助的事告訴了五郎，從五郎的嘴，自然會傳到修一郎的耳朵裏。

但是，賴江沒有對五郎提起。

還有，倘若修一郎以前問過五郎，知道了賴江的身世，今天聽了艷子這一番話，也會馬上想起那女人就是賴江，他可能當天就去找賴江。

這樣一來，兩天以後的悲劇，說不定也就不會發生了。

這且不言……

艷子和修一郎的這一頓飯，在沉默之中吃完了。

彼此對看着，覺得除了站起身來之外沒有旁的事可做了。這時，艷子的心裏，忽然起了一陣强烈的衝動：

「我恨你」！

自己也想不到，口吻忽然這麼强烈。

修一郎冷冷地接住了艷子的視線，問道：

「什麼原故」？

「不知道什麼原故……現在，突然地恨起你來了」！

「那你就恨罷」！

修一郎淡淡地一笑。

艷子黯然說道：

「宗之助已經沒有再起的希望了。在城北裏面，淨是他的敵人。……看起來我要搞慘了」！

「………」

「宗之助眼睛瞎了一隻，人也變了。嫉妬心也厲害起來了。他說：假使我想離開他，就要殺我。……你想想看！像我這樣的女人，貧窮下去，家裏還有這麼一個妬念奇深的殘廢丈夫，以後的日子怎麼過下去」？

「………」

「我除了恨恨你之外，似乎也沒有旁的事好做。你祇對我淡淡地笑笑好啦」！

兩人走到外面，分別叫了太可惜坐上。

車子開動之後，修一郎心裏想，剛纔受的這一股沉悶陰鬱的氣氛，怎麼樣發散呢？

結果，除了上酒吧，沒有旁的法子。

修一郎吩咐司機開往銀座，閉上眼睛，想起十二年前，風姿颯爽到輕井澤別墅來的艷子。

在荒涼敗落的別墅裏，用完晚餐之後，艷子靠近身來，催促道！

「怎麼啦？不會抱着我嗎」？

那天晚上，在寢室裏的艷子，簡直是個白色魔女。

而第二天早晨臨走時候的艷子，却變了一個最驕傲最冷酷的女人。

「這樣，欠了您的可都還清啦」！

這句詞兒，給了我多麼痛烈的打擊啊。』

修一郎剛踏進西銀座的一家高級酒吧——店名叫「乙女」——，坐在最裏面座位裏的馬丹(Madam)，就倏地站起，奔向前來。

修一郎對她嘻嘻一笑，但是馬丹聲色不動，板着臉，貼近身，把修一郎手腕上狠狠地擰了一把。

「喲」！

痛得皺起眉毛，問道：

「什麼事」？

馬丹先走到一處空座位上，等着修一郎。

修一郎剛一坐下，馬丹劈頭就是一句：

「薄情郎」！

修一郎轉過臉關照跟過來的女侍：

「白蘭地」！

「怎麼啦」？

「用不着拿什麼白蘭地給他喝，來杯清水好啦！……我要潑他個滿頭滿臉的纔痛快哩」！

「黑田先生！這一回我可恨上您啦」！

「今天是惹女人恨的日子嘛」！

「您說的是什麼事」？

「不！這是我的事！我倒要聽聽你的理由」。

「看您這滿不帶相的樣兒，眞可恨」！

「說罷！什麼事」？

修一郎催她，一面點上一枝煙。

「我昨天從大阪來的」。

這位馬丹，禮拜一到禮拜四在銀座「乙女」料理店務，禮拜五到禮拜天，住在大阪，一直是搭飛機來回。因爲她在大阪難波，也開着一家酒吧，招牌也是「乙女」。

「黑田先生也到大阪去過不是」？

「啊啊」！

「矢須子小姐追到大阪，您不知道吧」？

「……」

修一郎好像被人揭了舊瘡疤，覺得有些痛。

「可憐！矢須子小姐沒有捉住您的勇氣……她却闖下一場大禍來了……」

在大阪T百貨店新建店房的結婚禮堂，擧行豪華的模擬結婚儀式的那一天，矢須子却由旅館跑出去，失了踪。

葵花集團的佐賀經理終於對矢須子絕了望，決心要和她絕交了。

由於她的失踪，模擬結婚典禮延遲了兩個鐘頭，對於幾千個來參觀的客人，不知道用擴音機道了多少歉。

「乙女」酒吧的馬丹也去看熱鬧，却被佐賀拖住了替代矢須子，幫五個模特兒梳裝打扮，穿着新娘禮

服，忙得不可開交。

總算還好，儀式平安地進行下去，到了最後的一對快要終了的時候。

矢須子喝得大醉，臉色蒼白，搖搖晃晃地走進禮堂，大聲叫道：

「混蛋！什麼結婚典禮，這些猴子戲，趕快給我收起來」！』

大家都驚愕得發了呆，矢須子小姐走近神位前面，把供桌上的糖果抓起來，向觀衆撒去……

「…………」

「又大聲叫道：猴兒把戲完啦」！

修一郎把端來的白蘭地，一口氣喝乾。

那天，矢須子在禮堂鬧過這一陣之後，馬丹和模特兒們攔也攔不住，她又衝到街上，不知道往哪裏去了。

直到深夜，她纔搖搖幌幌地到了難波的「乙女」酒吧。

馬丹陪矢須子回了家，一五一十聽她訴述了經過——因此，今天見了黑田修一郎，餘憤猶在。

「黑田先生！您打算把矢須子小姐怎麼辦」？

「什麼辦法也沒有咧」！

修一郎冷冷地回了她。

「您覺得矢須子小姐這種心情可憐嗎」？

「覺得可憐也沒有辦法不是」！

「那麼爲什麼和矢須子小姐那麼了呢」？

馬丹也忘了這裏是自己的店，態度很切迫而頂眞，幾乎高聲大叫起來。

侍應生走過來，向她耳邊低低說了不知幾句什麼，她似乎不耐煩的樣子：

「回頭再說」！

把侍應生打發開，依然瞪着修一郎。

「馬丹」！

修一郎臉上的表情也尖銳起來了：

「我對任何人，都沒有撒過謊。對於矢須子小姐，也是這樣的態度，沒有改變過。你也該知道吧」？

「我知道！不過……」

「哪！你聽着！……我和矢須子約定的事，都履行過了。但是，沒有約定的事，我沒有履行的必要，所以沒有去做。……矢須子到我的公寓來了。她是來送處女貞操給我的。我看着她那喝醉酒號淘痛哭的樣子，我感覺到我已經不能眞正愛一個女人了。我把這一點坦白地告訴了她。她也認爲是這樣。……我抱住了她。事情就是這麼多。……到那一天爲止，我還想和另外一位小姐結婚的。但是，我明白了自己的冷酷，這結婚的事也斷了念頭了。我重新提醒自己，決心一輩子獨身下去。所以，我纔能抱住了送處女給我的矢須子而不在乎。天亮之後，各走各的路好了。我的想法，就是代表男子利己主義的惡辣、狡猾、醜惡。但是，我這種想法，今後恐怕也不會改變哩」！

「黑田先生，您這人太可怕了！您這個比了欺騙女人，還要惡性還要厲害。男人愈是這麼說，女人愈是捨不得丟開他的」。』

但是……

修一郎連着喝了好幾杯白蘭地，不但不醉，腦子裏反漸漸清楚起來，感覺到一種形容不出的孤獨之感。

馬丹關照他：無論怎樣，且和矢須子再見一面！說過之後，坐到別的座位上去了。修一郎繼續又坐了一個鐘頭，也不和陪坐的女人講一句話，祇是喝酒。

「對了！我必需完全地孤獨起來。今天晚上應該就去向陽子聲明」！

修一郎忽然下了決心，站起來就走。

修一郎纔跨出門。

「黑田先生」！

馬丹追了出來，叫住了他：

「我讓矢須子小姐再到您的公寓去一趟………您多關照」！

修一郎也不答話，漸漸地走遠了。

馬丹耽心地看着他的背影。

「神氣寂寞得很啊？既然這樣寂寞，又………」！

嘴裏嘰咕着進去了。

半個多鐘頭之後，修一郎在津賀家門前，跨下了太可惜。

走到二門來迎接的是朝枝。

朝枝不似平時的表情，跟睛瞪得大大的直盯着修一郎。

「我想見見陽子小姐」。

「請稍候一會兒」！

修一郎被讓進會客室，一路上忍耐到現在的孤獨之感，覺得又加上了一層傷感之情。

苦笑着想要把這些感覺擺脫掉。

這是恐怕陽子明朗的臉兒出現的證據。

「放穩定了！黑田修一郎！你是利己主義者的代表啊」！

自己鼓勵着自己，疊起腿坐着，抱着膀子。

一會兒，走進來的，不是陽子，是信造。

信造不像平時的樣子，臉板板地，在舒乏上坐下，但仍勉强說道：

「你的宣傳傑作，這就要開始啦」！

「您看着吧」！

修一郎微笑。但是信造沒有接下去說第二句，却皺緊了眉毛，祇是扯耳朵。

兩人之間，沉默起來了。

修一郎纔看出來：對方的樣子，和平時不同，似乎有點什麼解釋不開的隔閡。

對方決不會猜到自己是來發表冷酷宣言的呀！那麼到底是爲了什麼呢？

修一郎詫異地盯着信造。』

還是信造受不了這種沉默的重壓，先開了口：

「黑田君！你歡喜女人吧」？

「您這話是什麼意思」？

修一郎被信造突如其來的一問，有點惶惑。

「也就是，那個，人，這樣東西，一休和尚的詩道得好：『生而又復死，衆生同此相』；不管是釋迦、達摩、阿貓、阿狗……」

「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意思」？

「白露滴紅葉，灼然成赤珠啊」！

信造想要恢復平時的氣氛，說完還哈哈哈的笑了幾聲，但是，沒有多大的效果。

又沉默起來了。

朝枝把茶點端來，正想走開，信造叫住了她：

「呔！不行啊！這個差使，我辦不了哩」！

朝枝微笑，但是沒有說什麼。

「呔！叫陽子來」！

「啊」？

「黑田君」！

信造視線轉向修一郎：

「陽子在對你生氣哩！我認爲，女人的嫉妬這件事……我向她說過：是韋巴還是誰說的：「猶之乎惡魔是天使的兄弟，嫉妬也是愛情的姊妹」……還是不行」！

「……」

修一郎苦笑。心想：

「不錯！今天是該被女人嗔怪的日子」！

「話雖如此，可是陽子爲什麼事吃醋」？便說道：

「我今天來，本來打算直接和陽子小姐談的。沒有法子！只好向你報告了，讓我引身而退罷」！

「你等等！你再說下去，我就沒有立場了。我來問你罷」！

「您問吧」！

「你家裏有瞞着人的外室嗎」？

「沒有」！

「確實的」？

「沒有錯」！

「唔」！

信造笑笑，回頭看看朝枝。朝枝沒有表情。

「黑田君！前幾天，陽子上公寓找你去了」。

「是嗎」！

「你不在，有一個半裸體的女人在你房裏」。

修一郎明白了。

「那個女人，說起話來，口吻簡直好像就是你的太太一樣」。

「我明白了。那是一位服飾設計師，叫做戸森矢須子。不錯，頭一天晚上，她睡在我的房裏的」。」

「對於陽子，這件事是相當的刺激」。

「當然」！

「從那天以後，一直悶坐在房間裏，和誰也不講話。也不彈鋼琴了，也不做美容體操了。這個症候不輕哪」！

「我似乎應該聲辯，但是現在祗想把事實報告您。戶森矢須子，是我拿出錢來給她上巴黎的。不過，直到前次那天爲止，我和她毫無關係。早晨一醒過來，我就把她丟在床上，上大阪去了。大概是我走了之後，陽子小姐去了。……目前，戶森矢須子似乎也在賭氣，沒有到我那裏去」。

「唔！明白了。……那麼你以後是不打算和她見面了」？

「她若是找了來，面總要見見她的。但是，我覺得那也恐怕沒有什麼意思」。

「呔！朝枝！把陽子叫來」！

朝枝正要走，修一郎擋住了：

「我還是不要和陽子小姐見面吧」！

「什麼原故」？

「津賀先生！我今天晚上到府上來，實在是來聲明不能和陽子小姐結婚的。我並不是剛纔聽說陽子小姐在生氣，纔忽然決定的。因爲我漸漸明白了：我大約是個不能愛女性的男人」。

「不行！那不行！你就是因爲沒有老婆，所以纔會留那女的住下來的。要是有老婆……呔！朝枝！不管怎麼，把陽子叫來」！

「好」！

朝枝一出去，信造就伸長了頭頸，盯緊了修一郎道：

「女人這東西，在結婚之前，應該給她這樣一個刺激。你幹得很好！我就是因爲在訂婚的時候，品行太好，所以後來吃了大虧」！

「我倘是結了婚，恐怕要收心不放蕩了」。

「呆話！你要知道！結婚和在外面頑，完全是兩回事。總而言之，陽子在你的將來上，快不致於成爲惡妻，條件已經具備了，拜託你！要了她罷」！

信造低頭鞠躬。

修一郎沒有辦法答覆。

這時，朝枝走進來道：

「不在房間裏……」

「你不要通同作弊啊」！

「不，眞的不在」！

「找去！家裏滿處去找」！

修一郎趁機站起身來：

「我告辭吧」！

「不行不行！你不跟陽子見面不行」！

信造直搖手。』

修一郎不顧信造的攔擋，走了出來。

月光西斜，拖在路面上的影子，特別地顯得長。修一郎緩緩地踏着影子向前走着，自己對自己說道：

「女人都離我遠了。還是這樣好」！

這裏雖是東京都內，到底是特別被挑選爲住宅街的地帶，所以異乎尋常地寂靜。

走過去二三百公尺，和修一郎擦過去的，只有一輛悄悄滑過去的道奇。車上只有一個中學生自己開着車，倒和這一帶的夜景很調和。

修一郎一直地出神，走到三叉路口，不知道向那邊走出去纔叫得到太可惜，稍微有點徬徨。

這時，有一條人影，踏到修一郎身影的頭上來了。

修一郎轉眼一看，不禁：

「啊」！的一聲，吃了一驚。

穿着短大衣，西裝褲的陽子，一直凝視着這邊。

她浸在月光中的姿態，有一種幻想的風情。

兩個人就這麼面對面站着有三十秒鐘，都沒有動。

「孤獨的傷感，對於我這樣的人，是不會長久繼續的。」

修一郎一面自己解釋着，慢慢地向陽子走近，說道：

「散散步罷」！

陽子不做聲，抬起右手，交給了修一郎的左腕。

兩個走下緩緩的坡，又走上了一段坡道。

大住宅一家一家地挨着。一個年輕美貌的夫人，正帶着洋狗在散步，一見陽子：

「啊呀」！一聲，連忙轉過身來，走進橫路去了。

這一來，陽子右手頓時加了力量，緾住了修一郎。

修一郎忽然若有所悟，問道：

「你偷聽了我和你爸爸講話沒有」？

「聽了」。

陽子很直率地承認了。

「那麼，我不必再向你說了」。

「…………」

陽子沒有回答。忽然很漠然地說道：

「我早就有這預感：您早晚總要叫我哭一回的」！

「這一回似乎沒有想自殺哩」？

「自己沒有那麼想不開嘛」！

修一郎站住了脚。陽子的嘴唇，就在那裏等着他。」

早晨，九點鐘……

五郎被糖果公司宣傳車的擴音機大聲喊叫鬧醒：

「咄！他媽的」！

翻了一個身，還想再睡一會，可是睡不着了。

五郎昨天夜裏，在白丸分店的第一黃金檯子下面的橱窗裏，埋頭工作到半夜兩點多鐘纔住手。

修一郎派五郎做的工作，是要把一幅二百號的大油畫，放在那櫥窗裏裝飾起來。

那是戰後離開日本到巴黎去的名畫家藤田嗣治畫的，一幅黑貓。

伏臥在畫室裏的絨毯上，一隻巨大漆黑的波斯貓，雙目直瞪着這邊，叫人一看就背上發寒，覺得畫中發散着妖氣。

修一郎在籌備處的一間房裏，把這幅畫給五郎看了，囑咐道：

「把這幅畫作爲中心，放在第一黃金檯子下面的橱窗裏，你給設計裝飾一下好吧」！

「啊」？

五郎凝視着這隻貓，偏偏頭，有點不得主意，修一郎接着說：

「現在流行着的那些格式，可別採用牠。任憑什麼無知識的老太婆都能一目了然，那是沒有價值的。我希望你要造出一種具有權威而帶神祕性的美感來。材料用布料子。明白了吧？神祕不是宗教的，而是一種電影裏的妖怪世界。怎樣把牠襯托出來，就看你的能耐了。布料不管用多少都可以！要剪，要撕，隨你怎麼辦」！

五郎答道：「好！就這麼辦」！

但是，爲什麼要把這幅畫這樣鄭重其事裝飾了供起來，還是不明白。問到到這一點時，修一郎一笑，說道：

「這幅畫，在大戰期中，是掛在西柏林希特拉的總統官邸會客室裏的。這隻黑貓，親眼看見過希特拉和戈林、希姆來他們籌劃征服世界的光景的啊」。

五郎重新端相這隻貓，和牠對瞪了半天，忍不住又問道：

「這是眞的嗎」？

「眞的！你自己先得相信！你試試看！想一幅象徵希特拉惡魔的一生的構圖看！……對了！聽說納粹御用畫家黑爾門格貝爾特畫的希特拉肖像，也到了日本啦。要不，也借了來，一塊兒陳列起來罷」！

修一郎說到這裏，五郎慌了，連忙說：「這個可以免了」！

五郎這一個禮拜，眞可以說是廢餐忘寢。

他畫給修一郎看的素描底稿，總在三十幀以上。修一郎選揀的時候，也很愼重細心。

而且，修一郎惟有對於這件事，不讓其他的董事們參加一句意見。

好容易，挑定了一幀，但到了實際上動手佈置時，五郎對於自己的構圖，又覺得大不滿意，於是整個取消，重新再來苦苦思索。

這一段苦工，到昨天半夜，纔算功行圓滿。

……他從枕旁抽出一技新生牌香煙，點上火，一面向天花板噴着青煙，在煙霧之中，把那橱窗中自己的作品回憶描繪出來。

覺得還滿意。

「做到這樣，大概黑田先生也沒有話說了」！

五郎想起修一郎每遇到得意事情時浮起的一種有特徵的微笑，不由地低聲叫道：

「成功了」！

打床上起來，想到洗面所去，走出到了走廊，看見賴江由二門進來了，便問道：

「茉莉能走了吧」？

賴江是從醫院裏回來的。最近據她說：茉莉的經過良好，不久就可以出院了。

不過，很奇怪的，照理賴江的臉色，應該要明朗起來，而近幾天來她的臉上總是陰沉沉地。

五郎近來正在熱中工作，也沒有大留心看她。雖然如此，還不能不覺得詫異：

「怪呀！是不是另外又發生了什麼擔心的事呢」？

現在賴江聽了五郎問的話，表情還是帶着說不出的寂寥黯淡之色。

「聽說明後天就可以出院了」。

答話的聲音，一點也沒有欣喜的樣子，嗓音低低的，沉悶得很。

「河合小姐」！

五郎探身望着她，問道：

「你是不是有什麼苦惱的事，瞞着我不說」？

賴江一驚，看了看五郎，眼皮又低下去：

「不，並沒有……」

「是嗎！若是需要錢的話，我給想辦法」！

「錢……都城先生已經給預備的很够……」。

五郎看出：低着頭答話的賴江，大有堅拒旁人懷疑探問的樣子，想道：

「還是不要硬向她尋根究底的好」！』

五郎一面吃着烤麵包和牛奶，一面腦中想着橱窗中的那一幅幻想的世界，正在研究還有沒有什麼需要修改的地方，賴江敲敲房門，走進來了：

「昨天，久美小姐回來了一趟，就擱了兩個鐘頭纔去的」。

「是嗎」！

五郎裝着不在意的樣子。

賴江兩眼使勁地盯着五郎說道：

「您不把久美小姐接回來不行呀」！

「爲什麼」？

「五郎」！

賴江的語氣，好像要辦什麼重大交涉似的。五郎還是頭一次看見她這樣嚴肅的表情。

「久美小姐從心裏頭愛着您啊。……女人活在世界上，第一要緊的，要有一個對自己灌注眞正的愛情的人。並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能獲得這種幸福的！……我就沒有得到」！

「…………」

「我的丈夫，他一去世，就從我的心裏消失了。因爲我並沒有從心裏頭愛着他。我想：世上多半的女性，總是如此。所以，我覺得：爲了養活茉莉，就出賣一下自己的身體，也不要緊」！

賴江一直正視着五郎的臉上說着。但是，她雙眸的光漸漸地淡了遠了。

她臉上顯出一種奇怪的樣子，痛苦、悲戚，現在已經都消逝了，可以說是一種澄靜澈悟的神色。

五郎被她的氣宇壓倒，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久美小姐除了您之外，任何男性，她是不會愛的。我很明白。您對於這除了自己以外不會愛任何人的女性，在心裏頭，是不是把她放在和旁的女性差不多的地方呢？這是不行的！您得替她想想：『除

了自己以外不會愛旁人的女性，世界上只有一個』呀」！

「我，但是，我不能勉强燃起熱情照樣地去愛久美哩！我現在，全副精神爲自己打出路，已經够我應付的了」。

「您以爲愛了女人就非得把精力分配過去不可，這簡直是大錯特錯！您要相信久美小姐的愛情能把您的精力提高到一倍！我這裏求求您了！……久美小姐是爲了您而活着的。沒有您，她就不能活了。拜託您」！

賴江壓低了聲音，穩靜的口吻，但却有把自己的誠意深深滲到五郎胸中去的力量。』

「河合小姐！叫久美小姐到相馬老人那裏去的，是我呀。那老爺子賞識了我，把我提拔起來，叫我在黑田先生下面工作。……所以，我聽說他要久美做養女，心裏就生了卑鄙的念頭。我就叫久美去了」。

「您叫久美死，她也會去死啊」！

「久美在相馬家裏，究竟受着怎樣的待遇？她說了沒有」？』

「聽說那邊有一位結核病的年輕的病人。久美說，她的工作，就是招呼這位病人」。

「……」？

五郎皺眉了。

「相馬先生就爲了那位年輕的病人，纔要久美做養女的」。

「但是，那位老爺子沒有兒子呀……」

「聽說是相馬先生的主人」。

「主人」？

「噉！聽說是白丸百貨店創始人的孫子……他要是沒有病，當然要繼承社長的位置的……」

「櫻木幸左衛門的直系親屬，在他家裏嗎」！

五郎也隱約地明白了相馬老人安排的用意，覺得稍微有點顫慄。

賴江看着五郎痛苦的樣子，仍繼續說道：

「久美小姐還說來着：她和那位病人，用撲克牌賭過一回眞輸贏。那位病人用那所房子和一百萬元作賭注，久美押上自己的貞操。……僥倖，她贏了……但是，就憑這件事來說，也充分可以想得到久美是處於什麼樣的立場了」。

「……」

「他輸了之後，很乾脆地就約定了把房子和一百萬元給她。……他一定是自知沒有病愈的希望，所以把一切身外之物都看穿了」。

「……」

「五郎！您務必去一趟，把久美帶回來」！

賴江的雙眸濕潤了。

五郎點了頭：

「我去」！

「謝謝！這可好了」！

賴江放了心，歎了一口氣。

五郎開始換西服，賴江回到自己的房間，拿來一件洗燙得和新品一樣的襯衫來。不知道什麼時候，她

從五郎房裏拿去替他洗好了的。

賴江送出了二門：

「五郎」！

又叫住了他，五郎回過身來，賴江眼睛直盯着他，說道：

「祝你們幸福」！

五郎一震，滿心不安地回頭看着賴江沒有一點血色的臉。

賴江倏地轉過身，跑進去了。

賴江回房坐下，低低地自己說出心裏的感慨：

「我在這世上所能做得到的最後的一件事，做完了」！

五郎坐在往田園調布的電車裏，久美的事倒不大在意，對於賴江，實在不放心。

他覺得賴江最後的一句話，是一種非常的不吉之兆，印在腦中總是忘不了。

他思潮起伏，一會兒想到：

「她萬一要……」

一會兒又趕快自己打消了這箇想法，但是，這箇預兆，已經很有力地抓住了他不放了。

他自己對自己說過好幾遍：

「回去看一看罷」！

但是叫自己去接久美的，是賴江。如果自己的這種想法，結果不過是一番過慮，那麼現在冒裏冒失地跑回去豈不是神經過敏。

走出田園調布站的時候，五郎腦子裏纔把賴江的事放下。

五郎還照頭一次進這棟房子的時候一樣，由便門走到園子裏，向茶室走去。

相馬老人正在茶室裏，把玩着不知從那裏買來的古董茶具。他看見五郎，倒好像約好了似的：

「上來」！

茶過一巡之後，問道：

「黑貓的油畫，裝好了嗎」？

老人早已聽修一郎說過了。

「裝好了」。

「有把握嗎」？

「有」！

老人點點頭，說道：

「成功了，給你五十萬」！

「我還有比五十萬還需要的東西」！

五郎趁機提出來了。

「什麼東西呢」？

「您要了做養女的久美姑娘」！

「她，怎麼啦」？

「她原來和我住在一個公寓裏的。我沒有飯吃，全靠她養活的」。

「喝！……」

五郎把自己和久美的關係，詳詳細細地告訴了老人。

老人默默地聽完了，稍稍想了一下，問道：

「你想帶她回去，娶她」？

「打算這樣」。

「打算」？

老人的眼睛，「刷」的發了光。

五郎窘了，避開視線。

「你對我客氣不肯講嗎」？

「…………」

「還是沒有『眞正愛着她的』自信呢」？

「兩種意思都有。……但是，久美愛着我，爲我死都願意」！』

五郎下了決心，事到如此，縱使被老人罵一頓，趕出去，也顧不得許多了。

自己已經盡心竭力，把裝飾工作做完了，就使被他逐出白丸，這一段滿足的快感，總不會消失吧。

如果因此出了名，今後在商業裝飾設計上，就可以打開出路了，黑田修一郎也決不會看着我餓飯吧！

五郎有了決心，氣也壯了，抬起頭來，挺起了胸。

老人半晌沒有做聲，忽然咕嚕了一句：

「也許晚了呢，已經……」

「您說晚了是什麼意思」？

「她現在照應着我的主人」。

「這個我聽見說過」。

「照應也有各種各樣的意義」。

「我明白」！

「她是你叫她來，纔乖乖地來的，總是下了決心的囉！所以……我覺得你來接她，已經晚了」！

「…………」

五郎覺得自己臉上的血直往下沉。

「您讓我見見久美好吧」？

「和她見面之前，先見見宏爺罷！我沒有權利把她還你。我已把她獻給宏爺了」。

「但，但是……」

「宏爺是我的主人」！

老人說得斬釘截鐵地。嚴厲得足以使五郎戰慄。

「好的。我就見他好了」！

五郎答應了。

老人叫五郎在茶室裏等着，自己到正屋那邊去了。過了一會，派下女來叫五郎到那邊去。

老人在走廊裏等着五郎：

「宏爺的病很重，不能使他興奮！你見他可得注意」！

「知道了」。

五郎一面上樓梯，心裏頓時發跳。

有生以來，五郎第一次嘗到激烈的嫉妬的味道。

五郎也不抑制自己的嫉妬，祇是心中使勁叫道：

「久美是我的！萬一就是被人糟蹋了，久美還是我的！久美被人糟蹋，是因爲她變成了一個玩偶呀」！

樓上光線充足，靜悄悄地一點聲音也沒有。

五郎站在房門前面，做了一下深呼吸，然後敲房門。

但是，等了半天，房裏沒有應聲。』

五郎不耐煩久候，推開了房門，一眼先看到仰臥床上的病人的鼻梁。

都尖尖高聳着的鼻梁，特別顯得突出，看了反有點害怕。

慢慢地走到床前，五郎向他行了一箇禮，開口說道：

「失禮得很！我叫會田五郎」！

櫻木宏轉眼向他一瞥，視線馬上又回看到天花板上。

五郎底下的話也說不出了，祇是凝視着睡在床上的他的臉兒。

「這位和我差不多歲數的青年，如若身體健康的話，他站在白丸百貨店店主的身份，要什麼，有什麼，還有什麼不遂心的事！現在這樣僵臥在床上，這是多麼不幸」！

假使是貧窮的病人，恐怕早已對人生絕了望，只躺着等死了。

「擁有幾十億的鉅富，而一次也沒有能渡過和他身份、地位相符的生活過，這個青年，究竟在想些什

麼呢」？

五郎繼續凝視着，櫻木宏喉嚨裏發出一聲乾澁的咳痰的聲音，然後問道：

「你和久美……實際上已經結合了嗎」？

「不，還沒有」！

「爲什麼沒有」？

「久美已經把我的情形，都告訴了您嗎」？

「不……她祇說，她愛你」。

「我曾經有一次機會可以和久美結合。正當那時候，久美的母親爲了相馬先生要她做養女的事，剛巧回來了」。

「你若是愛久美的，我想應該反對這件事呀……」

「……」

櫻木宏看了一下五郎：

「你是個美男子咧」！

「……」

「要不，就是因爲你是美男子，所以性格就變成討厭女人了」？

「……」

「大概對了吧」？

櫻木宏「哈哈哈哈」的發出乾枯的笑聲。

五郎覺得有些毛骨悚然：

「我想您已經聽到相馬先生提到我的請求了。您能把久美還給我吧」？

「這所房子還有一百萬塊錢，是久美的」。

「那謝謝你，不敢接受！祇要把久美帶回去就行了」。

「這是你的自尊心，叫你這樣說的吧？已經馬上就要死的我，送這麼一點東西給久美，並沒有什麼奇怪呀……」

櫻木宏這樣說着，兩眼冰也似的冷。』

五郎靜靜地回答：

「在您說起來，這一所房子和一百塊錢，也許等於玩具，等於紙屑。但是，在我們，就有支配理智和感情的可驚的價值。假使，我和久美住到這所房子裏來了，我們就要每天在心目中映着您的影子而生活着。這件事，對於我是相當痛苦的」。

「哈哈哈哈哈」！

櫻宏又發出乾枯的笑聲：

「你眞是個藝術家」！

稍微沉默了一下，小聲地唸出兩句德國話來。

五郎覺得似乎在那裏聽見過的，想了一會，記起來了：

「對了！是『貴推』說的」！

這句話的意思是：

「人生教給我們：我們對於自己、他人，要寬大一些」！

櫻木宏眼望着天花板，問猽：

「你現在做什麼工作」？

「正做着明天開幕的池袋白丸百貨店的裝飾設計」。

聽到這句話，櫻木宏的表情變了。

轉眼看着五郎的眸子帶上險惡之色。

「你在黑田修一郎底下工作吧」？

「是的」。

「唔！……」

剛纔還想努力寬大的櫻木宏的心，立刻就像蛤蜊似的，緊緊地閉上了殼子：

「你覺得……黑田修一郎這個人怎麼樣」？

「我覺得他很了不起」！

「了不起」？

「他一旦決心要幹，不管怎樣的障礙，他都有衝破的力量。有時候，在旁邊看的人都會覺得由羨而生妬。那種乾脆漂亮的幹勁，不由你不被他壓倒。像我這種人，碰上了黑田先生，可說是很有意義的」！

五郎雖看到櫻木宏灰白如紙的臉上，顯然地露出激烈的感情動搖，但還不得不這樣照直的答覆。

「那麼……你被黑田指揮着，認爲榮耀嗎」？

「至少，現在不想受黑田先生之外的人指揮」！

可怕的叫罵之聲，好像已湧到櫻木宏的喉頭。

五郎準備挨他一頓。

爲什麼這個青年這麼憎恨黑田修一郎？不明白是什麼原故！但又覺得這似乎是當然的。

黑田修一郎的强烈的個性，對於這個一天一天把生命消耗下去的青年，可能是一種受不了的威脅也未可知。

但是，櫻木宏並沒有叫出聲來。

祇是背過臉去，低低的說了一句。

「只要你是在黑田下面幹着，久美就不能還你」！

十八

正當五郎失望地走出相馬邸的時候，在夕陽公寓的一間房間裏，一位薄命孤獨的寡婦，把一封遺書寫完了。

賴江放下了筆，就此深深地低倒了頭，一直的動也不動。

現在，她的心裏，正在靜靜地沉思：命運之神，是何等殘酷！自己終於落到這步悲慘的境地！——過去一件一件的痛苦經驗，好像走馬燈似的，湧上了心頭。

丈夫病故之後，還不到半年，接着自己的母親又去世，那正是三年以前的事。

從那時候起賴江就開始了爲求生存的苦鬪。

這些苦鬪的經過，寫將出來，也許和這篇小說的主題不大相合。但是作者認爲：我們替這部小說的登

場人物中最薄命悲慘的人，留下這一章來描寫她的可憐身世，決不是無意義的事。

作者覺得：這位青年寡婦，拖着一個幼兒，爲了要活下去，而掙扎，而苦鬪的紀錄，不可以讓他在華麗的百貨店開幕故事的陰影後面無聲無臭地消逝掉。

這是三年前的事了。

賴江抱着三歲的茉莉，從世田谷下北澤車站附近面臨寬廣大道的一棟文化住宅裏，走了出來。

賴江走出花崗石的門柱兩三步，站住了回頭留戀地看着。

這棟房子，誰看了都會覺得住着一定很舒服。纒繞着紫藤的圓門，明亮而摩登的窗戶，整齊美觀舖着石片的屋頂，尖端上矗立着占風筒，背景是碧空一片，點綴着片片的白雲。

賴江的視線，落向地上鋪的石塊，再轉到門柱上去。

門柱上的名牌，已經剝掉了。

賴江的眸子裏，滿含着無可名狀的寂寞和哀愁，臉兒上好像受了天空的顏色傳染，發着青白之色。

「走罷！茉莉」！

這位可憐的母親，催着自己的孩子，好像要拿這句話來驅走自己對於這舊巢的留戀似的，低着頭走開了。

「媽媽！這個家，不回來啦」？

孩子一面回頭看着很天眞的問她的媽媽。

賴江沒有答話。

過了大概一個鐘頭，賴江跨進了這高圓寺的舊公寓。這家公寓，光看看它的外觀，就令人覺得如不大

加改造，恐怕保不了幾年了。所有的窗子，一半以上的玻璃都破了，白牆上斑斑剝剝，護壁板有的傾斜了，有的不見了，有的腐朽了。

賴江抱着茉莉，走過陰黯汚穢的當中的走廊，踏上了樓梯向樓上去。她兩腿脫力，簡直好像走進了監獄似的。』

賴江走到一間朝北的房間前面站住了。

她看了看，門上有一張小紙條子，鉛筆寫着自己的姓名：

「河合賴江」。

這是她前天搬行李——很可憐的很少的一點行李——來時，貼在房門上的。

「這就是從今以後母子二人安身之處了」！

賴江在心的深處，囁嚅着這暗淡的決意。——三年！四年！不，說不定十年也得住下去！

賴江出了一萬元的頂費，租下這箇房間。現在她身上剩下的錢，連一千元也不到了。

賴江掏出鑰匙，咯噠咯噠的找鎖門兒，茉莉站在一旁，好像對於初次看見的陰黯環境，很是害怕，畏怯地偎傍在母親身邊。

房間只有四疊半，蓆子上又黑又髒，到處是燒破的痕跡和汚漬。右面的牆壁，左邊的壁櫥，都糟踐得髒到不能再髒了。

天花板又低矮，整箇的房間，好像傾斜着一樣。最難受的，似乎房子蓋成以後，這裏從來沒有太陽光線照進來過，滿屋子充滿了一股潮濕的臭味。

一架縫衣機，一架衣櫥，三件行李，加上壁櫥裏的被褥和廚房用的鍋碗，這就是賴江剩下來的全部財產。所以，整理起來，兩箇小時都用不着。

賴江叫茉莉坐在屋角上，自己動手收拾，到了她把房屋裏整理得差不多的時候，窗外也已漸漸暗了，手脚都感覺寒冷。

「茉莉！冷吧」？

賴江把愛兒抱了起來。

小茉莉把頭貼緊了母親胸前，抱起兩臂，雙足踡縮着。

賴江的嘴唇吻着愛兒的細軟的頭髮，眼盯着暗黑的窗子出神。

「我們娘兒倆，在這世界上，已沒有一個人可以倚靠了」！

自己又向自己說着。

父親的影子，在腦子裏掠了過去，但是賴江一點感慨也沒有。

自己的父親——本堂保太郎，在民主自由黨裏，已經是當選四回相當有聲望的議員，報紙上也常常登載着他的照片。

但是，在賴江說起來，本堂保太郎已是遙遠的沒有關係的路人了。

賴江所以對父親這樣的死了心，是因爲母親死前，伏在病床上，寫過好幾次信給父親求救，而父親竟一次也沒有來過。

當然，賴江並沒有希望父親來探望母親的病，不過賴江明白：母親雖沒有說出口，但總盼望自己斷氣以前和父親見一次面。

母親上東京來以後，一次也沒有見到過父親。』

母親等父親來，等着等着，等的不耐煩了，失望地死了。

母親斷氣的前一天，纔孤寂地說了一句：

「爸爸到底沒有來啊」！

母親一定在想：「死了丈夫的賴江，帶着這麼一個小女孩子，以後怎麼活下去」？要是父親來了，她必定要把賴江母女兩個託他照應的。

賴江—祗有她一個人——送了母親的終，同時堅決地下了決心：

「我已經沒有父親了」！

「以後自己和這幼女，惟有靠母親的在天之靈，奮鬪活下去」！

現在在這公寓裏，開始渡她第二段人生的第一夜。

愛護自已母女的人，從這世界上消失了的時候，支持自己母女的物質生活的東西，也很快的消耗完了。戰後差不多幾十萬日本婦女所遭遇的不幸，現在輪到賴江了。

賴江自從丈夫的肺結核病宣告絕望之後，就明白家庭的生活問題已非靠自己的一雙纖腕解決不可。那時候，通貨膨脹的波浪，已將她們支持生活的物質，差不多捲淨了。賴江纔覺得：母親和自己竟和瞎子一樣還茫然地停頓在原處沒有動。自己的丈夫，在療養院已經住了兩年多了。

賴江的位置，太平凡了。也可以說，正因如此，她的前面，就遮上了一重暗黑的幕。

她抱緊安靜沈睡着的女兒的一雙白皙纖弱手腕，究竟能不能獲得打開今後生活途徑的鑰匙呢？

賴江正在籌劃這個問題，她自言自語的說了一句：

「明天」！

她明天要上「東京速記俱樂部」去，接受分配工作。她還沒有生茉莉的時候，經過一位鄰居的子爵遺族K夫人勸說，曾學過半年的速記術。

K夫人在二十多年前起，就靠速記自立生活的，賴江想到這位夫人過去的不幸的命運，忽然想起，「將來萬一」……也就開始學速記。

後來，K夫人搬到鎌倉去了，賴江還沒有正式工作過，也就半途而廢，沒有再練習下去。

而且，現在已生疏了五年多，究竟能不能拿這個做職業？自己實在沒有把握。但是，目前已顧不得這麼多了，沒有把握也不能退縮下去，只有拼命試一試看……日期就是明天了。』

第二天，準上午十點，賴江到了田村町一家大樓的三樓。

「東京速記俱樂部」。

門上嵌着這塊銀字的牌子。賴江推開門的一瞬間，蒼白的雙頰，由於決心、緊張，不禁泛起了微紅。

三坪多大的房間，空空蕩蕩的，只有角上一張大寫字檯，一個五十歲左右的禿頂男子，正在那裏手不停揮地寫些什麼。

賴江怯生生地走近他的前面。

俱樂部的主任，抬起頭來，隔着眼鏡瞪了賴江一下。

賴江自己報了姓名，告訴他，今天起，來接速記工作的，他臉上一點笑容也沒有，從名片插子裏抽出一張：

「神田的小川町，『日本婦人』社，約的是十一點，你去一趟罷」！

「是」！

「帶着速記紙沒有」？

「帶着」！

主任又瞪了賴江一眼，輕輕地點了點頭。

大概是賴江的美貌，使他獲得了一種安心。像這樣美麗而年輕的女性，爲了生活，畏畏縮縮地站在自己的面前，這件事，他一定很覺得驕傲而滿足。

賴江接下了雜誌社地址的名片，站了起來，主任仰挺着胸，把轉椅搖擺得嘰嘰直響：

「上一回測驗，還不能十分確定，我們俱樂部就看今天的結果如何，決定用不用你，你得好好兒的幹」！

賴江心裏，開始不安了。

她嘴裏囁嚅地答應着，一面向主任鞠躬，心裏想道：

「這可是我和茉莉的生死關頭了」！

一面慨歎，不禁又湧起一陣難忍的孤獨之感。

這位青年寡婦，急急地趕向公共汽車站，心裏不能不禱告着：

「嗳！今天的實地工作，要能派司得過去就好了」！

對於一個拖着幼兒的女性，速記是最合式的一種職業。祇要速記的時候纔出去工作，其餘可以在家裏把速記的符號翻出來抄在紙上就行了。

倘裏今天派司不過去，自己還有什麼工作可做呢？

「不不！一定派司過去」！

賴江自己鼓勵着自己。

儘管貧窮，總得維持母女兩個安穩的生活。祇要生活能維持得下去……就這一點，也就可以顯得自己有做母親的能力。

前一次在俱樂部裏聽說，熟練的速記，每月收入超過五萬元的不算稀罕。就是普通的，也不下二萬呢！這是多麼高的收入啊！』

「過上一年，我就成了俱樂部裏少我不得的速記員。那就眞得把全副精神用到速記上去。我這種努力，一定到處博得好評。人家到俱樂部來找速記員，恐怕多半要指名找我去了。……我除了速記之外，同時還要研究科學、經濟、文學，提高自己的教養，無論叫我上多麼難懂的專家座談會去，我都能速記得下來。以後，我就得注意茉莉，不叫她再遭遇到我這樣的不幸，給她找一條合宜的出路，竭力幫她發展。不久，我和她爸爸就要在地下相見了，那時我也可以含着微笑告訴他：我們的孩子，已經長成這麼好的一位大姑娘了。……」

賴江直到抵達神田的「日本婦人」社爲止，一路上都在幻想着這些可憐而空虛的遠景。

「日本婦人」社，新蓋的房子，屋頂上豎着一塊大大的招牌。

賴江向傳達上一招呼，立刻就被引到會客室。

會客室佈置得非常講究，明亮而清潔。賴江一踏進門，就聯想起自己昨天剛離開的洋式住宅，覺得心裏有些發痛。

她坐到屋角一張椅上，馬上拿出速記用的紙本子和鉛筆，緊張地等候着。

大概過了三十分鐘吧……

會客室的門一開，賴江抬頭一看，只見一片叫人眼睛發亮腦袋發暈的華麗色彩。

「請進！請進」！

年輕的編輯引進來兩位青年女性。

一個穿的和服，青磁色的地，上面滿是朱紅蝴蝶的外出服，加上一件深色箭翎花緞子的外褂。另外一個，戴着一頂白氈子帶着黑色箍的西式帽子，淡綠的西服上，外穿薔薇色的短大衣，脖子上掛的珍珠項圈、翡翠耳環，高高的身材，不輸似西洋人。

穿和服的手上戴着綠寶石的戒指，西服的是紅寶石戒指，都閃着高貴的亮光。

兩人走進會客室來，立刻帶來一陣濃烈的香氣。

賴江一瞥之下，馬上就認出這兩個都是目前最紅的電影明星。

其中一個，正是賴江上次看過的一部影片的主角。這張片子演的是悲慘的貧家的故事，這個明星第一次演這種苦戲，很博得好評，賴江也會爲她掏出手帕來擦過好幾次眼淚。

影片裏的角色，和現實的明星的生活，竟是如此的相去懸殊，聯在一起一想，眞有點滑稽。

但是，賴江現在看到這個明星輝煌耀眼的風姿，不禁想到自己以前看她演的片子，爲她流眼淚，未免太天眞，好像上了她的當一樣。

賴江面對着她們這種傾人的美貌和富麗的服裝，回顧自己這樣慘苦的悲況，一時簡直不知道要找一樣什麼東西，纔能把自己支持得住。』

黃昏時候……

賴江從高圓寺車站出來，臉上滿是疲勞之色，眼中含着深深的不安的陰影，一直低頭看着地面上。

走進公寓，兩隻脚一點氣力都沒有了。這時，公寓管理員從後面叫住了她，說是「頂費雖然付了，還要請她先繳三個月的房租」，賴江又嚇了一跳。

她起初以爲只要付了頂費，房租可以到月底再給的。

管理員傲然地說：「頂費這麼便宜的公寓，全東京都沒有」！硬是不肯讓步。

賴江沒法不打開手包來。手指頭只是發顫。

賴江走到房門前面，掏出鑰匙來開鎖，鎖一響，就聽見房裏的茉莉發出歡聲，奔過來，兩隻小手敲着房門。她已被媽媽鎖在房裏一天了。

賴江什麼也沒有說，一把抱起自己的愛兒，臉貼着她的臉，撫摩着她細軟的頭髮。

淚珠滾滾地直掉。

坐下來之後，再三地安慰茉莉——把她一個人丟在房裏——，問她：在家裏一天，做了些什麼？但是，茉莉見了母親，太高興了，把一天的寂寞都忘掉了。

她很可憐地說：「今天只哭了一回」；賴江心裏一陣熱氣直向上湧：

「啊啊」！

輕輕地叫了一聲。

重新又把愛兒擁抱緊了。但是，雖在這一瞬之間，腦子裏還是沉澱着一層沉重的不安。

這天夜裏……

賴江坐在小飯桌前，翻着速記簿子。可是速記下來的符號原文，到處都夾着空白開着天窗。假使那時另外還有一個速記員在場，恐怕他記下來的原文，一定要有賴江的雙倍多。

賴江手撐着額頭，專心地讀下去，越讀越覺得速記得太疏漏，心裏直發冷。

當時，賴江開始拿起鉛筆來速記，還沒有到十分鐘，就感覺到非常的慌急。

這兩個女明星說話奇快，眼看着追不上去。到了實地工作起來，這纔知道速記這件事，確是非經驗有素不可的。

僅僅懂一點省略方法（速記文法）是一點用處也沒有的。一個看着報紙雜誌，把上面的文字很容易地翻成變音符號，這是沒有用的。到了實地幹起來，譬如碰到「觀察」，「圓滑」這些有鼻音的名詞，鼻音和下一個字交叉的地方，筆下就不由停滯住，而說話的人，這會又說過去三十多個字了。

賴江好像龜兎競走的龜一樣，落在後面老遠。』

賴江在一個半小時的速記當中，好幾次恨不得把鉛筆扔掉掩面痛哭。

賴江過去不知道，想速記快嘴女人的話，是速記當中最難的一樁事。

從前，跟K子爵夫人學速記的時候，賴江對於記憶速記文字的速度，例如長度的觀念、角度的觀念、方向的觀念之類，很受K夫人賞識，常常稱贊她是素質極好有希望的人才。

「唉！那時候要是再繼續學上一年的話……」

賴江後悔得不得了，咬着嘴唇發恨。

「給我一段時間！至少能有半年的時間，我一定可以把速記術完全弄好……」。

賴江絕望懊悔的視線，落在這本記得殘缺不全的速記簿上，自言自語。

過去，可以學速記的時間，要多少，有多少，事到如今明天就要挨餓，就要淪落，在這種威脅恐怖之下，還想有時間繼續學速記？……早已是不可能了。無論怎樣，祇有抓緊了這樁工作，靠牠吃飯了。

除了這樁工作之外，這位拖着幼兒的青年母親，還有什麼可做的呢！

賴江的視線，移向一旁睡得沉沉的愛兒，看這孩子睡熟了的臉兒，是多麼美麗可愛的小天使啊！賴江輕輕地把冰冷的嘴唇，向她小小的額上吻了一下。

賴江要活下去的意志，硬把懊惱壓將下去。

無論如何，總之非派司過去不可啊！她拿起鋼筆來，要將原文翻成字句謄在稿紙上。由於心裏的緊張，表情反顯得冷靜起來，只有雙眸發亮，含着決心，要試一試自己的能力如何。她對於速記稿上缺漏的地方，想憑自己的記憶補上去。

賴江開始動筆了。

苦苦的努力，一小時、兩小時、三小時地繼續下去，但是還是遲遲不前。

賴江寫到第十五六張稿紙的時候，覺得一陣激烈的頭痛，只得暫時放下了筆。眼睛前面，糢糢糊糊的一片，好似遮了一層霧，她祇好閉上了眼簾，像一尊石像一樣，動也不動。深夜的寒氣，陣陣地圍住了繼續作這種空虛努力的青年寡鵠。憑她怎樣拼命地努力，長久擱置未曾訓練的記憶機能，那能立刻就恢復而輕鬆地廻轉起來呢。

賴江抬起臉兒來，發出心裏痛苦不堪而有氣無力的眼光，再開始讀自己剛纔寫的稿紙。

讀着讀着，女明星們今天談的那些話，又尖銳地刺着她的心了。』

女明星們毫不在意地談的話，但速記的人聽上去，就是夢中的奢華富麗的世界了。

譬如：

女明星A：「……是啊！像做我們這種工作的；總不能在每月每週的雜誌上，老是登着穿了同樣衣服

的照片嘛。所以，說什麼，一個月也得新製七八件……」

「編輯人：「B小姐，您對於皮鞋似乎很有興趣吧」？

女明星B：「二門裏鞋櫃都堆滿了，只愁沒有地方放。每上一次銀座，不知不覺總要買兩雙帶回去，也不曉得有多少雙了」！

像這種會話，正在速記的時候，也來不及回味，現在一面被求生的苦惱威脅着，再來讀這一段，賴江心上，不能不湧起一陣形容不出的嫉妬和反感。

賴江回憶着兩個女明星華麗的服裝，好似呑下一勺溶化了的滾燙的鉛液，繼續讀着她們的會話的紀錄。

這一篇裝飾問答座談會的紀錄，登在「日本婦人」上之後，那些青年的姑娘們，一定要爭先的搶着看，而看了之後，都要發出羨慕的歎聲吧。

而速記這一篇紀錄的一個女性，是抱着何等的苦惱把這篇稿子清出來的。恐怕誰也不會知道了。

賴江站起身來，從壁櫥的行李裏，拿出兩張照片，又回身坐了下來。

一張是母親的臉兒，另一張是亡夫的。

賴江捧在手裏，輪流地盯住這兩張臉兒看着。

漸漸地……

賴江的雙眸，閃動着複雜而微妙，追憶遙遠的神色，慢慢地變化着。

追憶—只有對於過去的幸福的追憶，是在茉莉之外，留給賴江的一件可貴的東西。

三天之後，賴江把翻出來的紀錄稿子，送往「日本婦人」社，原文交給了俱樂部的主任。

主任叫她後天再來，說是要檢查她速記的原文，同時打聽「日本婦人」社，看那篇速記稿子是否滿意，若是結果良好，就可以雇用她。

這個後天……終於來到了。

賴江給了幾本畫兒書和麵包、蘋菓給茉莉，自己在九點之前由公寓出了門。

賴江在新橋站下了車，向俱樂部走去，可是脚步却越來越慢。

「派司得過，派司不過呢」？

這兩句自問自答的詞兒，五天以來，也不知道在她心裏翻來覆去了幾百遍。

答案就在幾分鐘以後等着她。但是，賴江却希望俱樂部的位置最好再遠些，不要馬上就走到。

但是，賴江終於走到那座大樓，她不能不上樓去了。

賴江走進俱樂部的時候，主任正和一位客人在談話，連看都沒有看她一下。

賴江死命地盯着主任，好像想要從主任的表情裏，找出一點結果如何的徵兆出來……

但是，一瞬之間，她就像被人迎頭澆了一盆冷水一樣，渾身冰凉，祇是戰慄。

原來她看到自己前天交給「日本婦人」社的原稿，却放在主任的桌上。

「……爲什麼退回來了呢？不能用嗎」？

「……一定是不行了！……一定！……」

「唉！……完了！什麼都完了！……」

賴江心裏感到崩潰性的絕望，眼睛前面一陣發黑。

賴江好不容易，纔挨到主任的面前。

主任眉心裏皺起好幾道，顯然地表示不高興。

賴江眼裏看出去，主任的臉，好像離得遠遠的。

「不行嘍！你……」

主任開門見山，毫不客氣：

「日本婦人社火兒啦，打電話來了！……」

主任把桌上的原稿，推過來給她看：

「你是不是以爲這樣的稿子，能混得過去」？

賴江的嘴唇直發顫。

「我們俱樂部，讓人家退了稿，這還是頭一回咧」！

主任很生氣地把稿本敲着桌子：

「就憑你這種初等程度，而且好久不練習的、太不成熟的速記能力，想踏進我們這有傳統歷史的東京速記俱樂部，這種念頭，根本就太皮厚嘛！不錯！上回叫你翻的是雜誌，總算混過去了。到了實際工作，就弄得這麼一塌糊塗！「日本婦人」社說了：『沒見過這樣糟糕的速記』！也不怪人家生氣，憑人家怎麼罵，還有什麼話說！……簡直地不成話嘛」！

主任也許以爲這一頓申斥，這個纖弱而臉色蒼白的青年寡婦，一定要「哇」的一聲哭起來。他也非罵得她哭一頓，出不了氣。

可是，賴江竟沒有哭。

她祇是低頭站着，眼望着地下，也不流一滴眼淚，也不申辯一句話。

她就像法庭上聽到宣告死刑的被告一樣，僵在那裏動都不動。

主任看到她這種樣子，以爲她是頑強抵抗，故意裝麻木。於是，更提高了嗓音怒吼道：

「你自己倒不難爲情嗎」？』

賴江終於一句話也沒有說。

她有生以來，第一次從別人的嘴裏發現了自己的無能。也就是，她活下去的資格，已完全被否定了。也可以說，正由於這個打擊太大了，所以反而在外表上顯不出來。

也許是，她賴以支持到今天的小市民的自尊心，遇到對方這種横暴無禮的態度，引起了本能的反撥。假使對方用非常溫和的態度對她，她或許會當場癱倒下去也未可知。

不管原因是怎樣，總之她外表上一直沒有露出一點震動，祇是深深地低倒着頭。

幾分鐘之後……

賴江茫茫然地出着神，脚步踉蹌地在電車道上走着。她什麼也不想，什麼感覺也沒有。祇是雙脚在那裏挪動，她就跟着脚向前走着。

到了交叉點，亮起了紅燈，賴江纔抬頭望着穿過道路向那邊走過去的人羣，心裏發出一聲沉重澁滯的感慨：

「唉！這些人都在工作啊！他們工作着，都很幸福的樣子啊」！

她的懷中，帶着剛纔主任扔給她的一千元。這不是速記費，祇是一種施捨，這從主任的表情上，可以明顯地看得出來。

她本想不要這一千塊錢。

但是，她身上連一百元都不到了。在這一剎那之間，她纔淸淸楚楚地感覺到生存之不易，叫人痛心澈骨。

「當心！他媽的」！

賴江「呀」的一聲，被撞得踉蹌地退了幾步。

撞過來的脚踏車，碰得搖搖幌幌地駛過去兩公尺多，還居然沒有倒下來，走了。

撞得相當厲害。賴江大概是胸部碰上了脚踏車的把手，覺得異常的痛。這一陣疼痛，在賴江的心裏，好像戳了一刀，成了雙重的痛苦。

賴江忍着疼，走到一家洋點心店前面站住；喘氣調整了一下呼吸，心想買點什麼，視線看到廚窗裏。買了一百元左右的洋點心之後，賴江急於要趕回去，那怕是早一分早一秒，得趕快回去看茉莉。

搭上了省線電車，胸部的疼痛，越來越厲害，幾乎忍耐不住。賴江幾次掏出手帕，擦去額上流出來的冷汗。

踉蹌地跨下了高圓寺的站台，手掩着胸口正想走出去，賴江又「呃」的驚了一跳。不見了！放鈔票的皮夾不見了。

這時，賴江的心理，簡直無法表現。還不僅僅是「走投無路」……她只覺得腦子裏是一片混亂，剛要想一件什麼事，一剎那之後，又是另一件事把他扯的粉碎。

她居然拖着身體挨到回了公寓，簡直可以算是一件奇蹟。

賴江一把抱緊了茉莉，就此昏暈過去了。』

對了。

那時候，要不是隔壁住的兼操副業的學生，聽到茉莉哀叫而趕過來的話，恐怕那天晚上，賴江就得帶着茉莉，與世長辭了。

那個操副業的學生，就是曾田五郎。

賴江受到五郎的鼓勵，決心再站起來奮鬥下去。

從這以後……賴江爲了生存，付出一切的努力。

在這段時期之中，若不是有五郎對她的鼓勵、慰勞、和一些細微的援助，賴江恐怕也是活不下去的。

話雖如此，到了五郎畢了業，副業又幹不下去了，她連一百塊錢也不能求五郎幫助了。茉莉雖然有時由那愛着五郎的久美給她一點吃的東西，但是金錢上的援助是得不到的。

於是乎，賴江終於下了決心，上淀橋百人町的「鈴屋」旅舘去—出賣自己的肉體。

在那裏，想不到碰上要去自殺的黑田修一郎，隨手就送了她七萬元。

他以爲從此總可以稍稍轉點好運了。

沒有想到，運命之神對於賴江，竟始終是殘酷的。

發現了撞傷自己愛兒的高級汽車的主人，是自己的異母妹的丈夫，又是城北百貨店的專務，因此，賴江把他對自己的照拂，認爲是紳士性的好意，賴江的這種想法，可以說是雖受了三年的熬煎，還沒有經過人生最苛刻的鍛鍊。

黃昏時候，賴江一個人從醫院裏回到公寓，沒想到都城宗之助也追蹤到公寓，進了她的房，竟突然動手向她調戲起來了。

這剎那之間，賴江腦子裏閃出了過去受異母妹艷子侮辱的印象，如今又遇上她的丈夫這種禽獸般的調

戲，賴江的心裏，冒起一股可怕的力量奔騰爆發開了。

一切行動都好像在夢中過去了。

等到清醒過來，房裏只剩下自己一個人，僅僅在腦子裏還留着宗之助手掩鮮血淋漓的一隻眼呻吟着的醜相。

空虛脫力地經過了一夜，賴江終於下了決心。

「我到底還是活不下去的」！

賴江現在回到了完全的孤獨，自己對自己說着。

桌子上放着一個小紙包。

這個小紙包，就是引導自己上「無」的世界裏去的東西。

「五郎和久美，一定會替我把茉莉撫養起來」！

賴江這樣禱告着，也這樣相信着。

十九

薄命的賴江，在那高圓寺破舊的公寓裏，悄悄地離開了人世的第二天……

池袋車站前，陽光炫目的夏天的天空中，昇起一隻巨大的廣告汽球。

汽球下端，吊着一行大字

「襯衫、牛肉、鍋子」！

白丸百貨店終於開了幕。

東京各家百貨店的廣告，都以時髦高尙爲主，而白丸却反其道而行之，要的是露骨過火。

東京的百貨店之中，至今還沒有一家這樣赤裸裸地宣傳過。對面的城北百貨店，雖是從臨時搭蓋的市場打出來的天下，也沒有用過這種單刀直入的字句。

「襯衫、牛肉、鍋子」！

這一句標語，把百貨店的買賣——出賣衣食住——一語道盡，沒有再比這個簡單扼要的了。

從上一個月起，白丸就開始在報紙、廣播、週刊雜誌、電視上做廣告，宣傳着六十元均一的衣料特賣。一開幕的時候，在圓型露台的空氣幕（AIR CURTAIN）裏，放上兩隻松阪牛，繞行市內的宣傳車，上面載着海水浴裝的時裝模特兒（FA SHION MODEL）在街頭擧行「即刻抽籤」，毫不吝惜地把廚房用的電氣器具，讓客人抽中了抱回去。

而且……

店屋的內部，裝飾的華麗，果然名不虛傳，眞足以使小市民們看得恍恍惚惚如入夢境。

無怪設計者加藤寬治自負，果然是日本初次出現的建築物。

現在且介紹幾點最特殊的地方……

第一是中央的大廣間（HALL）。這和銀座的松屋、日本橋的三越所有的大廣間一樣，都是圓型一直通到八樓的大 HALL，所不同的，這裏從那很高很高的八樓的天花板中央，不停地有銀白色輝煌耀目的瀑布噴注下來。注到地面上大理石的池子裏，被吸往地底下去。

其實，這並不是水，而是用特殊的照明裝置顯出來的光線瀑布。

環繞着這股瀑布的，是用輕金屬和美麗的塑膠板做成的巨大螺旋形的自動扶梯（ESCALATOR），

載着顧客緩緩地昇上去。

顧客站在自動扶梯上，一面上昇，一面在這大廣間的周圍繞行着，可以眺望到所有的賣東西的賣場。也可以說，各樓的賣場，在顧客的眼裏看起來，等於是一幅活動的連續西洋鏡。不僅如此，各樓的自動扶梯的進出口，還有水平式的自動步道，客人祗要站了上去，就可以把他載到他想去的賣場去。

「東西最便宜！

賣場最豪華」！

白丸可說把這兩句百貨店的要訣做到頂點了。

各樓的賣場，差不多都用的人工光線。

但是，除了中央廣間噴注下來的光線瀑布之外，顧客們找不到一件照明器具出來。而房子裏却到處充滿了令人舒暢的明亮光線，都覺得很奇怪。』

這是由於一部分的天花板和牆壁，本身有特別的電氣裝置，發着燐光的原故——據說：這種裝置連在美國也是最近纔試驗成功的。

噪音，完全沒有。

只有舒暢而緩徐的音樂。像微波一樣，漂蕩送來。

除了中央廣間之外，白丸所足以誇耀號召的，是設在八樓的劇場 Hall。

在這 Hall 裏，環繞觀衆席的板壁的花式和色彩，都可以配合講演、音樂會、戲劇、表演的種類，開關一撿，就完全改變樣子。並且具有對於各種公演最適合的各種音響効果。

實際上，這些板壁的構造，都是以細而長的圓管，縱橫地排成花樣做起來的，這一根一根的圓管子，

都可以用電力轉動。因此，例如開演講歌唱會之類的場合，講演的時候，牆壁是靜穆的綠色，到了歌星出場，「刷」！就變成通紅的牆了。這種奇突的裝置，據設計人說，全世界還是第一處。

除去這些之外，還有許多驚人的特徵，都足以引人注目。譬如，人家陳列在櫥窗裏的服飾偶人，居然會婀娜地走將過來，使客人驚的發怔，這些情景，各層樓上都可以見到。

但是，比這些露骨過火的廣告，新奇特別的裝置還要驚人，而把白丸開幕這件事宣傳到全日本的，還得數開幕第三天各報晚報一齊報道出來的一樁奇妙事件。

這樁事，收獲了絕大的宣傳効果，眼看着從那天起，湧進白丸的客人，人數增加了好幾倍。

這樁事件，是從裝飾了放在正面進口第一黃金枱子 (Golden Table) 櫥窗裏的二百號油畫上引起的。

櫥窗的裝飾設計，眞是傑出的作品。佈置成一片幻想的世界，根本就充分足以吸引住行人的脚步。油畫中一隻波斯猫，在這幻想的世界裏，突出而帶着妖氣，瞪着櫥窗前看牠的人羣。櫥窗的一角，豎着一面木牌，上面寫着這幅畫的來源，說是：這幅藤田嗣治的傑作，大戰期中，曾掛在柏林希特拉總統官邸的會客室裏，納粹占領了巴黎之後，把牠送給了巴黎的日本大使館。

祇憑這一點，就已經足以引起人們相當的興趣，何況聽說負責設計裝飾櫥窗的青年——曾田五郎，竟在這黑猫的一隻眼睛裏，發現了一顆二十六克拉的鑽石，各報館的社會新聞版，當然要沸騰地哄動了。』

那一天：……

黑田修一郎巡視過店裏的情形，步往後街，順路走到設在那條街上的開幕事務所。

他問傳達上的女事務員：

「曾田五郎還沒有來嗎」？

「是啊，還沒有……」

修一郎不明白五郎爲什麼不露面。

當天開幕，五郎照理應該和修一郎一起站在第一黃金枱子的廚窗前面，看看自己的才能究竟喚起了多少反應。他不會不來看一下呀。

可是五郎竟沒有來。

修一郎以爲五郎害怕，不敢來，想着倒有點生氣。

他的裝飾設計，非常的成功呀！

「這個傢伙，膽子太小了」！

但是，過了三天，還是一點消息沒有，修一郎不能再生氣，不由地担起心來了。

「到他的公寓去看看罷」！

他担心五郎也許因爲工作太熱心，累的病倒了。

修一郎正要走進裏面一間房去，忽然注目到坐在衣料品進貨部裏的一位女性。覺得似曾相識。

但是，一時想不起來是誰，修一郎走近前去。

修一郎看見他面前桌子上放着幾種婦女、兒童服的樣品，還有幾份白丸準備好的契約，纔明白她是專做現成服裝的店主婦，對於白丸提出來的契約，正在躊躇着不肯簽字。

那份契約上，載着：

「關於貴店賜訂之商品，時節終了，不妨退貨。今後貨品退回時，決無異說，謹簽本約爲據」。

這對於交貨的商家，是極感痛苦的一種契約。

百貨店很便宜地賣着季節的物品，可是在他的背後，却有廠商，批發商忍淚蓋章答應退貨的悲劇存在着。一到年底，各家廠商，都要收到百貨店退來的大批貨品。

這位女性，難怪她躊躇着不肯簽字了。

進貨課長，一見修一郎走過來，格外使勁道：

「您明白吧？您說是和百貨店做來往，還是頭一次，可是您店裏能有貨色由百貨店銷售，就這一點，就建立了信用了。您這破過產的店，要想挽回信用，縱使痛苦一些，也非得忍耐不可咧……比方說吧！在東京，資本在一億以上的代表性的批發商二十家，其中向百貨店批發的折扣，可沒有一家是百分之十以下的呀！都是，百分之三十、五十的批發的。這都是爲了做牌子、做信用啊」！

對面低着頭聽着這殘酷宣告的女性，修一郎看了她側面的臉兒，「呀」！想起來了。

這位女性，原來是從前開在六本木的一家相當大規模縫製現成服裝工廠的老板娘。

修一郎以前曾將這工廠製品的大部份，輸往南方。及至修一郎的公司破了產，這家工廠同時也垮了。

現在，這位老板娘一定又搞了一爿小店，拼死拼命地在幹着了。

她緊張而又小心翼翼地在說：

「……不過，要照這個價錢交貨，縫衣的女工的工資，就得減掉三分之一纔行呢！我們的工資，本來就比別處少呀！……」

「所以，我跟您說，這是暫時的忍耐呀！祇要恢復了信用就行啦！以後，您就可以對我們端架子啦」！

修一郎聽到這裏，悄悄地走開了。

「對於這家工廠，我會盡了我的可能補償過他的」。

他心裏這樣想着，把偶然觸發的感傷拂拭掉，走進裏面的一間房。

以前告訴修一郎，說巴黎的日本大使館掛着有藤田嗣治畫的貓，那位大須董事，正在房裏。

大家都很忙，兩人已幾天沒有見過面了。

「喝！可了不得！黑田先生」！

大須對他笑着搖頭：

「您上回問我，希特拉對於巴黎的美術品怎麼處分的，那時候我眞不明白您是什麼用意……哎！想不到您有這樣奇突的構想……哈哈哈！我眞服了您了」！

「似乎成了功了」。

「大成功大成功！不過……」

大須稍微有些不放心似的：

「以後，不會拆穿西洋鏡吧？要是讓週刊雜誌什麼的寫上一句，說這是假的，那可不得了哇」！

「不要緊」！

修一郎微笑：

「那幅畫，是大阪江原先生給找來的。當然，他是知道我的計劃之後去找的，決不會出毛病。……大須先生！我把這幅畫裝了陳列出來，還不僅是爲了給客人看看而已哩」！

「喝！……」

「我還想要利用這幅畫，引起一樁驚人的事件」！

「那……又是怎麼樣的……」？

「您等着看罷！所有的報紙，都要大大地替白丸宣傳」！

「您的勇氣眞叫人佩服！不過，當眞有把握嗎」？

「不是我們託報館宣傳。而是報館自動地非替我們寫不可」。

修一郎昂然地說過之後，就開始做自己的工作。

過了兩個鐘頭之後，修一郎又走到店那邊，看見五郎站在第一黃金檯子的櫥窗前面。」

五郎轉過臉來，回了他一個無力的微笑，臉上很顯得憔悴。

「怎麼了？失了自信」。

「不，不是的。對於這個，我是有自信的」！

「沒有說的，完全成功！……你爲什麼不露面」？

「黑田先生！……」

五郎抬起病人似的眼光，望着修一郎：

「我忙着料理喪事的」。

「喪事」？

修一郎眉毛皺了：

「誰的」？

「河合賴江死了」！

「啊」?!

修一郎驚訝得噤住了。

五郎低頭看着地下，悽然道：

「她是自殺的」？

「自殺了?爲什麼」？

「不知道！遺書上什麼都沒有提」。

「……」

「總怪我不好！她叫我上相馬家去把久美帶回來，我出門的時後，就有點不祥的預兆，那時候不上相馬家去就好了。我留在公寓裏，尋根究底，把她神態有異的原因追問出來就好了。那麼一來，她也許不自殺了」。

「孩子呢」？

「受了傷，住在醫院裏。……遺書只有一句：『拜託照應孩子』。這孩子我撫養她」！

「……」

修一郎想起了賴江寂寥的面容，想道：

「我從前想自殺，要比起這賴江走投無路逼上死路的狀態來，簡直算不得一回什麼事了」。

「黑田先生」！

五郎看着修一郎黯然神傷的表情，叫了他一聲繼續說道：

「她原來是都城艷子的姊姊」！

「什麼」?!

修一郎臉色都變了：

「眞的嗎?這句話」？

「不同母。但是，賴江的父親是民主自由黨的議員本堂保太郎，這是不會錯的」。

修一郎對於這種巧合得過份的因果關係，簡直有點不寒而慄。

在大戰期中，修一郎家裏，對於本堂保太郎，援助過好幾回金錢，本堂保太郎靠了這個援助，纔重新站起來了的。

到了本堂家站起來的時候，修一郎家裏已完全沒落了。

「是嗎！是這樣的嗎」！

修一郎肚子裏哼着。』

但是，等到明白了，已經遲了。河合賴江已離開這個塵世了。

修一郎道：

「曾田君！她的孩子，我也可以收留撫養」！

五郎斷然答道：

「不，不要緊！我來」！

修一郎凝視了五郎一會，催促道：

「到店裏去罷！你還沒有看過內部吧」？

「過一會兒就來。我還得看看這個橱窗，有需要修改的地方，就得改……」

修一郎點點頭，走開了。

五郎要把視線投向這自己聚精會神的作品上去。

但是，五郎的心裏，一點感動都引不起來。

他的眸子看上去，這座橱窗，好像是一樣和他很生疏的東西。

「我就迷着這箇了嗎！我正迷着這座橱窗時，她已下了自殺的決心啦！……這些東西，和人類的生存，有什麼關係」！

五郎的心中，好像吹過一陣寒風，感到空虛。

「與其迷着做這種東西，不如去救她的生命，那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

「對了！爲了救她，我就和她結婚也不要緊呀」！

五郎自言自語，越發自怨自艾，憎嫌自己。

正在這時……

「失禮得很……」

旁邊有人叫他，五郎纔清醒過來。

一個貌似白種人面部凹凸顯明的男子。

站在一旁，他的服裝，也充滿着外國情調。

「這是您設計的吧？……剛纔聽到那邊服務台的小姐說的……」

「是的」。

「太好了！傑作傑作！這個滿身妖氣的猫，簡直是活的，好像馬上就會跳下來一樣」！

「………」

五郎被他誇的不好意思，側過臉去，這人很高興地一面看着五郎的臉，低低地說道：

「我剛纔一面看着這幅畫，我就想，『我要叫全東京的人都奔到這座橱窗前面來』。不！我已獲得了把握，假使這麼一來，就可以做到……這幅藤田嗣治的猫，我找了牠五年多了！不！就是爲了想這幅畫，我纔不遠千里到日本來的！……您爲什麼想出這樣神祕性的裝置？我可不知道，不過……是這樣的！這幅畫裏，確實包藏着一件令人難以置信的祕密在裏面哪」！』

「怎麼樣？您要沒有什麼不便的話，能和我談兩個鐘頭嗎」？

這人很溫和地約五郎喝茶去。

五郎半信半疑地和他並肩跨過電車道，走進對面的一家吃茶店。

兩人坐下來之後，這人眞像個流浪人（Cosmopolitan）派頭，先掏出鼻煙，擦進鼻孔，然後報出姓名：

「我叫小松崎守雄」。

「我叫曾田五郎」。

「過去在那個學校」？

「東大。學美學的」。

「啊！……」

小松崎緊盯着五郎的臉，突然問道：

「您相信命運不」？

「命運哪？……」

五郎想了一下，答道：

「命運這樣東西，恐怕是有的咧」！

「當然有囉」！

小松崎語氣很肯定的說道：

「蕭本豪歐爾，對於命運，是這樣說的。他說：『命運的形態雖是各種各樣，但是同一的要素經常存在』。眞是一點不錯。各種各樣的命運，歸根結底，似乎總是神根據一種考慮造出來的。『……這裏有一個說教者。他的說教有效，漸漸地使所有的人都服了他。他的名字叫命運——也就是神的安排，他的說教，是萬事萬物不能違撓的前進之路……』。這是凱萊依爾的名句」。

五郎盯着小松崎臉上一種茫然不可捉摸的表情，心裏詫異道：

「這個傢伙究竟想說什麼呢」？

奇怪的是，五郎對於他這樣喋喋不休，却沒有什麼不快之感。

小松崎說着說着，好像自己爲自己的話陶醉了，哼起海涅的詩來：

『花兒是又枯又瘦、

葉兒也被剝走；

終於被命運的無情的脚，

踏的粉粉碎！

「朋友」！

她生前那樣的芳香和麗美，

竟落得這樣無常的下場頭』！

「哈哈哈哈……失禮失禮」！

五郎催他道：

「您有什麼話，就請說罷」！

「是！當然，我就爲了一件事要向您說，纔約您上這裏來的」。

小松崎說到這裏表情顯得端莊了。這時，外面馬路的人行道上，有一個人緩緩地走將過來——黑田修一郎。

他似乎無意地，向店內看了一看，看見小松崎和五郎面對面的坐在店裏，臉上浮起微笑，走過去了。」

小松崎開始講他的故事。

「我在巴黎住了十八年。

什麼買賣都幹過，通通都失敗了，大戰終了的時候，已窮得住在保羅街破公寓的天花板上的小房間裏。

對了！有的時候，連一天的麵包也混不到。要說工作，那只有每天注意報紙上徵求人員的小廣告，這是我的工作。有一天，忽然看到一條很合適的徵求啓事。

「徵求中國傭人。按時計酬。供膳—蒙巴爾奈斯。蓋保夫人」。

我還得告訴您，在巴黎找事，一定要有原來工作地方的主人，或是可靠的朋友的推薦書。

但是，我那裏有人推薦，連輾轉託人推薦的路子也沒有哇！事到如今，顧不得這些了。簡直，我那時

候身邊連一百法郎（相當十元台幣）都不到了！

我想：橫豎洋鬼子也分不淸什麽中國人日本人；就鼓起勇氣去應徵了。

那座房子，在蒙巴爾奈斯的苧蘿夢（有名的老酒吧）佳妃店的後面，一所陰暗的房屋，好像幾十年來的臭氣都鬱積着沒有散。

登這條小廣告的，是一個令人望而生畏的凹眼鷹鈎鼻的猶太老婆子。

老婆子祗是上上下下端相了我一會，很奇怪的，也沒有詳細詢問我的來源經歷，就決定了：

「好罷」！

同時，也沒有告訴我應該做些什麼工作。

她塞給我五千法郎的鈔票，還說：

「這是預付，除此之外，每一小時給你二百法郎」！

我覺得這話來得太理想，不由得懷疑起來：『這件事太古怪了』！

可是，掌心裏揑着五千法郎，說什麼也不能再放手啊！

「管他！走到那兒說那兒」！

我豁出去了，仗着膽子答應了她。

老婆子點了點頭，叫我上樓去。

樓上倒是漂漂亮亮的房間。壁上掛着模仿卓拉古祿的畫，床上的被單雪白，床邊桌子上，還擺着白百合花。

我呆坐着抽了半個鐘頭香煙，也沒有先敲敲房門，就走進一個中年女人來，胖得好像一堆肉塊，又高

又醜！

我吃了一驚，不由地站了起來。』

也由不得你答應不答應。

等於是讓猫捉住了的老鼠。

這女人嘻的一笑，突然捉住我的兩隻手，拖到她跟前，好像母親愛撫幼兒一樣，把她通紅的嘴唇，壓在我的頰上，親得「波波」直響。

接着，一面很高興地高聲笑着，嚐的一下坐到床上，伸過一隻脚來。

她是叫我給她脫皮鞋呢。其次，脫襪子。接下去，裝飾品、衣裳、襯褲、乳罩……

我被這女人「波波波」的一親嘴，就巳經明瞭派我演的是什麼角色了，事到如今，只有聽天由命，所以，也不開口，她叫我怎樣就怎樣。

在日本是想像不到的，巴黎—這世界第一的享樂都市，有專爲女人而設的私窠子。我常聽到，有些生活困難的外國人，爲了暫時救急，入了這一行……我一面剝光了這個大白豬，不由引起無窮的感慨：『想不到，我也落到這一步』！

這個沒有男人理她的醜白豬，想要短時間之中解決她鬱積巳久的慾情，她所向我要求的，是萬萬說不出口的屈辱的動作。她們就是爲了這種要求，纔找了心裏所輕視的東洋人來服伺她們。這些動作，在肉體上，是一種重勞動，等於苦刑拷打。

但是，既然巳經墮落到這步田地，管他娘的！幹下去再說！於是，這種自甘墮落的汚泥買賣，幹了一個多月。……那天，我正在那房間裏，等候下一個急需男性解渴的白豬。

房門開了，我習慣成自然地拿出奴隸的姿勢來……

可是，竟使我震地一驚，張大了眼睛瞪得呆了。

出乎意料之外，房門口站着的，竟是一位耀眼生光的美麗女子。還不僅僅是美麗，並且帶着一種說不出的妖媚迷人的風情。要照我們日本人的說法，她是一種乾淨俐落明麗爽快的大姐兒。

她一口伶牙俐齒的巴黎腔問我。

『塞・獨哇・基・歐・門・巴圖魯內兒？（是你嗎？我的對象）』

『是的！馬丹』！

我殷勤地鞠躬答應，她眸子含着微笑盯着我，問道：

『你不是中國人，是日本人吧』？

我裝作諂媚的笑容：

『一樣的！馬丹』！

她偏着頭在想什麼，忽然說道：

『有一件一萬法郎的工作，你幹不幹』？

我心裏道：

「來了」！

我向丹田沉下一口氣：

『一萬法郎，那眞求之不得啊』。

「那麼，你願意受雇啦」！

『讓我考慮考慮』！

『明天下午四點，你到姍來再爾廣場的愛德華佳妃店等我』！

她說過之後，就轉身下樓去了。

我心想：

『這娘們一定是來找幫手去做一票的』！

可是現在我幹的是這種買賣，早晚終得走上這條路：

『管他！幹！將來被抓住遞解到摩洛哥去，那時候總另有生路』！

我也管不了許多，豁出去了。

果然……

第二天，在約定的佳妃店見了面，這女子立刻叫我坐上汽車，拿出黑布來，紮沒了我的眼睛。

『阿姐！咱們話得先問清楚』……

我故意裝着光棍流氓腔調，問道：

『是不是必須留下遺囑的危險活兒？』

『不！祇是帶見你去一個女人。而且，那個女人有點瘋瘋癲癲的，聽我們怎麼擺弄。……你記着！不管她問你什麼，你可不許用法國話回答！祇管信口胡扯說日本話！……你擔任的工作，就是這麼多。』

『唔！就是這一點工作，給我一萬法郎？……』

我心裏不相信。

眼睛雖然看不見，但從空氣中嗅得出，車子已經駛出郊外，在田圃當中前進着。

我被牽着下了車，解開了黑布的時候，天已漸漸黑下來了，祇看見眼前一座十八世紀式的房子，牆上爬滿了常春藤，屋脊的尖頂，在落日光中，閃閃地發着亮。

四面是深深的樹林，林中吹過來的風聲，更顯得風景的寂寥。

『你若是反抗，我的傢伙可不客氣』！

不知道什麼時候，女子右手中已握着一根銀色的「可爾得」。她的表情好像換了一個人，凶險得很，可見得手裏這根鎗決不是恐嚇而已。

女子敲敲門，過了一會，門上的小窗洞打開了，有人露着臉向外窺探，想不到，就是雇我的那個猶太老婆子巴羅阿。

我明白：我完全掉在她們的陷穽裏了！』

走進門裏，女子便問道：

『準備的好嗎』？

『當然很好！』

老婆子還是那副毫無表情的臉，向她點點頭。

一會兒……

老婆子把女子和我帶進一間房，房裏只燃着一枝蠟燭，光燄搖搖不定，說不出的陰鬱慘淡。

房裏的窗子，都放下了百頁窗，關得嚴嚴的。牆壁上滿是污穢。什麼裝飾也沒有。幾坪大的房間，空空地，只有一張舊桌子和一張粗笨的床。

床上躺着一個女人，穿着褐色的破爛衣服，蓬頭散髮，瘦得皮包了骨頭。她瞪着我們，兩眼發着獸類一般的異光。

我心裏想道：

『果然！眞是個「福兒」（瘋女）。什麼有一點瘋呢！完全瘋的嘛』！

老婆子逼緊了嗓子，恭恭敬敬地向這瘋女說道：

『馬丹•布萊文！您盼望很久的蒙裘子爵夫人來了』！

『求求你』！

瘋女好像小孩子撒嬌似的，扭着身體叫道：

『不要叫我馬丹•布萊文』！

『是！是！是』！

老婆子騙孩子似的連連答應着。

瘋女架子十足地申斥她：

『你爲什麼不叫我馬丹•希特拉呢』？

我聽到這裏，幾乎要失聲笑出來。但是，老婆子還是一本正經地，裝作小心翼翼的樣子。

帶我來的那個女子——蒙裘子爵夫人，走近一步，說道：

『馬丹•希特拉！叫您等候了很久，非常抱歉！關於那件事，今天纔得了一個好消息，特地來向您報告。……馬丹•希特拉！請您放心！總統還健在，現在亡命在日本。不僅如此，他還希望您最近期間搭船到日本去。……這一位日本人，就是總統派來的使者，來迎接您的』！

『啊啊！阿爾道夫……』

瘋女突然伸出兩手，空空地抱擁着，嘴裏說着一連串的德國話——似乎受了什麼激烈感動。

到了這時候，我心裏纔發生了眞正的疑惑。

我有些相信了：

『別忙！說不定這瘋女，眞是在希特拉自殺之前和他結婚的愛芭•布萊文吧』！

當聯軍勢如潮湧攻進柏林的時候，獨裁者希特拉在總統官邸的地下室，服毒死了，同時，他的愛人愛芭•希萊文也中了流彈，結束了三十二歲的生命。

但是，這樁事，至今還包在疑雲之中。希特拉的死到現在還可以說是全歐洲的一個謎。因爲始終沒有發現這兩個人的屍首。

在當時的法國和義大利的報紙雜誌上，常常載有希特拉尙在人世的消息。

現在，眼前這個枯瘦不堪的瘋女，若說她不是窮途末路變了形的希特拉的舊日情人，誰也沒有什麼反證可以提得出來呀。

瘋女的視線轉過來盯着我，我不由的微微地戰慄。

『日本先生！阿爾道夫……和天皇住在一起嗎』？

這時，我覺得背上有一根硬管子頂着。

沒有辦法，我只好隨口胡扯的說日本話。

手握「可爾得」頂着我背上的那個假子爵夫人，替我翻譯，她說：總統住在一個叫做四國的島上天皇的別墅裏，日本的老朋友們照料着他，每天過着很平靜的生活。

欺騙一個瘋女，眞比拗轉嬰兒的手腕還容易。但是，爲什麼要裝神弄鬼演這台戲呢？

再聽女子接着翻譯下去，我這個疑問馬上得到答案了。

『對於接您上日本去這件事，總統有一個指示。總統說：您逃出柏林時帶着那顆布力次號（閃電號）鑽石，如若還沒有丟掉，請您一定要帶去』！

聽到這裏，我心裏想道：

『啊哈！原來是這麼回事』！

我明白了。

關於閃電號鑽石的故事，我也聽見人家講過。

正當大戰的時期，一隻英國驅逐艦潑令守斯散號，載了很多的金塊和鑽石，從南非的寇普當開出，海面上碰到德國的快速巡洋艦布力次號，被擊破逮捕，所載的珍寶，全部被鹵獲，這是很有名的一件新聞。

據說：鑽石裏面，最有價值的幾顆後來獻給了希特拉。

如此說來，這幾個女壞蛋，一定是想叫瘋女愛芭•布萊文嘴裏，吐出那鑽石藏在什麼地方。

『布力次號的鑽石……』

瘋女像鸚鵡學舌似的嘰咕着，空虛的眼睛，瞪着空中。

老婆子、假子爵夫人，還有我，都嚥着唾沫等她說下去。』

我使勁盯着這個瘋女，自己不由的想道：

『這是眞的了！這個女人，一定是愛芭布萊文』！

瘋女瞪着空中，老是不開口，假子爵夫人着急了。

『馬丹•希特拉！沒有丟掉吧？布力次號的鑽石呀！布力次號的鑽石』！

拼命地想從她那發了瘋的頭腦裏，把記憶喚醒過來。

好容易，瘋女纔想起來了，她非常不高興地答道：

『我……憑什麼能丟掉牠』！

『那麼，在……在那裏呢』？

『藏着呢！藏得好好的……』

『所以嘛！藏在那裏呢』？

『巴黎』。

『巴黎的什麼地方』？

『藍巴撒德・甲普涅斯（日本大使館）』。

『大使館的保險櫃裏嗎？』

「哈哈哈哈……」！

瘋女忽然笑起來了：

『猫的眼……猫的眼睛……哈哈哈』！

她翻來覆去祇是咕嚕着這句莫名其妙的話——當時我只覺得莫名其妙——繼續的笑着。

老婆子、假子爵夫人，騙她、哄她、嚇她……試了許多方法，結果，毫無用處。

那天夜裏……

我被留下住在那裏。我睡不着，在黑暗之中，睜着眼睛儘想：

『猫的眼睛』！

『猫的眼睛？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這句話，和巴黎的日本大使館，有什麼關係呢』？

現在那條路改了名字叫『蔻・羅斯福』，從前叫『蔻・東京』，日本大使館原來設在這條路上的。我腦子裏把大使館裏的位置，情形描畫出來：

二門、大廣間、會客室、走廊、廣間……凡是我所記得的一處一處地方，都集中記憶把牠裏面的布置陳設回想出來，突然，我心裏『呀』的一下叫起來了。

那一間廣間裏，掛了有一幅藤田嗣治畫的猫的呀！對了！那隻猫的眼睛！我可以明白了』！

第二天早晨，我悄悄地溜出了這所房子，直奔大使館！

……已經不見了！

據管理員說：藤田嗣治的這幅畫，是納粹占領時代，從柏林拿來的，大家認為這是不祥之物，所以趁和約成立大使館重行開設的機會，就寄回東京的外務省了。

您想想看！我當時是何等的失望！眼看九分九厘已經到了手的鑽石，跑了！我渾身都脫了勁，呆着箇臉，和醉漢一樣脚步踉蹌地出了大使館。』

這個過去從不相識的人，把這段奇怪故事說到這裏，停了嘴，眼光中在觀察五郎對於自己說話的技術，被吸引到什麼程度。

然後，隔着吃茶店的玻璃窗，向那邊「白丸」圍擁着許多人的第一黃金檯子的橱窗，投着感慨遙深的視線，接着，一邊歎息，繼續說道：

「從那以後……五年了。我找的那幅畫，從外務省，轉到畫商的手裏。對啦……想不到，忽然在那橱

窗裏出現了。您想！我走到那橱窗前面的一瞬之間，是怎樣的興奮吧！……我下死勁地端詳着那猫的兩隻眼睛。等到我發現了牠右眼不知怎的一來，閃的亮了一亮，我簡直要暈過去了。……但是，我想到怎樣纔能瞞着人去細細檢查牠那隻眼？我又沒有主意了」。

小松崎重又將他帶着懇求的眼光看着五郎：

「結果，我除了找設計窗飾的您之外，沒有旁的方法。……求求您！您把那猫的右眼裏找一找！一定有！一定有的！好不好？這件事，不用我再說，是您和我兩個人之間的一樁秘密。鑽石找出來了，是我們兩個人的。我相信您，通通都告訴您了。拜託拜託」！

但是，五郎這時還有些糊裏糊塗半信半疑地，不能輕易地答應他。因爲他所說的這件事，內容太奇突，太有點像「童話」了。

「這個傢伙，會不會是看到那窗飾神秘美的設計，裝置得太好了，因此想來開開我的玩笑，騙我上一次當呢」？

五郎不能不這樣疑惑。但又想道：

「就算上他一回當罷，我還是找一下看」！

五郎約了明天還在這吃茶店見面，走將出去，小松崎頓時顯得很疲倦的樣子，好似完成了一件重大交涉，祗是遠望着那座橱窗。

又過了二十來分鐘，小松崎飄飄然地走進一家離此不遠後街上的小料理店。

修一郎已先到了在這裏等着。

「啊呀！我眞累了……」！

小松崎隔着桌子盤膝坐了下來，做了一個法國人常用的聳肩的表情，倒很像法國人。

修一郎微笑道：

「看樣子，你表演得不壞呀」！

小松崎伸出一隻手來：

「哪！拿來罷！回巴黎的機票和二十萬元」！』

過了大概一個鐘頭，修一郎回到事務所，五郎坐在宣傳部長室裏舒之上，正在出神。

修一郎祗裝不知道，坐到辦公位置上去。

五郎向修一郎側面的臉兒盯着看了一會，站起來走到桌子跟前：

「黑田先生」！

「啊啊！什麼事」？

「您以前說過，那幅藤田嗣治的猫，會經掛在柏林希特拉官的會客室的」？

「不錯！我是說過的。那怎麼樣了呢」？

五郎稍稍躊躇了一下說道：

「您聽說沒有？那幅畫後來交給巴黎的日本大使館，被帶回日本的……」。

「倒沒聽說。你聽見誰說的」？

五郎把約他上吃茶店的小松崎的情形，先大概說明了一遍。

「唔！那麼，他告訴了你什麼話呢」？

「他叫我要嚴守秘密的……」

「你不願意說出來，就替他守秘密也好。假使想告訴我，需要我給出個主意，也可以。」
修一郎故意淡淡地對他說。
五郎下了決心，把小松崎告訴他的話都說出了。
修一郎不開口，聽他說完了，纔問道：
「你怎麼樣？相信嗎」？
「發掘寶藏的事，最叫人興奮哩」！
「唔！……」
修一郎想：
「這個懷疑派的青年，居然能相信了，這件事巳成功無疑了」！
一面站起身來，說道：
「好！我負責！你現在就到那橱窗裏去，把那猫眼挖開看」！
「現在？馬上就去」？
「是啊」！
「但是，那豈不要……」
五郎不得主意了。
「我沒有說嗎！我負責」！
五郎有些後悔了，不該通通告訴修一郎的。自己太粗心了，沒有想到：告訴了修一郎，他馬上就會利用這椿秘密來做宣傳的。

倘是秘密是眞的，在衆人環視之下，把藏着的鑽石挖出來了，都眞是百分之百的宣傳效果。所有親眼見到的人，都是證人，都要向四面八方的替我們傳播了。
五郎也仗起了膽子。自己出賣了小松崎，活該受窘。現在巳經勢成騎虎，不能說了不算了：
「好！我去」！
五郎臉上有些發青，走出了事務所。」
走過第一黃金檯子橱窗前面的人們，隔着玻璃窗，偶然發現那幅油畫前面，有一個表情緊張的青年站在那裏，不由地停下了脚步，一會兒功夫就愈擁愈多，變成了人山人海。
在這橱窗前面，修一郎也擠在人群之中。
五郎凝視着黑猫右邊的一隻眼睛，一面感覺自己背後接受着無數的視線，覺得背上沉重而發熱。
畫中的黑猫，是一隻金銀眼的波斯猫，左眼是青的，而右眼是褐色，這一點原來就知道的。後來聽到小松崎的話，纔知道此中有重大的意義。
五郎先用一把細而銳的錐子，「泚」的一下刺進這隻右眼的中心。
果然覺得碰到一點什麼。手上的反應，不像是刺破畫布。硬得很。
握着錐子的右手，發起抖來了，戰慄傳到全身。
「啊！有了！愛巴布萊文藏的鑽石，在這裏面」！
五郎想像着背後擁擠的人群中，一定有小松崎瞪目咬牙的注視着自己，幾乎要轉過身來看一看。
但是，同時又感覺到一種力量加在自己身上，阻擋着不讓他轉身。
五郎拔出錐子，拿起小刀，把猫眼剜開。

一塊用黑布包着的東西，托在五郎的掌上了。

五郎手托着這件東西，慢慢地轉過身來對着人群。

觀衆個個都嚥了一口唾沫，緊張地看着他。

五郎試着找小松崎，但沒有找到，却發現了修一郎冷冷的臉。

五郎把黑布打開。

鑽石見了陽光，反射出眩目的光輝，窗外的人群，像海波似的震動起來了。五郎在完全隔音的橱窗中看到這種光景，心裏湧起一種殘忍的快感。

五郎拈起鑽石，走近玻窗，緩緩地走着讓窗外的人看。

窗外擁着的人數，飛快地增加起來了。

……過了大概一小時之後，修一郎和五郎坐在汽車上，後面跟着三輛打着報館社旗的汽車，前後排成一行飛駛着。

修一郎的車子，停在銀座第一流的珠寶店前。

店主聽到修一郎敍述的情形，立刻仔細地把鑽石鑑定過，說道：

「這顆是在鑽石之中，次於利佛鑽的好鑽，叫威守頓鑽。重量有二十六克拉。這麼大的威守頓鑽石很少見。普通總帶點黃色，但這一顆是純白的。日本就是有，也不過一顆兩顆吧」！

他的鑑定，肯定而負責。

於是……

各報的晚報，一齊把這椿奇聞報道出來了。

二十

窗外的夾竹桃，含苞待放，在午後的微風中搖曳着。

艷子面對梳粧台坐着，看着映在三面鏡裏的窗外光景，怔怔地祇是出神。

梳粧台上，放着一張加了黑邊框的郵片。

這張郵片是替河合賴江報喪的通知。

艷子由下女手裏接過這郵片時，一瞥之下，震的一驚，直覺的想道：

「她是自殺的」！

這張郵片，放在梳粧台上，已過了一箇禮拜。也就是說，艷子已有一箇禮拜沒有坐到這梳粧台前來了。

艷子對於梳粧打扮，從來沒有這樣懈怠過。

梳粧打扮這件事，對於艷子，是生活上的第一要義。美麗，是她活在世上最大的價值、最大的榮譽。現在，這些完全失去了。

映在鏡中的清水臉兒，很是難看。艷子忽然想到：自己眼看着這樣難看的臉兒，而竟能毫無感動。

「哼」！

她對自己冷笑了一下，捺了捺叫人機。

下女走進房來，艷子問：

「老爺呢？在哪裏」？

「在那邊屋裏」。

艷子抓起郵片，走出房去。

她穿過走廊，一面走，一面呆呆地想着：是不是因爲這棟房子近來賓客絕跡，空氣冰冷，因而自己也就懶於梳粧打扮了呢？

這棟房子，不久總有那一天非離開不可了。

那間獨立的房子是洋式建築，宗之助帶着眼罩，躺在洋台睡椅上，機械似地，從桌上盤子裏抓起餅乾向草地上拋去，逗洋狗啣着回來。

「嗨！瞧這個」！

艷子把郵片放在他膝上。

宗之助低頭一看，陡然發出一聲低低的意義不明的呻吟。

抓起郵片來就撕掉，艷子凝視着他眉間的痙攣。

艷子儘量用冷嘲的口吻問道：

「奠儀送多少」？

「要送什麼奠儀」！

「我的姪女成了孤兒啦」！

「什麼」？

宗之助一隻獨眼，瞪的圓圓地。

「啊呀！您還不知道嗎」？

艷子故意笑着問他。

宗之助咬牙切齒地叫道：

「妳說的什麼」？

「我還以爲您老早就知道她是我的姊姊呢」！』

宗之助答不上話來了。出乎意外的驚愕，使他的腦子裏一瞬之間變成了眞空。

「她沒有把眞相告訴您吧？……她就是這種性格，所以結果纔落得自殺了」。

「自殺」？

「不用說，當然是自殺嘛」！

「你怎麼會知道」！

宗之助站起身來，瞪着艷子：

「呔！眞的，她是你的姊姊」？

「跟您扯謊，又有什麼用」！

「爲什麼到今天纔說出來」？

「您在外面亂搞的事，我一向是不管的。我的方針是：『隨您找什麼樣的女人，聽便』！所以，這一次雖然找上了我的姊姊，和我還是毫無關係。……不過，她既自殺了，我就不能不關心啦。我不能把孤兒的姪女，扔了不管呀」！

「…………」

「我想請您這一回對她作一次毫無邪念的施捨，您應該有施捨的責任不是」？

「我被她戳瞎了一隻眼哪」！

「不是您惹了她戳的嗎」！

「混蛋」！

宗之助猛地揍了艷子一個大耳光。

艷子被他打得踉蹌退了幾步，背碰到門上，臉都青了，直瞪着宗之助。

這一對夫婦之間，早已發生了不可救藥的絕望的憎厭了。

沉默了幾秒鐘之後，艷子開口道：

「我們已經完了」！

她慢慢地走開了幾步，又想起一件事，扭回頭說道：

「聽說白丸開幕第一天，進了四十三萬個客人。銷售總數四千八百萬元……」

宗之助瞪着院子裏，動也不動。

「發現了什麼希特拉的鑽石的第二天，聽說一下子就湧來了五十萬人哩」！

「囉嗦」！

「嚇嚇嚇嚇！這些都是和您沒有關係的事啦」！

艷子回到起坐室，打電話給日本橋的珠寶商說：自己以往所買的珠寶，除了翡翠留下之外，其餘全部希望他承購下來。

對方不敢答應：

「阿呀！您要馬上就交割……」

「是呀！馬上交割呀！不是有約在先的嗎！您說過：照賣價八五折，隨時都可以再買回去的呀」！

艷子不容對方再開口，就拿話把他壓住了。』

艷子十天沒有化過粧，今天打扮得很美麗的出了門。

順路到銀座大街上的M銀行，直走進會客室。等到副行長出來，就說道：

「寄存貴行的東西，我想今天完全付出來」！

副行長詫異道：

艷子自己名下的存摺和珠寶，一直是存在這裏的。

「前一向不是已付走了嗎」？

「沒有哇……」

艷子搖頭。

「您請稍候一會兒」？

副行長出去查賬，艷子覺得有些不放心了：

「弄的不好，不要是……」

不祥的預兆，在腦子裏掠了過去。

果然，副行長回來，手裏拿着保存證書——這應該還放在自己家裏的呀！

照規矩，要領取寄存的東西，必須出示保存證書。但艷子嫌麻煩，直到現在都沒有用過，一向放在起坐室三面鏡台的抽斗裏。

「您的先生派人來領去的」。

副行長把保存證的反面翻給她看，上面蓋着有艷子的圖章。

這一定是自己丈夫從鏡台抽斗裏偷了保存證，把存摺珠寶掃數付出去了。這也埋怨不得銀行，客戶拿了保存證去，當然要將東西還給人家呀。

艷子覺得有點發暈。光是珠寶，就值八百萬元左右哩。

她還儘量支持着不肯露出狼狽的樣子，臉上的表情雖沒有變，放在桌子下面的兩隻手，已經在顫抖了：

「他倒不聲不響地就領出去啦」！

硬裝着微笑，正要站起身來，存款部的一個青年行員進來說道：

「存摺在這裏保管着」。

艷子接過來，打開一看，一百七十萬元的存款，也被付去一百五十萬了。

她現在纔知道：自己的丈夫竟窘到這樣的程度，連妻子的存款也要搶了。

艷子把摺子上剩下的二十萬元，付了現款，走出銀行。

眼看到充滿夏日炫目光線的華麗的街頭光景，心中勃然湧起一股憎恨，恨不得把宗之助殺了。

進銀行之前，和出來之後，映在艷子眼裏的街上的光景，完全變了。

這條名叫銀座的街，從今天起，對於艷子是無緣的了。

艷子能够不付一個錢而儘管買東西的高級店舖，有二十家以上。這些店舖，從今天起，恐怕都不再以笑臉來迎接她了。』

「大嬸」！

艷子穿過尾張町的交叉點，開始向有樂町方面走去，忽然有人叫住了她。

回頭一看，一身白色清爽打扮的陽子，笑嘻嘻地站在那裏。

她們兩人，也不知什麼時候起相識的。陽子的父親和艷子的丈夫，雖在事業上有來往，但陽子和艷子却是另一種關係，她們在鷄尾酒會、劇場，以及銀座街上碰到——雖然不談私事——見了面都很親熱。

「太漂亮啦！陽子小姐」！

艷子無表情地招呼着。

「我正在戀愛呢……」

陽子回答得很明朗。

兩人並肩走到日比谷，進了一家地下室的吃茶店。

「聽說都城叔病了，好了吧」？

「不是病。失脚」！

「失脚」？

「也就是說，成了活死人啦」！

「怎麼了呢」？

「因爲沒有您令尊那樣眞正的實力。……託他的福，以後我也恐怕非得自食其力不可了。開酒吧，不知道好不好」？

陽子不知道艷子說的眞話還是氣話，很詫異地看着她，但仍含糊答道：

「大嬸無論做什麼都會成功的」！

「我嘛，破了產，您嘛，在戀愛……雖然還像從前一樣，對面喝着茶，彼此的環境，却無形之中都變啦」！

「說得這麼感慨，倒不像大嬸平時的爲人了」。

「陽子小姐」！

艷子忽然臉上很認眞的道：

「開酒吧的資本，能不能請令尊給想想辦法」？

「…………」

陽子不敢隨便回答了。

艷子發現：現在人一窮，自己的心裏，就生出以往所沒有的一種淺薄念頭，感覺到强烈的屈辱：

「對不起……我在銀座街上走着，心裏只有想着怎樣開酒吧……因此……」

陽子看艷子說着話，臉上掠過一片自暴自棄的陰影，想道：

「她說破了產，大概是眞的了」。

艷子努力裝出自己平時的表情，問道：

「叫您戀愛的男性，是怎樣的一個人」？

陽子被她問到，不由懍然一驚。

陽子心裏想：

「都城宗之助失脚的原因，會不會是由於白丸開幕盛大的成功呢」？

「對了！一定是的」！

幾分鐘之後，艷子坐在太可惜裏面。

她雙眸的神色，比剛纔由銀行出來的時候，還要暗淡。

她問到陽子的愛人的姓名了。

陽子以爲艷子萬不會知道修一郎是白丸的宣傳部長，所以不在意地把名字告訴了她。

沒有想到艷子一聽，臉上就倏地變了一層陰慘之色，問道：

「他是白丸的宣傳部長吧」？

陽子慌了：

「您認識他呀」！

陽子看見艷子臉上的表情，還以爲她是對於白丸的一種敵視，心裏懊悔不該告訴她……

但艷子的胸中，却激盪起更惡魔性的憎恨。

她赫然震怒，恨不得把這位美麗小姐所愛的修一郎殺掉。

艷子記得：上次碰到修一郎的時候，自己會對他說過：

「我除了恨你之外，沒有旁的事可做了」！

一點不錯，現在正是如此。

艷子被自己丈夫倒了戈，把私蓄都掏光了，正在絕望之際，又碰到這追上來砍了一刀的刺戟，她覺得自己所剩下要做的事，只有把修一郎殺掉了。

要想壓制住這種悲憤的感情，是很費力的。

「陽子小姐對於黑田修一郎，覺得他什麼地方有魅力呢」？

她問這話時的表情語氣，都嚴峻得使陽子凛然發冷。

「已經愛上了他嘛！什麼地方有魅力，連我也鬧不淸啦」！

陽子用心地避開對方射出來的敵意譏諷回答。

艷子覺得再談下去，要有將修一郎和自己的關係整箇暴露出來的危險，截斷了話頭，站起身來。

她叫住了一輛太可惜，坐將進去，心裏祇是想道：

「男人破箇一回兩回產，還能再站得起來。但是，女人就不行了」！

艷子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孤獨寂寞的難堪。

「您上哪兒去」？

司機問了。她纔想起還沒有把目的地告訴他。

艷子想：

「到哪裏去呢」？

自己家裏？自己的丈夫，對於偷領珠寶這件事，一定準備好了一套解釋的話。再也不想回去和他鬪無味的嘴了！

她向司機道：

「到高圓寺」！』

五郎仰面躺着，肚子上坐着小茉莉。

房間裏，和茉莉的媽媽在生的時節一樣，一點沒有改動。

五郎搬到這間房裏來了。

衣櫃上面，供着賴江一幀照片，框子上紮着黑色絲帶，這是這間房裏唯一的一個變化。

五郎扶着茉莉，把她左右地顚動搖擺着，問道：

「茉莉將來大了，打算做一個什麼樣的人」？

茉莉碧清的雙眸，張得大大的，低頭看了看五郎沒有開口。

從她媽媽在世的時候起，她就是一個帶着寂寞陰影不愛多講話的孩子。

五郎把賴江火葬了之後，帶茉莉回了公寓，告訴她說：

「從今天起，我就是茉莉的爸爸啦」！

那時，茉莉也沒有作聲，祇是點點頭。

五郎把骨灰藏起，沒有給她看。但是，晚飯之後，帶着茉莉上高圓寺繁盛的街上散步，經過洋貨店門前的時候，茉莉向他耳邊低低說道：

「買點黑絲帶……」！

五郎倒驚的一怔。

茉莉回了公寓，就把母親的照片框上，紮上了黑絲帶。也不知道她什麼時候看見記住的——遺影要這樣裝飾。

「哪！茉莉！說說看！人都得有個希望。你將來大了，想做個什麼樣的人？……這麼想想，，慢慢地就覺得有意思了」！

「茉莉呀……」

「唔」？

「茉莉想像媽媽一樣，做一個溫和的人」！

五郎一聽，停住手不搖她了。閉起了眼睛，祇覺得一般熱淚要向上湧。自己心裏，重復無聲的叫道：

「我一定好好地撫養這孩子，叫她幸福」！

「五郎阿哥」！

「啊啊……」

「唱個歌」！

「好」！

五郎坐起來，把茉莉抱在膝上，自己的下巴，放在茉莉頭頂髮上面，唱起歌來：

『無人的小島呀，
只有椰子樹一根；
茫茫的月夜呀，
夜靜又更深！
不管睡和醒呀，
只有樹葉沙沙的響；
想想忍不住呀，
海那邊望一望！
多雪的地方呀，

點點的燈光明；
是不是看見了呀，
那邊的夢不成』！

這時……

艷子站在走廊裏，聽着五郎唱歌。

爲什麼跑到這裏來了？連艷子自己也莫名其妙。

然而，進了走廊，聽到了五郎的歌聲，倒又覺得似乎由家裏出來時就已決定了上這裏來的。

艷子敲敲門板，推開了房門。倘是在從前，她又要做出一臉驕傲的微笑來了，但是，今天却茫茫然地沒有表情。

五郎回頭一見是她，立刻渾身都顯然表示出險惡的敵意。

艷子眼裏看着茉莉的臉，走進房來。

五郎等她一坐下，就冷冷的道：

「寄報喪郵片給您，可不是爲了希望您來弔喪」！

「今天我不是以都城宗之助的妻子資格來的呀」！

艷子解釋道：

「我今天來，是因爲我是她的妹妹艷子」！

「偶然心血來潮吧」？

「不……」

艷子搖搖頭，臉上浮起靜靜的微笑：

「我已決定和都城分手了」！

「…………」

「一向認爲窮比死還難受的我，這回倒想窮一下試試看」！

「…………」

「恐怕和您見面，這也許是最後一養吧」！

「…………」

「這孩子是您在撫養吧」？

「是的」！

艷子從手包裏，拿出今天銀行裏取來的二十萬元，放在五郎面前：

「補助這孩子的養育費！好不好」？

「做妹妹的給姪女的嗎」？

「是啊！我又沒有孩子嘛」！

「您是窮人了，我不願意要窮人的錢。倘是城北百貨店的專務夫人施捨的，我倒可以不在乎地受下……

……」

「隨便怎麼解釋都行。我還沒有實際離婚不是？……」

「我可不能高高興興地受下來」！

「不要緊」！

艷子想要向茉莉說幾句什麼。但又找不出什麼話來，站起身來，看着衣櫃上的姊姊的照片。

「姊姊！原諒我」！

心裏暗暗地向姊姊道歉，走出去了。

踏進走廊，不覺眼淚直湧，艷子咬緊了嘴唇。』

「五郎阿哥」！

茉莉見這不認識的女人走出去了，五郎還默不作聲，忍不住悄悄地叫他了：

「誰呀？這個人」？

「她呀？……她是……」

五郎不知道怎樣回答纔好，抬頭看着賴江的遺像。

茉莉也抬頭看着媽媽，悄悄的道：

「她像媽媽……」

五郎吃了一驚，覺得小孩子的眼睛眞尖：

「唔！像媽媽，她是媽媽的好朋友，所以慢慢地就像媽媽了」。

「朋友就會像嗎」？

「啊！就是這樣的」。

「…………」

茉莉張着明亮的眸子，分明知道是騙她說謊話，她轉眼看向豔子出去的房門，沒有再說什麼。

「茉莉！來了不少的錢啦！做點漂亮的洋裝給你好吧」？

「…………」

茉莉轉頭看着五郎，很高興的點了點頭。

一個多鐘頭之後，五郎牽着茉莉的手，在銀座的後街上走着。

五郎正在尋找一家合式的洋裝店，忽然想起一個人來。

「對了」！

他叫起來了：

「茉莉！有一位嬸嬸，會給你做洋服的」！

五郎把茉莉帶往京橋的後街，走進時裝模特兒會的「葵花集團」事務所。

裏面坐着幾個模特兒小姐，看見五郎這樣的美少年，茉莉又這樣的可愛，都驚的噤住了。

「喝！您來啦」！

佐賀經理依舊很殷勤地出來迎接五郎：

「白丸的窗飾，非常的成功呀！再加又發現了二十六克拉的鑽石……」

佐賀說到這裏，模特兒們都吃了一驚，瞪圓了眼睛。

「這些話別談了！過去的事啦」！

五郎在發現鑽石的第二天，就巳直覺地明白這一幕是修一郎導演的。修一郎看着第一黃金檯子櫥窗前湧來的人山人海，不由的嘻嘻一笑，五郎從旁望着他的笑臉，心裏明白了：

「啊！原來如此」！

但是，對於這件事，五郎也沒有再向修一郎追問。

現在，這粒巨鑽，陳列在白丸的珠寶賣場。

五郎對佐賀道：

「我今天是來找矢須子小姐的」。』

佐賀手裏握海泡石的煙斗，一面裝着煙絲，說道：

「戶森矢須子，巳經不行啦」！

說話的口吻，故意裝作不在意似的，但是，冷淡之中，似乎還含着另一種意味。

五郎反問道：

「不行啦？怎麼箇意思」？

「具體地，怎麼說纔好呢！……生來就是一種破滅型的個性嘛，我看是沒有法子的……」

佐賀說得疑疑惑惑的。

「您的意思是說：她還不僅僅是不能作一個服裝設計師，是不是」？

「就是這樣」！

「請告訴我，她住在那裏」？

「啊呀！曾田先生也不知道她的住址」？

「不知道哇」！

「嗡！不錯」！

佐賀重又向五郎臉上端詳着。

佐賀以爲這個美貌的青年和矢須子，一定循着當然的趨勢，結合起來了。所以，矢須子看見這青年和

城北百貨店的事務夫人一塊兒進了旅館，纔赫然震怒的……

「曾田先生」！

佐賀壓低了嗓子：

「把她整垮了，您應該負百分之幾十的責任咧」！

「告訴我：她的住址」！

「不定」！

「不定」？

「差不多不回公寓，這裏住住，那裏住住，沒有一定」。

五郎想：不管怎樣，先到她的公寓去找找看，向佐賀問明了地址，走出事務所。到了雜司谷，找到一棟面臨小公園相當漂亮的公寓門前，已是黃昏時候了。果然，佐賀說的不假，公寓的管理員說，矢須子已經三天沒有回來了。

五郎牽着茉莉的手，想由公園穿出去，忽然看到一架鞦韆：

「茉莉！盪鞦韆好吧」？

「一個人不來」！

「兩個人排排坐罷」？

鞦韆旁邊的電燈柱上，電燈已經亮了，但是現在還不需要牠，短時間的夕陽殘照，把這人影稀疎的園內，照映得很美麗。

五郎叫茉莉坐在身邊，緩緩地盪着，覺得這種光景似乎在什麼電影裏看見過的。

「山上野火燒呀，
春寒還料峭；
不見面就回去嗎，
夜深人靜了」！

五郎低低地唱着歌，感傷之中，有一種和平之感。』

眞巧。

隔着街樹的那邊路上，緩緩走着回來的，正是矢須子。她聽見歌聲，無意中轉過視線，從青葉叢中，看見了鞦韆，低低的叫起來了：

「喲！五郎」！

矢須子轉身繞到公園正門，直向鞦韆這邊走來。

五郎也看到她，但仍繼續唱着信口成腔的白秋民謠，繼續搖盪着鞦韆。

「揚起手來做記號呀，
且打這隻鳥，
鳥兒邦邦的叫呀，
原來是風的鳥！
山邊去瞧一瞧呀，
樹葉都枯了；
走到村子裏呀，

都是忘憂草」！

矢須子站在離開幾公尺的地方，微笑着看着他們。

貼緊五郎坐在鞦韆上的小孩子的臉兒，映着夕陽的光輝，說不出的清純而可愛。

過了一會，五郎跨下鞦韆：

「晚安！……」

一面笑着，輕輕捺了一下茉莉的頭。

茉莉鞠了一躬。

「這是我的孩子，叫茉莉。請多照應」！

「………」

矢須子走近茉莉，一把將她抱將起來。

五郎用英語告訴她道：

「這孩子的母親自殺了」。

矢須子點點頭，她在K大醫院外科病房時，聽到五郎說過，同住在一個公寓裏的這薄命寡婦母女兩個的事。

「今天本來是來找您，想請您給這孩子做洋服的」。

「我一定很高興地替她做」！

矢須子說着，嘴貼到茉莉的頰上：

「好極了！小天使來了！今天晚上我睡得着了」！

走出小公園，一面向公寓走去，五郎問道：

「怎麼啦？到底」？

矢須子道：

「佐賀先生說了吧？說我已經一場糊塗了」？

「說了」。

「您見到我啦！很好不是？這第一流的服裝設計師，一點也沒有什麼呀」！

矢須子又向茉莉道：

「小茉莉，孃孃眞歡喜你，跟我在一塊兒罷」！

五郎想：不要再追問她什麼了！』

矢須子的房間，和五郎所想像的完全相反，收拾得整潔的很。

矢須子打開窗戶，放進晚風，問道：

「小茉莉！吃布丁好嗎」？

她走進廚房，茉莉也跟了去了。

五郎沒有什麼可做的，只好靠在窗口欄杆邊納涼。

廚房裏的矢須子和他講話了：

「五郎：您猜猜看！我這三天一直和誰來往着」？

「您和我都認識的朋友，差不多沒有呀……」。

「可是就有那麼一個」！

「誰呀」？

「騙了五郎的人」。

「騙了我」？

「對！騙了您。您上了他的一個大當」！

「黑田先生，昨天前天，我都見面的。他不會和您在一塊兒呀」，

「不是黑田修一郎……我和他三天之中，一家酒吧一家酒吧的挨家兒的喝。白天在旅館裏，並肩睡着。手都不握一下……」

「………」

「他今天從黑田修一郎那裏，取到飛巴黎的機票和二十萬元，搭飛機走了。和日本『再會』了」！

五郎「呀」的一聲，明白了：

「矢須子小姐是在巴黎和那小松崎認識的了」？

「對！……我提到我和五郎很熱，他說希望我替他向您道歉」。

「確實的——上了他一個大當！但是，並沒有什麼不愉快。不，還眞覺得有些愉快哩」！

五郎想起小松崎守雄的異國風貌，覺得很懷念，倒想和他再談談。

布丁做好了，三人圍着卓子坐下，矢須子把早就想問五郎的話提起來了。問的是久美。

五郎一邊看着茉莉吃布丁，心不在焉地回答着她。

矢須子使勁瞪着他道：

「光說她不在公寓往了，究竟怎麼樣了呢」？

「在相馬雷太老人那裏」。

「哽」？

「她做了老人的養女」。

「爲什麼」？

五郎不耐煩似的一五一十地告訴她，矢須默默的聽督，聽完了纔問道：

「您就因爲這樣一來……丟開了手」？

「我漸漸覺得人各有各的命運。您不也覺得是這樣嗎」？

「我是……」

矢須子把第二份布丁拿給茉莉，說道：

「對於自己的命運，已經死心塌地不再存希望了。所以，我想：至少，對於旁人的命運，能幫忙的，總想給他幫忙」！

二一

所有的窗戶，都放下了百葉窗簾，射進來的光線，織成無數的柳條紋，映在這洋式房間裏。

久美坐在離開病床二公尺左右的椅上，怔怔地出神。手上却無意識地不住的動着，編着桌布的花邊。

忽然……

抬頭望望仰臥的櫻木宏的臉，覺得有點不對。

他還和一個鏡頭以前久美進來時的姿勢完全一樣，一點也不動。

「宏爺」！

悄悄地試叫了一聲。

還是不動。

久美伸過頭去，探身盯着他。

看他睡着的臉上，似乎已經停止了呼吸的樣子。

久美心裏陡然一陣亂跳，不由地尖聲叫起來了：

「宏爺」！

櫻木宏聽了，在喉嚨的深處，發出一陣澁滯的痰聲。

久美纔放了心：

「啊！可好了」！

她低低囁嚅着：

「……嚇了我一跳！這可好了」！

櫻木宏仰面睡着不動：

「我臉上大概已顯出死相了吧」！

「宏爺」！

久美搖頭：

「別這麼說！……我不過稍微……」

「不必剖辯！我今天早晨照鏡子，鏡子裏的臉兒，已經對我說了：忍耐不消好久啦！就要從這無味的塵世消失掉啦」！

「不行哪，宏爺！您不可以這樣自己虐待自己！久美聽了難過」！

久美說着，眞的眼淚汪汪地。

久美朝夕照料着他，漸漸明瞭了櫻木宏的爲人，他的心實在是很溫暖的。不過，他故意拋掉溫暖，虐待自己，冷待他人，想拿這個來抗禦絕望的孤獨感。明白了這一點，久美柔順的眞心，就毫不躊躇地忘却了一切，發願要獻身地服侍櫻木宏。

「宏爺！有什麼事要我做的沒有？不管什麼，我都給您做！……宏爺不吩咐久美，祇是不開口，這不行的啊」。

久美說到這裏，櫻木宏呆呆地轉過視線來：

「不管什麼都做？……」

嘴邊浮起一層自嘲的笑容。

「噉！不管什麼」！

久美使勁的對他點頭。

「那麼……給我豎個蜻蜓」！」

「你上回給我買來的『文學世界』上，有這麼一篇小說。……大戰的末期，一個接到召集令的人，決心要逃避兵役，跑到伊豆海邊，在那裏遇到一個形消骨立害肺病的私娼。兩人在旅館的樓上，面對面的談

着閑話的時候，私娼勸他還是到軍隊去的好。并說：給你看一樣東西，說着就驀然豎了一個蜻蜓。……她捺着頂，手撑在地下，一步一步移到男人的旁邊，撲地倒了下來，就像死了一樣，不動了。……！男的伸頭看她，她在流着淚呢。第二天早晨，女的不知什麼時候，從男的身邊——床上溜出去，在山裏上了吊。……我覺得這一段很有意思」。

櫻木宏居然平靜地把這段話一氣說完了。

「宏爺！我豎豎看」！

久美站起來了。

今天，她穿的是夏季的單衣。襯出身體的線條，非常動人，所以牽動了櫻木宏的情感。

久美把夏衣下擺摺好，用兩邊足踵夾住，雙手撑到地板上。

但是，豎蜻蜓這件事，久美從來沒有練過。

她拼命努力地試着。

櫻木宏在床上凝視着她緊張的表情。

脚踢地板，雙脚使勁向上翻，幾次都沒有弄好，她好容易倒豎起來的一瞬間，久美又「啊呀」一聲叫——衣裙落將下來了。雙脚又掉下了地。

櫻木宏一眼不霎地看着她的動作，臉色變得悲痛不可言狀的樣子。

久美趕快把衣服理好，一方面感覺羞澀，同時臉上顯出非豎好不可的決心。

她說道：

「再來一次」！

「好了！不要豎了！……謝謝」！

櫻木宏眼睛轉向了天花板。

久美站在那裏，不曉得怎樣纔好。

櫻木宏開口了：

「你回曾田五郎那裏去好了」。

「不！……」

久美搖頭：

「他，我不回去，也不要緊」。

久美對於五郎來接過她，和河合賴江自殺五郎收留了茉莉這些事一點都不知道。

「但是，你不是愛着曾田五郎嗎！曾田五郎也愛你啊」。

「……」

「曾田五郎來接你回去過。是我沒有答應」！

久美驚得呆了。

「我，太卑鄙自私了」！

櫻木宏決絕地說道：

「我已說過，把這所房子和一百萬元給你。因爲我賭輸了。我已沒有權利把你留在這裏了」。

「宏爺」！

久美湧起一股自己也覺得意外的强烈的意志力量，攔住了櫻木宏的話頭：

「久美總得替宏爺做一件滿意的工作，不然不能向您告辭」！
「…………」
「久美連豎一個蜻蜓也沒有能做到。……給宏爺做點什麼好呢」？
「…………」
「…………」
櫻木宏閉起了眼睛。
「宏爺！您告訴我」！
「您得叫久美做點什麼」！
櫻木宏還是死了一樣，不開口。
但是，久美感覺到，櫻木宏在沉默之中，頑强的心已在那裏徐徐地溶化。
「我……」
櫻木宏吐着低沉乾澁的聲音：
「有一個女人，我要見見她」。
「啾」？
久美盯住了櫻木宏閉着眼的臉上。
「我祗要再見她一面」！
「我去找，請她來！她的姓名呢」？
「津賀陽子」。

「是！知道了！她住在那裏」？
「去問相馬叔」！
「是！……我馬上就去，一定把她請來！」！
久美急忙忙的下樓去了。
相馬老人在茶室裏。
久美站在外面，行了一個體：
「請問一件事，有一位津賀陽子，住在什麼地方」？
老人詫異地問道：
「做什麼」？
「請她來，宏爺要見她」。
「見了做什麼」？
「那，不知道」。
「宏爺說要見她的嗎」！
「是……」
老人想了一會，瞪眼看了看久美：
「宏爺好像連蹤都沒有碰過你一下吧」？
「…………」
久美低下頭，窘得不好回答。

「……唔」！

老人把茶帚在茶碰裏「刷刷」地攪着，說道：

「去接她來罷」！』

這一天……

東亞毛紡公司的社長，今天就要動身飛往印度，平時本來就是個性急的人，所以早晨一睜眼，就把想到要辦的事，一五一十的吩咐着權堂朝枝，但是，這些事，朝枝都已經辦好了，準備好了。

朝枝做一個管家婆，實在是個理想的女性，信造對於這一點，這一次又重新獲得認識。但是他以粗豪自命，決不肯誇獎她一句。

「那麼……」

信造身上收拾好了之後，好像還想說些什麼，看着朝枝。

朝枝臉上很爽朗而無表情地，等信造說話。

「那麼……」

信造又說了一句，扯扯自己的耳朵。

早已沒有什麼可吩咐的話了。但是嘴裏又不能不說幾句什麼。因爲離動身還有整整兩小時呢。

信造忽然問道：

「你到底幾歲了」？

「比您小二十三歲呀」。

「不，二十二歲」！

「您是十二月三日生的，出生報一月一日的呀」。

「專記這些無聊的事！……陽子幾歲了」？

「今年九月，二十四歲了」。

「比我和你的相差，還多一歲」。

「算起來是這樣的」。

「所以，她就和四十七歲的男人結婚，也未嘗不可」。

信造說着，自己也覺得有點好笑。

但是朝枝聽了毫無感動，信造又覺得有點生氣。

「黑田君幾歲」？

「聽說三十五歲」。

「不是只有我和你的差的一半嗎」？

「算起來是這樣的」。

「不是很理想嗎」？

「很理想啊」！

「我出門之後，叫他們結了婚罷」！

信造預計要離開日本半年。

「大概要結婚吧」！

「大概？……大概，就靠不住啦！你不能給下點功夫嗎」？

朝枝祗是微笑。

「近來彈鋼琴，曲子是蕭班，這是你說的吧」？

「是啊」！

「蕭班是高興的時候彈的曲子嗎」？

「覺得人生美好的時候，宜於彈這個曲子」。

「好」！

這時，下女來說，有電話來了。」

信造聽說是相馬老人打來的電話，嘻的一笑道：

「白丸成了功，老頭兒大交好運了」！

一面說着，一面握起轉接過來的電話聽筒：

「喲！賺了多少」？

信造直率的質問，老人也很乾脆地答道：

「賺錢得一年之後」！

接着問信造：

「聽說你要上印度去，帶誰去」？

「川原產業的松木君。他肚子裏有頑意兒」！

「反過來說，要得太厲害了，也有兩頭都不着的危險」！

「當然，帶他去得注意這一點」！

「還有，宏爺說，要請陽子小姐來一趟」。

「…………」

信造眉毛皺起來了。

「現在就派照料宏爺的姑娘來接她。拜託」！

「這是，怎麼個意思」？

「怎麼個意思，我也不明白」！

說到這裏，電話掛斷了。

信造臉上很緊張地吩咐朝枝：

「吠！叫陽子來」！

陽子年前和泥黑虜訪日時帶來的一位美貌翻譯小姐「摩開」，在一處雞尾酒會上相識，後來彼此常常通信，因此想趁父親上印度去的機會，帶一個自製的京都玩偶送給她，現在正忙着包裝。

聽得父親叫她，陽子抱着包裹，走了過去，信造正在房裏踱着繞圈兒。

「吠！陽子！你上回說，在中野家裏和宏爺吵過架」？

陽子不做聲，看着父親。

「宏爺對你有意思吧」？

「…………」

「你不接受，纔吵起來的是吧」？

「已經過去的事了」！

「不！沒有過去。現在就有人來接你」。

「宏爺不是派人來迎接人的人」。

「可是，心理改變了」。

「奇怪」！

「接你的人來了，去不去」？

「這……」

「不要剌戟宏爺！輕輕地不要惹翻了他！輕輕地」！

陽子微笑道：

「相馬伯伯，還有爸爸，您二位在世界上最怕的大概就是宏爺了」！

東亞毛紡的股份，四分之一是櫻木宏的。當然，這也都是相馬老人經手辦的。

信造誇大地扮了一副苦臉，使勁扯了一下耳朶。

「總而言之，輕輕地不要惹翻了他。記住了這一點去罷」。』

陽子送走父親之後，走進茶間，坐在飯桌前面，手托着腮頰出神。

攤在飯桌上的早報，登着白丸百貨店的全幅廣告：

「襯衫、牛肉、鍋子」！

依舊用着這單刀直入的標語。

陽子怔怔地看着，但是她無論如何不相信修一郎對於這種宣傳，會拿出全副熱情來幹。

陽子從最初就覺得，百貨店的宣傳部長這種工作，對於修一郎，總似乎不大適合。

每當看到聽到白丸開幕的盛大宣傳，陽子越發替修一郎抱委屈：

「不對！他不是幹這種工作的人」！

陽子可以斷言：黑田修一郎這個人，另外還有值得以生命下注的事業等着他。

在晚報的頭條新聞裏，讀到從囪飾藤田嗣治畫的貓眼中發現了二十克拉的鑽石的消息，雖然馬上就想到這是修一郎的巧妙宣傳，也覺得佩服，但引不起從心裏頭向他鼓掌的興致。

「假使他決心爲這個工作消磨他的將來……」

陽子不贊成了。

並不嫌惡百貨店宣傳部長這個職務。而是因爲這太不適合修一郎的爲人。

陽子想像着：

譬如：修一郎若是掌握了數十億的資金，飛往沙地阿拉伯之類的地方，辦起煤油公司來。這種冒險性的事業，多麼和他的性格相配呢！

「他要辭職的，一定」！

陽子望着這大塊廣告，心裏悄悄的怙惙着。

朝枝走了進來，坐在陽子對面，問道：

「陽子小姐記不記得曾祖父的忌辰」？

「啊呀！衹記得是大正十二年的夏天啊……您問了做什麼」？

「最近，他非常迷信起來了……」

信造吩咐過朝枝，要把津賀家歷代祖先供祀起來。

陽子忽然想起一件很有興趣的事，盯着朝枝，問道：

「我想問您一句失禮的話，可以嗎」？

「不要緊」！

「您眞的愛爸爸嗎」？

朝枝倒也並不慌張，微笑答道：

「愛他呀！……要沒有我的話，爸爸就不方便了嘛」！

「那麼，我再問一句」。

「好」！

「您除了爸爸之外，另外還有愛過的男性沒有」？

朝枝毫不躊躇：

「有過的」！

「告訴我聽聽」！

「沒有什麼值得告訴您的經過」。

「就請把這沒有什麼的說給我聽」！

朝枝被她逼着，稍稍頓了一下，這道：

「我初當藝妓還不久的時候。那時，宴會都是軍人集會請客……每天晚上，鬧酒鬧得眞凶。那個人，就是來參加這些宴會裏面的一個。他是海軍，不過是技術軍官，纔升到上尉，並不惹人注意，相貌也普通，是一個風采不揚的人。我們也沒有怎麼留意到他。但是，不知是第幾次的宴會了，席上一個報道部的中

校，不曉得爲什麼事發了脾氣，突然拔出軍刀，指着他的鼻子。……他眉毛皺都沒有皺一皺，端然地坐着，祇是仰起頭來看着那個中校。……」

朝枝一面說着，似乎十幾年前的光景，還如同昨天的事一樣，浮在眼前。

陽子看見朝枝白皙的臉上，微微泛起了紅潮。

「……他始終沒有開口說一句話。眞是鎭靜得很。那個中校越是耀武揚威地叫着嚷着越顯得是個壞蛋，樣子越顯得滑稽可笑。……我遠遠的望着他的態度，眞叫人覺得痛快。……下一次，宴會的時候，他喝醉了，到另一個房間裏躺下，我就去送水給他喝，把我們的感想告訴他，他笑了，他說：『當時心裏可眞害怕，瘋子拿着刀嘛』！」。

「後來呢」？

陽子聽得入神，催着問她。

朝枝搖搖頭：

「就祇這麼多」。

「就這一點點？不會的」！

「本來只有這點點嘛。……後來，祇在宴會上碰到兩次……他就到戰地去了……從此沒有見面」！

「陣亡了」？

朝枝點頭。

「您聽到他陣亡，哭了吧」？

「少少發了陣暈，但是沒有掉淚」。

朝枝淡淡地說着。

陽子好像看一件奇怪東西似的，凝視着朝枝的淡淡表情。

一會兒，陽子想明白了：

「我明白！因爲你們之間並沒有什麼。您現在還想他吧」？

「不是陽子小姐問起，倒忘記了好久了」！

朝枝答着，給了陽子一個美麗的笑容。

這時，二門上的叫人機響了。

朝枝立刻站起，迎將出去。

陽子直覺的想到來人一定是櫻木宏派來的，怎麼辦呢？

自己實在不願意去。

但是，櫻木宏既然有此要求，爲了父親，又不能拒絕。

陽子不能決定。聽得朝枝已將來人引到會客室，陽子也站起來了。

朝枝回到茶間，告訴她道：

「來的是一位可愛的姑娘」。

陽子整整衣裳，學着「漢雷姆特」的獨白道：

「應該見？還是不應該見呢？……這倒是問題」！

一面向走廊走去。

久美在會客室裏，好像舒乏下面有什麼危險物件似的，淺淺地輕輕地坐着，一見陽子進來，就反射地

站起來，鞠了一躬。

「聽說，宏爺找我」？

「是」！

久美臉上異常的緊張，一眼不轉地盯着陽子。

心裏覺得：這位美麗的小姐，眞値得宏爺惓惓不忘。胸中一陣感動：

「宏爺的病不大好……」

說過之後，忽然想到一點，問道：

「小姐怎麼知道宏爺說要請您呢」？

「相馬伯伯有電話來的」。

「哦！是嗎！那可好」！

久美的緊張解除了，嫣然一笑，陽子看了，覺得很惹人憐愛：

「您是護士小姐」？

「不！下女」。

「下女」?!

陽子覺得相馬老人叫這麼可愛的姑娘，去照料那種槁木死灰的重病病人，實在太殘忍了。

「小姐！求求您！您去見一見宏爺罷」！

艷子用詫異的眼光，看了看誠意懇求着的久美：

「您覺得宏爺怎麼樣」？

久美不假思索答道：

「他是好人，眞是個好人」！

「您眞的認爲是這樣」？

「是的……他很不幸，爲了有病，故意裝作冷淡的樣子……但是，我想他心裏一定很寂寞。我明瞭他的寂寞，常常覺得很替他難過」。

久美一邊說着，眼淚汪汪的。陽子向她點點頭：

「我去見他」。

「您肯去嗎！謝謝您！啊！好了好了！我眞高興」！

久美好像得了救，臉上顯出光輝。』

「宏爺萬一不幸，怎麽辦」！

相馬老人站在茶室的窗邊，眺望着林間漏過光線照得樹石陰影很深的小院，一面這麽想着。

老人的後半世，可以說是爲了保護櫻木宏而活着的。

六十幾年來，老人所愛的，只有櫻木宏一個。老人也不娶妻，也不想生孩子，連身邊照應的女人也不要一個。人家背地裏都說他：

「這個老傢伙，錢就是老婆，就是兒子，就是姨太太」！

誰也不知道老人眞正的心事。

大家都認爲，老人保護着櫻木宏，就是保護他的鉅富。

但事實上並不是這樣的。

不錯，老人確是和任何人都不共心腹，祇看這人對於金錢，能表現多少工作能力。專憑這一點，決定這人的價值。要想得老人的援助，就讓他知道你是多麽壞的惡人，也毫無關係，祇要使他認識你的壞惡的實行力就行。老人的判斷，常是正確的。他就利用這實行力，叫你也賺錢，他自已也賺了錢。在這些上面，老人表現出異常精彩的指揮能力。

不過，如果你以爲已到了這一步，不要緊了，就向老人隨便起來，裝腔做勢地拿他一把，那就糟了。他馬上就將你一脚踢開，再也不來理你。過去嘗過這種經驗的，不知有多少。到了這時候，這些人纔知道老人的可怕，要發抖了。

但是，意外的，老人惟有對於櫻木宏，却是世界上最慈愛的一個忠僕。

白丸百貨店的創辦人櫻木幸左衞門，臨終的時候，把老人叫到床前，留下遺囑：

「宏兒要拜托你」！

那時，櫻木宏纔小學六年級。櫻木宏的父母，已在幾年之前，因飛機失事遇難而死。

老人當時發下誓願：

「祇要我有一天眼睛不閉，總要保護宏爺」！

老人發誓的一瞬間，感覺到有生以來第一次全身戰慄的感動。

老人沒有學問，差不多一封好好的信都寫不上來，只靠着金錢的力量，奮鬥起家，對於自己的人生，一點都不抱疑懼。這一次，却是一個決定性的感動。

老人的作風，就好像是一個忠心耿耿的老臣，拼着身體性命，來保護一個被讒臣奸佞包圍着的幼主。

從這一天起，老人照顧櫻木宏的眼神，簡直等於聖賢的神情一樣。』

事實上……

櫻木宏有這樣鉅大的財產和地位，也難怪周圍的人要動他的腦筋。

櫻木宏對於金錢這樣東西，一點興趣也沒有。而却埋頭迷上了老人完全莫明其妙的哲學，對於財產上的問題，連聽都不要聽。同時，自己有病，却又最討厭醫生，對於一切衛生休養的道理，通通不管。

這種任性的脾氣，也可以說反而加深了老人的愛情。

「倘是沒有我，宏爺立刻就要被周圍的狼虎吃掉了」！

櫻木宏的性格行動，無不使老人感覺擔心，由於感覺擔心，老人就不得不每天每天把自己的決心再提出來自省一下。

漸漸的……

不知道什麼時候起，老人開始這樣的想了：祗要宏爺的身體能恢復起來，就把全部財產花光了也值得。他明白了：爲了宏爺的生命，金錢這東西，簡直等於無意義的瓦礫。

老人近來，對於「櫻木宏死後，自己該怎麼辦」？完全沒有主意了。也想不出那一個人可以把全部財產交給他。像現任的白丸百貨店的社長這些人，在老人的眼裏看起來，不過是三流公司的股長而已。

「……弄不懂」！

老人好像吐了一塊苦藥似的，自言自語。

老人也早就不相信櫻木宏還會有活上幾年的奇蹟了。

「乾脆躲到那座山裏去，把四十年來，叫他破了產的，自殺了的人們，供養起來，超度超度他們罷」！

正在自嘲地想到這裏……

看見走過石橋向這邊來的陽子。

清秀而高貴的麗姿，一瞬之間，連老人也看得出了神。

「您好」！

陽子笑嘻嘻的打着招呼走近前來。

老人的腦子裏，突然想出一個方案。

「請上來」！

老人讓她。

「我對茶道不行的」。

「不，不請你喝茶」。

老人自己先走進去。

陽子一向就覺得這老頭難對付。

下了決心，跨將上去，老人先不開口，瞪着她半天，然後纔道。

「有一件事要拜託你，能答應吧？不！你非答應不可」！

陽子問道：

「您懷裏帶着蛇不」？

「不，沒有帶」！』

老人忽然現出陽子從來沒有見過的一種表情：

「陽子小姐！你知道不？宏爺還是童男之體」？
冒裏冒失地一句，陽子窘了：
「這些事……和我沒有關係嘛」！
「那是啊。……宏爺沒有破過身」。
「…………」
「我是沒有唸過書的，所以不知道怎麽說法你纔中聽。因此，我的話很露骨，你可以原諒吧」？
「您請說罷」！
陽子全身緊張的點頭。
「宏爺不會拖多久了。連馨香禱祝但願沒有這一天的我，也看得淸淸楚楚」。
「…………」
「我不願意讓宏爺就這樣死去……不讓他結婚，我的心願總沒有完」。
「…………」
「只要一次就行」！
老人悲痛的眼光，使得陽子噤住了不能出聲。簡直覺得有點恐怖。
「拜託」！
老人雙手放在膝前，磕下頭去。
陽子沒有辦法回答。
「陽子小姐！請你接受我的請求！……祇有我一個人知道，你還照往常一樣好了。我發誓對外人絕對

秘密。對你的父親，也不要說。宏爺不在之後，撫論你和誰結婚，儘管結婚好了。櫻木家的遺產，可以整個帶去。宏爺要這樣留遺囑的呀」！
「…………」
「拜託」！
「伯伯」！
老人又磕了一個頭。
陽子想盡量放出溫和的表情來，但是一開口就制止不住雙頰發硬：
「陽子有未婚夫」。
「不要緊」！
「不！伯伯雖然不要緊，我不能對他作僞。……我是處女呀」！
「我知道這是勉强的事纔拜託求你的」。
「伯伯是受了宏爺的託嗎」？
「不，這是我獨自決定的……」
陽子躊躇了一下，纔決心說道：
「伯伯知道不？宏爺為什麽從中野家裏搬到這裏來的」？
「不知道」。
「有原因的」。
「我聽聽」！

「宏爺硬要和我接吻……」

「………」

老人雙目睜得大大的。發着奇光。」

「宏爺那時就說過，要我做遺產繼承人」。

陽子說到這裏，便低眸不語了。

一陣沉重苦悶的沉默。

老人呆呆地出了神——這個怪物從來沒有的神態——視線看到院子那邊。

一會兒，老人低聲咳嗽了一下，說道：

「你想和他結婚的，是黑田吧」？

「嗯」！

陽子承認。

又是一陣沉重苦悶的沉默。

陽子終於忍耐不住，行了一個禮：

「告辭了」！

老人忽然想說點什麼激烈的話，又忍住了。

「我不見宏爺就回去吧」！

陽子用眼光求老人原諒。

老人什麼話也不答。

陽子走了之後，老人還像一尊佛似的，動也不動。

這時，在正屋二樓的病房裏……

櫻木宏爲了迎接陽子，坐起身來，靠在床上。

「小姐現在在茶室那邊，馬上就過來」！

久美氣喘吁吁地來報告之後，還沒有到二十分鐘，但櫻木宏覺得好像經過兩小時之久了。

「怎麼了？爲什麼還不來」？

也許是預感。櫻木宏祗覺得焦躁不寧，好像脚跟前着了火一樣。

忽然，院子裏傳來久美尖聲的喊叫：

「小姐」！

底下的話，沒有聽得清楚，但櫻木宏已「呀」的一驚，反射的跨下了床。

頭昏眼花的一陣眩暈。

閉着眼睛，拚命忍着，挨到窗邊。

從百頁窗的空隙裏，俯瞰着站在草地上的陽子。

久美擋住去路，拚命地向她懇求着。

陽子溫和地拒絕着。

櫻木宏頓時感到好像發了高燒一般形容不出的昂奮。

久美突地跪在草地上了，合掌向陽子拜着。

陽子蹲下去，絮絮地向她解釋。

突然……

櫻木宏狂暴地發作起來，右手握拳，拉開百頁窗，用足氣力，把窗上的玻璃捶破了。

下面陽子和久美吃了一驚，站將起來，但櫻木宏看也不看她們了。手臂上刮破了好幾處，也不覺得疼痛。

他祇覺得從玻璃四分五裂的窗戶吹進來的微風，非常爽快，接着，就慢慢地昏過去了。

二二

這一天早晨，修一郎在公寓睡醒過來，第一件事就想：

「是不是一兩天之中，就去找相馬老人，請他援助我的新事業資本呢」？

修一郎對於現在的位置，早已沒有留戀。所能做到的，自己都已盡力做了。宣傳工作成了功，白丸已在東京百貨店中，站住堅確的地步了。

修一郎自從第一黃金檯子橱窗裏，撤掉黑猫油畫的時候起，就好像換了一個人似的，對於百貨店的宣傳工作，失了興趣。

那些董事們，都以好奇的眼光，看着修一郎，看他下一回又將使出什麼巧妙的招兒來。他們見修一郎在會議席上總是保持沉默，以爲他一定正在籌劃什麼秘策，所以不肯輕易露出聲色來。

事實上，修一郎僅僅是一片眞空的狀態，坐在會議席上發呆而已。

修一郎現在看清楚了：這些從事經營百貨店的人，根本和自己不合脾胃。已到了該走的時候了。

「老頭兒肯不肯幫我五千萬呢」？

一會兒想着，覺得他似乎可以痛痛快快地答應，一會兒又想起老頭兒斷然拒絕的那副無表情的臉兒。

「不行就不行罷！碰碰看！到什麼時候說什麼話」！

修一郎打好了領帶，正對着鏡子裏自己的臉兒說出這兩句話的時候，有人來敲房門。

出乎意料之外，走進來的，竟是艷子。衣服穿得很鮮艷入時，但是臉上並沒有化粧。

「打攪您啦」！

「請坐」！

兩個人好像相識不久的生人似的，對面坐了下來。

「我爲一件最事務性的買賣，要請您幫忙，所以特地在早晨來奉看」。

艷子說着，微微笑了笑。

「好的。請教是什麼事」？

「聽說您要和津賀陽子小姐結婚哪」？

「您認識她」？

「噉」！

「還沒有正式決定」。

「不過，早晚要結婚吧」？

「假使我另外沒有想和她結婚的女性的話……」

修一郎一面答覆着，心裏想起：不知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也說過這樣兩句話，但一時竟想不出來：

「我和津賀陽子結不結婚，和您今天來的事，有什麼關係嗎」？』

艷子說：

「上回對您說過：我除了恨您之外，沒有別的事可做了」。

「好像聽到過」。

「唔……」！

「我聽到陽子小姐說，要和你結婚，那時候，我覺得剩下要做的工作，只有殺掉您了」！

修一郎尖銳的眼光，看着艷子臉上。

艷子努力保持着平靜的臉色，居然很鎮定。

「那麼，您是來殺我的嗎」？

「不」！

艷子搖頭：

「相反的」！

「相反」？

「我是來賣自己的身體的」！

「……」

「您可以買我的吧？當然，太便宜是不行的」！

修一郎對於爲了這一件買賣，特地選了早晨過來的艷子，忽然覺得有些可憐：

「您眞的一個錢沒有了嗎」？

「沒有了」！

「和都城散夥了」？

「噉」！

「以後，打算怎麼辦」？

「想在銀座開一家酒吧。我需要一筆本錢」。

修一郎聽了，內心不能不發苦笑。

剛纔，自己還在想去找相馬雷太借資金。而艷子竟來向我要本錢了。

「不管您用什麼方式買我的身體都可以。您要叫我馬上在這裏脫衣服，我馬上就脫光了給您看！……現在就脫好不好？我的身體自己覺得還沒有減色。您看一看，好吧」？

如果，這一瞬之間，艷子臉上沒有泛起一片卑屈的哀訴之色，說不定修一郎竟會命令她：

「你脫罷」！

修一郎覺得艷子的表情很難看：

「您今天來，是打算我若是拒絕就殺我，是吧」？

「不不！什麼話呢！我來，僅僅是想請您買我的身體……我需要一百五十萬塊錢。只要有一百五十萬的話……」

修一郎不等艷子說完，就斷然地拒絕了她：

「我辦不到！我現在不過是一個薪水階級的人哪。連十萬元的款子都不能隨便調動」！』

一個鐘頭以後，艷子在池袋下了街車。

她的臉色，一片蒼白。

她拼命抑制着滿腔昂憤，却格外添了一層淒艷之美。

艷子匆匆走進白丸，立刻就跨上自動扶梯。店剛開門不久，店裏還沒有什麼人。

到了六樓，艷子走下了自動扶梯。

這裏是西洋家具、日本家具、電視機、收音機、鐘錶、眼鏡、金銀珠寶、留聲片的賣場，所以人更稀少，差不多看不見一個顧客，女店員們都在低低地談着閑話。

鐘錶賣場的一個女店員，忽然發現了這美如穿花蛺蝶翩翩奔向珠寶賣場的艷子，便悄悄地向同事的道：

「啊呀！那不是城北都城專務的太太嗎」！

「哪一個？……啊！眞漂亮哪……不過。看上去似乎有些叫人害怕哩」！

「大概她今天跑到敵人的陣中來了，有點緊張的關係吧」！

這時，又走攏來一個女店員：

「都城宗之助已經不是城北的專務啦。聽說好像是，他對那些批發商廠家，做得太辣手，其中一個破了產的人，把他一隻眼睛戳瞎了……」

「這話是眞的嗎」？

「他住的那家醫院的看護婦，是我過去的同班同學，不會錯的」！

這些女店員，伸長了頸頸，望着艷子過去。她們誰也沒有料到，一會兒就將有一件使她們大驚失色的事，正是這位美麗的女客人幹出來的。

艷子停住脚，站在陳列着高貴的戒指、項鍊的玻璃橱櫃前面。

樹櫃上面，放着一個特製的圓形玻璃匣子，那顆有名的「黑猫之眼」，就陳列在這裏面。

「您來啦！請進」！

這裏的女店員三浦時江，也認識這位女客就是都城宗之助的夫人，向她殷勤招呼——表情却不免有點生硬。

艷子直盯着這顆「黑猫之眼」。

這顆二十六克拉的鑽石，躺在通紅的絲絨匣子裏，受着日光燈柔軟的間接照明，發着燦爛的光芒，到今天爲止，不知道經過多少人的好奇的視線了。

「哼」！

艷子費了很大的勁，把可怕的決心掩藏着不讓它露出聲色，肚子裏呻吟着：

「這麼一塊石頭，萬物之靈的人，就爲它哭、爲它笑嗎」！

艷子正是其中之一，所以她的憎恨，更加厲害。』

艷子轉眼看到女店員，裝着微笑了一下：

「這顆鑽石，『巴微亮』（下部）不知是怎麼樣的？有這麼好的光頭，總不止是『克拉文』（頭部）和細部平面的數量的配合關係而已哩。一定是『該到兒』（周稜）裏面的角度問題咧」！

艷子好像是對自己講話。

偏偏三浦時江對於鑽石，完全外行，艷子說的什麼，一點也不懂。

「把牠的巴微亮給我看一看好吧」？

「啊……」！

時江沒有主意了，心裏想：

「巴微亮？是怎麼一回事呀」？

躊躇了一下，結果，輕輕地打開了玻璃匣子。

假使是一個完全不認識的女客，時江也不會這樣做的。

可是時江却明明認得她是雄踞對街的城北百貨店的專務夫人——時江還不知道都城宗之助已下了台。

這些服御奢華享用盡致的有閑夫人，對於這種珠寶鑽石，當然抱有熱烈的興趣，這是極平常的事，沒有什麼稀奇。

於是，時江輕輕地取出這顆黑猫之眼，顫巍巍地伸手交給了艷子。

艷子很不在意地接過來，對時江微笑道：

「眞的！二十六克拉，眞重哪」！

「是啊……」

時江也陪笑答應着。

就在這一瞬間。

時江看見艷子把鑽石抓緊在空花的白手套裏了。

但是時江還祇是茫然地覺得：

「怪呀！她做什麼抓了不放呢」？

等到他發現艷子臉上變貌變色的，這纔砰然震了一大驚：

時江窘了，伸出手向她要鑽石：

「這……您……」

艷子退後一步：

「人類反要受這種石頭塊子支配播弄，你不覺得愚蠢嗎」？

艷子說話的神氣，凶狠而可怕。

時江臉都嚇青了，哀求着：

「您還給我罷」！

「不還」！

「太太」！

「我要扔掉牠」！

「不行哪」！

時江探身出來，艷子轉面就跑。

「啊呀」！

時江尖聲哀叫起來，艷子已經跑出賣場兩公尺多了。」

鐘錶、眼鏡、播影機賣場的那些女店員們，聽到時江的叫聲，視線一齊轉向這邊來了。但是，搶東西的人已離開了櫃臺，所以起初的一瞬間，大家都發了怔，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誰也沒有奔過來。

等到大家醒悟過來，知道時江的哀叫，是對那疾如飛鳥美如蝴蝶逃往北邊大圓柱後面的艷子而發的，已經遲了。

艷子從那大圓柱旁，奔向出口旁邊的屏風後面，大概已跳進對面事務用的電梯裏去了。

時江追到圓柱邊，知道艷子已逃去了，急得抖成一團：

「怎麼辦！鑽石被搶去了！是我交給她的呀」！

眼前一陣發黑，支持不住，幾乎要癱下去。

背後有人拍她的肩膀，原來是本店的保安員——專管偵察小偷和假裝顧客偷東西的人。

「假客人偷了東西」？

「猫……猫眼的……鑽石」！

「什……什麼」！

連刑警出身的保安員臉也嚇青了，奔到屏風，一看電梯門上的指針，電梯正在向上開，立刻飛風似的衝上了樓梯。

這座電梯，到七樓爲止。

七樓是特別賣場。

保安員一口氣衝進去，用不着急急尋找，就看見兒童服裝堆得高高的陳列臺的那邊，一個女人逃將過去：

「等着我」！

猛然地撲過去。

若是普通場合，抓一個假裝顧客偷東西的人，總當心注意不叫其他的客人覺察出來，今天追的是搶走黑猫之眼的女人，顧不得許多了。何況，現在客人還很少。

保安員見艷子奔上向屋頂去的樓梯：

「她還想上那裏去」？

倒有點覺得奇怪了。

「到了屋頂上，這不是自投羅網變成甕中之鱉嗎」！

「要不，就是她還不知道這個樓梯並不通八樓大廣間而是通到屋頂的」。

不管怎麼樣！保安員還一直的追了上去。

保安員心裏着急，脚下加倍的快，等到趕上屋頂，和艷子的距離，只差三公尺了。

屋頂上是環遊東京上空一周的直昇飛機場。南邊角上，停了兩架直昇飛機之外，空空的，什麼阻擋視線的東西都沒有。』

在這無人的屋頂的北方，遠遠地望得見灰色的富士山，好像裁紙手工做成的一樣，嵌在早晨靜靜無風的天空中。

艷子如同被那富士山吸過去一樣，向北面直奔。

祗差一步，保安員伸出去的手，就可以抓到艷子背上的一刹那……

艷子握着鑽石的左手，高高擧起一摔。

這顆二十六克拉的鑽石，被朝陽照着，發着七色的光彩，落向一片噪音的街面上去了。

「幹，幹的好事」！

保安員氣極了，一把抓住艷子的肩膀，捩轉她的身體，「拍」的就摑了她一個大耳光。

艷子被打得踉蹌退了幾步。但她好像已忘了自己剛纔做了些什麼，祗是用她那完全虛脫了的眼光，望着遠遠的富士山。

過了幾分鐘之後……

艷子被帶到四樓的董事室。

剛巧，平時難得來的相馬雷太，也在那裏。

相馬雷太聽了女店員三浦時江和保安員的報告之後，向在座的那些董事們說道：

「這件事交給我罷」！

老人的態度，聲色不動，靜如止水，連眉毛都沒有皺一皺，倒叫人莫測高深，反覺害怕。

「大家聽着！這件事，祗有親眼看見的人知道，希望你們絕對保密！倘若誰洩漏出去，我就請他另行高就」！

老人很細心地關照大家。

等到大家退出，祗剩下艷子和他兩個人，老人且不開口，只凝視她茫然自失的神態。

艷子抬起眼光，說道：

「請把我交給警察好了」！

老人冷冷地答道：

「交警察不交警察，那歸我們決定」！

「我是現行犯哪！搶了二十六克拉鑽石又把它扔掉」！

「什麼原因」？

「沒有什麼原因」。

艷子說到這裏，她蒼白的臉兒上，纔開始現出一種犯人反抗心理的神氣。

「唔！……」

老人雙手抱在胸前，繼續瞪着她。

艷子漸漸地焦躁起來了。

「不把我交警察局嗎？那，我去自首」！

「沒有必要」！

老人大聲地說。

「爲什麼沒有必要」？

「那顆鑽石祗是一塊玻璃」！」

艷子聽了老人的這句話，太出乎意外，怔住了：

「那顆鑽石是玻璃的」？

「對了！玻璃塊兒。眞的現在睡在銀行保管庫裏」！

艷子一聽，登時渾身脫了勁，眼前陣陣發黑，祗覺得頭暈眼花。

老人把低倒了頭的艷子丟在房裏，自己走了出去，過了一會兒，回來了。問道：

「都城君以後打算怎麼辦」？

問話的聲音很平靜。

「打算怎麼辦……我不知道。因爲我已不是都城的妻子了……」

「但是，還住在一起吧」？

「…………」

「都城君如果願意的話，給我們幫幫忙好不好」？

艷子抬起頭來，端詳着這個神祕莫測的怪物：

「這件事，您直接和都城去談不好嗎」？

「唔！這倒也對」。

老人這時不知想到什麼，笑了一笑。

接着問道：

「您肯不肯把都城君手裏有關城北百貨店的一切秘密記錄偷出來給我呢」？

艷子覺得自己已落在圈套中了。

老人知道自己和宗之助已處在只欠辦理正式離婚手續的狀態之中，他是明知故昧拿話來試探我哩。當然，他絕對沒有把宗之助用在白丸的意思。

艷子忽然想到一個條件。

「您想要的話，可以送給您」。

「啊！拜託」！

「可是我這方面也有個要求」。

「說來聽聽」！

「您可不可以替我把黑田修一郎免了職呢」？

老人有點詫異：

「有什麼寃仇嗎」？

「我扔掉那顆鑽石，就爲的是黑田修一郎呀」！

「唔」！

「只要他有一天在白丸，我就不能給您各位幫忙出力。假使您把他撤了差，不管什麼事，我都願意替您去做。我殺不了他，纔搶了那顆鑽石扔掉了的」！

老人對於這段激烈的話，不能馬上回答。

十三

地板上處處映着斜陽的餘光。

灰白而靜寂的空氣，充滿室內，好像籠罩着暮靄一般。

老人坐在病床一旁，一直看着病人閉眼睡着的臉兒，已經三個鐘頭了。

除了在喉嚨深處，時時聽到澁滯痰響之外，櫻木宏就像死了一樣，動都不動。

是的。

他的臉上，無疑地已被死神化了粧，刷上了一層蒼白之色。

老人凝視着這副臉，心裏努力不想什麼。

事實上，早已沒有什麼可想的了。

剩下給老人的，只有看他慢慢地斷氣。

忽然……

老人看見他額上沁出一層汗，就用紗布替他輕輕地擦掉。

櫻木宏張開眼睛，看見了老人：

「還在這裏嗎」！

「呼吸比昨天舒暢多啦」。

「看起來……惟有死神……連怪物也趕他不走哩……」

櫻木宏說着，無聲地笑了笑，咳了兩三聲。

自從揮拳搥破玻璃之後，現在纔第一次開口說話。

老人明白，櫻木宏的心裏已經平靜下來了。

「相馬叔！……也學人家的樣兒，留個遺囑罷」！

老人向他點點頭。

「那個女孩子……久美，我答應把這所住宅和一百萬元給她的」。

「好哇」！

老人微笑答應：

「那孩子愛着一個青年，叫曾田五郎。我不知道這件事，把她找來了。這是我的失察」。

櫻木宏仰面看着天花板上的一點，自言自語道：

「能獲得幸福的，讓他幸福吧」！

老人等待他下面的話。

「……我的財產，怎麼樣呢」？

「是啊！怎麼樣吶」？

「捐助吧」？

「捐到那裏呢」？

「孤兒收容所，怎麼樣」？

「好哇」！

櫻木宏頰旁，浮起一陣自嘲之色。

「孤兒？……做孤兒可不好受啊」！

老人聽到這句話，心中一陣熱淚往上湧。」

老人委婉地催問：

「另外，還有什麼嗎」？

櫻木宏不答。

「心裏有什麼話，還是通通說出來的痛快呀」！

櫻木宏還是不開口，過了一會，輕輕道：

「白丸成功啦」？

「成功了。城北不久就要垮啦」！

「黑田修一郎很有功勞吧」？

「………」，

老人有點窘了。

因爲櫻木宏明白地表示過：我討厭那個傢伙。

「黑田的奇突宣傳，吸引了不少客人吧」？

「那……可以說是這樣的」。

「黑田這個人，無論讓他做什麼，都會成功啊」？

「他失敗了，就可以自殺的呀」！

老人發現，櫻宏的雙眸，忽然充滿了激烈的光。

「把他趕走」！

「就是」！

「對於他幫白丸成功的功勞，給他相當的酬報好了」！

「您交給我吧」！

櫻木宏的遺囑完了。

他把眼睛閉上，這恐怕是他最後的言語了。祇說了這幾句話，他已經累得喘個不住了。

這時，房門外有人悄悄走開了。

久美端來了果汁來，剛推開房門，聽到裏面正在說這樣重要的話，不便進去。房門的開關，裝着無聲裝置，所以房裏的兩個人，都沒有注意到她。

久美一面走下樓梯，忍不住的眼淚直掉。

「宏爺到底沒有獲得幸福的一天」！

自從那天陽子來過，沒有和櫻木宏見面就回去，久美就好像自己做下什麼錯事一樣，一直戰戰兢兢地躭心害怕。

久美走進起坐間，擦掉臉上的淚痕，出去買病房裏用的花。

她低倒了頭，在寬闊的大路上走着，無論如何不能相信：竟有人會從這樣陽光普照輝煌眩目的世界上永遠地消滅掉。

「逝去的人們世界，是不是也是這樣明朗呢」？

「希望他們去的地方，也是這樣明朗纔好」！她心裏祈禱着。

正在這時。

忽然前面有一個人站住，擋了她的去路。

久美抬頭一看，面前站着一位小姐，淸純美麗，臉上也沒有化粧，對自己笑着。

她問道：

「你是久美小姐吧」？」

「我叫戶森矢須子呀」！

久美聽到她自己報的姓名：

「啊呀……」登時雙眸充滿光輝：

「上一回……眞謝謝您」！

久美懷着滿腔親切之感，向她行禮。

上次五郎突然失踪，久美陷在失望、不安的深淵裏的時候，收到一封信，就是她寫來的。

她信裏說：爲了一件事，和五郎一塊兒出門旅行，但是完全像兄妹一樣的光明正大，可以質諸天地鬼神。

「有點事想和您商量，可以跟我談這麼一個鐘頭嗎」？

「啊……這個……」

久美稍稍有點躊躇。

「爲的五郎的事呀。我又攬上一個差使，要多管閑事了」。

久美被她這樣一說，不能不答應了。

兩人走進車站前面一家小吃茶店，直到冰結凝端來爲止，都沒有開口。

但是，並沒有初次見面的陌生之感。

過了一會，矢須子裝着微笑，說道：

「要是問您，現在還愛五郎不愛？似乎是多餘的話吧」？

久美低倒了頭，細聲答道：

「不過，已經……」

說到這裏，不說了。

矢須子不管她，把準備好了的話，繼續說下去：

「我覺得：情侶分手，多半並沒有什麼重大的原因，即使當時自以爲有什麼了不得的理由，事後想想，也不是排除不了的大障礙，差不多都要後悔，是不是」！

「…………」

久美抬起頭來，看看矢須子鎮定的表情。

矢須子接着說出一句出人意外的話：

「您知道嗎？五郎做了爸爸啦」！

「哽」？

久美驚的呆了。

矢須子發出明朗的笑聲：

「是的！現在五郎做了好爸爸，辛辛苦苦地，帶着一個可愛的女孩子」。

「這話是什麼意思」？

矢須子故意讓她着急，不回答。

久美非常迫切認眞地搖頭：

「五郎不是那樣……」

「當然，五郎不是眞的爸爸」。

「…………」？

「您對於那公寓裏發生的不幸事件，完全不知道吧」？

「發生了什麼事」？

「一位可憐的女性自殺了」！

久美噤住，臉上登時發了青：

「那，那是眞的嗎」？

「噉」！

矢須子點點頭。

「河合小姐？……她」？

久美臉偏向窗戶，雙眸馬上汪了眼淚。

剛纔她還在祈禱亡故的人們的世界，要像陽世一樣的明朗哩。

久美的樣子，如同受到自己骨肉自殺了的刺戟，矢須子溫和地看着她，接着道：

「五郎到那邊府上去接過您的。您還不知道吧」？

「他來過的嗎」？

「聽說見到那位病人，請那病人把您還給他」。

「啊呀」！

「勸五郎去接您的……聽說就是那位河合賴江。她送五郎出門去接您之後，接着就自殺了」。

「…………」

久美低着頭，痛淚直湧。

「她最後所盼望請求的，就是五郎和您結婚，把她的孩子領帶起來」。

矢須子說着，自己也覺得眼睛裏發濕。

「久美小姐！能做那可愛的小茉莉的母親的，除了您之外，沒有別人」。

「是」！

久美很坦率地點了頭。

「我想跟您說的話，就是這麼多」！

矢須子說話的聲音，變得明朗了。

久美擦掉眼淚，抬起頭來：

「您……要是遇到五郎，能給我帶個口信給他嗎」？

「告訴他，您幾時回去，是不是」？

「是的。……我服伺的病人，已不會太久了。……我想看護他到最後爲止」。

「好事呀！五郎也會贊成的呀」！

「請您告訴他好吧？暫時還麻煩他，請他照應茉莉」！

「知道了。其實我也可以去照應她，不過，那樣一來，我就要想做小茉莉的媽媽了，所以我不好去。眞的！又老實，又可愛，簡直好像在媽懷裏的時候就預先知道要做孤兒似的。太惹人疼了，看着就叫人心裏難過要掉淚。……您要做她的媽媽，把她好好地撫育起來」！

「是」！

兩人相對微笑，含着很親密的意味。

這時，外面有一條人影，慢慢地走過去了——是修一郎。』

「老人對於我的請求，答應呢？還是拒絕呢」？

修一郎一路上一直想着這一點。

走進了門，看看這所原來屬於自己的房子，又引起一重感慨。

和自己往着的時候不同了。到處都加上過細心的裝修整理。

同樣地過着孤獨的生活，自己就完全不管房子如何。而老人對於每天起居的地方，却整理得井井有條。

他覺得在這種地方，也顯出老人和自己的不同。

忽然，到了現在，反倒對這房子，湧起似乎留戀的感情，修一郎自己也覺得莫名其妙。

走進會客室，原來掛在壁上的那幅馬爾蔻畫的賽諾河，不知什麼時候卸掉，換了那幅藤田嗣治的黑猫，修一郎看了，不覺發出苦笑。

老人悄悄走進來，還是平時一樣，悶聲不響，盯着修一郎。

修一郎現在纔想起：自從初次和這老人見面起，連句像樣的寒暄話都沒有說過。

今天也是這樣，修一郎開口就事務式地把來意說出來：

「第一次跟您見面的時候，您說過讓我使個一億元看看，是不是」？

「啊啊」！

老人點頭。

「這次開幕，我使了六千九百萬」。

「唔」。

「還剩了三千萬沒有用掉，這就證明我的膽子沒有您大。無論如何，沒有能用得掉」。

「但是，你自己能用掉的都用了吧」？

「是的」。

「既然如此，這就很好。金錢這樣東西，就和愛鬧彆扭的人一樣，你一聲要用到他，總不聽你的指揮」。

「經過這一次，我很明白了」。

說到這裏，話頭稍稍斷了一下。

老人忽然問道：

「你和津賀陽子結婚嗎」？

修一郎還照前幾天回答艷子的話，同樣的答覆了老人之後，說道：

「我還有比這還重要的事」！

老人先下手爲强，大大的眼睛盯往了修一郎不動，說道：

「聽說你近來工作不起勁」？

修一郎靜靜地答道：

「我在白丸的工作，已經做完了」！

這時。

修一郎看見老人懷中，有一條白蛇嫋嫋地伸出頭來。

這件東西，無論什麼時候看到，總不怎麼好看。

老人今天可沒有敲蛇的頭叫牠縮進去。

「……你的意思，也就是不想幹了，是不是」？

「再沒有我可做的工作了」。

「沒有興趣是不」？

「坦白地說，百貨店的宣傳工作，和我的性格不合」。

「正好！我也想請你辭職」。

雖說自己也已表示出辭意，但是讓對方這麼一說，修一郎有點怫然。

「什麼理由」？

「理由不能說」！

老人冷冷地拒絕。

修一郎尖銳的眼光，刺向老人的臉上。但是老人的表情，依然不變。

經過幾秒鐘的沉默，修一郎說道.

「原來如此！我知道了」！

說着，站起身來。

老人攔着道：

「您等等！你想要多少報酬？我聽聽」！

「不必費心，我不要」！

「你替我們幹了工作，你使白丸成了功的呀」！

「是的」。

「既然如此，應該接受正當的酬報啊」！

「相馬先生」！

修一郎一邊露出自嘲的微笑道：

「我今天來奉看。不是爲的來讓您撤差」。

「我明白。我到昨天爲止，做夢也沒有想撤你」。

「今天忽然心理變了是不是」？

「不」！

老人搖頭但，總不肯說明理由。

「無論怎麼說，我總是被撤了差了。當然，是我提出來要辭的，所以在結果上是一致的。但在心理上，却有很大的差別」。

「那是自然囉」！

「我起初還抱着我那天眞的想法，想請您把您所看到的我的能力估一估，然後借一筆今後我想幹的事業的資金給我哩」。

「多少錢」？

「和您想要給我的退職金，恐怕相去很遠吧」！

修一郎決絕的說。』

「不管怎樣，你不妨說說看，要多少」！

老人催他。

「對於一個有撤他差的理由的人，您會願意立刻借資本給他嗎」？

「還有將來呢」！

「那就令人好笑了」！

修一郎挑戰式地聳聳肩膀：

「像您這樣的人物，對於一個現在非撤差不可的人，會想到將來幫助他。這不違反您的信條嗎」？

老人聽了不做聲，過了一會，嘻的一笑：

「你這種寧斷不彎的脾氣，所以纔弄的破了產啊」！

「雖然破了產，但靠了這種性格，也會由腰無分文而賺過上億的錢」！

「喂！黑田君！不管怎樣，你把報酬接受下來罷」！

「幾時心境平靜了，再來拜領」！

修一郎鄭重地行了個禮，走出去了。

剩下老人一個，抱起膀子，眼望着天空，半天沒有出聲。

「我所用過的人裏面，到現在爲止，還沒有見過這樣痛快的人哩」！

心底湧起無限感慨，並且還帶着一陣寂寥之感：

「可惜！要是我的錢，送他個一億兩億也不要緊。這個人，縱然失敗了，用不着督促，還會站起來的」！

老人從心裏惋惜着。

正在這時。

一陣急促的步聲，由樓上下來了。

老人一驚，站將起來。

看護婦推開會客室房門，臉上異常的緊張：

「病人怕是不行了」！

老人點點頭，趕快奔往樓上。

看護婦跑到走廊裏打電話請醫生去了。

老人一脚跨進病室，就站住了看着仰臥床上的櫻木宏。

相馬雷太六十幾年驚濤駭浪的大半生中，最悲傷的一瞬間，終於來臨了。

但是，老人祗是睜大了兩眼，也不動一動。

「這一下，可以安樂地去了」！

心裏反覆地說着：

「到爸爸和媽媽旁邊去罷！在這世界上沒有受到撫愛的地方，盡量地去接受他們的撫愛罷」！

老人現在明白了：自己一輩子的活動，和這不幸青年之死，同時的告終了。』

修一郎低着頭，在寬廣的路上，慢慢地走着，他映在地上的影子，拖得長長的。

他望着自己的影子：

「鬧了歸齊，我還是我呀」！

心裏一陣空虛寒凛的感慨。

走到轉彎角上，無意中抬頭一看：

「啊呀」！

對面來了一個姑娘，久美！

修一郎只聽見說過，久美和五郎分別之後，到了相馬家。但是其中是怎樣的一段經過，一點也不知道。

修一郎對於她，與其說是愛着五郎的一個姑娘，還是N旅館大樓地下街藥舖的一位可愛女店員的印象來得深。

「喲」！

修一郎向她笑着招呼，久美反而吃了一驚似的，變了一副生硬的表情。

修一郎走近前問道：

「還在這裏嗎！爲什麼不回到五郎那裏去」？

久美低頭小聲答道：

「最近就要回去」。

「那好！祝你幸福」！

輕輕地拍拍她的肩膀：

「再見」！正想走過去。

久美慌忙地：

「那……那位……」

眼光裏表示有話要說：

「老爺子對您說了什麼……」

「哈哈哈！撤了差了。看起來大概又得上荷蘭藥舖去買安眠藥了吧」！

修一郎說過之後，忽然想到：說不定這位姑娘知道自己被撤的底細：

「久美小姐」！

「什麼」？

「你沒有聽到，老頭兒爲什麼要撤我嗎」？

久美囁囁嚅嚅地似乎要說不說。

修一郎等着她。

好容易，久美似乎決了心，抬起頭來看着修一郎。

「你如果知道，可以告訴我嗎」？

「宏爺……」

「宏爺？那個病人，他怎麼了」？

「宏爺留的遺囑。……我在房門外邊聽到的」。

「遺囑要撤我」？

「是的」。

「唔？什麼道理呢」？

久美抽了一口氣，好像從喉嚨裏擠出來似的：

「宏爺愛着津賀陽子小姐」。

修一郎聽到這一句，登時完全明白了：

「原來如此」！

修一郎低頭看着浮在夕照中的自己的影子，微微苦笑。

二四

櫻木宏在青山齋場開弔，場面很盛大，近來很少見到這樣大規模的喪事。

蜿蜒成行等着上香的弔客隊中，也有曾田五郎，也有津賀陽子在內。

五郎回憶起櫻木宏虛無的表情，一面懷着疑問，心裏咕嚕道：

「今天趕到這裏來的這些人山人海的人，和那櫻木宏什麼關係都沒有呀！他是孤獨的。一定比飄流絕島的魯濱孫還要孤獨。……他若看到這樣鋪張揚厲的喪事，恐怕要退避三舍不來領受祭奠了」。

櫻木宏生前雖然拒絕了五郎的請求，沒有把久美放回去，但是五郎一點也沒有生氣。

而他和櫻木宏那一段短短的談話，每一句都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直到現在都沒有忘掉。

那時，櫻木宏說：「這所房子和一百萬元，是久美的，你可以搬過來住」！五郎不接受，他就乾澀笑了笑，低聲唸出兩句貴推的話：

『人生教給我們：我們對於自己、他人，要再寬大一些』！

這句箴言，對於櫻木宏，一定有很深的意義。

確實的，櫻木宏在臨死之前，是很想對任何人寬大的。

但等到五郎提到自己尊重黑田修一郎，以被修一郎指揮爲榮，櫻木宏就終於沒有能寬大得起來，

五郎並不知道櫻木宏爲什麼憎恨修一郎，也沒有興趣想要知道其中的曲折。但不能不承認想要寬大而終於沒有能寬大起來的櫻木宏，感情上會有一股激烈的天人交戰。

「這不是面臨死亡者對於生存的一種最小限的抵抗嗎」？

假使櫻木宏對於一切都寬大，今天撒手去了，恐怕五郎也不來參加祭奠呢。

「這些人裏面，了解櫻木宏的人——能如我這樣祇見過一面的人這麼了解他的——究竟有幾個呢」？

五郎不由地這麼懷疑着。

離開五郎十幾個人的地方，陽子低着頭，也在想：

「殺了宏爺的，也許就是我吧」！

陽子是懷着這種懺悔的心情而來的：

「這麼多的人裏面，宏爺所需要的，祇有我啊」！』

陽子接到櫻木宏的報喪通知那一天，就到中野去看自己的生母大河原夏枝。

「有一件事，我想要問媽」。

夏枝看到陽子緊張的樣子，已經猜到她的來意。

夏枝纔到相馬家去，看到櫻木宏的遺骸，剛回來不久。

所以，她溫和地先攔住了陽子：

「陽子！如果是關於宏爺的事，已經沒有什麼可談的了」。

陽子搖搖頭：

「媽！前一向他們派了一個姑娘來，說是宏爺要見我，我就去了，沒想到……」

陽子不好意思把相馬老人的要求明白地說出來，只告訴母親：自己想還是不和櫻木宏見面的好，正要回來的時候，突然，樓上病室的窗戶玻璃被打碎了。

「宏爺暈倒了，我趕到樓上去，還是沒有醒過來」。

陽子很難過似的道：

「催宏爺早死的，是我吧」？

「不」！

夏枝搖頭：

「宏爺故世之後，臉上很安詳」。

夏枝說着，握住自己女兒的兩手：

「陽子！不行！不要想這些已過去了的事，爲他煩惱」！

「不過……」

「不要再說了！……不錯。宏爺確是不幸。爲了求生，是怎樣的掙扎痛苦……這些，我最清楚。所以，渴望求生之餘，有時變成很冷酷，有時做出異常狂暴的事來。陽子！雖說曾經碰到他的冷酷狂暴，事到如今，再沒有爲他而難過的道理。宏爺現在已回到他父親母親跟前，恢復了他固有的快樂活潑了。已到了和你遙遠無緣的世界去了。你要想，想你自己現在最要緊的事纔是」！

夏枝諄諄誥誡，說給陽子聽。

陽子因櫻木宏死耗刺戟引起的心情擾亂，被母親一頓勸解，總算平靜下來了。但是今天排在這上香祭奠的行列裏，心裏又不安靜了：

「宏爺是不是不願意我來上香呢」？

陽子想到這裏，幾乎要離開行列回去。

這時，一位紳士走近前來：

「您是津賀陽子小姐吧」？

問淸楚了之後，纔道：

「相馬先生說：等一會兒要請您去談談」。』

另一方面。

五郎上過了香，放開緩緩的脚步，走出齋場。

走到電車道的街上。

五郎一邊走，一邊想着心事，忽然覺得自己背後的皮鞋步聲，似乎是跟自己來的，不由地轉過身來一看。

果然不出所料。

面前站着久美。

五郎凝視着她，久美臉上顯出一種似哭非哭似笑非笑的表情。

五郎和她並肩走着，問道：

「怎麼啦」？

「老爺子……」

久美說了半句，不安地窺探着五郎的臉色。

「那位老先生叫你跟我來的」？

「嘔！昨天叫我去，他說：曾田五郎明天一定要來上香，他來了，你就跟他一塊兒回去」！

五郎聽了，從相馬老人的話裏，感覺到一股人情的溫暖。

但是五郎並沒有在臉上露出喜悅，反故意粗率地問道：

「一百萬元給了你沒有」？

「…………」

「那個櫻木宏，答應給你的呀」。

「五郎！您想要那一百萬」？

久美目光中稍稍有些失望，抬眼看着自己的愛人。

「假使已給了你，我正想叫你去還他。我們沒有拿人家這筆錢的道理嘛」！

五郎說着，笑了一笑。

久美纔放了心：

「沒有拿他的」！

兩人走了一會，五郎約她：

「上銀座去罷！今天我請客」！

兩人大概有好幾個月沒有到銀座來了。

在銀座四丁目跨下太可惜，走到後街，五郎還像上回那次一樣，又一家一家的仔細地看那些窗飾。

久美覺得五郎一點也沒有改變，祇是微笑。

久美呢？她已不從這些窗飾之中，找自己的幻想了。這些美麗的衣服、家具、電氣器具，對於他，已不是什麼有魅力的東西了。

久美經過這一次的辛苦，心理上已經成熟而變成大人，不再看着這些東西而發揮快樂的想像，現在，她的心，已穩定在現實的喜悅上了。

因爲她已有了確信；自己永久再不離開五郎了。

一會兒，五郎帶她走進上次碰到東洋電影製作家室町謙次郎的那家餐館。』

五郎還挑了上次的那張桌子，和上次一樣，和久美對面坐了下來。

他好像自言自語的道：

「什麼都沒有改變啊」！

「噯」！

久美點頭。

說過這一句之後，兩人都沉默起來了。

要說的話，不知有多少，但又覺得似乎沒有說的必要。

兩人的心，在這一點上，完全是一致的。

直到飯後的水果端上來，久美纔忽然想起，問道：

「那位……黑田先生呢」？

「離開白丸啦」！

五郎憤憤不平地說道：

「那個老頭兒，想不到竟這樣有眼無珠不識人才，會把黑田先生撤了……」

久美低倒了頭。心裏想要說：那不是相馬老人撤換的，那是櫻木宏的遺囑。但還是忍住了沒有說出

來。

她覺得說了出來，似乎是對亡人——櫻木宏——的一種攻擊。

已經過去了的事，從今天起，必須忘掉牠。

明天正在等着五郎和自己呢。

「對不起！小茉莉叫你偏勞了好久」！

久美道歉。

五郎笑道：

「那孩子呀，我早上醒過來的時候，她已把早飯都準備好，自己上幼稚園去了」。

久美聽了，幾乎要掉淚。

又過了半天沉默，久美纔低眸說道：

「我眞幸福」！

五郎也不答話，站了起來。

外面不知何時，已經亮了燈了。

五郎兩手揷在褲袋裏，一面走着，好像在想些什麼，忽然自言自語道：

「我是不是有點卑鄙呢」？

「什麼」？

「不是啊！黑田先生走了，而我還在公司裏拿着兩萬五的薪水」。

「這有什麼關係……還是這樣好呀。上回黑田先生到相馬家去，我見到他的。他說：只要五郎還在白

丸，黃金檯子就沒有問題」。

當時，修一郎還笑着補充了一句：「只要有你在旁邊，五郎就沒有問題」。可是久美沒有說出口來。

「不過，假使黑田先生幹什麼新事業來了，我馬上就辭了白丸上他那裏去」！

五郎堅決地表示，抬起手來叫住太可惜。』

就在同一天……白丸百貨店正是公休假日。

祇有修一郎一個人在宣傳部長室裏，他決定在這一天離開白丸。

他把一切都整理完了，坐在轉椅上，點了一枝烟，稍稍休息一下。

當然，心裏不免有一點別離的感慨，但是，並不覺得怎樣傷感。

反而，對於明天就要沒指望的生活，一點也不覺得擔心，倒連自己也有些奇怪。

他祇是慢條斯理地自言自語道：

「好了好了！總算逃開這不合個性的工作了」！

繼而，他發現了：目前這種寂寥索漠的況味，和今年年初，公司破產，自己將所有剩下未了的事整理完畢，祇剩一個人留在社長室時的情境，完全一樣。

一點不錯，窗子都拉上了百頁窗，室內的桌上，什麼東西也沒有，街上攪成一陣漩渦的噪音，更加深了房子裏的靜寂。

自己所剩下來要做的事，祇有站起身來，走出房外，把房門鎖起來，這一切一切，都和那時候一樣。

只有一點不同。

那時，有一種滿不在乎鎭靜異常準備一死的決心，現在却沒有。

但是，再一想，現在仍然和那時候一樣，還是毫無牽掛完全孤獨的狀態。

雖說時間很短，不到一年，但在自己身邊也發生了種種事情，自己也曾傾注全部精力，做過一陣工作的魔鬼。照理總應當要產生一點難以斬斷的牽絆。而現在臨去回顧，竟沒有一毫割捨不下。

「我這個人，眞是命中註定，生來就這樣孤獨的啊」！

想着，嘴邊浮起一層苦笑。

「走了罷」！

剛站起身，桌上的電話響起來了。

拿起聽筒，原來是店員通用門的傳達打來的，說是：

「有一位戸森矢須子小姐，要來見您」。

修一郎自嘲地對自己道：

「哼！情況有點和那時候不同起來啦」！

本想叫她在傳達上等着，繼而轉念叫傳達請她過來。

修一郎又坐下去，想道：

「要是她，大概可以養活我了」。

當然，自己不是一個受女人豢養的男子，修一郎自身很明白。

矢須子走了進來，渾身黑色衣裝，好似穿着喪服似的。

這一身的黑，襯得她的淡白梨花面，帶着一種病態的美。

她也不寒暄，祇道：

「我到您公寓去過了」！

說完，就雙目澄澄直盯着修一郎不動。

修一郎纔想起來：自從把她丟在床上飛往大阪之後，今天這是第一次和她會面，便向她笑道：

「我應該向你道歉咧」！

矢須子答道：

「您可不是一個慣於向女人道歉的人」！

「那是啊！要道歉，也就不會不做聲的走掉了」！

「我也看穿了……」

矢須子說到這裏，纔微笑了一下：

「我到巴黎去」！

「…………」？

「小松崎先生在那邊等我」。

「啊啊」！

修一郎明白了：

「有一次，小松崎提到你的。……以前，小松崎好像愛着你哩」。

「我不知道。我在巴黎，一心祇想着您嘛」！

「這回上巴黎去了，和小松崎結婚罷！這樣好」。

矢須子也不答話，忽然想起什麼似的向室內四邊看了看，問道：

「爲什麼祗有您一個人來上班」？
「來告辭的」。
「告辭」？
「是的。我被撤了差啦。明天起，又是無業遊民了」！
「爲什麼」？
「大概是我命中註定這樣的吧」！
「…………」
矢須子呆了。
修一郎發出一聲有含蓄的笑，補充了一句：
「不過，這一次不去自殺什麼的了」。
矢須子的眸子，登時發了光。
「黑田先生」！
「…………」
「我不上巴黎去了」！
「爲什麼呢」？
「我跟着您」！
矢須子從桌子那邊繞到修一郎面前，猛地跪了下來，合掌拜着：
「求求您！讓我待在您的身邊」！

「…………」
「求求您」！
修一郎臉上沒有表情，站了起來，抓住矢須子的手，把她扶起來：
「渾蛋」！』
矢須子也不知哪來這麼大的氣力，拼命縋着修一郎，「哇」的一聲，哭的轉不過氣來。
修一郎先且讓她哭够了。
然後，伸出一隻手，手指鈎着她的下巴，把她的臉抬起來，輕輕地吻了一下她的嘴唇。
矢須子濡濕了的雙眸，張得大大的，仰面盯着修一郎，悄然道：
「我眞是渾蛋哪」！
「啊！是渾蛋呀」。
「您呢」？
「我更渾蛋」！
修一郎輕輕地離開了矢須子。
矢須子轉過身，走向窗前。
室內沉默了好一會工夫。
矢須子俯瞰着一片噪音的街上，自言自語的說道：
「我到巴黎去了之後，是不是不再回日本了呢」？
「那看小松崎怎樣了」。

「他萬萬不會想到回國的」。

「那也不一定哩。他一向是孤獨的人，所以不想待在日本。現在有了你這個伴侶，也許忽然覺得故土可戀了呢」。

修一郎說到這裏，想道：

「對了！小松崎多半要回來的」。

矢須子走回修一郎面前：

「我有一個要求」。

「………」？

「您若是一輩子獨身下去，我雖和小松崎結了婚，心裏還是放不下來的。我想要求您在日本，和我跟小松崎在巴黎，同一天結婚」。

「這有點不講理吧」！

修一郎苦笑。

「不！要不這麼辦，我和小松崎結婚就沒有意義了。求求您，至少這一件事，要答應我」！

「沒法子！就這樣辦罷……但是，我結婚，也許是兩年之後，三年之後……」。

矢須子叫道：

「我等着」！

修一郎伸出右手給她。

矢須子不和他握手，而在他的手背上深深吻了一下，一步一步走出門去。

「祝你幸福」！

修一郎向她的背影，作無聲的道別。

矢須子來過了，沒有能把修一郎的孤獨狀態改變過來，又走了。』

修一郎走出部長室的時候，頭也不回。

自己開動電梯，到了樓下，和平常下班時同樣的表情，同樣的步子，走到外面。

叫住了一輛太可惜，跨將進去。

自己向自己點點頭。

「是嗎」！

纔想起目前竟沒有一處可去的地方。

「遇到這種時候，我是最沒有辦法了」！

修一郎吩咐司機：先且一直向前開去。然後自己開始回憶：上一次離開破了產的公司想到輕井澤別墅去的時候，路上到了些什麼地方呢。

「對了！那時候，在橫過馬路的人群中，看見了矢須子。今天却是矢須子找到我這裏來了。……後來，我爲了買自殺的毒藥，到N旅舘大樓的地下街，進了荷蘭藥店。在那裏，碰到那名叫久美的小姑娘。之後，到淀橋的鈴屋，叫了一個女人，因此碰到河合賴江，給了她七萬塊錢。……這樣說來，今天，也應該去看看久美囉」！

當然，今天是櫻木宏開吊的日子，修一郎不會不知道的。

他是有意廻避，沒有去。他覺得不去弔唁，纔是對於亡人的禮貌。

「要是爲了找久美，非到那裏去不可的話……」

修一郎放棄不去了。

這時又想起一處地方應該去一下：

「司機！上高圓寺」！

巧得很……

正要駛出高圓寺南口的鬧市……

「喂！停停」！

修一郎慌忙下了車。

他看到五郎和久美並肩站在一家洋貨店前面，正在物色兒童服。

匆匆走到他們跟前，叫道：

「喂」！

兩人轉過臉來，臉上一樣的表情。

修一郎直覺地感覺：

「這眞是一對兒」！就向他們笑道：

「你們這可好啦」！

五郎迫切地盯着他：

「黑田先生！以後準備幹什麼」？

「別這麼急好不好」！

笑着看看久美：

「久美小姐！看來你可以做一位賢妻咧……我先以爲你還沒有回來哩……好了！居然見到你們」！」

久美聽到修一郎這句話，很擔心地問道：

「您……又要上什麼遠處地方去嗎」？

「還不知道。大概會如此吧」。

「上外國」？

五郎也睜大了眼睛。

「不！並沒有……現在連今天晚上在那裏睡都不知道呢……」

「不要緊吧」？

久美緊張地問着。

「要緊？……哈哈哈哈！久美小姐擔心我又要去自殺嗎！那請你放心！一回沒有死得了的人，難得再來第二次的」。

「您多保重！希望您健康，我們還能見到您。五郎就只尊敬黑田先生……」

「這可以請你們放心。……現在，你們也已經見到了……」

修一郎向他們大大地點了點頭，說道：

「對不住！你們可以在那吃茶店躭擱個三十分鐘嗎」？

「做什麼」？

五郎覺得很奇怪。

「我到你們的公寓去」。
「噉」？
「我去看小茉莉」。
「爲什麼我們不能一塊兒去」？
「放心！我不會把她拐走的！……不過，我祇打算單獨地去看看小茉莉」。
「是嗎！那麼，您請吧」！
修一郎和兩人分了手，慢慢地走着，自己對自己道：
「這樣，和上回的劇情一樣了。河合賴江雖然死了，還有她的孩子在」。
走進夕陽公寓，敲敲那間房的房門，聽到裏面有可愛的孩子聲音答應。
茉莉瞪着清澄的雙目，抬頭看着這位意外來訪的客人。
修一郎溫和地微笑問道：
「還認得伯伯嗎」？
茉莉點點頭。
「伯伯進來坐坐好嗎」？
「好」！
修一郎向賴江的遺影，虔誠地默禱之後，從上衣裏面袋裏，掏出皮夾來，抽了十四張五千元的鈔票——七萬元，供在遺像的前面。
然後，和茉莉隨隨便便說了十分鐘的話，起身走了。

步出公寓，走了十公尺左右，無意之中，回頭一看，茉莉站在門口呢。
修一郎向她揮手，茉莉也揮揮手。』
過了兩個鐘頭之後……
修一郎坐的那輛太可惜，向上野車站駛去。
修一郎茫然地眺望着車旁掠過去的街景，忽然看到電影院的一幅巨大的彩畫廣告牌。
「宣傳魔王」。
心裏震地一驚：
「宣傳魔王？唔」！
嘴裏低低地叨唸着。
一點不錯，到昨天爲止，自己正是一個宣傳魔王。無數的人，都受了宣傳魔王哄騙，奔向白丸百貨店來了。
宣傳魔王的企圖，充分地成了功。
但是，以後，究竟剩下了些什麼呢？
黑猫眼裏發現鑽石的新聞，已經消散了。東京的人們，現在正在哄傳着那些流氓鎗殺某實業家，最紅女明星墮胎的消息。到了明天，他們的好奇心，又將注向什麼新發生的事件上去了。
撒播鑽石新聞的原著人，現在却已曲終人散孤影蕭條地要離開東京了。
「覺得感傷嗎」？
修一郎自己嘲笑自己。

車子停在車站大門口了。

修一郎正要跨下汽車，看見前面一輛白牌汽車裏，出來了一個帶黑眼鏡的紳士。

他是都城宗之助。

他不知要上那裏去旅行，只見他招手叫着，把一口大皮箱交給紅帽子，走進站裏去了。

「他也要離開東京嗎」？

修一郎也許是心理作用，看着他的背影，彷彿覺得已老了許多。

修一郎對於這個被巨大資本和美麗妻子所遺棄了的人，不得不以深深的同情心，目送着他走去。

「艷子大概要找到一個出錢的主兒，在銀座開酒吧了……但那究竟是幸福？還是不幸呢？……恐怕不過是將謝之花招來一陣狂蜂浪蝶而已吧」！

修一郎心裏這麼想着，走向賣票窗口。

他的目的地，是輕井澤。

那所別墅，現在還是空房子，這一點是靠得住的。因爲這座房子也歸了相馬雷太了。

現在已過了夏天的全盛時期，輕井澤一定很幽靜了。

修一郎打算在這別墅裏，茫茫然地住個幾天。

他的打算就祇這麼多。也沒有死的意志，也沒有樹立新事業計劃的野心。

他不過是另外沒有什麼可做的事，先且這麼呆幾天再說。

列車抵達輕井澤站的時候，已是黃昏了。』

修一郎跨上太可惜，吩咐道：

「到後山」！

接着就閉上了眼。

從列車上一下來，周圍的一股寒氣，使他陡地覺得不寒而慄，對於這一次的逃避現實的旅行，登時覺得不安起來。

爲了抑制這一陣不安，所以把眼睛閉上了。

司機問路徑，他仍舊閉着眼睛告訴他。

車子停下來了。

修一郎靜開了眼，想道：

「終於還是到了」！

「我也許不能再從這別墅出去了吧」！

上次來自殺的時候，連自己也覺得很奇怪地，非常鎮靜。

但是現在呢？

到這裏來的目的並沒有什麼大不了，而心裏却有很大的不安正在擴展着。

忽然一陣膽怯：

「回去罷」！

但是，司機已打開車門，正等他下車呢。

付了車錢，修一郎慢慢地走向二門。

手正要握上門上的旋把，修一郎覺得自己的行動，正和上次一樣。

二門鎖着旋不開，這是本來就知道的。

剛繞到露台那邊……

「………」？

修一郎驚的呆住了。

這不和上一次完全一樣嗎！

從窗戶的空隙裏，露出屋裏的燈光呢！

這幾秒鐘之間，修一郎就像變成了一塊石頭似的，一動都不動。

「怎麼回事？這是」？

輕手輕脚地走上露台，悄悄地由窗縫裏偷窺着。

祇看見屋裏的一部分，似乎沒有人在裏面。

拉開房門，修一郎第一眼先看到暖爐裏旺騰騰燃着的樹柴火焰。

接着，看到圓桌上放的惠詩客瓶和酒杯。

上一次，他曾想道：

「簡直是在等我來嘛」！

現在，他也是同樣的感想。

不，他更清楚而直覺地感到：

「有人在這裏等我來」！

修一郎徐徐地走近爐前，倒了一杯惠詩客，坐了下來。』

修一郎一秒鐘一秒鐘的數着期待着，說不出的緊張。

屋內一片沈寂，絲毫聲音沒有。

「差不多，浴室裏該有水響了吧」？

修一郎爲了鬆弛自己的緊張，心裏這麼想着，把木柴加到火爐裏去。

上一次，一心只以爲是小偷在裏面，所以從容不迫地等他出現。

這一次可不是那樣了。

期待之中，還帶着一種迫切。

終於，走廊裏響起了拖鞋步聲。

修一郎還和上一次一樣，保持着凝視爐火的姿勢沒有動，他覺得這是對於對方的一種禮貌。

站在房門口的對方，好像答覆他這禮貌似的，也不做聲地站定不動了。

一切的狀態，都是上次的重演，絲毫不差。

修一郎慢慢地轉過視線來。

果然如預感所期。

陽子站在房門口。

眸子和眸子，碰到一起了。

先打破沈默的，還是修一郎。

「上一次，我第一句話說什麼來着」？

「您向我道謝說，幸虧我把屋子燒得煖煖的」。

「是嗎」？

修一郎笑了：

「那麼，你是準好了等我來的嗎」？

陽子走近前來，答道：

「我相信您一定要來的」！

「假使我不來呢」？

「我就要待在這裏直到變成老太婆爲止」！

「唔」！

修一郎帶着虛無的口吻道：

「讓你看中了哩，我……」

「噘」！

陽子也不笑，祇深深點了點頭，在旁邊椅上坐下。

室內靜默了一會。

忽然……

修一郎轉眼看到陽子的側面。

她頰上濡濕着淚痕。

她臉上很平靜，一點感情都不露出來，但正在哭着。

祇任眼淚去流也不拂拭。

修一郎覺得這被矢須子縋住痛哭更厲害，他不能不因這副眼淚而受到强烈感動。

他想！

「我大概一輩子不能離開她了」！』

不久。……

陽子倏地站起，捻開了收音機。

修一郎站起來抱住陽子，跳起舞來了。

曲子是探戈。

「上一次，你的身體很輕，但是今天夜裏可重咧」！

「爲什麼」？

陽子很天眞地問。

「因爲我想到：從今以後，我得抱着你，一直到死爲止」。

陽子一聽，就把臉兒貼緊了他的胸口。

曲子奏完了，修一郎仍然抱着陽子，站在那裏。

陽子閉着眼睛，似已入了恍惚之境。

這是不需要言語的一段時間。

突然地……

修一郎動作粗暴地一把將陽子橫抱起來，走上樓去。

還像上一次一樣，用脚推開房門，走進寢室，把她放在牀上。

修一郎帶着些惡狠狠的表情，對她道：

「這是第三次了，把你那句詞兒再說一遍」？

陽子還是閉着眼睛，用法國話說道：

「把我的處女貞操貢獻給你」！

從熟睡中醒將過來，陽子已不在修一郎身旁了。

聽見樓下有悅耳的民謠歌聲。

大概她在那裏準備早餐吧。

朝陽在窗外發着光輝，但室內還是靜靜的、暗暗的。

修一郎點上了一枝香煙。

眼睛望着直往上冒的紫煙，一面想道。

「我以後是不是就乖乖地在津田信造的手下幹下去呢」！

人生，弄到末了，總免不了組織起一個平凡的家庭，無風無浪地，一年一年老下去吧！

雖然感覺空虛，好像被人扳掉頭上的雙角一樣，但是修一郎也認了命了。

修一郎想到這裏，無意之中，看到床邊小桌上放着一封信，信封上寫着：

「黑田修一郎先生」。

拿起來一看，信封的背面，有發信人的姓名：「相馬雷太」。

這是陽子帶來的。

連忙拆開信封，拉出信箋，信箋中帶出一張支票，掉到地板上。

支票上開着：

「壹億元整」。

而那張信箋上，祗有一行龍飛鳳舞的字：

『良機三度　好自爲之』！

（全書完）

後記

譯完了最後一段，放下筆來，長長地吁了一口氣，如釋重負。

一個拿了二十年鎗桿兒的人，對於文藝一道，一向就覺得眼高手低，心餘力絀。這次居然把這部二十幾萬字的「新生」譯完，九個月來，沒有脫過一天期，回想起來，倒也聊堪自慰——總算完成了一件事。

這部小說，題名原來叫「チャンスは三度ある」，去年在日本產經新聞連載，現在大映影片公司，已經買下製片權，攝製電影了。原著人柴田鍊三郎先生，岡山縣人，今年四十五歲，慶應大學中國文學科畢業，這位小說家，新舊並擅，才氣縱橫，作品雅俗共賞，擁有廣大的讀者層。各種報紙、週刊，都爭邀寫稿，短篇不算，單是長篇連載，目前就有八篇之多，每天要寫八千多字纔應付得過來，眞是一位多產作家。

這部「新生」的特點，第一是書中主角的個性與衆不同。如黑田修一郎、如曾田五郎、如戶森矢須子，以至於相馬雷太、櫻木宏，都各有堅强獨特的個性，非常突出，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其餘如津賀陽子、栗林久美、河合賴江小茉莉，以及阿芳阿瀧，也都寫得非常善良美好，足以引起讀者的喜愛。

其次是情節的曲折。奇峯疊出，高潮迭起，叫人目不暇接，處處出人意外。例如：黑田修一郎和津賀陽子在別墅的初度邂逅，曾田五郎和栗林久美在公寓裏並枕而眠，看看越逼越緊，却又輕輕地一筆颺開。都城艷子搶了那顆大鑽石，奔到八層樓屋頂上摔掉，讀到這裏，總以爲這件事一定要鬧得不可開交，不料相馬老人翻出底牌，摔掉的原來是一顆玻璃的贗鼎。諸如此類，讀來皆有「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

一村」之樂。

同時，原著的筆致很別緻。他的描寫方法，表現次序，完全用的電影手法，我們讀了，等於看了一場紙上電影。

有些人談到小說，動輒要講究「意識」「文藝」，其實這是不必要的。小說就是小說——一種陶情悅性的文字。祇要他確具浸、薰、提、刺的力量，能使人讀了起反應，受感動，覺得滿有意思，很有趣味，小說的使命就已完成了。這篇「新生」，確是能够符合這項目的的一篇佳作。我認爲：與其讀那些文學價值甚高的小說而昏昏欲睡，還不如看看這些「新生」之類可以娛目賞心。

譯者這次翻譯這篇小說，有兩個原則（一）盡量地忠實於原著，但盡量地用「意譯」因爲有許多地方不能「直譯」，「直譯」了就簡直不成話。（二）譯文不求其文藝上怎樣的精美，但却要人人讀得出，個個聽得懂。譬如：「兩個鐘頭」就是「兩個鐘頭」，我決不寫「二個小時」，因爲中國人說話沒有這種說法。

然而，譯者却並無「文章是自己的好」的自信。每當譯出一段之後，總是越看越不愜心，自己改吧！越改越不像樣，再改就失去原文的意義了。這好比削一個木球，愈削愈圓，木球却愈來愈小！凡是幹過翻譯工作的朋友，大概都體驗過這種味道。因此，可將就的也就只好將就了。所以譯文之不高明，是不用說的，還請各位讀者多多指教！

這篇小說的發現，是由於王楨祥、鄭坤耀兩兄的推薦，在翻譯的過程中，又多蒙蔚忱宗兄的督促鼓勵，在此一倂誌謝。最後，還得謝謝各位讀者，躭誤了許多寶貴的光陰，消耗在我這拙劣幼稚的譯文上！

悲歡人生

金杏枝

本書是敍述女主角半生悲歡離合的事蹟，自呱呱墮地伊始，由童年以至成人，歷經神聖的抗日戰爭，與剿匪戡亂兩大動亂時代，道盡離亂年頭離亂人兒的心情，也道出了我們黃炎子孫愛國家，愛民族的精神。

本書描寫父女之情，手足之愛，如朋友義厚，愛人情深，更絲絲刻劃入微，感人至極。

本人故事題材，雖由讀者供給，但一經作者運用其生花妙華，加以裁剪，讀來令人既有詩情畫意的美麗，又有怒海春潮般激動的感覺。

毋·忘·我

·金杏枝·

「七年之癢」也許不讓外國專美，凡是有人們都有。

本書首先以韓忠恕、季碧英的結婚七年鬧情緒宣告離婚揭開序幕，之後，再細細的道出四對青年男女悲歡離合的遭遇，情節曲折，凄怨哀傷。

男女青年的結婚，要達到個性的成熟。以及沒有眞實的愛情，單憑天堂般的生活享受，不能滿足少女的心。這是本書作者給現社會仕女二項最大的啓示。願讀本書的讀者，要了解「早婚」之爲害，與憑藉銀彈而取得少女身體的後果。

徬徨的愛

金杏枝

現代青年在這佈滿色慾誘惑的社會上，爲了生活上的苦悶，生理上的需求，又因缺乏正當的社交，常易陷足在不能稱爲「戀愛」的色情圈子裡徬徨，雖然也有人明知道這是歧途，但十九明知而故犯，陷足泥沼而無法自拔。

本書主人翁便因跌入這個泥途，葬滅了一生。願正在戀愛中的青年仕女在讀了本書之後，作一個有力的借鏡。

文化圖書有限公司版權之章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五月初版

追　求

著作人：柴田鍊三郎
翻譯者：徐白
封　面：廖未林
發行人：徐進業
印刷所：文化圖書公司
發行所：文化圖書公司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一〇一號
登記證：內版台業542郵撥：2777

定價N.T.$30.00

特價十五元